

國學珍本文庫

— 第一集第七十種 —

西湖陳枚(簡侯)著

寫心二集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華書局總經售



國學珍本文庫

第一集 第十七種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廿八日初版

寫心二集 全一冊

分售：定價大洋四元

著作者 西湖陳簡侯

校訂者 虞山沈亞公

印行者 襟霞閣主人

發行者 中央書店

分售處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

中央書店總店

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

序尺牘寫心二集

古詩有云。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於是乎驛路之梅花。河梁之楊柳。不得不托青鳥以相將。感黃往而寄遠矣。蓋吾人生平交遊往還。贈答之際。凡心所欲言。與言而不能盡者。皆得於郵筒焉。發之。斯時也。使片鱗爲之終阻。雙羽爲之不翔。我懷如何。其誰堪此鬱鬱耶。矧我以我之心。形我之言。人卽以我之言。知我之心。愉焉悅焉。漠然相遇於山川雲樹之表。風雨晦明之頃乎。昔唐高祖謂玄齡爲吾兒奏事。雖千里如面談。晉民之謠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信非虛語也。所可怪者。殷洪喬投書江中曰。我非寄書郵。當令沉者自沉。浮者自浮。爲千古笑柄耳。陳子惜焉。此寫心集之所由選也。一行短楮。恍晤言於室中。數摺瑤函。竟傳神於字裏。亦旣裘號吉光。寶稱結緣矣。乃陳子則猶曰。唯唯否否。荆山尺玉。何止琳琅。合浦含珠。尙多璀璨必也。濤飛波湧。如江如河。而瀾翻不窮。霞起雲蒸。爲日爲星。而光華若綺。蘇中郎之鴻雁。血灑沙漠。王右軍之龍蛇。墨橫瀚海。李少卿悲憤千言。太史公

牢騷百折。昌黎宰相之箋。太白荊州之版。徐庾筆札。文氣飛揚。蘇黃起居。情詞典曲。或慷慨而陳經濟。或折衷而辯異同。或持玉尺而衡奇。或啓瓊筭而炫采。或忠孝之生氣如存。或節烈之風裁岳立。他若雙文香豔。繡帙凝芬。小青妖嬈。管花吐焰。山人詞客。爭留翰墨之紋。衲子羽流。並擅林泉之語。而後言傳而人傳。人傳而心無不傳。誠有如愉焉悅焉。漠然相遇於山川雲樹風雨晦明。而不自知其何爲。而適相合者。斯文章之能事盡焉。豈曰尺牘小道。可無俟於品題哉。由是觀之。陳子二刻之役。雖欲不事剗剔。其如世之企望何。我知是編一出。不僅風馭霜飛。洛陽價倍。亦且家瑜戶亮。藝苑光騰也。己歲庚午。余與陳子同客珠江。自春徂冬。談心晨夕。因得盡取其書而論之如此。忽憶三十年來。車驅天陌。萍梗風塵。僕僕遊蹤。頭且盡白。轉念執經登壇。分燈夜課。時茫如隔世。而二三五友。又復零落無幾。不意經年嘯詠。乃在瘴雨蠻烟嶺嶠海市間也。望羅浮而神往。登海山以興懷。抵掌古今。一消離緒。亦足慰遊子於天涯。而忘異鄉之岑寂矣。獨是人生如鹿豕。聚散何常。正恐伯勞飛燕。翔集方新。未免白露伊人。戀戀不置耳。嘻。吾愛吾年。吾愛吾友。吾并愛吾友之書。欲竊附一言。用垂不

朽。咄咄陳子。其將何以無辭乎鄙人。陳子笑應曰。有是哉。文生於情。言聲於心。余方集天下之人之言。以寫天下之人之心。而余兩人之心若合焉。若不合焉。當必有悠然會心者。子奈何欲自秘其心。而吝所欲言。以見貺也。於是退而序之。以弁其端。

同學門弟張國泰拜題

選言

文選之有尺牘。所以通情愫達遠懷也。濃豔則失之浮華。平淡或隣於舛鄙。集中意取清新。辭尙典雅。乃期達意爲工。凡屬陳言務去。

初編止登短札。不載長篇。雖云尺璧寸珠。無事繁音縟節。比之韓潮蘇海。奚能暢所欲言。是集兼收。庶無遺憾。

類分二十。選牘七百有奇。悉備酬應之往來。以供雅俗之共賞。若理學經濟諸編。各見專集者。彙輯成編。嗣登別選。寧貽大雅之譏。甘蹈淺見之誚。

僕年來奔走風塵。饑驅南北。凡寓內鴻文巨篇。無不窮搜博採。茲選或投之郵筒。或得之手授。已刻勿登。務使新人耳目。奇文相賞。唯冀惠我爾音。倘有瑤函。乞寄吳門寶翰樓。武林文治堂。用光續刻。跂予望之。

丙子中秋前二日西湖陳 枚漫識于憑山閣

晚明百家尺牘 寫心二集目錄

仕途類……………一

復羅隨園參軍

林雲銘

與昆陵別駕

徐潮

與友

毛先舒

寄江度邁明府兼慰喪子

張嗣溥

候陳銘祉

胡文祥

答友

陸伊

寄屠懿頌

陳衍虞

答從孫常礎代徵德政詩

林雲銘

與郊邑紳士

陸次雲

復周彝初公祖

李之芳

與周彝初

沈荃

又與周彝初

沈荃

候總河王公

姚是龍

上張蕢山先生

邵廷齡

與吳縣吳父母

裘充美

與葉行可

陳際泰

與張蕢山年伯

虞相

與日星姪

張貞生

與江令君

戴希嘉

與楊部山

馬今達

晚明百家尺牘

寫心二集目錄

代復甯府

謝起蛟

東兄錫嘏

劉祿耀

寄汪東川夫子

胡起

復友

馮國馨

與嚴灝亭

柴紹炳

與翁超若

周樾廉

答某總鎮

謝起蛟

答柴虎臣

毛先舒

詩文類

.....一五

約魏樗菴訂文

錢永基

答諸虎男

毛先舒

與林西仲先生

周樾廉

與景賢堂諸丈

張貞生

復孔秀野

張雲鵝

與毛稚黃

諸匡鼎

答王丹麓

黃始

與方無域

徐菊知

奉黃黎洲先生

許蛟

與周樸園先生

李式玉

答王望如明府

陳衍虞

與李懷帖

沈澤

奉宗長訂修譜系

胡文祥

與王子安

倪元瓚

復傅密菴

張雲鵝

與友人論文

張雲鶚

與友

陳洪毅

與許彝千

蔡秩宗

與弟簡廷

朱達

復黃次辰冢宰

林雲銘

與王子安

查繼佐

與許竹隱司馬

謝庭芝

與友

王揮登

復鄒有容論詩

張國泰

賀友納妾

楊志凌

慶慰類

三四

答徐留書

孫治

東徐天及

汪霧

賀顧在衡登賢書

鄧錫璿

與鄒未菴同年

張貞生

上座師

丁景鴻

慰某就逮

李穎

與汪漢种

陳衍虞

與錢聖月

沈謙

與張繼翁

揭重熙

寄父恭哉

徐潮

賀曹陸海登第

李穎

寄丁藥圃

陸圻

與傅竹君撫軍

釋今釋

再答何年丈

陳衍虞

答曾旅菴觀察

陳衍虞

寄吳小曼

陳于豫

祝楨菴姪

胡纘曾

答遠士

張雲鶚

寄家書

魏際錫

答羅正齋

張貞生

答盧子由

失名

與家敬菴

查宗淑

與錢獻侯

顧鎔

答休公

張雲鶚

與蘇林蔚倩

張國泰

與姚叔烟

陳恭尹

寄慕仲衡世兄

胡起

寄友人

曾孫瀾

與吳靜齋

羅康

與沈蓼生

徐林鴻

懷敘類

五四

報陳仁符

丘廷麟

與王丹麓

韓魏

與王子安

譚貞默

寄李山顏

曾燦垣

與家方伯

丁澎

馮夢祖

寄顧見山計部

王仕雲

寄程惜菴

石龐

與方南初

張之綱

寄威逸兩兒

陳際泰

寄父一堯芬兩姪

陳之俊

上姚江符介潭先生

汪蟾

與陳平遠居士

釋正岳

與友

謝起蛟

與友

洪吉符

與柴陸升

汪光祚

與姚叔烟

王世楨

乞假類……………七五

與丁飛濤

宋琬

寄大兄

查宗淑

與茅于純

曹溶

與吳雁市

孫治

復了宗和尚求語錄序

曹鼎望

與陸蘆思

張綱孫

與藍謝青

汪光被

與嚴子餐

陳子龍

寄寶應喬夫子

曹鑑平

東吳用修

韓敬

乞天目山僧寄白雲

陸次雲

答李千波

曾燦垣

與塔季淵

虞淳熙

明百家晚尺牘

寫心二集目錄

六

答傅靜修

張雲鵠

簡沈無競

茅前

再寄何年丈

陳衍虞

答石湖道人

魏禧

寄王丹麓

牛 矣

寄陳三色鴻臚

莫是龍

與王丹麓

任繩隗

與陳書崖

程 玠

致曹石城

孟述緒

寄黃寓莊夫子

陳 昂

與馮書巖

林雲銘

與繡水宋豫菴先生

汪 蟾

上毛會侯書

林涵春

與張石生

王士超

與翟湛持司李

曹復祖

復署蘇府通判(代)

謝起蛟

與米紫霞求書

汪 琬

與吳寶崖

趙飛鵬

與李靜淵

鄧錫璿

與柴虎臣

應擡謙

東百合叔

李 穎

與康洲

羅 康

與王丹麓

翁嵩年

餽遺類

九三

與孫雪暉

張之綱

高元章惠菊花茶盤轉致恆師

蔣台鼎

與丹雫姪

王溶

與逕西道丈

陳洪綬

酬陳公孫

揭重熙

與鄧蓉洲

顧豹文

與王丹麓

林雲銘

餽被薰蘇扇

馮夢祖

東趙行上

魯曾

謝吳方連侍御惠墨

王暉

與冷克諧

王觀瀾

與友

汪光被

謝陳天浮

繆樹中

與鄧廷珩

顧之璿

與陳書崖

包爾庚

與沈喬瞻

徐林鴻

與陳雅山

陸慶紹

與陸又張

顧之環

與陳扶搖父執

吳希禮

與汪貢五

湯修禎

與嚴灝亭給諫

謝起蛟

東鄧蓉洲先生

釋山止

謝林楚玉餽茶

沈涓

代友上某當事

爰錫瑞

與陳雅山

程之明

送友茶菊

徐如玉

謝友惠米

羅康

晚明百家尺牘

寫心二集目錄

邀約類……………一〇二

東璧人五弟
簡曹石城
招方古雲際茗
與陸履中
與家方伯
與宗定九
寄諸卿大夫
與陸薰思
春日東友
訂友湖上觀荷
東程靜坡

朱嘉徵
李漁
史鑑宗
沈澤
丁澎
周穉廉
裘芝芳
稽永仁
夏基
馬文燦
查宗淑

邀友踏青
奉柏山族長修輯世系
夏日東友
發友
簡曹石城
與葉瑤章
答汪晨扶
與沈瑤岑
與沈喬瞻
與歸上徵
與鄧蓉洲
與書城兄
與同志

陳 饒
胡文祥
夏 基
張之綱
孟述緒
石 龐
屈大均
汪惟寵
徐林鴻
張之綱
汪光被
黃 容
胡宗鐸

與陳書崖

程玠

訂履安大兄北上

張世濟

約友泛湖（迴文）

李穎

與董向弼

沈渭

與陳扶九

王溥

答蔡仲安

柴世堂

答友

張之綱

代復某知縣

謝起蛟

東張覃西

魯曾

寄柴陸升

陸寅

與吳彥瑜世兄

王觀濤

約范端侯姚公偉看桂

羅元瀾

與姚叔烟

李因篤

砥礪類……………一一〇

與家貢五兄

汪作賓

答吳真公諸茂才

曹鼎望

寄木大師

魏禧

勉劉千士

張雲鶚

與道山

陳治平

與友論選詞書

王碑

復潘令君

戴希嘉

報陳翁兼勉令嗣書

張嗣溥

與陳書崖

包爾庚

與牟輔公昆季

顧玠

與沈秋礪

曹溶

晚明百家尺牘

寫心二集目錄

一〇

東魯子唯

凌一飛

復林孟趾學博

林雲銘

與琴鶴孔彰

馮夢祖

與繆寄園言文

蔡汝齊

與弟峻望書

汪光被

答及門陸繁昭

柴紹炳

與毛稚黃

柴紹炳

賁友溺女書

孫孝楨

答及門朱璧人論文

鄭尙友

與吳寶崖

林雲銘

與朱介眉

張正樂

示長子國泰

張芝夢

與李東琪書

毛先舒

與張履安論性理通解

徐咸池

與三弟

鄭日奎

與周雨文

汪蟾

上家織造書

金成器

與子京姪

陳治平

答郭九芝明府

王弘撰

薦引類……………一四四

答王丹麓書

施閏章

再答應嗣寅

林雲銘

代某與友

夏基

與巖無勅

失名

簡沈宣子

失名

寄王印周觀察

答曹子願

與傅竹君撫軍

與李如芳少參

東友

答徐山人

與李制府鄴園

薦繪士入北平憲署

與王丹麓

東蘊白師

與王丹麓

與曾止山

與聞子將

王仕雲

失名

釋今釋

周有德

姚儀

陳際泰

周有德

李穎

尤侗

金汝礪

錢肅潤

魏禧

陳子龍

與陳書崖

與康洲

與王明府

寄王丹麓

與海昌孫友英

問候類……………一五五

寄吳梅村先生

與吳仲容

寄郎卜臣

與毛會侯

寄侯姚叔烟

與蔡寅倩

陸慶紹

羅康

朱倣

錢肅潤

羅康

馮履祥

張雲鶴

吳相如

方象瑛

王世楨

諸匡鼎

致王玠石

曹垂燦

與平湖韓瞻武

謝庭芝

復姚叔烟

王灃

上張雪書太史

曹之璜

與陳際叔

柴紹炳

與瞿永山

羅康

寄友人

裴充琇

頌揚類……………一六八

答關中羅美中

陳際泰

與張簑山

李振裕

寄王丹麓

沈鎰遠

與陳扶九

王溥

寄及門陳宗召

程文政

與魯梁谿

梅羹

與陳雅山

程之明

與四兄應台

王溥

答甯波李昭武將軍

汪蟾

東沈春枝業師

繆樹中

答趙少參書

陳澤

答友人

魏禧

與姚叔烟

郭傳芳

上從祖書

黃容

東沈太史

黃始

與友

沈涓

與邵戒山

丁澎

復姚叔烟

楊山松

與姚叔烟

王 湮

與王丹麓

張彥之

與徐宜振

魏 禧

上沈夫子

張嗣溥

與陸梯霞

汪 霏

東魯子唯

周在廷

與李觀察

姚是龍

復曹桐暘昆仲

施閏章

與張簣山學士

魏裔介

答俞友夏

胡文祥

與施愚山觀察

張貞生

寄余兆可

揭重熙

寄觀頤叔父

沈聖歧

與顧子舍

馬文燦

東魯子唯

鄒志弘

寄王望如明府

陳衍虞

與錢右玉同學

繆樹中

寄王農山侍御

王仕雲

與陳舒野

沈 白

寄徐檢討

俞美英

與前輩陸龍吟司馬

汪 蟾

與友

陳鳴鸞

寄戴丙章殿撰

陳 昂

答徐竹逸

黃 始

復淮揚直指(代)

謝起蛟

與陳葑石

羅康

候某年丈

丁澎

上車與三給諫

曹之璜

與沈喬瞻

徐林鴻

與何鳳渠

羅康

上周制臺

李因篤

寄玉峰徐夫子

曹鑑平

辭謝類

一九一

答江度邁書

失名

答友人求政壽詩文

林雲銘

謝沈喬瞻惠蘭

徐林鴻

答姚叔烟

陳恭尹

與張日生

王壘

與沈喬瞻

吳農祥

與吳伯成

丁澎

謝李笠翁惠扇

沈澤

謝陳在茲

揭重熙

與陳書崖

程玠

與李不夜

失名

復表弟茅子純

計東

與友

李成輅

謝龔岱生明府

林涵春

與金子凡

裘充佩

答憲章叔

曹鵬

謝汪羅遠惠爆竹

胡宗鐸

謝永平趙獻清惠驢儀

李穎

謝柴虎臣夫子

陸繁弔

與陳書崖

包爾庚

辭友招飲

羅康

東惠元師

魯曾

鑒賞類

二〇七

答郭郡丞

張貞生

與陳書崖

程玠

東金用叔父母

張瑞圖

招杜仲義

張之綱

與惲正叔

諸匡鼎

與陳書崖

包爾庚

再東兄錫嘏

劉祿耀

與鄭法先

揭重熙

與王璞菴

周穉廉

復張履安

姚是龍

致岸蕢又姪

胡文祥

謝王儕松惠拄杖

李穎

答楨菴弟

胡樂晉

與檀豹文

曹鵬

復野鶴惠書帖

王嗣槐

答友

柴世堂

與李長蘅

失名

辭友索文

朱敏

與葉濂崧

石龐

答友人

柴紹炳

與柴虎臣

錢喜起

與臨海洪虞隣僉憲

汪 鑿

答柴陞升

陸 增

與歌者

沈玉亮

與柴陞升

王國泰

與友論儒佛

章玉琳

感憤類……………一一九

柬吳用修

韓 敬

復李生書

趙貞吉

與友

王 暉

與陸孟聞孝廉

陳治平

與諸虎男

茅北儒

復毛稚黃前輩

汪 鏜

寄總憲徐立齋先生

曾孫瀾

復吳孟展仲閑叔才昆季

張雲鶚

寄及門陳宗召

程文正

與友

陳鳴鑣

秋日與友

夏 基

與宗梅西

馬今達

與某觀察

王 暉

與東陽許芷仲

朱 敞

寄何年丈

陳衍虞

寄柴臣虎

陳子龍

與關查度

諸匡鼎

與同人

陳衍虞

與休甯金龍友處士

汪蟾

寄父執陸巽菴學博

汪蟾

與陳雅山

程之明

與王丹麓

汪遺秉

與連生雲倩兩姪

柴紹炳

與王丹麓

曹溶

與寧波陸鈇侯

汪蟾

與徐孝績

朱達

與友人

羅康

與丁儀部

吳百朋

寄顯公叔

羅元繡

與陳雲襄

周穉廉

遊覽類

二二九

東巖伊石

魯曾

答毛會侯

王暉

與家弟未先

尙觀法

與舌如上人論海藏書

佟世忠

寄石埭姚邑侯

曹復祖

與友人

孫岱曾

與邵翼飛

馬文燦

復姚叔烟

張纘孫

與江水佩

張雲鶚

復友

胡宗鐸

復孫靜紫

林雲銘

晚明百家尺牘 寫心二集目錄

一八

復霍門人書

林瑤

東友

江鵬

與范文白

王暉

與張祖望

毛先舒

復張覺四

胡宗鐸

與凌秋渚

馬今達

與毛稚黃

諸匡鼎

與友

沈渭

答杜湘草

王暉

與周聲宏

謝庭芝

冬日東友

夏基

復李調御

張正樂

別門人連雲柱

尙觀法

約友遊山寺

朱大年

送吳令聞北上

李穎

訂友觀潮

李穎

與林確齊

魏禧

與陸近鷗

張之綱

東友

朱敝

與邵遶士

王溥

與某候書

陸夢龍

與越辰六孝廉

王暉

與陳書崖

程玠

東王丹麓

杜首昌

餞別類……………一五〇

寄友

陳德裕

與方虎

失名

別莫魯巖明府

史鑑宗

與豁堂和尚

諸匡鼎

與沈巨山

諸匡鼎

與某憲臺辭薦書

游藝

東汪凌遠

沈貞起

與澤萌遇大師

釋今釋

寄張忍齋

王仕雲

與吳日干

周稗廉

上李閣老

張貞生

復翁涇公銓部

林雲銘

與曾庭聞

魏禧

答陸麗京

柴紹炳

與友

謝庭芝

與家完山司馬

張雲鵬

東友歸武林

王完趙

答友

李穎

寄友

朱倣

答丁弋雲

吳百朋

與蓋臣叔

羅元繡

致程靜坡

查宗淑

高尚類

二五九

報鼓山爲霖和尚

林雲銘

再與澤萌遇大師

釋今釋

與陸麗京

柴紹炳

與凌郎

彩雲

東友（迴文）

李穎

答陸蓋思

諸匡鼎

復範圍上人

張貞生

寄內

汪光被

與王丹麓

嚴允肇

與吳未晞

查宗淑

與偃公

魏禧

論妹

唐若玉

寄鈍木上人

汪蟾

與沈甸華

孫治

代與某知府

謝起蛟

與倪次淳

王蔚章

與陸麗京

柴紹炳

與夫子

芮貞素

東學頓

趙飛鵬

寄內（迴文）

繆樹中

閨閣類……………二七一

答內

張國泰

致林亞備夫人

錢馮嫻

致翁夫人

錢馮嫻

與又令妹

李淑昭

與玉峰女史

陸次雲

與紫季嫻表姑

錢馮嫻

與甥女

復舅父書

與湯廷颺

答同社諸夫人

與又令嬭夫人

寄妹

與武林某生

邀林亞清夫人

乞友梓小青遺集

與嬭母馮夫人

東錢三嫂

與又令嬭夫人

復李端明

謝起蛟

趙許氏

陳德裕

錢馮嫻

林以寧

朱若樸

潘意珠

錢馮嫻

張國泰

錢鳳綸

柴靜儀

林以甯

顧 姒

與錢夫人

與嬭母

與又令夫人

與表嫂

致馮夫人

與又令錢夫人

寄內

技術類

.....二一八八

翁筠倩

錢鳳綸

顧 姒

陳曜丞

顧 姒

李淑昭

趙飛鵬

金成器

李流芳

陳洪綬

孫 治

與琴僧

章玉琳

東相士鄧笠菴

朱傲

與習岐黃友

馬文燦

東都石齋

胡文祥

恢諧類

二九七

與友

汪志瑞

與涂鼎也廣文

吳宇鳴

與友

顧之璣

與方瓶菴

徐菊知

復友人索書

吳殿元

與沈朗倩

周穉廉

東徐幼直以畫筴見惠(迴文)

陳德裕

秋後戲貽徐友

張嗣溥

與胡克生論字學(迴文)

李穎

與夏介爾

胡文祥

致蔡聖希

胡文祥

寄劉孔亨

揭重熙

與張履安論星緯

鄒元臣

與潘酉黃

諸匡鼎

與友

張國泰

與廬異但大師

釋今釋

寄海昌宋修齡

胡起

與友

戴之煜

與藍田叔

謝起蛟

與鄧廷珩

李之鵬

訂友頁戲

答山止道士

與吳叔昭乞藥

與劉功定

謝王以寧惠粟

誕辰謝友惠扇

謝朱仲宣

復友

與友

吳景融

鄧錫璿

胡宗鐸

魏禧

李穎

姚廷桂

胡文祥

張國泰

謝起蛟

張國泰（履安錢唐計六首）

戴三甲（汝諧杭州）

潘張仲（尹交仁和計四首）

潘兆珪（儼思仁和）

高士朗（玉山奉天）

程道揚（子美建甯）

談九乾（震方德清）

吳宇鳴（鶴亭錢唐）

劉祿耀（百荷山東計二首）

黃大菡（友蓬新安）

俞雲章（卓人紹興）

曾孫瀾（公望福建）

錢采（介亭）

贈言錄雋……………三〇六

周穉廉（冰持華亭）

章昂（我朋昌化）

張嗣溥（天如開化計二首）

羅賢（二千陝西）

方象瑛（涓仁嚴州）

張雲鷲（次飛撫州計二首）

裘多藝（遜公台州）

許蛟（潛飛海寧）

沈琰（凝時華亭）

茅熙（于純歸安計三首）

馬銓（遵素杭州）

林雲銘（西仲福建計三首）

阮修（又宣錢唐）

李思孝（元行金谿）

徐其捷（素書仁和）

張道升（慎高錢唐計二首）

周亮工（櫟園河南計四首）

李漁（笠翁金華）

繆樹胤（德深杭州）

胡慎（克生仁和）

王著（苕草江寧）

張建績（樞侯奉天）

聞則徵（蜚英餘杭）

馮之圻（子京杭州計二首）

王輔（左車繡水計二首）

尙觀法（維則杭州）

胡宗鐸（天爲錢唐計二首）

徐士俊（野君杭州）

黃 暉（無傲錢唐）
王 概（安節江寧）
吳國縉（玉林全椒）
李 穎（考叔錢唐）
黃敏生（碩膚仁和）
盧元培（鯤陽仁和）
王 琦（允璿順天）
揭貞傳（憲武豫章）
張正樂（御天仁和）
鄒元臣（有容山陰）
張 岐（聖符奉天）
詹 英（子餐錢唐）
李世詹（枚臣杭州）

謝起蛟（睿因錢唐）
羅元繡（斧公紹興）

答語拾遺……

三四四

邀李考叔看紅葉
訂張履安看牡丹
復建寧程子美
與姚亮公
東張樞侯侍御
再上張侍御
復胡天爲
與馮子京
與棲霞上人

復張履安

復鄒無技索書扇頭

與盧以菴

上張覺菴先生

謝李笠翁惠泉酒

答江寧馬衆瞻

與表弟朱御九

與友論醫

與張逸菴

復張履安

東王安節宓華昆季

與繆次典

與胡漫園主事

奉慰李考叔先生

與吳右廉

與張履安

再與張履安

與李倬西

晚明百家尺牘 寫心二集

卷一

西湖陳枚簡侯氏選

仕途類

復羅隨園參軍

林雲銘西仲

來。扎。以。量。遷。粵。西。寒。員。且。居。僻。地。似。有。不。能。釋。然。者。僕。竊。謂。古。今。世。界。絕。似。一。副。大。棋。局。多。少。英。雄。豪。傑。止。向。全。局。中。爭。一。個。劫。惟。聖。賢。方。能。和。盤。打。算。故。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謂。之。國。手。若。二。氏。方。外。者。流。則。所。謂。棋。以。不。著。爲。高。者。也。吾。輩。既。插。身。名。利。場。中。苦。樂。得。喪。究。竟。和。盤。打。算。無。不。相。當。粵。西。雖。僻。壤。參。軍。雖。散。員。然。省。却。許。多。應。酬。之。煩。上。下。需。索。之。苦。豈。非。清。福。今。足。下。現。在。局。中。爭。劫。時。宜。不。自。覺。及。撤。局。後。方。知。今。日。多。此。一。番。悒。悒。也。試。以。局。外。冷。眼。觀。之。何。如。

與毗陵別駕

徐潮浩軒

蘭陵劇郡。佐理得人。不徒仕譜增光。抑且宗盟生色。刻日專藩。惜乏度刀。解贈耳。睽隔頻年。久疎鱗羽。溯風遐想。我勞如何。

與友

毛先舒稚黃

名妓翻經。老僧釀酒。雖佳亦終非本色。書生之談朝政也亦然。然悲天憫人之念。則又不可以或亡也。

寄江度邁明府兼慰喪子

張嗣溥天如

客從鄖中來者。聽談漢江風土。并傳政績。殊爲欣慰。唐有許渾。宋有尹洙。召父杜母。後先輝映。則石城萬家。皆君赤子也。西河之悲。可勿介懷。弟日偕童冠。笑傲烟村。每望楚雲。遙挹清風。幸以副民望者。無負友望。

候陳銘祉親翁

胡文祥楨菴

歸德中州名郡。太守二千石尊官也。昔漢宣帝有言。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苦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親翁以鴻猷駿望。出爲中州福星。勤宣德意。和保而燠休之。廉聲惠澤。入邑同歌。非政平訟理。而能如是乎。生雖未獲躬遊貴治。親聆德化。然客有自中州來者。莫不嘖嘖稱述。乃知抑揚。皆親翁德風也。方今神聖在御。與二三元老圖維化理。嘉與海內。廣勵吏治。倘臨軒問太守姓名。察所治狀。竊意德化若親翁。賜車蓋黃金。降璽書。褒譽。或召入爲公卿。爲御史。固可指日矣。其增粉榆之輝。而分葭葦之誼也。詎不暄且赫哉。若某者。拜在下風。惟有仰沐餘庇而已。

答友

陸 伊尹達

貴治民稱淳俗。以足下實心撫字。一歲政成。知必孚洽。自此之後。便可因俗循。理游刃應之。但須寬嚴並濟。法在必行。而心體慈祥可耳。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惟足下勉之。

寄屠懿頌

陳衍虞園公

昔臨汝侯嘲羅研。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研謂不然。若使家有五母之雞。一母之豕。床有百錢布被。甌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不能使一夫爲盜。以弟所見。又有不然者。敝鄉米賤如沙。向之名門巨室。盡式竄且貪。獨閭左細人。雞豕不止五母。一母布被麥飯。不止百錢數升。偏喜犯上作奸。嘯山訶海。真不可解。若得道翁。手披油雲。胸貯寒冰。浸浸培其元氣。吾知隅虎必負子而渡。河山中之狼亦回心而革面。則曳珮拖朱。卽是低眉菩薩。何處更覓慈航法雨也。然賢者隨地見才。度老兄必能若晦翁之在同安。子瞻之處儋崖矣。

答從孫長礙代徵德政詩

林雲銘 西仲

此時居官最難。能立身於無過之地足矣。乃欲使人稱功頌德。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樂道人善。雖益者之事。然亦不可假借失實。若本無可稱頌而稱頌之意。欲何爲。在居官者。旣自知無可稱頌。又喜人之稱頌。意亦欲何爲。周公衮衣之詩。召伯甘棠之詠。夫子章甫之誦。子產誰嗣之歌。當日作者定不是以此求媚。

於四公而四公亦未嘗以此鏤板散布。高自誇詡于世也。况其爲詞爛惡鄙俚。且人人可以移用。一胥吏優爲之矣。吾生平未曾蓄得此技。佞筆實難爲役。

與邾邑紳士書

陸次雲雲士

古賢令不專以祠傳。其以祠傳者。傳以人。非傳以祠也。乃今無令而不祠。也。有一令卽有一祠。令愈增。祠愈積。僭也。濫也。非所以爲訓也。設有釐剔之責。豐碑廟貌。廓焉一清。亦生平大愉快事。惜也。其未能也。今令邾而受祠於邾。是某躬自蹈之。重某媿而貽祠某者之羞也。何也。某蒞此。僅分歲之半耳。撫字有心。莫與遂也。無可祠而祠焉。某雖至愚。知其不可也。若祠某於崇正書院。尤大不可。院所崇祀。非他濂溪也。二程也。橫渠考亭也。大小蘇也。以彼理學文章。方駕史冊。某何人斯。敢濫廁爲薦紳先生諸文學父老子弟。涓院後地。另建一楹。不過謂院圯已久。自某復之。以復於某者祠某。庶乎有當。而不知不倫實甚。七賢之主在前。其肖圖又在於後。使某覩然居於其中。某雖至愚。更知其不可也。或者曰。是役也。不日落成矣。不可止也。某則曰。猶可及止也。卽以爲不可止。猶有不

止而止之法。在邑祀名賢及二蘇。以墓在邨也。墓之上。文公之衣冠瘞焉。亦猶之乎在邨也。東坡昆弟。並列俎豆。而公不與焉。非謂父子不可比肩耶。今請撤祠某者。祠公於某。為改祠於二蘇。於公為專祠。為別祠於邨之祀典。則又為補祠。化無用為有用。確乎無遺議也。某且歸矣。引緋先人兆。築舍墓田之隅。迴憶邨城左右。時時不能去。夢寐所之。繚繞於劉峰。汝水間。心斯注也。神斯寓也。豈沾沾焉。鬚眉而姓氏之始。有以彷彿某萬一也哉。以彼易此。某之誠也。不然。必以待凡令者待某某。不自安。正不知薦紳先生諸文學父老子弟。能為某安焉否也。

復周彝初公祖

李之芳 鄴園

曠隔光儀。頻更星紀。顧以關河遙阻。聞問無階。翹仰星衡。彌增勞結。狂氛未掃。老祖臺仗。節戎行。用張我武。固知軍中有韓范。小醜不足平也。况今兇渠冥殛。羣逆勢渙。指日平蜀。以奏膚功。欣忭何似。弟巖技既窮。馬力已竭。尚無弛擔之期。夙恃知愛。未審何以策之也。辱來翰。知姚子久佐軍諮。陳琳之才。彥方之德。

兼而有之。恨相見不早。但以歲暮。匆匆解維。不能多屈盤桓。惟誌之於心耳。

與周彝初

沈 荃 繹 堂

每晤長公。得悉榮履。小春之初。又接台翰。深蒙誨示。慰藉有加。五內感積。非辭能喻也。弟碌碌無似。終歲索米。真愧素餐。每追廷議之未。在事諸賢。輒念老先。生久勞戎旅。雨雪可懷。袞衣之篇。詠之久矣。聖慈隆顧。定知遄旆有期耳。舍親劉櫟夫。奉假旋里。聞於初夏入秦。未知邇來得就幕下。少効否。仍祈始終慈愛。有以提掇之。不獨櫟夫之銜戴無已也。

又與周彝初

沈 荃 繹 堂

季夏捧讀手教。知入春以來。鞅掌王事。往來於雍岐天水之間。雖橫槊據鞍。不廢嘯詠。然不免有靡盬獨賢之感矣。元帥臨戎。羣雄革面。此實萬年有道之慶。將來羌漢歸誠。雷轟電掃。使劍門失險而已。焚獻圖。老先生坐鎮天府。重攬錦江玉壘之勝。使弟輩得操研削牘。賡常武采。芭於黼座之側。快何如也。秋初得

櫟夫兄。扎知在會城。晨夕追隨。差不寂寞。但歸思甚殷。既蒙金諾。或可許其暫返家園。一爲安頓。至於敍功之疏。尙未詳及。前此單騎往論。侃侃忠義。豈竟一概付之流水乎。望再留神。可勝馳禱。

候總河王公

姚是龍叔烟

憶同履老昆仲在綺閣讌集之日。蘭膏繼輝。絲竹競奏。珍錯耀席。酒行無數。至冠鳥不御。嘯歌諧謔。無所忌諱。不可謂非放浪形骸之外者也。溯想曩時。忽逾十載。義馭之速。如秋水東注。一瀉千里。撫時懷仰。感慨彌深。如何如何。頃閱邸抄。始知我公近事。不禁錯愕者久之。夫治河之道。自古爲難。幸藉鉅才。經理忠悃。綢繆。凡疏淪導窾。皆得應妙。圓神已漸底平成之績矣。倏遭海若爲祟。災及地方。遂使高梁石堰。不能砥砥狂瀾。實屬定數。匪意所思。今公暫弛重肩。質衾無愧。達人觀化。自等浮漚。况聖主英明。而公又爲國家世臣。老成登用。斷斷可期。已卜龍臥不久。而鵬搏在即矣。

上張箕山先生

邵延齡靜山

老夫子以忠愛懇切之誠。進痛哭流涕之奏。聖明動聽。宇內儀型。消將來無窮之隱憂。建百世不朽之臣極。方諸長沙而無其少年之任氣。比之眉山而無其豪士之近名。齡雖蟻職。豈無忠主之懷。况值昌期。當無事後之慮。所以未敢將順。而徘徊欲稟者。恐翻譯繕寫。票擬奏進之間。尙遲時日。而乘輿已駕。天聽難回。是夫子無進言之責。而使朝廷無納諫之名也。夫君子不徇禍福。而從違聖賢。恆因時位而語默。昔朱子晦菴。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奸邪蔽主之禍。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寃。子弟諸生。更相迭諫。朱子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取稿焚之。今聖明在上。固不可與宋朝同日而語。然而吾夫子則今之朱子也。齡竊附元定之意。欲夫子折衷於易。庶幾利有攸往。有符於納約自牖之占矣。恃夫子之知愛。輒敢稟此。仰希慈鑒。無任惶懼待罪。

與吳縣吳父母書

裘充美敬亭

天佑吳儂。將使福星照臨一方。惟願老父母懋昭明德。爲疲敝凋瘵之民。起溝

壑而噢咻之。則弟之戴賜爲無窮矣。家鄉有信來。知台旌已于十月中蒞任。吳宮花草莫不忻忻德色。喜陽春之脚。變黍谷爲葭。灰恨此身留滯長安。不獲披拂仁風。惟翹首神側耳。聽隱隱口碑。自南徂北。雖在旅邸中。時炷一瓣香。代闔境生齒伸。豈弟萬年之祝而已。聞之故老。欲占竇父母政事者。但觀縣前寂無酒肆。便爲循良之證。蓋吏胥醉飽之場。無非良民之髓血也。且吳民近亦喜訟。指鹿爲馬。間或不免。一受其詞。則中人之產折而入於訟師。伍伯之手。惟在神君貴以不折折之字。民利用寬馭。下利用察。弟向者媿媿爲老父母申。其說實有鑒於前車耳。身爲衙役。自有一種肺腸。凡言之近似有理。不妨採聽者。幸毋以不逆不億之至誠而入其元中。孟氏所謂左右皆曰勿聽。此意可思也。弟經經自守。從無纖毫之事。以累知己。萬一有妄托者。幸以秦臺照妖鏡立破之。他人所爲護持者。護其身與家。而求老父母爲弟護持者。護其名與節。愛弟之深者。幸於此一垂照焉。挑燈呵凍。書不盡言。

與葉行可

陳際泰 大士

老年臺作令。天下第一煩難之地。而意加適。而貌加充。弟得之於傳聞者如此。仙於才自仙於令。戰勝而肥。尙得仍其故稱。而曰臞仙已耶。仙人偶飛遊下界。以己之臞。福一切生靈。而使之肥。功成行滿。復歸大羅天上。老年翁今日是矣。弟至涿鹿。聞邊信急。冒險入城。賊蹂躪郡邑。前代所未有。至尊焦勞。自憂社稷。弟輩徒索長安米。三軍之甲在身。而弟輩之甲在心。弟輩雖有甲在心。然一毫未議。莫展而其甲。遂在面。老年伯雖處天下第一煩難之地。然無封疆之責。身與心俱泰然。其真臞仙也。乎可勝欣慰。

與張箕山年伯

虞相

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昔爲唐子方先生。頌至今光輝青史。但唐以御史直言。今年伯以待臣盡忠。君父犯顏直諫。不存章奏形迹。尤人所難。既不知有身家。又何知有高名。相粗知讀書。大義自安。生平不敢作脂粉迎人語。年伯面諍。自不覺喜欲狂矣。

與日星姪

張貞生箕山

邇者邑宰。惟地方僻。錢糧簡者最稱便宜。在常人之情。未免自嘆淡薄。若素位君子。正於淡薄之時。養成寧靜之天。賢姪長才。何難肆應。荒陬暫屈。非所以展驥足。然借此案牘閒暇。仕學兩優。得如風度。基於斯矣。鳴琴樂道。統祈自珍。

復江令君

戴希嘉孚于

某碌碌庸菲。年光虛擲。罪隨歲積。方深蚊負之懼。迺承瑤札下頒。縟儀過渥。拜入之餘。愈切愧悚。披台札尊體達和。徵輪勞勩。拮据瘁瘡。知兄翁公爾忘私也。辰郡患在無餉。衛哨鱗集。大半仰給。衡沙諸外郡。本郡不過十之二三耳。今外解以殘破絕跡。而內餉又復他輸。無餉則無兵。無兵則有苗。有苗勢必無民。杞人之憂。曾涕談沅臺。蒙許具疏。又以他調不果。呼庚呼癸。于何底止。來餉解過。諸餉弟初任。未知顛末。但庫空如洗。想定隨解隨散。而撫臺嚴催之餉。必需現解。若練餉改抵。概未有行。前已奉達此意。台翁蒿萊念切。不啻慈父之念子弟。未卜叩闈之我應否耳。匆匆草復。臨風馳想。尊詩激烈慷慨。自是鬚眉本色。小序如命。馳上千祈。郵政。

與楊部山

馬今達衆瞻

率土皆王臣。而官必欲得美地。此其心益有不可問者。夫求美于己。必將不美于人。噫。可嘆哉。顧極不美如婺川。老世翁得之恬然。是不求美于己也。必將有美以及人。召父杜母。其是在是歟。招亡闢土興學。勸農無限好詩料。區區花鳥禽魚山川草木。寧足以當樂只君子之心。惠示好音。余日望之。

代復甯府

謝起蛟睿菴

海上多虞。春汛倍宜。愆慎。王僉憲。雖念親舍。白雲自當以迅掃鯨鯢。移孝作忠。爲大也。辱承華札。已勉留之矣。俟會撫軍。再當面悉。

寄汪東川夫子

胡起芳植

吾師以木天重望。近復典職成均。安定教育。中立行誼。應不數漢世更老之榮。弟燕山修阻。未克踵賀橋門。竊與壁水諸生同深雀躍耳。

與嚴灝亭

柴紹炳 虎臣

燕臺握別。忽又三秋。故人之思。勞於飢渴。白雲在天。山川間之。時有北望。矯首而已。近從邸報中。閱封事數通。在刑言刑。足稔矜恤。至意乃不佞竊有請者。近聞江楚間。頗以水潦見告。往例撫按具題。則必下部議。部覆定不卽允。仍令督撫勘奏。轉輾延遲。動經年歲。是飢饉者。率爲溝中瘠。而當事乃就已白之骨。而屢按之。豈不痛哉。僕欲足下慨然拜疏。痛陳此弊。且具揭閣部諸公。共以矜憫元元爲念。此後如遇直省地方災傷。俾督撫勘實卽得。如汲長孺發賑河內。故事其爲造福窮簷。豈淺鮮耶。足下身處得爲要當。弘濟蒼生。流芳青史。否則過眼繁華。比於電光石火。正復懷黃結紫。稱輦下貴人。詎足爲灝亭重哉。

答某總鎮

謝起蛟 睿菴

遠望四明。覺甌冶子。劍氣冲霄。乃知麾下旌旗。拂柳時也。從此海宴河清。不佞亦得藉手以釋累于四方。顒望顒望。冶李出疆。不得躬聆教益。言之悵然。時當

春汛防守宜嚴。萬不可率循舊例。暫離地方。附囑。

詩文類

答諸虎男

毛先舒稚黃

子九公素履孤高。口中少可。獨于僕也。忘年降交。推許甚過。不獨形于齒牙。私著中亦時時及僕。沒後遺書對之揮涕。生傳嚮已不徒心諾。何況壠劍之啣悲乎。但傳須事實。僕與公交晚。止得一二彷彿。幸足下詳載見遺。自當竭其毫髮。報知己也。三生石畔。昔陪謝傅。偕遊履跡。棋聲于焉。遂絕。倘欲攜僕。再過。當不惜羊曇一淚耳。

與景賢堂諸丈

張貞生箕山

課業一刻。久屬不嚼之飯。因改用入股。偶擦板印。就以博詞壇之笑。揜鼻而過。亦不自知其非舊日西子矣。

與毛稚黃

諸匡鼎虎男

賣田刻集。自是佳話。况大作。自足孤行一世者乎。產去則免役。紙貴可以操贏。是有兩得。無兩失也。願足下決計爲之。毋惑於人言之相阻。

與方無域

徐菊知澹止

盱江張紫翁先生。其才其操。迥絕諸守。今雖去任。無棠不蔭。有口皆碑。而吾公繼至。爲一郡種蘭。不爲四民樹棘。春風夏雨。翔溢遠邇。漢世黃霸。功其儔矣。第不知簿書之下。亦尙撚鬚作雋言乎。否。可勅記室。錄示數篇。當爲公傳不朽。令千古後。知循吏中。亦有韻人。亦是佳事。

答周櫟園先生

李式玉東琪

歲暮衝寒。所喜天氣晴和。布帆安穩。屈指抵金陵。想在望邊矣。小序奉到此書。皆名賢大篇。旣經蕭選。何煩葑菲。拙集將梓。亦欲得士安一言。以瓦注。金先生。

卽笑其貪所不辭矣。

與李懷帖

沈澤畏只

浪遊南北。忝辱舟車。而酷浪陡灘。羊腸鳥道。無險不嘗。可謂勞于家事者矣。然思男子七尺軀。不遍歷天造地設之域。而老死蝸旋螺轉之間。豈不爲古人所笑。况逢迎俱屬賢主。縞紵悉是名流。亦大快事也。新拈數首。聊誌茲遊。門下得此。應當捧腹。

與王子安

倪元瓚

東身老圃。日夕所謀。惟存行灌。推敲罕事。風味索然。何圖拂我笙簧。撥其聾聵。盪手莊誦。式歌且舞。柳綠已濃。時有疎黃發舒。巧韻而以大篇方之。真是法王。獅吼。豈曰其鳴喙喙也。

東兄錫嘏

劉祿耀百荷

弟子元少文。必燈下對酒時讀之。非藉以下酒也。惟此時方知其味。必月下對花時思之。非藉以玩花也。惟此時方得其情。

復友

馮國馨寧生

屢承存注。遞握瑤章。謝眺澄江之句。休文解珮之吟。飽目快心。曷能自己。謹贅評詞數語奉教。恐不足采也。

與翁超若

周穉廉冰持

本朝詩家。如施宣城之於拾遺。屈番禺之於供奉。宋萊陽之於濟南。王新城之於太倉。神骨俱肖。非僅桓宣武學劉越石也。若時下名流。學劍南東坡。而撮其新字尖句。以爲新豔。全不講章法神韻矣。微特爲唐人笑。宋人亦且掩口。奈何。

答柴虎臣

毛先舒稚黃

拙文本以求彈射。乃惜爾。隋珠反作好語。耶。聲跡官然。使人摸索不著。此何等。

境地而以目僕。如服麻黃過多。通身發汗。

約魏樗菴訂文書

錢永基燭臣

暮春分手。雲樹依依。故園林木。今且搖落。北望燕山。風景更當何如。朝來雁唳。易動相思。知故人之念僕。亦猶僕之念故人也。僕今年食稅硯畝。報仍滅裂。筆耕舌織。病同夏畦。而兒啼婦嘆。無補嗷嗷。况乎雙親垂白。半菽不飽。其又何以爲情哉。猶憶往歲同客長安。君入蓮花之幕。僕依竹林之墅。刻羽含宮。醉花問月。結客于少年之場。賭勝于旗亭之伶。爾時意氣幾欲干青。而上何其豪也。豈知頻年以來。蓬梗靡定。學劍學書。百無一成。壯志半耗于風塵。青鬢漸鑠于牖下。自傷行止。真泛泛若浮海之鷗。纍纍若喪家之狗。中宵起舞。形影相弔。忽忽不自知其憊之已甚也。足下才高學麗。一時人瑞。吾黨有廚顧之目。四方有君宗之譽。固宜扶搖萬里。際會風雲。而乃夜光之珠。亦遭按劍荆山之璞。獻而再別。豈花樣之不時。與抑所好者。竽而所奏者。瑟與何其宜。售而未售也。若僕之柔翰弱翅。槍榆而落。則又數所應耳。尙何言哉。雖然功名會有時。命而不可視。

所樹立千秋之業。是在我輩。僕近于文章。頗有會心。雖功未伐毛。而志在尋源。每在興酣落筆時。輒覺文情勃勃。直欲摩古人之壘。而擣時賢之壁。今足下旣樹旗鼓于冀北。僕且奉檠。匱于江南壇坫諸公。亦伯仲間耳。先輩不必不賢。于後進後進。亦不必不賢。于先輩也。竊見今之後進。亦多涉獵經史。但略窺皮毛。輒自夸詡。及遇鉅公宿儒。又輒爽然甘於退遜。是以名實都損。迄於無就。夫事有可讓。有不可讓。僕誠知此道未宜讓人。故雖飢餓不能自立。而殫精揣慮。討究原委。不自暇休。詹詹之緒。亦覲成家。而此中得失。率少相知。肯爲訊彈。未有定論。難以問世。念與足下。心期有素。而別久參商。未知劍合。在于何時。僕將話舊雨于西窗角。新莸于樽酒。足下其許我否也。所有近著。長途郵迅。未及繕呈。古詩一篇。聊以寄懷。句短思深。伏惟垂鑒。

答諸駿男

毛先舒 稚黃

遠承足下生芻之誼。拜登几筵。哭已而淒風颯然。總燈爲暗。先君其實歆之。硯銘甚佳。第頑石不足當此。承命亦作四言八句。無文而有意。傳諸後來。庶知我。

輩之相砥礪乃爾。

與林西仲先生

周稚廉冰持

君家鹿菴。竟鬱鬱以死。可恨哉。廉十三四歲時。學作古文。如小兒不畏猛虎。序記碑銘。信手塗竄。比長稍知。此中阡陌。段落。遂不復作。遁而趨四六之文。昔李諧目眇而徐視。足跛而緩行人。以爲善用所短。閣下能無哂僕之狡獪否。

復孔秀野孝廉

張雲鶚次飛

政積想爲勞。遠承芳訊。讀未見書。未足擬其愉快。豈無他人。求一古處。如先生者。不知何以其難。此僕於朗魄清飈。興思談緒。益不勝愴悵耳。高軒重嶂。邀雲俯瞰。一切雖婆娑。研食少損。譬效而翔翔。臯座悉爲才俊。以當五山雲霞可乎。葉寶持先生。所謂當世偉人也。倦企孤標。爲歲已積。秋風赤葉。儼發溪淡之棹。不識花源深處。亦許漁航一訊否。少遊母夫人壽章。漫綴蕪言。聊塞來命耳。接高咏陸離射目。則又黯然負媿。

答王丹麓

黃 始靜御

十年來憶西湖花柳。如在夢中。讀文津一書。覺三竺西峰。隱現紙上。山川靈勝。足下已收之襟帶間乎。弟寤寐高賢。匪朝伊夕。春來偶扃枕秘。假重國門。過辱獎成。感愧交集。左思借片言于內史。李白假尺地于荊州。敝帚塵生。逢人噴飯。足下不以苦海貯之。而遽爲說項。一經品題。能無厚幸哉。佳章如金如錫。不啻惠我百朋。謹滴露研硃。永壽梨棗。短言一律。聊志達懷。春明擬鼓棹南來。眺放鶴之高蹤。吊射潮之遺烈。因訪足下于黃鸝紅樹之間。不知得恆所願否也。

奉黃梨洲先生

許 蛟潛飛

久不奉獲教。曷勝耿耿。每見主一世兄。備悉興居。如見先生也。蛟狐陋鄙。聞天假之緣。不費擔簦。重研親炙光霽。以諧夙願。先生千什百旅進之際。似以蛟爲可教。提命勲勲。約計一二年以來。得隨侍於講壇者幾數月。雖胸情短淺。稍爲披豁。蛟之受益於先生者多矣。頃從世兄處得假尊集。隨抄隨讀。反復尋味。久

而忘倦。惟覺真意旁礴于楮墨之表。而迴翔自如。聲光濬發。雖以蛟之幽。憂憤。眊處所不堪。亦復耳開目明。不自知其躍躍欲奮。文章之移情。乃至于此。若當代之以文名家者。其書流布。蛟卽寓目。無多亦常見其一。二。非不斐然可觀。然似矜情作意。而義味索然。易盡。旋卽厭去之。乃知先生之文。非今世所爲。文人。之文也。其實根柢于道德性命之深微。是以自然英華發外。而著之于文者。類能移人之情。如是乎。夫文章而不根之於道德性命。無論師秦漢師大家。總止口耳塗飾。卽極其才筆所到。不無警拔。亦如梨園之劇巧。爲啼笑時有感。觸人處。人且爲之擊節。改容未幾。而脫冠易衣下場。仍是纖兒故態。卽旁觀擊節者。之意亦從而消歸烏有矣。然則近代諸鉅公。手握寸管。雌黃在口。一時茅靡從之。究其底裏所在。大率假面啼咲。譬桑間淇上之女。覲顏對人。而賦柏舟。縱爾擊拳厲齒。非其誠實。宜其不旋踵而向時茅靡從之者。後且并其文章而薄之也。其亦何關于世道之輕重乎。古之君子。其行與文合爲一。今之君子。其文與行判爲二。宜其締繡益工。真意益衰。乃至登壘乞播。莫不修篇翰以資先容。而汗下極矣。嗟乎。文章而不根于道德性命。焉用文爲。且以蟲魚草木之瑣屑。亦

皆至理所寓。古人往往托物比興。以道達其深衷隱曲。至今謂之者可興可觀。故雖蟲魚草木。得以傳（音附）是人之性情。不朽豈以爲點綴之工已耶。每伏誦先生文大篇數千言。短草寥寥數語。要皆意到筆隨。其中自有耿耿不容磨滅之精英。竦人心目。一回解顏。一回叅歎。乃徐而究其指歸。無非距詖淫闢。微言毅然以守。先待後自任。益合古忠臣孝子之奇窮。以萃荼苦于一身。空山絕島。力禦魑魅。神遊天地。而卒得聞聖賢之道。以紹絕學。故非若老生迂儒。與世無關。痛痒徒以墨守訓故。而漫爲大言欺世者比。甚矣天之所以玉先生于成者不偶。其舉千百年之文章學術。以待先生廓清。豈非斯道之幸。惜乎當世見先生之表。而不見其裏。乃徒斤斤焉求之於文。豈有異於眇者之揣籥以爲目乎。先生常云。其人原無千秋之想。不過爲文章理學美名可市。然則言文章理學于今日。其能不挾美名可市之私。而確然以千秋自命者有幾。又云。身之所閱。歷心目之所開明。各有所至焉。而文遂不可掩也。故學文者學其所至而已矣。不能得其所至。雖專心致志于作家。亦終成其爲流俗之文。由此言之。學而至于忠臣孝子。其不爲忠臣孝子之文乎。學而至於聖人賢人。其不爲聖人

賢人之文乎。不然。以流俗之心。而欲不爲流俗之文。是猶含哀而飾歡音。吾未見其能。和神聽也。且錢虞山之卓識。鴻文。豈不足以橫絕古今。乃先生猶恨其不得其所。至而所就。非所欲焉。以是知先生之所以自爲。與其所以教人者。有在。較何人斯。敢妄希所至。緣日讀先生之文。不覺勃勃於中。粗述梗概。請正。幸先生以爲可教。卒教之。世兄歸。覲敬候起居。倘辱臨敝邑。更荷面命。幸甚。

答王望如明府

陳衍虞 園公

衰年蕭颯。坐乾壁上。智因貧損。汲古無力。一切文心韻事。俱成木槁。灰寒。惟讀尊集。則意益簇發。神明日生。因思古人誦詩作檄。愈痛逐疴。佳集并能却老。返童。真希有也。

奉宗長訂修譜系

胡文祥 慎菴

某聞之先哲云。族大者修家譜。爲要。譜系明。則尊尊親親之道著。吾家譜系自先中丞公修輯以來。于今百餘年也。某也生當族屬離合之間。譜牒存亡之際。

尊尊親親之念。實惕于中。竊謂是譜也。是始祖轉成公來。七百餘年。典常所存也。不可不修也。是大宗小宗之靈爽所憑也。不可不修也。是子子孫孫所當世守而不失。所當振興而有待者也。不可不修也。以不可不修之譜。而仕者以王事鞅掌。而未遑修。隱處者以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而未能修。彬彬文學者。多負笈遊四方。而不暇修。躬耕力穡者。初不解宗譜爲何事。則昧焉而不知修。富而營逐者。則以爲書腐迂闊。不切事而不必修。某以三十餘年羈旅之身。一旦歸而願任其責。將繼先中丞遺緒。而修明之。蓋凜凜乎有不敢自專之心焉。端有望於族之賢達。相助而維持之。以共明此尊尊親親之道。於不朽不識尊長以爲何如。

復傅霽菴

張雲鶚次飛

有嗣宗之窮。而不善哭。有向子名山之願。而無濟勝之具。栖遲蒿徑。時摸索伊人於秋水間耳。古之傳人才。遇相厄。往往如是。或才而不第。或第而不才。道翁願欲兩頭擔去。意者不離酒肉妻子。而欲成佛道耶。公車何能重吾霽菴。直是

遂初賦。迫之耳。向拙弁孺子言焉。猥附部尾。以當追隨杖履之意。拜教佳刻。論法選言。務軌先轍。洵寒歲之纖纊也。喃喃硯食。不免作依人鳥。何至如道翁所言。某跼伏草間。頽然自放。無所用於世。而顧使古本間強痛快。豎子之毛錐。亦安往而不得長貧賤乎。忠節公義聲。與光岳相配。納竈之文。不以須之時。傑而於褐之父。謀之爲之。爽然骨驚。或者滿肚悲憤。如昌黎登華山。以此爲痛哭場可也。

與友人論文書

張雲鶚文飛

約六經之旨。而出之以歐韓。筆舌始於擬議。而終於變化。往往自爲一家。以有聞於世。蓋能冥儼似之跡。而以我馭古故也。若鑿續句字。銖兩尺寸。以爲能事。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此關離合。斷續多奇。而善變至之者。不能言言之者。不必其至。况餘子耶。古有見桃花而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道。而得草書之意。學長史書者。便就擔夫求之。今拾紙面之唾。餘肖衣冠於叔敖。何異煮桃花作飯。就擔夫求書乎。

與許彞于書

蔡秩宗 寅倩

僕性疎拙。少時治進士業。便厭絕不欲爲。中間棄去。諸生者十餘載。嗣以外覺。方作。自度無可解免。復竄身噲伍中。棄而更就者至再。旣已聞絃欲墜。有惕于中。遂乃收召魂魄。教授生徒。以糊其口。此蓋足下所素稔者。僕自知讀書以來。自經史以逮諸子百家。皆從少年時周覽。悉已遺忘。今年已逾壯。志意愈疎。私念業爲人師。便當屈首爲比偶。藝以相指授。何則。彼之所急者在。是不得不姑爲之。以塞其望。素餐之譏。毀謗交集。顧念前已蒙垢。又復爲人指謫。君子必爾不爲也。夫制舉業。與古文辭。原出於二。以工制舉之文。發爲古文辭。則柔曼膚弱之習。時集于腕下。大復與崆峒書云。高者不能外前人。下者已踐近代矣。明代之文。所由以不振者。弊正由於此。自劉宋以來。如北地信陽。遵巖鳳洲于鱗。輩皆少年取科第。遂得專力于古文。故能跨越一時。成一家之言。若北其轍而更南其轆。于斯兩塗。欲兼求其至。所謂背道以馳。相去不愈遠也。耶。今足下獎僕過甚。務相期以不朽。僕非竟自忘名者。數年來。亦力棄去制舉業。意有所托。

間爲古文詞。然視少年時。作反覺。故我之爲是。而今我之爲非。此無他。夙習未除。卽極意。槩削形貌。愈離以此。求名將益。形其穢耳。意不若不作之爲愈也。且僕又私心念之矣。名者造物之所忌。僕終身矻矻。未嘗邀一日之遇。迺更妄希身後之名。望愈賒而力愈困。其爲貪謬也。益甚。矧自度其文。其不能必傳者。更有數端。家貧。兒子輩。又不自振拔。力未能縵行於世。誰爲傳之者。又足不一。至貴人之門。無相知。有氣力者。爲之延譽。太史公曰。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於後世。假令謝茂秦。徐天池。諸君子。非有宦達知名者。推挽之。亦與草木同腐耳。烏能垂聲至今耶。况復愛憎之口。靡定。文果流傳。譽者什一。排者且什九。桓譚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今卽謂僕果能梓其書。以傳矣。有相知。有氣力者。爲之推挽矣。且排之者。少譽之者。日益衆矣。然少時作。皆在所當。嫌避不宜。宣露卽稍欲流播。而可傳者。反在嫌避也。篇今悉焚棄之。不復存矣。舍其銛穎方銳之作。而以頽敗不堪者。希以信。今而傳後。僕更自料其不可也。近代作者林立。所不敢深信。但言其已信者。中州極推侯朝宗。於江右推魏寧叔。朝宗位置起伏。不見離合之迹。語潔而氣橫。寧叔纏綿唱嘆。嗚咽之旨。居

多至兩人序事。摹畫間落纖沓。有稍類唐代稗官者。其餘作者。僅可當崑崙觀。而輒立門戶。以爭相長雄。亦多見其不知量也。僕收拾餘藁。尙可得二百餘首。若近今撰構。或論斷往事。或爲人迫促。勉爲酬應者。荒陋彌甚。思之可爲汗顏。竊不自揣。欲另闢一堂。奧力敵從來之作者。而才有所限。終受古人所羈繫。思更讀十年書。以要其成誠。恐精已銷亡。天不復更假之年。用是日愴然。以悲推之。獎之是在足下而已。昌黎亦云。不有得于今。必有傳于後。史遷歿後數十年。逮其外孫楊惲。史記之文始稍稍出。夫文亦患不古人若耳。其傳與不傳。所可自信。不必豫爲戚戚也。何日盡讀足下文。以發僕之錮蔽。幸甚幸甚。謹錄近著。重登俞氏樓記。夏彝仲禹貢古今合注序。蔡忠襄公傳謝不能楷寫。望力加彈射。以增所未逮。某再拜。

復再次辰冢宰

林雲銘酉仲

某不談制藝二十餘年矣。制藝謂之時文。隨時而變。少婦歌舞。競作別調新粧。乃令五六十歲老嫗。以久廢舊套。品題高下。豈不令人齒冷。然秦青韓娥。飛燕

太真之輩。絕技無前。氍毹繡裯之上。總離不得。這副檀板。若不按節。自敝出曼聲媚態。任他遏雲繞梁。驚鴻飛雪。却都不是也。制藝以講貫題目爲要訣。每一題目中。自有天然位置。諸君儘多合作。求其陷題之堅。批卻導窾。不能不心折於則友王君某。平日見人評閱課文。大約初未經眼。先贊奇妙。篇篇以五百圈爲率。輒恨而唾之。茲又承不勞獎借之鼎論。故敢以狂瞽鄙見。指瑕索瘢。用定軒輊。其實不達時套。開罪孔多。容向諸君門下。負荆以請。還借來論。爲某分謗也。

與許竹隱司馬

謝庭芝 荀彩

兩度龍門。乃獲重蒙綺席。春風玉唾。頓起塵襟。某業童子試時。卽嚮往老年伯小品諸集。無不熟誦。仰爲指南。今以葭莖之戚。得上謁韓荆。復手授燕臺新藝。益駭奇變。莫可端倪。不意筮仕有年。而制義乃愈出愈奇。子厚柳州之作。東坡海外之文。真老將提軍。別有調度。匪止吳山越水之間。仰夜光射斗也。拙作數篇。雖蒙諸當事獎許。非得巨眼鑒定。終覺行間字裏。杳無光澤。敢求玄晏數筆。

戴山題箋政不復誇右軍耳。

復鄒有容論詩

張國泰履安

伏讀來教。論詩法極精細。入微塵鄙。爲之頓開。然僕竊有管見。久秘于衷。未嘗出而示人。恐令浮薄者雌黃。不若藏拙耳。今幸山斗當前。舍此不政。是終無受益時矣。敢爲知我者一陳之。從來論詩者。以格律爲第一。義格律不振。雖多麗藻。總非大家手筆。固已。乃近世作者。論者。或喜高華。或喜奇奧。或喜空靈。或喜淡永。徒以我之所能。譏人之所未能。以我之所似。誚人之所未似。紛紜聚訟。各相標榜。幾使鍾譚避席。王李減價。殊失三百風雅本源。試觀三百篇中。何所不有。我夫子一刪一存。持衡千古。何嘗規規一轍。以爲畫哉。而時人自畫之。所以異也。蓋自晉魏迄三唐。詩稱極盛。足以垂教而立程。若謂篇篇臻聖。字字傳神。則未之敢信。大約吾輩寄性陶情。不廢歌詠。但當取其不遠吾性情者。稍留風人遺旨。儘覺油然而自得。悠然怡人耳。一入詩魔。便增塵障。纔差毫釐。忽距千里。究之詩未成家。已爲高談夸說者捧腹不已。安在其爲吟風弄月也耶。僕于穉

齡卽學聲句。淫詞里諺。不下數十萬言。頗足穢目。居常慚而自悔。又嘗受教于覺菴張先生。繩之以法。而矩之以型。始知詩中三尺。如許其嚴。更閱前人論議。不假絲髮。畏而束手。不敢出一語者有年。繼而反復思維。番然悟曰。詩以道性情。凡吾情之所寓。吾性之所畀。盈天地皆詩也。雖工而性情味焉。雖不工而性情適焉。其爲詩。正相等。我不妨成我。古人不妨成古人。優孟衣冠。何取焉。矧齒且老矣。邯鄲學步。力有未能。少陵之老年詩律。東坡之海外文字。虞卿之窮愁著書。縱千載美談。以僕視僕。邈若霄泥。又奚有于詩之優劣哉。由是隨時遣興。卽景孤吟。每當旅懷岑寂。愁緒鬱蒸。顧影而悲。呼之欲涕。以及友朋贈答。山水纏綿。明月當頭。好風吹袂之際。不有所感。何以消磨。故復娓娓不倦。耳所媿性懶而粗。不善改削。落紙便書。一往頓盡。敗牘殘牋。多散去不復檢。意亦不甚惜也。茲承索癥。謹錄數首。請加痛裁。并述縷縷。以見詩之所以不能成家者類如此。雖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枳棘之內。蘭蕙生香。瓦礫之區。金璧蘊彩。在操玉軌者。或賜採擇。芟九而餘一。固未可知。然非僕之所敢倖也。統惟評定。不禁神飛。

慶慰類

答徐留書

孫 治字台

覽來書。知足下發憤習業。欲繼賢父兄之志。甚善甚善。但所云欲集舊遊子弟。雅會湖頭。僕不以爲然也。當庚辰辛巳之交。尊君與余輩偶爾集聚。賦詩作文。砥礪名行。亦何嘗有意標榜。若俊顧及廚云爾哉。遭時不偶。各已星散。逝者已同長夜。作者比于冥鴻。若余輩僅存二三。齒搖髮落。身其餘幾。不當再譚及此事也。足下讀書學古。不墜前業。是愚所望。其他慎無及于耳。至足下爲賢夫人求三十序。賢夫人善事姑嫜。爲足下置側室生子。事上慈下。綽有風範。此自有可傳者。政不必效。世人設屏幃爲耳目。觀瞻足下。以爲何如。足下有意爲八家文字。觀諸集中有爲壽言者否。僕嘗爲此等。欲焚棄筆硯。知足下諒我于形迹之外。

賀顧在衡登賢書

鄧錫璿 廷珩

扎音捷至。足下已領鄉薦。秋風薦鶻。春日看花。取次不違矣。可勝欣慰。但所恨者。僕與足下及東亭一體之人也。蕭寺角賦。雨窗論文。聞雞對雨。幾晨夕矣。本擬聯飛。而足下已先我著鞭。東亭英年可俟。僕漸老去。而術異逢年。足下其何以教我。

上座師

丁景鴻弋雲

鴻欲奔走師臺。凡三戒途矣。乃以老母含疴。輒阻爲罪。復聞駕湖。有擅岐伯之傳者。躬造請焉。歸來歲華又晏。鴻此日懷徐庶之指心。取溫生之絕裾。弟引領南望。臨風遙誦。初鴻在禾時。老師叔親降玉趾。室中虛無人。遂未克盡弟子禮。負罪如山。竟不可贖。迺安仁老母未慰。扳輿之迎。而曾蠶明師忽召夷陵之屈。雖人依慈父。必物忌清修。然師臺雅量淵操。動在古人之上。胡康侯松柏之心。趙司業桂薑之性。知不以歲寒苦爾。有時揆留皇鑒。忠簡帝心。則情凝夜燭。原非百里之才。化警晨烏。應被三公之服。卽交無毛薛。援乏金張。夫何慮也。所命自當什襲藏貯。此皆清俸餘貲。又令人思楊伯起當年也。王正擬星馳賀候。臨

楮不勝瞻依。

與汪漢翀

陳衍虞園公

聞世翁客歲有弄璋之喜。珠出老蚌。不獨爲公家掌珍。他時扶掖鸞坡。定弈弈照十二乘矣。弟老賦無衣。終日雪眉雙鎖。比聞吾兄寧馨。則頓開一尺。自分世緣在心。久與毛錐墨客輩絕交。蝓餘照癡頑。自甘無奈。世法相擾。不得已強出周旋。而孔方兄無情。終年仇我不肯稍垂青盼。因之神氣都盡。老况蕭條。未敢效王處仲歌。伏櫪耳。世兄頭顱差少。而焚修功深。覺神明殊勝。海鶴槍鳩。難爲儔匹。蒲柳之姿。望松柏而爽然矣。某溝瘠餘生。世共目爲不祥。卽強驅不律。恐反爲要人所唾耳。

與張繼翁

揭重熙萬年

賢郎捷音至。狂喜欲舞。一則以老叔積德敦行。稍食其報。一則以賢郎無疆事業。從是爲基。一則以小姪兄弟三人得賢郎再振旗鼓。從是可雄天下。昨同謁

張父母。顏色各勝。此皆老叔平日義方之訓。故令小姪與有榮施。不惟莫盡賀忱。亦且未殫謝悰。雖然秀才猶舟也。舟或一日千里。亦或終旬故岸。而風波沙礫。又乘而爲警焉。善乘舟者。趁其順風。善作秀才者。趁其順時。卽遲速在天。不敢懈我人事。故賢郎始進。姪諄諄以發憤爲言。誠欲相與有成。以無負老叔苦心也。昨儒巾襪袍京條皂靴等項。皆小姪所製。所以然者。姪雖未能成名。學中七年。差不爲蹇。况自命尙不肯已。故欲以期自者。期賢郎且望其凌越。超忽如青藍之相上也。世俗繁縟之儀。固未敢展。本欲趨賀老叔老嫗。且瀝闊衷。而老師尙未起馬。兼家冗不能卽行。九賢郎歸。先此致鄙。不又。

賀曹陸海登第

李穎考叔

春間促膝富平會館。彼此攢眉。次日弟卽策蹇遼西。屈指纔兩閱月。隨閱邸報。知台兄天人奏捷。配顏曲江。條與弟霄壤隔矣。一律馳賀。勿謂此時。此際正當易交。何用此紙半張也。擲之廢笈。

與友

陳洪綬章侯

趙介臣不中。陳大士始中。老將軍百戰無一負。不必介介。

與弟簡廷

朱達可人

小伴至。知弟名落孫山。爲之扼腕。然劉蕡下第。士論益榮。趙籍題名。物論愈鄙。文章聲價。原不在區區。遇合間也。况大丈夫處世。功無倖成。寧爲下子所哭。決不爲鄭五所笑。吾弟勉之。

與王子安

查繼佐伊璜

空手求樂。真樂。饑矣。情奇金盡之句。曾得偶乎。惠我妙物。敢不咀嚼。果何日行。敬修故處。候教我耳。

與友

王穉登百穀

淹留湖上者五旬。大將軍載酒割雞。適館授粲。瀕行更餽異域之琛。所以慰藉旅人者。不翅厚矣。還家病瘧憤憤。每念鈐下受侮。爲之不平。對二三知己言之。

亦皆扼腕。正欲一問彼中究竟何如。手函適至。開緘太息。時事若此。爲之奈何。老豎儒辱吻。售枯居間不效。徒爲魯連田光諸公。擲揄乃復拜几杖之賜。感甚愧甚。元戎小隊。何日遊吳門。請出下若三斗爲李將軍。一澆醜礪八紙廿箋題上。

賀友納妾

楊志凌履雲

古來風流才士。無不津津於溫柔鄉者。今足下有衾裯妙選。所謂綠釵添翠。紫障生春。何快如之。然非尊閭。饒膠木之風。安得足下愜小星之願。閨中德詎不可。焚頂哉。薄賀有二意。一頌葛纍一占蘭夢也。

勸陳慎旃納妾生子書

林嗣環

來教言。使到弟正在田戽水。水如楊枝一滴。不肯輕下。是則可慮也。年兄固已自署爲農夫矣。弟今欲兄變經易業。換農夫作漁父。何也。常見漁家蛋戶。篷下有許多小孩。至少亦三四個。腰間各繫一大竹筒。或葫蘆。以備溺水。鷓冠子所

言中河一壺。卽是物也。說者云。漁人晝夜夫妻長相守。無異處者。果爾。則田嬰之子四十餘人。中山靖王之子一百二十餘人。皆夫婦長相守耶。非也。水族惟魚最多。子氣類相感焉。故也。越中范少伯公得其意。故扁舟五湖。載夷光與俱。而論者謂此正范公之長子。殺其少弟時事。范公一時著忙。因發此高興。此舉非好色。亦非好貨。亦非功成名遂。勇流急退。不過欲仿漁家多生幾個男子耳。凡看古人不必看得太深。就將日用居室看去。平平俗俗。便有妙旨。年兄聰明學古者。其以弟言爲杜撰乎否。吳興水頗不少。舴艋又多。何不多購雲藍小袖。分前後左右中五翼。如大帥之分署壁壘。然兄縱意一葦。揚舲擊汰。隨其所如。若復枯守一畝田。陳氏一莊荒矣。斗膽斗膽。罪過罪過。

與余東觀學師論文兼慰不第

張嗣溥天如

許久不造鱸堂。徒深仰止。客秋省試。勿獲謁公署。并候世兄。耿耿別緒。與日俱長矣。茲非敢泛敍闊悰。申瀆函文。實有大不平者。敬布一言。惟師臺垂鑒焉。夫文章無憑。自古云然。但能文者。與衡文者。輒不然之。謂是憤不得志者所藉口。

也。顧嘗論海內文章。前因韓慕廬振起大家。近科會墨清堅。方追先正。非是而售者倖耳。未可爲憑。竊以爲先正體裁。大家風味。孰如師臺。憶某十歲時。解誦佳牘。早已奉爲典型矣。繼續讀北闈墨。嘆爲天下才。擬南宮第一人。詎料公車往還遲遲。一至今也。噫。讀其文十年。思其人十年。幸而得諸親炙之間。風簷拙草。謬爲訖許。友其人如故。論其文如契。雖小試無憑。却遇一大知己。快矣。快矣。所惜者。先正大家之文章。上以是取。下以是應。如師臺者。猶同劉蕢興慨。又何論夫鄉試場中所取。非所應。所應。非所取者。古云。無憑豈不誠哉。或云。少年掇科。輒不捷去。以富宦之氣。限之。師臺雖坐臯比。蕭然一介寒儒。絳帳惟有清風。青氈但憑立雪。寒窗甘苦。與士出之。今且與士子共悲淪落。其何以持無憑之說。與能文之士。泛衡文耶。翹首問天。不禁浩歎。雖然。滄老序十三科。文有深山喬木。大匠棟樑之喻。以爲艱於取者。厚于用。今其言驗矣。師臺何悵哉。天殆將老其材。以大用也。吾終于文憑之也。

與徐天及

汪 霽 建民

足下。丁荼毒。苦勞瘁。殆甚。棘人。藥藥乎。然孝事傷心。梅花欲白。啼痕滴血。木葉皆紅。此景大憔悴。人者。冀足下節哀順變。庶慰先人於地下。

與鄒未庵同年

張貞生箕山

九月廿九日。得舟次來札。十一月十四日。伍菊偶入都。復得來札。久未裁復。罪甚。然亦不欲輕於復者。誠以某與兄之交甚深。而所欲言于兄者。非如尋常書函往返。僅可倉卒作字謝也。然所欲言于兄者。以有可言之端。亦以有容言之量。因敢直陳無隱。效古人忠告之誼。寧言而不聽。不敢以不聽而不言。嘗謂天下奇人。必有奇疾。有奇疾。必有奇遇。天下之有奇疾。而有奇遇者。無如鄒未菴。何也。人之四體。惟目司明。天下病目者。不知凡幾。而未菴之目。十餘年來。有時邇不見輿薪。有時遠可察秋毫。有時遇人而不識人之面孔。相對若失。有時閱文而可盡文之始末。一覽無遺。此疾之奇者也。然人以兄有目疾。甲午秋赴鄉試。人皆疑之。謂兄才雖高。似難於中式。而兄卒售。丁酉冬。偕兄北上。人復疑之。且不特爲兄疑。而爲不才疑。謂兄有目若此。間關險阻。必致兩誤。而某獨信兄。

之目。既遇於鄉試。必遇於南宮。舟中輿中以兄事兄者。蓋歷閱月。及春試榜發。某捷兄復捷。此遇之奇者也。殿試後。禮部引見諸新進士時。惟以目疾。恐朝謁獲戾。是懼。卽某亦竊謂兄有目疾。恐朝謁獲戾。是懼。逮引見時。天顏大霽。以爲異人。特命廷臣掖之。此遇之尤奇者也。夫以如斯之疾。而獲如斯之遇。人之爲兄疑者。可以止矣。人之爲兄疑。而并爲不才疑者。亦可以止矣。在某于今日。獨若有不能無疑者。則以兄之貪心。似未盡斲。而癡似未盡破。何也。吾儕讀書。不過做進士而止。至於做官。則必求上。以致君。下以澤民。古人出仕。內度之己。外度之人。如度其己之不能。以致君。不能以澤民。則寧隱而不仕。或寄情煙霞。或著作藏名山。或爲善于鄉。或講求心學。亦可以上不負朝廷。而下不負吾讀書之志。如度其己之不能。以致君。不能以澤民。必假做官名色。竊位尸祿。以耀鄉里。炫妻子。此豈朝廷所望于人之意。亦豈吾輩讀書行道者之所屑爲。今以兄之奇疾。而有奇遇。兄亦可以悠然自得。度其己之能爲者爲之。然前未出都時。每與晤談。覺做官之想。若有戀不能忘者。此則人之爲兄疑者。必復爲兄疑。而某之初。不爲兄疑者。今亦且爲兄疑。夫以兄之意。將曰。上以致君也。而不知兄

必不能致君以兄之意。將曰：下以澤民也。而不知兄必不能澤民。何也？問兄所應得之官。非縣令耶？問今日所難做之官。非縣令耶？自做縣令言之。則致君之事。猶後而澤民之事爲先。然今之做縣官者。難于催科撫字之並行。尤難于上官之逢迎。往來之追求。自非心手俱敏。眼光徹底之人。鮮有不取戾而招尤者。乃欲以年久目疾之人。曰：吾欲受一官。以展吾澤民之志。固知其不能。且曰：吾欲受一官。以展吾澤民之志。徐以展吾致君之志。愈知其不能。且兄之疾。匪朝夕於茲矣。人之六根。稍有未全。必非無因而至。以兄之奇疾。而獲如此之遇。必天有以相之。以有如此之遇。而終不免於如此之疾。未必非天陰有以譴之。然此之遇。而不免于如此之疾。以如此之疾。而竟有如此之遇。則天之所以譴之。不可謂非天之正。所以相之。某嘗對兄言曰：兄南旋後。做官之想。當竟置膜外。但依功過格。行善三年。則人事至而天意感。天之始相之者。必終有以相之。而天之始相之。而復譴之者。必不復陰爲譴之。竟有以相之。由是兄之疾。亦可勿藥自愈。而致君澤民之志。雖不能展於三年之前。或有見於三年之後。而兄乃不以愚言爲然。陽是之而陰拒之。乃聽醫家之惑。謂尊眼可治。費錢買藥。又費

錢謝醫。昨來札乃云。不聽年兄之言。致爲醫人所誤。夫不慎于前而悔于後。亦何益哉。嘗讀兄之文。謂兄之才。蓋聰明天授。海內不可有二。乃以極聰極明之人。而爲此極若不聰不明之事。某固知兄之貪心未盡。癡心未盡。除其所。以貪心未盡。癡心未盡。除者。將毋謂俗眼炎涼。或以一目之故。不無爲人所量。然不知吾儕讀書。止一進士盡頭。問今之眼光炯亮。妄自尊大者。能如兄之。以奇疾而獲奇遇耶。不如兄之以奇疾而獲奇遇。則兄愈可以泰然自得。且可以謝世俗之口。如是。則貪心癡心。破使天下之知未菴者。謂未菴以如此之奇疾。獲如此之奇遇。真天下之奇人。其亦何所往而不得哉。子游曰。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疏。某之所言于兄者如此。誠以兄有可言之端。亦以兄有容言之量也。雖然。使兄不以愚言爲罪。而以愚言爲然。愚之願也。使兄卽不以愚言爲然。且不以愚言爲罪。亦愚之願也。何也。某與兄之交甚深。誠欲效古人忠告之誼。寧言而不聽。不敢以不聽而不言也。

慰某就逮

李穎考叔

數載幘幪。愧未矢報。忽聞緹騎來浙。錯愕驚惶。不知何故至此。細詢乃知變生肘腋。族姪含沙。誰明公治之非。孰辯臧倉之愬。積毀銷骨。衆口鑠金。不識何日得申盆寃也。雖然于公之庭。高懸秦鏡。必不使柳下櫻盜跖之誅。司馬羅桓魋之罰矣。平反立奏。幸勿櫻懷。

與錢聖月書

沈謙去矜

大覺精舍之別。屈指已踰十二霜矣。水萍偶聚。信宿遽分。山川阻修。杳如隔世。人壽駒隙。堪此長別。且風鶴屢驚。雲鯉久絕。不相聞問。都莫能知。前在審山。訊及足下起居。彼中人士。且云不諱。僕始相傷悼。旣而思之。以爲不真也。足下脾胃和氣。神明內藏。振筆運思。千言不竭。凡此之類。悉爲壽徵。且世德家學。厚積薄酬。方將昌大。何遽溘焉。耶。頃足下致書潤法師。爲僕撰安隱志序。知足下尙在數年。驚憂一旦冰釋。及見尊構。特以亡友見稱。豈始寧人士亦傳有去矜溘焉者乎。夫盜怨富家。惡仇好女。未有不幸其災害死亡。苟未卽死。或呪詛禱祈。含沙下石者有之。今足下與僕無膏沐之容。金銀之氣。來仇召怨。都不自明。雖

然不可不自省矣。僕與足下憂病累年。瀕死者數年。或以飲啄未盡。假息于幻泡之中。乃見死喪哭泣。困乏饑寒。真所謂不幸而壽者也。古人有言。勞我以生。逸我以死。則死亦未必甚惡。若僕之氣索神枯。息肩差易。方爲足下深憂耳。書到發緘。當必一笑。

與父恭哉

徐潮浩軒

年來鮮接手教。某至遂得一字。知長兄六十大慶。骨肉數人。誼應稱觴。稽遲帝里。勿獲隨諸君子。後南望依依。薄寄聊爲侑爵之需。想不鄙却。昌黎云。今日相逢十載後。我爲壯夫君白首。今聞長兄姿顏豐潤如舊。弟鬚髮鬢髮儼如老翁。則君爲壯夫而我白首矣。爲之絕倒。

寄丁藥園

陸圻麗京

足下以成風之技。琢玉之功。遽罹奇禍。揮袂北轅。太白長流夜郎。仲翔遠竄海隅。僕等義雖執友。情若弟昆。竟不獲北梁送楚。西堤別龔。俯仰天涯。淚如雨落。

欣幸漢。槎德。惟。繡。虎。輩。哀。嘯。爲。羣。牢。愁。有。伴。桑。落。之。間。又。其。幸。也。至。龍。城。雪。窖。牧。馬。悲。鳴。萬。惟。寄。愁。天。上。保。愛。玉。體。以。爲。賜。環。大。用。之。地。昔。安。國。免。徒。起。紆。青。紫。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所。謂。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弔。屈。平。也。生。入。玉。門。鳴。珂。故。里。正。復。不。遠。僕。酌。酒。西。陵。以。俟。好。音。耳。

與傅竹君撫軍

釋今釋詹歸

出嶺一年。相去數千里。不見邸報。亦不得粵東西一信。未識起居何如。頃發藏經。還丹霞。記得吾兄攬揆之辰。作一篇文字。略申頌禱。事在世諦中。而義不在世諦中。蓋世諦中人。非但不能亦不知也。揄揚盛美。極有漏落處。然使掇拾無遺。又落世諦。豈吾輩所取耶。

答曾旅菴觀察

陳衍虞園公

天涯骨肉。間闊山河。弟以蹕涼之孤踪。值茲桑榆之晚照。瞻望南州。每恨大姑彭郎。風烟妬人。致音騎杳杳。忽捧郇雲。如面芝宇。子牙既聞八表。麻姑恰滿四

旬家人聞函喜生顏面。但恨道阻且長。難效放鵠之祝。惟望南浦白雲深處。遙祝難老弟兒女之債未完。相如之室四壁病魔欺我。白髮剝啄盡是索逋。屢思著書投筆中止。老驥已卸鹽伏櫪。并不敢悲鳴。老祖臺人中地仙。所謂松柏之姿。經霜彌茂。讀佳詩竟因塵冗閣筆。亦緣春曲不同巴詞。故枯管無敢屬和也。

祝楨菴姪

胡纘曾 開先

恭逢大旦。不肖雖不善風雅。固當踴躍以效封人之祝。但平時做詩。最怕一俗字難去。惟做壽詩尤難于脫俗。值茲歲暮踉蹌俗子而兼俗賜。則求爲脫俗也。更難。尋命構思。無出安居寵錫。羨門誇誕之詞。仍然不能脫俗。竟日不就一稿。適當雪映疎櫺。凜冽中覺有芳氣襲人。啓窗視之。但見簷梅索笑。恍然如接先生顏色。孤芳高潔。正有取此以祝遐齡。如昔人所稱。謝覽擬竟體之芳蘭。王恭比濯濯之春柳。不禁援筆。遂成古梅篇以獻。計野人邯鄲故步。或未必能脫俗。然寫出一片孤山臭味。不知君似梅花。梅花似君。景與神遇。諒作者亦著一俗字不得耳。圍梅正綻。午餘敢屈過賞。鬚眉相應。如坐瑤林瓊樹中。羅浮醉夢。無

過於是矣。望之望之。

寄家書

魏際錫

覽信知弟姪兒輩平安甚喜。書中念我事煩恐致勞疾。然吾所以處此者有法也。蓋事務雖煩。惟厭者覺其煩。行役雖勞。惟苦者覺其勞。不厭不苦。則有道焉。吾既有賢主人。而日供我以梁食衣。我以繒帛。我乃自究夫興革損益經世之務。知刑名錢穀之故。寄平日好善惡利物濟民之心。聞朝廷四方之故。及其巡歷。則又資舟車。具乾餼。我乃悉覽名山大川。城郭都市。土俗民情。不費一物。所得已多。則豈惟不厭且甚喜。豈惟不苦且甚樂。喜而樂。故與主人相得而益彰。是人我交成。身世並益。平日之學術。亦有所徵也。古人當窮苦。拂亂便藉。以增益不能逆境。便宜道無過此。况我所處乃甚順乎。今則倦游而知還矣。相見在即。又何能不樂哉。便中復此。以道平安。

答盧子由

失名

接來教。知奉候尺書。已達左右。日念大兄道義肝腸。毀家爲友。恨羈跡蕭條。無能稍爲著述計。兼庚生赴召玉樓。性命之友。復有幾人。正與胤倩再三嘆息。忽聞西河之疾。療治難施。何天厄異人頓。至于此。然丘明之述國語。孫子之論兵機。正於履患。遣疾幽愁。憂思勒成。不朽之業。意者金匱一書。從此作伏生口拔。發蒙千古乎。至於子姓日增。負郭未足。誠爲深念。比聞多方施救。漸有重明之機。雖出戶爲艱。望色莫措。然處方切脈。尙可不廢人患病多。仍當待濟。不知數月來。尙從事刀圭否。古人利已而後濟人。從此謝去。交遊節省。繁費或反。是當前著實地耶。天涯闊絕。情切夢思。人生踪跡。不得目窮。此心則萬里不隔也。舍間家報頻通。惟時時示以近况。庶慰遠懷。臨風感愴。不勝瞻念。

與錢獻侯

顧 鎔 仲醇

公車北上。正謀烹伏以饗從者。而足下已學老子夜遁。姑蘇道得毋指爲函谷關乎。春闈報至。屐齒爲躍。額手臨風。踰於身受。深爲葢珠宮得之之慶。第吾輩進身之始。此念容易轉移。千鈞之努。發於寸銛。幸足下自愛。不腆菲敬。非敢效。

趨炎者之所爲亦曰禮當如是耳。

與蘇林蔚倩

張國泰履安

杭人善訛。每喜乘風相煽。一時婚嫁。倥傯。若有稍遲。辰刻。必罹遐荒絕域之慘者。殊可怪歎。然而三星在照。百輛潛迎。雖屬月下。檢書人游戲。而天緣所繫。未可盡歸。怨于撮合者之紛紛也。頃得家函。知吾家小女。亦于是時。獲配君子。日吉期良。想增佳氣。快何可言。但小女雖陋。幼頗穎慧。女工之餘。曾教以內則女箴。數十篇。俾曉古來賢媛淑女之所宗。而不欲以謝庭咏雪。稱美閨中。故詩詞一道。概不涉獵。生長儒門。所見聞者。無非琴書翰墨之風。若夫珠璧之光。綺羅之豔。淡然不與也。猶憶學步時。依回膝前。見愚抱書而吟。復掩卷而悵。顧而笑曰。阿父何爲。愚亦笑應之曰。兒能知阿父心耶。曰。兒知之。相與不言而會。旣優德性。復嫺女儀。愚故鍾愛甚。卽遠在數千里外。未嘗不心念之。而冀其得倚衛玉。早偕鳳侶。庶了尙平之願。今已備箕箒于高門。可謂合璧。所媿寒家涼薄。不克成粧。僅僅釵荆裙布之餘。欲與桓少君爭儒家風味耳。願以此自弘。勿哂寒。

儉琴瑟之歡。自有清韵。固不減雞鳴戒旦咏也。言歸不遠。稍俟秋涼。卽鼓西陵之棹。瞻望丰采。頓謝老懷矣。間日須以書史爲緣。世風澆漓。不足深羨。惟善加修飾是幸。

寄慕仲衡世兄

胡起芳植

紫蓋南來。已覩屋梁之落月。翠軒北上。更思樹杪之晴雲。猶憶波漾紅蕖。聆清談于聖水。又忽香飄黃菊。念芝宇于鴛湖。一月睽違。二州間隔。悵未由于縮地。幸有自而祝天。八座起居。太夫人雙稱壽母。三秋頌禱。余小子再學華封。序值囊黃。借作丹砂。有色時方落帽。原知南極無冠。身冗蓬門。未作登堂之元伯。囊空萼戶。更慚獻豕于遼東。

與吳靜齋

羅康白水

言念既久。偶得問訊。不覺冷淚洒紙。去冬決上山陰之舟矣。比會趙麟陽。又聞令冢器之變。朝夕不自禁。適諸豚分食。雖一筋一甌。皆親營備。如遡風之人。喟

不能息。遂爾墮落何言。緬想情景必不佳。然達人齊死生。謂楊朱冷腸亦自有見。如弟坐困子女之圍。剖心腹骨亦豈必得子之樂。而失子之悲乎。可自愛毋徒戚戚爾也。比來形神壯旺。何如潘髻張牙。恐非燕燕之敵。挾舊捷於穿楊。慮無以試魯縞。兄宜虛心延佇。會有神人授奇術。呵呵縷縷積衷容。俟面悉。

懷敘類

與王丹麓

韓魏辭白

與我王子丹麓別一紀矣。計一紀之中。僕之南轅北轍。爲雨萍。爲風絮。爲斷篷。零落莫知所抵止。然每望兩峰三竺。而諸故人無一刻去懷者。癸亥秋。曾假道於此。以入四明。緣往返。依人行止。莫能自主。雖履湖堤。而我諸故人猶渺河漢。於是作西湖感舊詩。去年客京師。晤君家仲昭。一一詢近狀。尤稱足下杜門匿影。始終著書。不爲時所搖奪。如一日。爲之歎息。企慕無極也。今僕旅食於南樞。署中主人賢。且無簿書事。在此已二十餘日矣。尙不能卽遂鄙願。一過雲亭以

抒闊素。蓋行止由人。終莫能自主也。昨葉林屋入署云。足下今已五十。不勝悵
惋。追憶甲辰訂交時。足下猶未三十。今忽而艾。且老冉冉至矣。僕益憔悴潦倒。
齒搖搖而髮星星。不靳如香山所云。病鬢愁顏四十三。焉得不念君而自念也。
今且以詩箋並癸亥奉懷詩。及一二他刻呈正。俟覓便與主人言明。圖傾倒盡
日也。

寄李山顏書

曾燦垣

知己別離。動經十載。人生聚散。能有幾十載耶。午冬一別。荏苒至今。天涯雲樹。
正藉有鴈聲魚影。傳此素心耳。憶五載以前。間接瑤函。嗣後音塵杳然。而弟抱
拙幽居。交游道絕。每遇貴鄉客子。必細詢門翁台况。時有所寄。恐落浮沉。惟有
望好友於天末。臨風灑淚而已。想門翁愛我深者。南北分影。兩地一心。不爲別
離之久。異此肝膽。數年以來。閩地屢經亂離。兵燹之餘。孤臣殘喘。大軍大役。行
齋居送。數畝荒田。敲膚及髓。故室舊家。圉圉纍纍。痼瘵之狀。不堪見聞。視門翁
在閩時。又別換一衰相。如弟之樸拙。吾門翁所素知者。居此何以自存。去歲豚

兒孫瀾。僥倖賢書。閉門憂患。束手飢寒。僅耕一塊硯田。然生子如羊穉年。癡魯同於迺翁。滿目蓬蒿。舉步荆棘。竟無託鉢之所。真不知所稅駕也。門翁交游遍海內。出可以結駟連騎。抵掌公卿之坐。處可以浮家泛宅。往來茗譽之門。弟在泥塗中。幾有天際真人之想。不知近來行藏何似。驥子青箱。鹿門柴車。想俱康勝。宗炳名山。尚平五岳。幾處行踪。至人於鍋湯爐炭中。可以游行自在。莫謂閭地干戈。遂懷裹足也。翹首雲天。長懷知己。倘有便羽。無吝好音。

再答何年丈

陳衍虞園公

年翁方嗟失巢。幸逢捲土。平泉草木。卽化爲碎礫亂烟。而青隴綠疇。依然無恙。計此時下。澗之畚鍤。如雨午橋。文杏又將再命。橐駝烏衣。風流何損于昔。最喜者鵲鶴驚飛。仍幸在星球琳琅玕紛列。謝傅堦下。許公之繼。蘇瓊子明之啓。王曾黃閣盛事。今在香山小欖矣。敝府屢經殊劫。數載以來。他家猶有殘膏剩馥。借潤窶人。近忽變爲銅牆鐵壁。柴桑之辭。旣拙。少陵之乞。無之。弟蒜髮扶藜。枯唵膝室中。聲不能出。金石縹緲之興。半爲米鹽交際所敗。今卽築臺止避。夙債。

近井無債。可求。而妖氛日熾。壘畝盡荒。不知飡風何術也。

寄吳小曼

陳于豫伊水

登元禮之堂。識荊州之面。團圞光霽中。頓令塵襟俱滌。欣慰何可言。歸來別緒。滿載江船。覺杜陵秋樹。真爲我輩詠也。

答遠士

張雲鶚次飛

某菽蘆弱息。兩手不能持乳狗。非復讀騷說劍時矣。且其人滿肚皮不合時宜。時復悲歌搯拳。時復白眼看人。未已也。雨慙風儻。涕泗橫集。張子之狂。大率類是。宜足下見所見而去也。顧乃於世所稱偉男子者。掉臂而失之。徒索某於蓬蒿委巷中。大不王小不侯者。而時一周旋焉。時一折旋焉。又奚取乎。則足下之狂。或不免矣。誠抑首下楨。日取古人而友游之。寢食之。肆力爲文。取榮名爲交游光寵。不尤善耶。否則敝敝然。予其功於赤文之篆。而請命於窈冥不可知之地。又豈孔氏之所謂狂乎。諸友方閉壘調弓。爲破釜焚船之計。故不及褰裳走。

詢遲以騰盡清晤乃申挹姑射之僊姿。倣安期之故智。則某之陋腹疎中亦稍出矣。

答羅正齋

張貞生 麓山

江千倉卒不及一語。所期春深日暖風薰。老友不憚途遙。乘便假棹。聚首京門。萬一必不可作風塵之游。則枕石飲泉。俟我於樂飢耐凍兩窩之間。蔬水簞瓢。樂在其中。所媿者不出山。尙可自持一出山。便未免人心道心。兩可游移。惟以所寄文莊公家儀。開卷由繹。尙可作煩雜中醫。王藥散舟中。草復如見我心。

與家敬菴

查宗淑 秋萍

皓魄澄清。銀河一色。偕謝雅三濟。上人泛舟練江。寒崖古樹。倒影溪流。遙望波紋。如千條白練。恍置身廣寒宮闕。不覺透體生涼。南望長嘯。羽衣道士。翩然欲來。因啖蘇長公赤壁之遊。尙多一番興亡感慨。此樂恨不與吾姪共之。

答休公

張雲鶚 次飛

塵外十稔。坐斷白雲。自分不復留姓氏人間。雖生死兩字。未免微纏。然一縷剛腸。萬死剩魄。卽不死心稿者數矣。昨躡躡衢塵。持面自翳。蓋以逡巡萬山。所不能去懷者。一二老友耳。乃挫名匿跡。顧有聞聲相思。如休公此段。因緣不審。何以起止莽莽。晤別非獨居士。繾綣不能置。卽休公割去愛根。了人外之理。反似不能割。一張子張子。卽遺俗能遺休公哉。攢眉故態。不敢施於若輩矣。

與姚叔烟

陳恭尹元孝

同風咫尺。夜柝相聞。而吟嘯各天。有伊人一方之歎。如何如何。紫蠟復來。急於趨府。不復少留。但爲先生快盃簪之慶耳。

寄友人書

曾孫瀾公望

別時匆匆。未盡罄款。依依雲樹。時塵寤思。弟此行雖爲饑驅所逼。然亦藉此少豁胸襟。一路山川。差不寂寞。抵武林。僦寓西子湖頭。曉挹烟光。暮看月色。峰巒觸目。魚鳥親人。客歲因大駕東巡。當事貴人。留心粧飾。此如美人望幸。未免多

施鉛粉。嬌掃蛾眉。今者濃桃嫩柳。夾道爭妍。嘉樹奇葩。雜植鬪好。畫舫笙歌。遊人輻湊。靚粧絃服。照耀湖光。香輿繡轂。紛紛山徑。登覽之餘。致足樂也。弟幽蹤寡偶。時或杖策孤行。攜壺獨酌。雖乏同志之歡。饒有自得之趣。每到湖山深處。好鳥嚶鳴。恨不與老兄攜手六橋。共向孤山亭畔。靈隱峰前。把酒長歌一洗。此數年塵胃耳。千里相思。興居康勝。聊述游况。以當面談。

與沈蓼生

徐林鴻大文

情關知己。異地同心。足感足下高誼。但江花向晚。潘鬢全衰。而猶偃蹇就人。正恐司馬青衫。羞對琵琶明鏡耳。

報陳仁符

丘廷麟聖獻

芳春握別。不覺花事闌刪矣。三復艾蕭。九迴雲樹。其爲瞻企。可勝言宣。禹航有徑山之勝。洞宵之概。黃竹綠蘋。秀色可餐。足下頻游得毋囊之滿乎。此際邨居。桑麻密布。修竹繞門。池塘陳魚草。坟放螢。簞笠舉網。蘆葦錯畊。婦子休蠶。阡陌

鱸餉先生父兄。酒食惟饌。箕踞不爲簡。偃臥不爲節。較之僕處繁囂。耳目靡麗。者何肄業之爲也。僕市塵鱗沓。足下不閑。閑十畝乎。僕夜聞擊柝。足下不靜聽。漁歌乎。僕目覩馳驅戎馬。足下不看水田。白鷺乎。僕擎拳磬折之。無遑足下不。嘯傲優游之。自適乎。甚而從游綺紈。無非佻達相矜。所主咆哮。惟有睚眦。自傲羞居夏屋。感動秋風。少穆生之激節。多馮煖之徒歌。僕嘗伏而自痛。未敢以輕語人也。蒙問過愛。謹述以聞。

與光旦

馮夢祖

丈夫最可鄙。惟作兒女態。而忽念故人。不能不爾奄奄。歲月冉冉。情生酉戌。捷技吾兄諒爲豫之弟。以癥結未除。方寸地皆爲所據。一科易一科將恐終老。牖下耳。安得敝地一館舍。與君一夕談也。

與王子安

譚貞默

促促晤語。忽復別去。此都下風塵中常套耳。每懷山陰西湖之間。與吾兄團坐。

譚道勝牛馬走。何啻天壤。本頭生活。忙過一冬。又不足爲知己道矣。

與家方伯

丁 澎 藥園

自仲春伏承惠問。音郵之隔。忽又數旬。每披清臆而對朗月。未嘗不坐馳寸心。依兄筆床硯匣之側也。

寄顧見山計部

王仕雲 望如

聞年伯之變。竟以三千里外馬牛。未能縮地登堂。展拜香微。敬負罪可勝數耶。遙企近履。必多清福。老年臺讀禮之暇。上下十七史。其中利弊興革。可入告者。幾事。目擊江南一帶水旱災荒。誰爲繪圖以獻者。恐禹貢周禮。施之今日。已屬塵飯。何以白之當事。莫橫流而安瀾之。起珠桂而含哺之也。某天南下吏。沉淪苦海。三年冰蘖。心血爲枯。竊念到此田地。如秉節窮。葵業經扁額。旌賞世不得。不傷心。夜月凝粧。而羨陌頭之春色耳。幸兩臺復加獎許。或可再邀啓事。出谷之期。想亦不遠也。

與方南初

張之綱正三

瑤華下投。陽阿激楚。至妙之容。愧僕百指待炊。坐愁一室。惟如桓子野日喚。奈何而已。廬山面目久矣。不知慎勿向入定。老僧津津隔牆釵釧也。

寄文一堯次兩姪

陳之俊官宜

賢姪屢書懇切。謂朽當挈二弟回杭。可以聚樂享安。此出之天性。孝友于汝祖。父淵源來脈未忘也。朽豈不惻然動情。欣然欲赴。但坎坷一生。勘破世事。真如夢幻泡影。此身虛浮。有何故土異鄉之別。今速思洗滌入山。亦非妄想為仙。為佛。不過為學業深重。倫理少情。甘心為苦行頭陀。漂流落莫。或可懺悔萬一耳。若二子自當歸來依倚。可託扶持。奈大者癡迷特甚。小者浮蕩習深。賢姪自難行其訓誨。反于恩中成怨。是非相愛之意。且舊居烏有。姆叔遺骸未還。二子或動心傷感。倘可改其癡迷浮蕩之習。亦未可知。在賢兄弟支持門戶。仰事俯育。已極艱難。不必又以天涯骨肉切切介懷也。

與陳平遠居士書

釋正岳 齋堂

一。生。坐。病。惟。冷。雖。意。中。所。與。之。人。極。欲。其。熱。然。如。逆。水。撐。舟。儘。力。不。過。二。三。篙。便。氣。索。矣。此。後。原。是。一。個。冷。物。然。冷。之。爲。物。至。與。澹。宜。凡。見。澹。人。如。水。投。冰。不。求。合。自。合。故。於。居。士。獨。有。願。與。之。心。焉。古。人。云。君。子。之。交。澹。如。水。近。代。鮮。矣。十。五。年。來。彼。此。一。種。無。味。之。味。超。出。於。常。情。之。外。竟。於。交。道。中。添。此。一。項。冷。澹。非。有。真。投。豈。易。語。此。居。士。古。人。哉。某。亦。得。附。於。古。交。之。末。豈。非。幸。乎。

與友

洪吉符 原明

逃。違。芝。宇。五。度。飛。螢。矣。烽。烟。徧。野。青。鳥。頻。驚。徒。看。梁。月。猶。疑。莫。倩。啣。書。展。候。歎。偕。日。積。豎。恃。慈。原。適。有。自。里。中。來。者。訊。近。况。皆。曰。跡。侶。市。人。心。豎。霞。外。與。其。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真。不。啻。平。地。神。仙。羨。甚。羨。甚。某。骨。相。匪。貴。率。愚。成。癡。不。能。邃。處。青。山。逐。隊。謬。爲。小。草。初。甘。苜。蓿。固。類。觸。藩。之。羊。茲。歷。風。波。竟。同。入。湯。之。羽。悔。且。靡。及。亦。復。何。言。然。旣。辭。鳴。琴。而。挈。甕。豈。

又假代庖以染指。是逃逆。旅者竊皮冠也。不大誣乎。總之清俗夙習險刁。十年三犯邑宰。某不幸承乏受委。不肯以殺人媚巨室。更不能以巧取媚過客。遂下導許訕。而上聳糾參。匝歲微功全掩。以罪。半生清白。曲誣爲渾。高明就所具始末而詳察之。當必憤懣滋倍矣。

與姚叔烟

王世楨 礎塵

客春乍見乍別。相對真如夢寐。既而屢思不置。亦未審是夢醒否。先生以道自重。一言一行。足及蒼生。昔人云。造福須要有基。先生乃得其基者矣。金闕玉樓。一任締構。惟先生勉之。道體康強。動履調適。慰我寤思耳。弟託足龍川。已經一載。遙仰羅浮。近俯豐饒。高山流水之思。未能遽遠于此。而且几上有書牀。下有酒。兩者牽我。更不能去。遂不覺其時日之多。近况如此。先生得毋哂之乎。

與丁飛濤書

宋 琬 荔裳

懷君子舊矣。誦文慕義。幾欲買絲綉之。客夏錦雲過我於蕪江。言兄方主盟風

雅卓然爲東南壇坫。弟心愈益嚮往。而鞅掌于抱關之役。兼以玄熊赤豹之與居。懷抱鬱鬱。無所發舒。爾時心卽慮及宵人。乘間肆毒。與錦雯浩然永嘆。無計禦此魍魅。而竟以含沙之口。陷我狴牢。縲絏此十有三月矣。每念古之君子。蒙難亦所不免。然或以氣節見收。或以文章賈禍。雖在鑊釜。事誠足傳。如弟所遭。竟何如也。籠猿樊鳥。神辱志沮。對簿之頃。頭角搶地。詞事鄙瑣。屢煩重譯。仰天畫地。無以自明。塊然獨處。鮮可與語。琅璫桔拳之徒。錯雜於坐臥之間。每一念至。輒憤懣不可爲心。然猶不能退伏。毆刀隱忍。以至今者。誠恐爲天下笑耳。頃晤郁光伯。方知老兄公車至。止不祥之刺。未敢通于左右。乃蒙存注。惠我以瑤華之音。莊生有言。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而喜。况大君子加命之辱。溫然勤且厚。弟何以得此哉。佳篇清媚沉麗。殆欲凌濟南信易而上之。病中披玩。足當七發。弟于此道。茫無所窺。幽拘多暇。藉以自遣。所有近稿。偶爲孫孝則索去。容卽呈雅席。賜之斤斧。並構俚言。十幟之慄也。弟事以八九得白。惟候里中二證。到時結案。數日內。跂望其至。倘借雲庇。得復見天日。當與兄貰酒荆卿樓上。爲屢日歡。以澆此塊磊。錦雯若來。又當助我張目也。家兄相念殷殷。囑弟致謝。草此。

佈復。卽圖申候。臨楮無任馳切。

寄大兄

查宗淑 秋萍

萍寄薦川。無一善狀。每當殘炤入樓。哀鴻遠引。輒倚闌。誦日暮鄉關何處是之句。不覺萬斛愁魔。一時俱到。因此想見王粲。託跡荊州長卿。遨遊印邑景况。

與吳雁市

孫 洽 宇台

留滯刺桐。幾及二載。離羣索居。如何可言。忽接素函。若拾瑤草而驟僊躑也。乃足下又有內艱。麻衣征途。知非得已。讀閩遊作。如柳子厚柳州諸記。天生如是才。使之牢愁困頓。或至說劍彈鋏。行乞當途。良可嘆也。自古才人如西園諸子。大曆羣賢。皆得曳鳴珂。乘華輪。而足下乃不得爲金閨之客。容與東觀石渠。此鄧仲華所爲。寂寂笑人而殷深源所爲。咄咄怪事。如何。如何。黃石齋先生書。弟在杭覽其數種。如大易正。及洪範縑衣月令。儒行等書。悉已卒讀。以爲洪範四種。是陳古諷今之編。大易正。不如楊子雲。方家部洲。可無作也。不知尙有未見。

者。可得相聞否。聞令姐丈大是風流名將。篇作必多。可得請教否耶。鄉里故人。如翁鏘老貧而且老奈何。弟甚爲之憂懸。離家以來。又知其消息否。弟本閒雲野鶴。今如坐新婦帳中。大是羞澀。丹霞數武。不得面談。可嘆可嘆。臨書不盡鬱積如何。

與陸蓋思

張綱孫祖塋

兩月不見足下。便覺神氣阻悶。語言鬱塞。形之寤寐。非止一宿而已。僕本山靈野雉。以三喪未葬。子女號寒。東西奔走。人間求食。性癡才驚。磨礱受盡。每思知己。如足下者。僕亦不知何以至斯也。渡淮舟覆。偶適在岸。得免淪溺。行李書籍。半付黃流。所刻拙詩。及足下新詞。俱漂沒菰蘆中。蒸爲霞氣。僅攬才數冊。亦雪消花爛。蟲跡糝糊。僕復投之急湍。以爲冰夷河伯。自解風雅。自當與龍鯉波臣。鼓吹後宮。俾嫠婦旅客。棹舟掛帆。靜夜泊沙。時不識絲聲竹音。嫋嫋河底也。歷下無事。與駿男日著敝衣。出西門弔七忠祠。觀麻姑與趵突泉三穴。毖沸高丈許。又所居洞軒有土隴。每登之望華石。注北見古明湖積冰。磋峨鳧雁寒聲。時

嚟。頭。上。閒。暇。獨。坐。忽。有。所。感。輒。忼。慨。拍。几。以。爲。當。今。之。世。風。教。衰。敝。澆。澀。依。阿。下。氣。視。息。便。得。私。益。不。則。胸。無。古。今。大。言。不。慚。卽。爲。上。賓。以。僕。傲。岸。祇。合。空。山。獨。饑。眠。抱。麋。鹿。世。間。富。貴。何。處。可。求。王。公。大。人。不。克。自。保。健。兒。有。狐。貉。而。士。不。得。麻。苧。以。爲。衣。廢。馬。有。餘。食。而。士。不。得。芋。蕓。以。爲。養。世。不。我。知。我。亦。何。用。世。知。爲。戴。天。履。地。惟。二。三。良。友。依。以。朝。夕。要。以。兩。先。人。入。土。之。日。卽。僕。長。遯。之。時。披。髮。松。風。飲。流。石。谷。努。力。一。往。畢。此。素。志。矣。明。年。夏。末。與。足。下。兄。弟。及。東。隣。章。子。開。懷。肆。談。竹。篠。痛。飲。本。期。質。言。以。僕。與。足。下。義。非。薄。世。斯。書。可。存。足。令。來。者。知。我。兩。人。意。竊。弗。爲。怪。

與嚴子餐

陳子龍臥子

西陵握別。遂及一載。中間變故。如何可言。我生不辰。逢此荼酷。江左初立。弟備員言路。愧無獻替。屬以負土之役。請急東歸。比來世事。無用縷陳。而弟魚獺之情。旣深。林壑之懷。彌確。昨已具疏終養。自此長爲抱甕之夫。不敢復言天下事矣。台駕至長干。弟已出都門。竟咀良晤。思之在雲間。距三百五十里。時得通信。

在稽山距百二十里。乃未攬袂。吏之俗耶。抑賢者入山。惟恐不深耶。讀五書。知足下近况。嶽崎歷落。固在。又爾意思深長。弟狂穉鄙生也。栝棧其質強來。作官常懷子桓客子畏人之意。而不能三緘。恐終多尤悔。昔晉文王以阮籍爲天下之至慎。大抵是不涉世事耳。生不得作步兵校尉。如何如何。夜與燈巖約赴兄齋朝餐。亟欲乘無風過江。恐不可得。嘉惠留爲航玩。未知所酬。尊東忽增一字。恐禰衡趙壹當不爾爾。幸無爲故人詬晉也。

東吳用修

韓敬求仲

棘人寥落。一切簡廢。不得長晤。對爲歉。首嗜味弟所熟嘗。幽燕老將。自令唾壺生色。蔗境固在。不足爲翁兄限也。別諭謹識之。旦暮間相會。卽轉來摺。但彼事隨俗。弟已先之。不知能再得報否耳。

答李千波書

曾燦垣

別十九年矣。憂患之日。倏然驚過。昔俱少年。今皆老大。陳思王云。面有逸景之

速別有參商之闊。丁年白首。不過此十九年中耳。回憶十九年。三溪夜月。榕城春草。雖握手牢騷。終是盛年壯氣。不入衰殺。今者但覺老樹婆娑。生意都盡。念及三千里外故人。此情易耶。深秋喬君孚五遠臨。敝省足音。蛩然下叩。蓬廬出袖。素書縈縈墨淚。長跪讀之。不禁霑襟。自辛卯歲。彼此魚鴻。及今十三載。南北音微。杳爾復續。悲喜之情。如何可言。年兄以王謝之門地。具潘陸之才華。當駒齒。躋文。已一日千里。顧迺二十年。櫪下嘶朔風。而鳴芳草。不知造物生才何意。如弟輩碌碌困頓。固其宜也。况弟輩生長海澨。同業共感。疾痛相呼。譬之穴地秋聲。蟲鳴。蟲和。念及年兄。廣陵獨調。真有斷猿孤雁之思。然憔悴行吟。窮愁閉戶。亦古人不朽之事。尙不知造物遂真。以此老年兄耶。魏武有言。從今却去二十年。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以年兄之才。何憂遲暮乎。若弟才弱志拙。奔走饑驅。學益荒落。但有嘆老嗟貧。深負知己之望耳。喬君膚玉神清。詞藻英妙。彷彿年兄當年。使弟對之。彌懷故人。然蕭條地主。不能爲平原十日之歡。愧矣。愧矣。朔風初厲。倏爾告行。尺素詩簡。聊附行雲之訊。不宣。

寄程惜菴書

石 龐天外

自別兄後。又兩度花開矣。逆旅風味。時刻難嘗。天晴則增我焦思。天雨則增我淒涼。陰則愁腸黯澹。寒則病骨蕭騷。夜長夢不能旦。日永飢不能夕。夏難披裘。冬難披葛。春無可懷。秋何忍悲。傷哉弟年已廿二。受此浪遊之苦。七載如茲矣。當清明不能向先人墳頭一哭。當生辰又不能向嚴慈塔前一舞。上已不能採故鄉蘭。午日不能飲故鄉酒。中秋重九不能認故鄉月。移故鄉菊徒然落。寔終年傷心難訴。嗚呼。芳華一去。勢不再來。弟真半世虛生矣。不識閻羅老子。使我向人間。這回往返。畢竟作何事業。我真不解其矣。記兄別時。叮嚀囑我。謂此行必苦心。向青簡上少取虛名。豈知一事無成。心血早灰。欲求如兄風雅一人。不可望矣。故流落日。奇無顏復見父母。雖望斷門閭。弟亦無可奈何矣。憶兄高識。隱居窮谷。吟風弄月。一般清福。思之真如海上仙人。令我溯洄無地也。倘弟有一片石可隱。則三百甕黃齏。弟所甚甘。又何忍爲北態也。兄知己人也。故慟述以告。若使他人聞之。必捧腹笑我矣。

寄威逸兩兒

陳際泰大士

以積衰之勢。託祖宗世修陰德。以有今日。蓋幾幾乎元之。及榜發而一時之譽。皆歸於朽落之人。館選之舉。前此多折脊低眉。以圖非分。乃公固恥不爲。非徒以其嗜空名而破實家也。我一生性緒學問。自如此。目前作卷頭。十分省約。須四五百金。都下不肯相貸物。以或爲京官。無處取償也。然則我窘矣。以老生獲高科。報至之時。此心寂然不動。雖其性緒有然而要亦其勞費之慮。以使之矣。不知家中可借辦三百金否。逸威二兒。可勉勵攻苦。兄弟俱有雋才。不宜自滿。自弱。失上天所以予之之意。與負老父所以望之之心。尼兒要曲體我懷。好行其德。學做好人。勤儉雅慎。助成老父一個賢鄉紳。決不可忘其寒落忠厚之舊。大言大語。美衣美食。爲所不當。爲六十老翁。竟何所至。思之思之。

上姚江符介潭先生

汪 蟾舟牒

猶憶髮甫燥。便喜讀古人書。讀當會心處。輒謂茫茫天地。誰爲汪蟾寫照者。昔年春。先生從姚江來。下榻蝶相草堂。談經論史。卽以著作相許。略師弟之跡。而渾如友生。真可謂以心交矣。但賦性喜愁。秋高木落。萬壑霜飛。輒愁懷若結矣。

又賦性喜狂。酒酣憑弔。白眼對人。輒狂興陡發矣。又賦性本癡。杜鵑枝上。蝴蝶枕中。輒癡腸千縷矣。凡此皆蟾無處可訴之隱。而先生竟爲之寫照焉。數年來寂寞之苦。行將大抒所抱。師弟心交。其樂莫過于此。第睽違已久。何時囊詩帙而過草堂也。臨風染翰。鵠候好音。

與友

謝起蛟審菴

皓月當空。獨坐竹林下。聽洞簫聲如泣如訴。誦有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之句。思及我兄。不覺竹露之溼衣也。

與柴陞升

汪光祚以大

先儒云。困窮險阻。是煅煉豪傑一副爐。可知顯晦升沉。正須通盤打算。阮步兵窮途一慟。正坐不識造化小兒作用耳。足下平日此中了了。故爾孤貧潦倒。豪氣不除。斯集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足使普天下未遇英雄。一齊吐氣也。

乞假類

與茅于純

曹溶秋岳

年翁里居著書。弟不敢入長安預史事。其志同也。候中丞發疏。久寓湖上。春來得教。遲答至今。念茗溪與長水一驛地。相聚文酒間。幸有餘日。乍隔不足。悵悵手書。鄭重若奉所敬事者。弟老矣。舊學多遺忘。臥病窘拙中。無以塞故人意。率題畫冊。深愧不工。僭引諸公之前。尤爲草野倨侮。年翁度外相許。能無訶責及之耶。貴里多藏書。家弟近博搜宋元人集。將爲詩文一選。望留意某家有某集。或可借鈔。或可相易。隨時命之感甚。

復了宗和尚求語錄序

曹鼎望 詹齋

擲起筆幹。必須徹頭徹尾。當下了了。落紙方無障礙。卒讀語錄一過。他還是他。我還是我。作箇圖語不得。作了當語不得。此筆好難落也。俟面壁靜參。討得些

子悟頭方敢饒舌止恐悟得及時便向無言一路尋活計舌又不肯饒也上人
以爲何如。

與藍謝青

汪光被幼闇

僕才慙宋王情踰子荆故劍難求致失鴛鴦之侶新縑未試終乖琴瑟之音繡
閣殘脂半沉珠網粧樓遺桂時點燕泥歎歲序之如流惜年華之易邁玉簫聲
斷金盃空傳乃倩法臣圖茲偕老月下鳴絃依然在御花間攜佩無忝同心搔
首問青天生前之伉儷可奪深心託豪素紙上之倡隨宛如雖左圖右書神明
不殊叔則然一丘一壑位置必待長康伏祈舉案餘閒畫眉稍暇屈生花之妙
管成臥遊之壯圖或謾謾松風垂陰十畝或叢叢桂樹獨闢小山或竹可稱君
清映貧簷之谷或石堪呼丈秀奪芙蓉之峰悉藉靈心重開生面庶幾灑陵橋
畔長隨偕隱之人粟里村中時有偶耕之婦縮此相思地緣合生綃補我離恨
天功同鍊石臨池九頓啣結三生

寄寶應喬夫子

曹鑑平桐陽

去春南還後。曾修片函奉候。想塵台照。繼聞夫子榮擢於御試之前。弘文華國。異數絲倫。忭舞之私。如同身受。卽欲恭勒魚箋。專申燕賀。不意遭先嚴大故。寸心震悼。抱痛終天。以致寸忱未展。實深愧仄。回思某菲材薄植。幸托鴻鈞。未能努力高飛。仰副生成于萬一。今復讀禮蹉跎。倚廬淹滯。誠懼歲月如流。功名不立。長負高厚之恩。不勝伏櫪而悲耳。幸遇我夫子以一代作手。領袖祕閣。筆花獎賞於至尊。雲瑞協占於太史。得藉幘幪。爰分光寵。雖南北迢遙。而瞻依念切。無刻不在函丈左右也。惟念先大父弁冕南宮。敷歷金馬。文章節操。備載邑志。家乘中倘蒙鼎呂齒芳。得採入史傳。則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不特先大父戴德于九京。卽某輩亦銘仁于五內矣。羽便布悃。伏冀鑒存。

乞天目山僧寄白雲

陸次雲雲士

聞天目山中白雲最富。當其初起。如絮如綿。山中人掇取一片封之瓶。盎以寄所知。啓而視之。則一縷氤氳。悠然從座中起。真異觀也。吾師結廬其際。有奇獨賞。當不快心。何惜攜來一朵。自天上墜。下人間。一爽塵凡心。目慎無曰。只可自

怡悅不堪持贈君也。

與壻季淵

虞淳熙德園

氣逆喘促。不得隨喜投地。太君中有身藉。此津梁何必。八萬劫始證菩提。其爲功德勝驅方相開冥路者。千億倍矣。朽亦欲就三潭放生七日。日誦蓮經七卷。蓋少資糧。已請紹覺弟子。倘不應付。將問之雲棲。季淵或先通此情耳。

答傅靜修

張雲鶚次飛

瑤函情致迴複。如風至紋成。波瀾弘闊。對此深衷曲筆。驚汗漬紙。某支離人也。才不逮中郎。偏有郭有道碑銘之命。忠孝文章。曷敢孟浪。然又不能已於言。山氣沈寥。寒螿贈答。夜不成寐。時復以太先生奇節瑋行。往來于心。及曉對霜筠。鐵榦摩抄。就篇初擬。行遠之文。須矜慎而出。而腕與意距。繇其浮沈萍浪。不能讀書養氣。又與老兄奇踪相遠。無繇發其矇瞶。卜子所稱我過矣。我過矣。我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誌稿附呈削政。並轉致齋菴。不妨郢人聽斲。以成匠石之

功可乎。若乃生平大節。則已痛快言之。語有發憤犯忌者。此區區微旨。或亦忠節公之志也。僕旅人。也不及漬酒山丘。執紼會弔爲罪。此片心香。附諗于幽。當有以鑒其隱衷耳。臨墨不莊不備。

再寄何年丈

陳衍虞 圖公

雙丸遄飛。人事錯錯。珠江剪袂。疑隔蓬瀛。雖燧燮霜迴。雙蝶有路。而良覲難期。未免生恨。社翁母是驪山子。同赤驥。潘輿荀車。輝照粵嶠。况搜羽陵之秘。函擅子雲之鉛。槩展紙吐鳳。不脛而馳。弟前被輝蔭。不覺身傍玉山。今坐土室中。乃思照乘夜光之在天半也。詩文一道。談之此地。如向烟花部中。侈述柳下魯男子佚事。非反脣相譏。則鼓掌大笑。緣茲孤鳴。益致續索。譬六鷁退飛。黃楊遇閏。社翁亦憐。揭家裙釵。遂變爲鷄皮老婦乎。第幸二豎之災稍遠。奈貧魔之瞰愈橫。廣柳無車。百驅不効。亦知向人言貧。志士所羞。但當急絃促節時。每撚霜髯自悲。不覺爲黔婁先生寫照。非自附王夷甫口。不言阿堵也。小豚小孫。風鬟霧鬢。妄思于歸。正恐鹽醬香中文衣。終是新嫁娘。陪婢弟。特使之長跪請教。乞導。

以膏沐錫之芳。蘭倘世有南威之好。移之嫫母者。斯則眇娼之奇緣。蹇修曲成之盛節矣。而嗜痴恐無其人也。井梧初飄。金風徐引。懷我良朋。神隨筆馳。

寄王丹麓

牛 奩簪子

使還獲接尊扎。兼惠大集。每於晴窗雨閣時。披讀數帙。目覩乃河圖天球耳。聽如黃鍾大呂藏之石室。定有白雲出戶也。僕匏繫半綸。雖居屈宋之鄉。並無庾陶之作。管城緣絕。不止學君苗焚硯而已。近來尊著想。又與日俱新。飛鴻西渡。希再寄一二冊。使俗吏備覘武庫何如。

東王丹麓

任繩隗 青際

十年仰望素履。曾不能一扣高扉。向惠然辱臨敝邑。得奉顏色。退自喜曰。身非安道。何幸子猷見訪。無異剡溪風雪時。而信宿言旋。正如當日興盡而返。所差勝昔人者。以猶得一面耳。於今數載。能不盼白舫而流連憶林梅。以寤寐耶。小兒久企道風。特欲登霞舉堂。倘荷雲誼。惟進而語之。詞選呈巴里之音。茗椀資

唾壺之擊一笑。

致曹石城

孟述緒闡菴

五鼓發姑城。殘雪猶壓船尾。山寺晨鐘。若遠若近。如送客也。薄暮抵采石磯頭。攀躋而上。謁太白先生。見壁間有田使君題畫歌。旁則吾子所步韻。不佞左顧右盼。如入波斯船中。火齊木鷄。無所不有。當代有詞人。使我不敢濡毫。卽思弄鉛槧。亦只偏師小隊。望岳家軍直退。舍避耳。足下爲文壇飛將。雕龍繡虎。真足當之。不佞正思延之。蓮幕領袖羣英。爲兒輩矜式。萬希明正。辱翔珂里。時雨略施。枳棘之木。頓成濃蔭。不佞拭目以俟。幸勿曰橋下孺子。不中爲高賢納履也。留別四詩。附塵清覽。鶯老聲殘。正不足聽。哈中堂公爲兒女姻家。值來歲二月下旬。六袞之辰。不佞思一言稱觴。緣憑限緊急。匆匆戒行李。衷曲劬。一部十七史。從何做起。用是相煩年兄。牀頭捉刀人。舍君其誰。望勿窘余。謂張君房已他往也。藏烟十笏。佐君墨池之需。知足下自有中書君。因不敢以老而禿者。博君嘔穢也。節後萬望扁舟東下。良晤非遙。臨風瞻望。

與馮書巖

林雲銘 西仲

午歲山陰道上。飽擾郁廚。不覺三易寒暑。所商往楚。援例未審。濟否。客夏有一
年。文援例後。到杭。枉顧云。我今已作異路功名。不敢復與同年相認。弟笑曰。年
丈今日纔是正途。出身異路。功名乃二十年。前看花上苑。事耳。相與拊掌大噱。
計門翁此時。亦當正途出身之候也。弟播遷異鄉。一貧徹骨。不敢作是想。但苦
此間王桂愁人。恐將來出身無門。餓死有分耳。浙中當事有係同年者。得邀一
顧。車笠之間。自揣已爲過分。餓死不餓死。關他何事。若以死灰不復燃之身。貴
人以施恩。不望報之事。何處得此不近情之言乎。近有新安程生名振者。乃北
海年丈遺孤也。以祖母一棺久滯西湖。間關抵此。冀得麥舟之助。獨不思此時
人人學做自了漢。既不知有生同年矣。安能記及死同年乎。既不能活生同年。
待盡之身矣。安能埋死同年先世之骨乎。所以自冬徂春。空淹逆旅。日聞杜宇
聲。不如歸去。又若客囊既盡。相憐者。但有春山鷓鴣爲道行。不得哥哥也。此番
山陰道上。出於萬不獲已。以爲庶幾一遇之舉。惟門翁暨鍾年丈。勿惜齒頰餘

芬。慙。范。年。丈。稍。爲。之。地。麥。舟。高。風。本。范。家。事。古。今。人。何。遽。不。相。及。且。勿。論。其。同。年。不。同。年。也。此。又。弟。不。近。情。之。言。高。明。能。不。見。哂。否。

上毛會侯書

林涵春 弈善

涵春閩海鯁生。束髮讀書。至今頭童齒豁。極人世之迤邐。遭流俗之詬厲。然猶不自揣度。強顏自放者。欲留一腔熱血。在天壤間。故不肯效世俗處窮便俛首下心。向人作寒乞賤態也。閩變之後。寄跡山鄉。不入市城。不接人事者十餘載。近緣還家。展墓爲親。知所留。復挈孥返里。而雙眸淚雨。乍落乍收。每設一癡想。覓得俠腸好友。向萬仞峰頭。相持一慟。因於夏初。匝旬霖雨中。徒步仙霞。不惜踵腐膚裂。抵西子湖畔。慰問家弟。西仲窮愁。偶於不經意中。得挹先生芝宇。頓釋數十年仰止鄙衷。喜出望外。復蒙賜示安序堂大集。竊見其中爲李巧立傳。且錄其詩。不覺痛哭失聲。又不禁狂喜撫掌。夫李巧不知爲何許人。其能詩若此。乃至於不能自食而爲丐。誠可悲也。旣爲丐矣。又能以垢污賤品。上邀先生華袞之褒榮。孰大焉。私念如涵春者。行徑支離。所如不合。無以自存。若徜徉過

市未必無羣兒抵掌聚逐也。但少一郡丞。招之飲。食遺葛與烏耳。嗟乎。富貴人本無可譽。而譽者日至。貧賤人本無可毀。而毀者日滋。此世風齷齪之習。猶江河日下之勢。不可救止。先生以天下文章。不爲當世權貴人稱功頌德。勒碑作銘。而獨於奇窮無賴。不留姓氏之李巧。開千古隻眼。拔之泥塗。登之簡編。用垂不朽。此世道人心之幸。不特李巧有心人。懷知己之感也。涵春雖以輕狂疎蕙。爲蜃口蛟舌。索瘢擠陌。竊自揆半生。只有此一腔熱血。死生以之。每逢人患難。衆所咋舌。縮手者。不憚力任救脫。甚至慟哭。嫚罵。搶地呼天。櫻兇豎忤權貴。以全家性命。白人之無辜。濱死不悔。未可以一二數。閩俗鮮道人善。坐是益鬱鬱無聊。每誦朱晦翁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二語以自慰。若遇當世有大君子。力挽世道。人心者。得一二言賞識。雖日受流俗千萬輩同聲嘲罵。猶犬之狺狺。雞之角角。任其自鳴。自吠。其爲輕重。相去何等也。不揣鄙陋。謹獻所爲文二十首。竊願附李巧詩。後乞先生大書特書於編首。異日瘞骨與文。碣曰晉安林巧葬處足矣。嗟夫。涵春行年。今且六十。有六。自分此生。世無知己。與蠨螋。蟻。蟻同歸。淪沒。惟存此一腔熱血。付之朽壤中。俟千年後。化碧。今多一行實姓氏。混濁人間。

恐貽先生青簡之累。然知先生必不以此靳林巧也。托在家弟深交。故敢冒昧唐突。伏惟鑒照。幸甚。

與翟湛持司李

曹復祖石城

苦雨如秋。長晝似歲。邱中。午餘。繙書。倦後。欲入蝶園。少效栩栩。苦爲講書堂說評。啗咤聲所覺。薄暮微酣。就枕。又爲蚊蚋妬客。不得尋至。梁州。想祖臺以長才兼攝。遊刃之餘。訟簡民清。撫絃而歌。南風樂可知。已聞田事已批發。案下某明知祖臺素尙幽閒。調琴養鶴之餘。亦何敢以猥瑣不經之事。俶優高懷。第旅人滯跡。有時觸緒。牽愁。夢魂迷路。老親倚閭之望。人子瞻雲之思。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尙冀早爲庭鞫。燃犀之下。自爾片言折獄。案無塵牘。俾遊子得以斬去葛藤。扁舟江上行。見梅花嶺畔。楊柳堤邊。德音拂拂。滿衣裾。間也。臨穎。惓切。

與米紫霞求書贈鶴記書

汪琬茗文

琬聞古人之爲文也。未有無所託以傳者。三代之文。託諸鼎彝敦鹵之數。而傳。

始皇之罟之篆。會稽嶧山之頌。託諸豐碑。巨刻而傳。自是以後。諸凡託於金石者。不可勝數。中間零落磨滅。不爲人所稱述者。亦不可勝數。蓋使其點畫之。不工。形模之。不古。則購藏而玩賞之者。猶未有其人。故其傳亦不及于久。且遠也。唐文之簡質。莫如元次山。宋文之巨麗。莫如歐陽永叔。及次山之爲中興頌也。有顏清臣爲之書。永叔之爲集古錄。敘也。有蔡君謨爲之書。是皆所託以傳者也。夫是二文者。上之發明祖宗功德。次之收拾前世籀篆分隸。可以愛好之物。而又自効其簡質。巨麗之詞。其能炫當時而垂後世無疑矣。是雖無善書者爲之書。固不害其必傳也。而次山永叔顧猶拳拳于此。以此知文章之家。尤不得不慎擇其所託焉。今琬學淺而才疎。議論不足以驚衆。氣力不足以動人。於是發之爲文。往往有齟弱不振之憂。與埋沒無聞之懼。雖幸而得一善書者爲之書。猶不能必其果傳。傳之猶不能必其果久。且遠萬一不幸而所託非其人。則當世士大夫。曾無有購藏之。以供其玩賞者。况望其不朽也哉。去年在廣陵。貽上贈琬以雙鶴。琬旣命畫工圖其事。而自爲之記。然常恨文詞薄劣。未可以傳思。欲託諸顏清臣。蔡君謨之徒。則吾兄其人也。伏望鑒而許之。幸甚。

與李靜淵

鄧錫璿 廷珩

屬委豈敢言勞。樂此不爲疲也。然足下亦須以酒酬之。僕飲不過三蕉。而喜客招飲。歌不成一字。而愛人作歌。若得足下攜酒。鋪過敝齋。坐竹下。小酌三盃。兼命十四五歲歌童。歌新調黃鶯兒一曲。便是小神仙也。其樂更何如。

東百合叔

李穎 考叔

陳簡老索詩文入留青集。至再至三矣。吾叔幸搜腹中之二酉。出指上之五車。示一班以壓卷。

與王丹麓

翁嵩年 康齡

承示霞舉堂集。適在葛嶺山莊。爲風雨所困。展卷讀之。快人心目。不獨破我寂寥。山光水色。共相鼓盪。真不能釋手矣。卽欲走謝。苦爲俗塵擾擾。未敢與先生晤譚也。偶于荒亭。略加芟刈。向聞高齋。有海棠異種。不識可分植一二枝。點綴

秋容否。

與孫雪疇

張之綱正三

窮措大別無他物贈人。動便一詩半紙。正如垂白婦人。唱曉風殘月。兀不知羞。然欲引瓊瑤。還同缶瓦。江花燦發。未必因僕而不開耳。

簡沈無競

茅前曉人

金風西扇。聳起破衲之思。春間布褶一領。望致子老取付。不啻解衣。衣我矣。寒士陋態。幸毋見嘲。

答石潮道人

魏禧冰叔

每一把晤。便覺日月清朗。草木和暢。屬敍大集附上。今人作敍。頌諛滿紙。極天下古今之美。萃于一人。猶若未足。作者厚顏。受者喜色。然貽笑大方。應時磨滅。正如土偶負木偶。以涉川流。身先潰散耳。弟不敢希古作者。竊窺傳人傳文之。

故聊欲以澹宕出之。然弟之傾倒亦至矣。

寄陳三色鴻臚

莫是龍秋水

向擬歸途奉謁。更作累日之敘。不意淹留兩月。北行匆迫。無可奈何。今已不得留晤。回首依依。殊不能爲情也。託覓程君房墨。不知可得否。蓋貴鄉佳品。非先生不能爲我致耳。匆匆無賴。乃以此相煩。可謂不急之務。當發相知一笑。

與陳書崖

程 玠 翰天

破餘杖頭。爲名花點染。非道翁韻比海棠。不能有此。某曩亦極饒此興。今長安中。并無少陵之囊。可嘆可嘆。別後卽成長調。頗盡致。旣書請正。復錄扇頭。然字不足觀。取其詞而已。昨墨甚堅亮。得再惠少許否。

寄黃寓莊夫子

陳 昂 書崖

家慈誕辰。遠承老師垂注。錫以佳儀。拜登謝謝。捧讀大刻。如豐城之劍。重出人

間令人驚異。加以新製。復如干將。鑌邪。銳不可當。視近日房刻。龕豪支蔓。生意索然者。不啻雲泥矣。豈特作範。晉陵爲多士矜式哉。俟全集竣時。當敬修跋語。以附不朽也。啓者。清湘有謝石臙。名良琦者。崇禎壬午。孝廉本朝乙未。丙申間。曾作倅常郡。所著醉白堂集。信爲韓歐嫡子。常之留心古學者。當能道其梗概。乞加意搜訪。倘獲全集。見惠。珍不止作百朋觀矣。竚望竚望。

與繡水宋豫庵先生

汪 蟾舟際

前到館舍。衣襟汗溼。坐立不寧。又因日暮。路黑恐難行。故清話無多。忽然作別。誠悶事也。先君行實。凡所述者。俱真確可信。並不攔入諛詞。因見禮記祭統之言。先祖無美而稱之。是之謂誣。有善而不知。是謂不明。知而弗傳。是謂不仁。蟾以爲稱美而不稱惡者。雖孝子孝孫之心。若撮空作僞。妄援功德。遂使是非清濁。一概抹殺。意則善矣。其如傳信何也。今人以巨猾爲仗義。以鄉愚爲長厚。以市梟爲多才。以儉腹爲好學。如此之類。不能悉舉。若言榮親。反貽之羞。而且不樂當此。何也是以譽之者愧之也。豈非子孫之誣妄。而適足得罪于先人。又何

取。哉。蟾。每。見。不。明。不。仁。之。過。今。人。皆。知。所。避。矣。而。誣。親。者。卽。賢。者。不。免。不。知。誣。之。一。事。更。甚。于。不。明。不。仁。者。耳。蟾。之。先。人。行。誼。在。人。耳。目。卽。欲。攔。入。諛。詞。亦。不。可。得。而。况。不。必。攔。入。者。乎。但。中。間。敍。次。議。論。俱。未。得。體。若。非。先。生。摘。出。之。以。裁。之。于。法。不。幾。爲。有。識。者。譏。彈。耶。敬。候。指。南。尙。圖。面。質。暑。中。瀆。擾。惶。悚。何。似。

與張石生

王士超 茂鐘

龍。舟。聲。沸。此。正。物。色。故。人。時。也。所。仗。萬。唯。卽。爲。一。探。若。遂。得。托。庇。異。時。一。本。絕。好。傳。奇。功。德。大。半。歸。門。下。耳。

代復署蘇府通判

謝起蛟 睿庵

姑。蘇。煩。劇。自。韋。應。物。况。鍾。而。下。幾。難。鼎。足。今。得。借。賢。握。篆。風。高。五。馬。矣。凡。興。釐。之。事。因。革。之。宜。有。可。以。匡。不。逮。者。幸。不。惜。詳。疊。以。及。停。舟。率。復。憑。穎。依。依。

與吳寶崖

趙飛鵬 扶搖

奔走于衣食。故會面殊疎。刻下老父七十。老母六十。家貧無以爲親壽。意懇仁人長者一言。少將菽水。然金公木母。箕疇紫誥。陳陳可憎。安得足下片紙隻字。俾子孫永以爲寶。想誼切通門。珠玉不吝。

與柴虎臣

應搗謙潛齋

搗謙食貧授讀。卒卒無須臾間。雖好學深思之良友。如先生者。亦不能數數見。見不及論學問之事。閉門矻矻。少有嚴勁者。爲之彈射。有所論著。深恐有誤。後人所以目前下教。不能深自閉固。輒以相呈。今承指示。再以所見錄上。幸卒教之。

與康洲

羅 康白水

吾宗深培厚累。積數百年而始大發於君。况當聖天子圖新之日。諸名公翼勵之期。獨對大廷。文明利見。自今吾江東羅屹然與一峰相雄峙。大丈夫固如此哉。藤草秋蓬。諸不足道。次兒舊業。茲基弗食。播構幽沉泥滓。則亦已矣。乃欲竊

潤餘波。洗滌凡陋。鑿弓枉矢。我知其不能致遠也。骨肉傷離。山川異域。所願大君子垂仁照拂。曲賜維持。病木蹇羸。皆得成就。苟遂絲粟。覩河洛而思禹功。老狐卽死。決不忘首丘也。輒布荒踪。萬惟照亮。

餽遺類

高元章惠菊花茶盤轉致恆師

蔣台鼎退思

拙作見笑大方。然正欲博一笑。以共破岑寂耳。適承隆貺。轉致恆師。花取其供。盤取其獻。惟此而已。且恆師相待以誠。忠信之心。可謂和盤托出矣。弟以所惠之物。而不敢自私。借花獻佛。其功德正自無量也。

與逕西道丈

陳洪綬章侯

數月不得快譚。能無悵然。所惠梅齋。美甚。畫扇一柄。寄懷暇日。當來問道。人靜念功。夫也。

與鄧蓉洲

顧豹文且菴

雪深阻我良晤。頗以爲念。歲底如何。紙窗竹屋。蕭然可知。不膜將意。少資椒盤。爲北堂除夕之餐。新正元夕前後。期足下過我園中。探梅開未。

餽被薰蘇扇

馮夢祖 召系

弟近獲二妙。于鴛水曰爐。能和筋脈。令人忘寒。于檣李曰箒。能冰肌骨。令人忘暑。弟不敢私薦之。左右夏則握筆。冬則按鑪。可以驗今炎涼之態。亦不失鄙人寒暑不更意也。

謝吳方漣侍御惠墨

王 暉 丹麓

比來僕文頗日進。正不解其何以臻此。一夕研山側。忽見異相。始知先生所惠龍賓之爲力也。誤灑及地。皆成科斗之文。不意方寸彈丸。輒有如許靈異。

與沈喬瞻

徐林鴻 大文

碧桃花下。旋改青衣。朱鳥牕前。又逢寒食。正是豔陽時候也。前飲晚香林下。賦得八律。已寫上山翁處。便中索和。知徐生興復不淺。

與友

汪光被幼闇

頃承捐惠。感與途長。秋濤初壯。小艇掠掠。如飛燕御風。三日已達武林。河瀾九里。何言之謬也。承諭鯉鮮。耑使馳到此海濱。編氓常味耳。一旦得與駝峰麟脯。沆露元英。並陣於五馬堂中。良有厚幸。恐江瑤柱無此奇遇也。

與鄧廷珩

顧之璿在衡

足下老於場屋。而猶不甘老。此番又應省試矣。觀足下意氣豪邁。雖英流滿前。而一切不顧。若非我不領解者。抑何其勇也。些須卷資。聊供所需。想亦不却我耳。

與沈喬瞻

徐林鴻大文

久不登抱青閣。杯鐺竹石。時入夢寐。但賤患創甚。未能過從也。既我蓮子。遂至十雙。分得池塘半壁矣。何日路出牆東。肯停驂一話否。

與陸又張

顧之璵

承惠交梨。清香甘美。亟取嘗之。煩熱頓消。心脾爽甚。但恨不多。不能遍及同人。然白石香芋青泥熟芝。自是神仙所食。諒非他人所能預也。一笑。

與汪貢五

湯修禎

憶別以來。爲日滋久。鄉雲在望。何日不思。惟世兄把翰研摩。高文戛玉。我夫子芸籤鄴架。寄托有人。而健翮凌雲。翔輝九萬。知此際固已破壁飛去。不惟絳帷生色。而研席同心。皆切著鞭之慕矣。羨慰奚極。茲因羽便。附詢千祥。薄俸彘羹。聊申鄙悃之百一。唯冀晒存。荷荷。

東鄧蓉洲先生

釋山止

寒食一番雷雨。嫩綠旗槍。早占春色之魁。知居士素有茶癖。敢以一片郵致。以慢火活水煎之。當不遜子瞻兩腋清風。起赴蓬萊也。

代友上某當事

父錫瑞

元旦維新。元宵復屆。銀花方徹。鐵鎖早開。凡在治內。既樂昇平。亦仰台臺政化之所及。職荷高厚。末由以報。謹浼名手繪染十幅。裝以燈圍。非敢云獻。唯是春風秋雨。悉載恩光。茭圃沙田。咸沾德澤而已。

送友茶菊

徐如玉 令聞

小園寥落已極。得文爲之品題。枯木成龍。腐草化蕙矣。茶菊數勛。用佐山家清味。試汲水烹之。應自有松風溪雨。拂拂生兩耳間也。

與丹麓姪

王溶 驚瀾

歲將除矣。愁霖不休。盡日岑悶。彼此想同之也。奉來雨蓋一執。茶椀十具。物甚

粗鄙。然或著東山之屐。聊作油衣集北海之賓。少供茗戰。勿却是望。

酌陳公孫

揭重熙 萬年

伏審。緇衣風遠。好爵情遙。武達有饑彪之譏。清人致長莧之嘆。遂令玄雄酒字。隻乏千秋。更使豪植嚼言空遺。此日乃蒙高誼。獨起今衰。雖非拜祭之登。彌深存古之慨。徒非鄭伯有忝周賢。謹上餅鏹之笥。預晉曲江之兆。匪報也。永爲好耳。心藏之。何日忘焉。

與王丹麓

林雲銘 西仲

頻日來得晤言。想牆東草堂中。雪後佳景。耳目又爲之一新也。偶敝鄉有惠橄欖者。僅分餉數百枚。以供茗談。若得迴味吐入佳吟。必增芳氣。幸笑存之。

東趙行上

魯 曾子唯

今人矢口先輩。動稱法脈。每於擗管時。寬演浮泛。竟不曉先輩法脈爲何物矣。

頃自武林歸。有以艾東鄉傳稿見贈者。因笑謂之曰。明珠暗投。古人謂當按劍而怒。僕依棲木石。坐臥村齋。入脚小兒曹。不更作門外漢乎。雖然。波斯咫尺。僕不忍以先輩法脈。付之祖龍。謹獻之足下。

與冷克諧

王觀濤樂山

中峰路別時。所說某才子書。已向友借二冊。便煩尊使附到。阿買等勿令見之。恐渠假去。竟忘非有。并不爲著書人珍重。爲藏書人愛惜。翡翠軒邊。葡萄架下。祇應君自領略耳。呵呵。

謝陳天淨

繆樹中恆天

連朝風雨。悶悶無好思。忽使者以書及青螺來。急發裹觀之。但覺色美而氣芳。俟兄過荒齋時。當出玉露佐之耳。

與陳書崖

包爾庚宜鑿

昨承贖。賦媿不可言。太原友人。貽新刻閣帖。奉供臨池。并附拙筆。爲玄亭障塵。小物聊以申意。惟勿笑寒陋。足切摯誼耳。

與陳雅山

陸慶紹 孟聞

日來以寒居未定。往還碌碌。久不奉教爲念。小莊攜出白春二挑。家釀二罇。引意媿無方物。而以村產野人獻曝。良非虛語。惟鑒其忱而置之。幸甚。

與陳扶搖父執

吳希禮 爾嘉

松茗爲做鄉土產。特供尊者。聊致獻新之忱。物雖不腆。而葵向頗殷。勿以微鄙而堅却之。則媿顏頓增榮色矣。

與嚴灝亭給諫

謝起蛟 睿菴

先生驅車歸里。幸得樞侍函丈。藉聆誨言。見疏草一秩。真威鳳一鳴。百鳥失音。雖暫養晦丘園。然正人在野。天下蒼生繫望。恐不能久。臥東山也。邇者時事多

艱海氛孔棘。強藩跋扈。指大於股。監司首令。日坐檄餉。芻秣之役。孰如先生。寓愛林泉。鼓吹風雅。承歡愛日。有陶孟之賢。兼之坐有惠連。遊有阮咸。隨侍有軾。轍家園具慶。亦奚滅天際真人哉。承賜畫簞。蕭齋如斗。忽得右丞。輞川之筆。如夜光照。乘何止出入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也。

謝林楚玉餽茶

沈渭黃舉

承惠雀舌新茗。清沁心脾。真不滅紫茸之香。驚雷之莢矣。賤嗜頗同玉川。藉此滌煩策勳。感戰無涯也。

與陳雅山

程之明張章

病餘少間。偶錄近稿書扇頭請教。二拙俱備。布鼓雷門。良可笑也。幸揮留之。

謝友惠米

羅康白水

前賜優渥。繼又授之以餐。天固困之。公固亨之。對食之餘。七盃流澤。謝謝。

邀約類

東璧人五弟

朱嘉徵 岷左

帆指晴江。和風清駛。問渡無恙。差足慰仁弟倦注也。越中山水朋舊之樂。夙所感懷。初意甚愿。到此二三知己。多伏山邨。祭酒虎冠。陽繡不韻。使我面目何置。非知己不能與聞此言耳。略撰數言。汰彼咆哮。歛以清冷。稍誘以質文。談道之樂。或來或不來。未可知也。資章甫而適越。怖且笑。况今日哉。今冬似入枯魚之肆。未知所終。明春稍俟却寒。祈弟駕過作伴一遊。詩囊略滿。酒盃卽空。不必介意。便當賦歸去。返初服耳。攜家食指既繁。何從取給。事尙未定。萬一子身寄越。吾弟可一來爲歲寒之侶乎。望望。

簡曹石城

李 魚 笠翁

匆匆就白門。風塵撲面。思勉步步。諸詩恐雕肝鑿胃。徒唐突夷光耳。稍俟返芥子。

園麋鹿之性漸馴。然後敢捉管奉教。悼亡詩併題影先馳文案。總之婢學夫人。未免羞澀。唯情見乎詞。或於意外喻之可矣。一家言弁語有否。耑希擲示。

招方古雲啜茗

史鑑宗蓮公

鹿鹿應酬。葛襟塵積。拂之不去。意久不見。叔度耶。幸春風還。認柴扉。向短砌。又催梅綻。因思得一二素友。茗飲花間。而屈指知交。多食肉者。東林白社。遂寥寥歟。唯狎鷗磯。獨有兩珍。白函與君耳。倘卽惠然。奚啻正渴。忽泉望晴。忽日耶。

與陸履中

沈澤畏只

世好弟兄。不晤于咫尺。桑梓間。而聚首于間關千里之外。高歌將進酒。不問夜如何。平原河朔之歡。不是過也。聞已駕旋。當圖再舉。幸勿以馮婦目之。

與家方伯

丁澎藥園

頃奉復函。殷摯之懷。愛深棟蓐。滿擬白下之遊。得便道以親色笑。竟遲徊未定。

握手之期大抵在桃花水泛時也。

與宗定九

周穉廉冰持

急欲爲平山之遊。而風雨驟至。是天妬我也。當知幾閉戶以答之。

寄諸鄉大夫

裘芝芳

萬里長安。天涯遊子。氈堂露坐。銀漢無聲。明月雕梁。麗醮畫角。此不肖思故鄉諸君時也。倘天假良緣。晤期不爽。兄於虎溪堤畔。見鼓枻而歌滄派者。是弟與兄把袂時矣。

與陸蓋思

嵇永仁留山

雨中開函。兼讀泛月新詞。頓覺襟懷欲霽。竟忘身在客窗。滴瀝時矣。僕嘗熟計海內有如此大。其間鼓吹風雅。吐納藻麗者。不過此屈指有數人物。而此有數人物。以出處不同。或山川互異。不能盡在一方。共處一室。又祇彼此聞聲相思。

望氣相感。及一旦見面。復不能相聚。長久。往往晤言。纔洽。兩袂旋分。卽或相聚。長久。亦不過講寤寐。虛文。循贈餽。世俗將友朋之文章。氣誼。旣無與於我。而我之肝膽。學問。復無與於友朋。豈不大可惜哉。僕每見前輩見客。則必詢之曰。近讀何書。交何良友。攬何名勝山川。得文若干篇。詩若干首。客而賢者。則能舉出其生平。以應之。否則啞然而退。望之却步。此前輩所以門無雜賓也。僕來此地。極欲與諸子砥礪求友之意。而諸子誠能惠然好我。以飲食教誨之。則僕亦不虛此番千里命駕耳。足下讀書深潛。賦詩精敏。真眼前大著作手。僕尙圖拉往山中。拈題倡和。努力作數十首詩。以便隨作隨求。教正是亦仰藉師資之機會也。足下能許我否。

春日東友

夏 基榮只

別兄已半月矣。春事未闌。酒緣受累。悶來彈雀。又恐攪碎一簾花影。期兄不至。負此良辰。所謂寄鶯啼不盡。憑燕語難通者也。一天心曲。如何可言。

訂友湖上觀荷

馬文燦含英

吾兄遠歸。春已去久。不及作二士桃潭。將可結兩人蓮社。今夏湖中荷盛於昔。坡仙題後。須我輩新句敵之。明日攜杖頭。偕往何如。亭午荷如在紅爐中。讓畫船簫鼓者。受用我輩。當於晨初迎旭。日暮映霞時。領取或託宿山寺。夕出朝歸。可也。

東程靜坡

查宗淑 秋萍

冷月蕭條。寒風寂寞。夜闌雪敲窗紙。恍如殘籜驚秋。今早起視山居。碎玉滿林。細珠鋪砌。貧士蝸廬。悉成多寶世界。兄有山陰之興乎。當傾斗酒。相對煨芋栗。以爲樂。如戀戀銷金帳中。低唱淺斟。則弟不敢以我之樂苦兄。

邀友踏青

陳 湜 扶菴

踏青佳事也。彼蒼時不做美。便阻我輩逸興。茲值柳烟護暖。花雨弄晴。焉能枯坐。吾兄暫假一日之暇。共醉杏花深處。非過分也。

奉柏山族長修輯世系

胡文祥 檳菴

柏山距梅川不過二十餘里。柏山分派到梅川。不過十餘世。吾梅川世系。不肖起而身任厥事。踵先中丞公例而續成之。爰質證於吾尊長昆弟子姓。莫不肅然若奉高曾祖禰於一堂。而親領其色笑也。莫不躍然若求亡子於道路。而忽得之提攜撫恤之不置也。莫不歡然若久旅而還故鄉。初見妻室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也。是皆愛敬動於中。有不期然而然者。前心葵姪自柏山來。稱說尊長留心於此已久。不肖擬九月朔。攜先中丞舊譜來。當家詢戶訪。查核其世次。繼續於後。共成一族之全譜。尊長其許我否。

夏日東友

夏 基樂只

梧葉生涼。蕉陰却暑。獨坐亭欄。忽見一對鴛鴦。踏破蘋花飛去。鴈足不來。馬蹄難到。懷想故人。蒲葵扇不知吟斷。幾根鬚矣。此後微雨瀟瀟。連陰不已。我有斗酒藏之已久。君能戴油幕。一踏青苔否。

發友

張之綱正三

昨訪桃源。籬斜門扃。寂焉無人。但聽落子丁丁。與松濤相亂。洞天清境。知先生別具高山流水之致。歸來涼月盈窗。寒蟲泣露。猶結夢於名賢。倘他日再叩元亭。好光景收入奚囊。與先生平分一半。

簡曹石城

孟述緒蘭菴

蓬窗夜雨。零聳吟肩。把盞讀新詞。浮大白者三。不覺竟成蘇味道故事。早正從黑甜中。尋盧生滋味。舟人報予轟雷瀉雨。足下延俟多時。河梁水漲數尺。正不減門外雪深三尺也。明早定放舟。茲特命銀鹿賚賤刺二通。敦請先生爲明歲西席。豚兒甫承襲。然不得以癡公子目之。頗好學。喜涉獵諸子百家。與門下葛獨之性相宜。阿戎又天資朗爽。嘗見其就師塾。質疑問難。其好辨有吾家風味。知二子皆不費曹先生脣舌者。但恐其欻歛。偏跛流於怪誕。唯先生大冶鍛鑄。令其渣滓消融。便成清廟之器矣。一卮以供椒觴。爲尊公介眉壽。一緞爲先生春衣之設。正不須云束帛戔戔也。希慨涵之。

與葉瑤章

石 龐天外

旅舍蕭條。數奇不合。漂渺怨海。精衛難填。危困愁城。又無雲梯可渡。石乾坤打。不破一氣。清空冷世界。洒不乾滿腔熱血。狠人情扯不碎。半張薄紙傷心。哉。吾生落寞至此。爲之奈何。當此天中白日。當心照之。竟不能容一狂生。揚眉吐氣。乃使之抑鬱不堪。與知己相對一團。瀰漫心地。恍如坐混沌天矣。感兄厚愛。相邀痛飲。幾杯英雄酒。一時醒醉發興。與兄倒持蒲劍。碎斬詩魔。橫豎艾旗。大招迷魂。覺壯心咄咄逼人。滿座不能容矣。

答汪扶晨

屈大均翁山

臘月六日。僕從莞中還。方作書遣人奉寄。適舍弟某持足下閩八月望行次吳門所寄之書至。驚喜欲狂。吾兩人者。一何意氣相通。數千里外。若響之與聲。形之與影。如此。固知生死至交。古人皆以神行。神爲道義之先鞭。言窮而神著。僕與足下。非今日所罕者哉。每恨蕪陰返轡。未卽馳至新安。使知己依依盼望。僕固不情。抑亦浮丘容成。妬忌使之。跣步相違耳。僕生平視黃沙白草。雖萬里近若戶庭。朝出暑門。暮入寒門。飄忽如風之過。往來無迹。絕無五步返顧。十步徘徊。

徊之態。卽如從粵至秦。亦徒以太華三峰。龍門一水。况黃山者。巉巖瘦削。半若奇松。上有三海門之奇。下有兩湯池之勝。而足下昆仲若于鼎文冶。及同人蝕菴扶孟虹玉諸子。一一文采風流。懷才抱道。皆可以發我神明。而資問學之建者乎。然吾嘗曠觀天下河則以曲而愈長。山則以斷而益遠。天之傾西北。則以山地之缺。東南則以水卽司馬遷杜甫詩。文亦往往以頓挫生姿。殘闕見古。今且與足下輩留軒不足以爲異日夢寐無窮之因。亦三才之道所宜爾。爾然僕終非老死蓬蒿者。若不橫草天山。卽將采芝地肺。他年之約。必先於始。信峰前潛溪水口一見。故人流連十日。然後拂劍長征。恣其所適。終下久留餘憾。以負知己之深情也。

與沈瑤岑

汪惟寵子錫

頃得酒一瓶。味最醇。思與公瑾共飲。非足下而誰。然與公瑾語。又如轉飲。我以醇醪也。座無一客。惟麴秀才專候。道逢他輩。想弗流涎。

與沈喬瞻

徐林鴻大文

雛音習飛。不能遠集。昨擬奔叩墀堦。僅及梯兄戶庭而止。不分老兄竟抱足候。黃泥拍肚。艾水平臍。又添一佳話矣。蒙分佳釀。弟當佐以村蔬。未審能扶筇一破紫苔否。望之望之。

與歸上徵

張之綱正三

弁山一棹。採菊歸來。悠悠我思。正不堪向東風洒落耳。何日把臂蘇臺。使蔓草荒烟重接坡仙。色笑也。馳情何如。

東鄧蓉洲

汪光被幻閣

燕臺金市。死骨猶收。而况生人。卽或不然。以吾兄之才。到處有逢。迎何所不可。而必不肯出郭門一步乎。在老亦屬望拳拳。與其守青毡於里門。曷若壯遊四方。猶可爲活妻子計。望之望之。

與書城兄

黃容敬九

花前月下。著不得一俗客。有俗客。則花月俱不韻矣。拉相知友。攜一壺一蔬。一肴。脫略形骸。悠然靜對。或評論古人。或商確經史。或談幾句情話。或吟幾首好詩。賞心樂事。此會便足千古。何必海陸雜陳。滿堂哄飲。然後稱快。吾兄花月主人也。知不河漢弟言。

與同志

胡宗鐸天爲

弟落拓不羈。每欲於麴城酒國中。一洩胸中豪氣。然或座中遇禮法之士。席間逢冠蓋之徒。則作揖打恭。已覺杯酌間了無生趣。惟有垂頭而臥耳。尙安得醉更安得醉。且樂哉。足下尙能置一酌於清泉白石間。芳草迷人。名花躡地。驅俗客。招良朋。觴政不苛。酒禁不密。使僕跣足科頭。狂飲大叫。或搗禰生之鼓。或登庾亮之樓。醉後之占尙存。狂來之眼盡白。僕此時樂而忘返。便思尋酒聖。侶醉仙。與青蓮伯倫諸公爭相伯仲。其感德可勝言哉。雖然。可爲知己道難與俗人言也。

與陳書崖

程 玠 鶴天

晦居憫憫方媿窮困無以爲情反荷挾纒之施正及淒其之候荷承尊委一作意書就送歸南行確于何日昨同人有看山之約弟因欲與道兄再圖一晤故堅却之不謂諸君亦未果也詰午天氣稍佳卽趨過快談詞刻二種附祭

約友泛湖週文

李穎考叔

日來兄約濱湖設席懷暢已極風清月朗之夜依依柳綠灼灼桃紅獨孤山一景十分湖西遊玩宜早早宜玩游西湖分十景一山孤獨桃紅灼灼綠柳依依夜之朗月清風極已暢懷席設湖濱約兄來日

與陳扶九

王溥性如

洗兒之說不知始自何時或證以貴妃洗祿山兒云此卽其端余大不謂然試思繡襖胡人金錢帝子當日且羞言之後何得援爲故事反世世舉行不廢耶意者如所云澡身浴德言兒初爲人始特令洗滌身心望將來作一光明無渣

淳人古禮有然容或不誣然世又有以三朝名湯餅會者若五朝更不知何說也今日午餘以添丁事告家廟兼設薄物屈周親一敘望卽過我是荷

答友

張之綱正三

涼風擊竹。遠笛驚秋。回首故人。不啻天際真人想耳。乃蒙雅誼殷殷。餘光分續。倘采菱秋水。便訪平原。則北海樽開。遂有綠簑而斗笠者。從田間來也。

東張覃西

魯曾子唯

頃自南都返里。攜得惠泉一杯水。但舟行冗促。歸思倉茫。未暇悉其真贗。茂先搏物君子。當必有以辨之矣。午間祈過我。煮秋茗試之。毋爲盧家翁。獨占清風耳。

與吳彥瑜世兄

王觀濤樂山

抱病悠悠四載。總無可意人。亦無得意處。近又連朝苦雨淒風。令我悶絕。俟稍

霽定爲東道主。借泛湧金。登孤嶼探梅魂消息。醉咏而歸。酣然就寢。不減羲皇。上人至于利名二字。付之東流。兄有同心否。

與姚叔烟

李因篤天上

珠斗一新。先生優游幕府。椒盤綵勝。其樂融融矣。歲前于役岐陽。過承慈汪。中懷篆結。直與春曦競長。表弟開公。不識何時東發。得聯鑣趨晤。傾瀉鄙衷。並獻下里之詞。請高人之筆。投桃易玖。願望此期耳。

與家貢五兄

汪作賓

新涼者人。山雨驟至。窗外芭蕉作聲。起視銀牀。半爲梧葉堆沒矣。吾兄速來。小酌數杯。酣餘尙擬授簡吟悲愁賦也。

寄木大師

魏禧冰叔

師杖屨且停。更來齋中一宿。廣坐中不得獨對。如彼此背。蚌不得搔爬。正復難。

過耳。

與道山

陳治平 雅山

小雨甫晴。土潤風和。此曹子桓所云。草茂獸肥時也。郊外有從事于獵者。請與
兄往觀。

復潘令君

戴希嘉 孚于

一路連鑣。忽爾分袂。龍光暫隔。暮雲春樹。無刻不在神夢中也。別後天崩地折。
乾道乃革。弟行行且止。遂淹留至今。抵貴治口碑。藉騰潘花。召棠不得。獨擅前
徽。方擬叩庭備領大教。值水陸參差。良晤不偶。重承鼎惠。方爾拜入。更辱華翰。
從天墜下。捧誦之餘。如挹芝眉。而對玄度。中懷爲之一開。令郎何日榮發。弟焚
掃恭候。萬祈枉顧。使荒郊做圻有長者。車則榮幸。又何如也。

與陳書崖

包爾庚 宜壑

黃辰老經稿序前已草創其半日爲宥奪上已前後尙有郡中之役過此便可奉上記至也春光甚佳新得當更超超矣

與沈秋澗

曹溶秋澗

雪寒無事過我小飲可乎欲看松雪碑在此時矣

訂履安大兄北上

張世濟鑒建

江干把別遙望大兄帆影乘濤若馭至日晏雲深邈不可及方黯然旋旆悵可知矣荏苒流華復已數易弦朔回憶振秀堂朝吟夕咏醉月品茗時伯歌旣翕仲和孔懷雖在殊鄉萍聚真不減花萼芳聯也欲續此緣茫同河漢每一睽思惟永歎耳日來弟瓜期在邇急圖戒程北指以就微秩不識大兄前訂金臺之遊曾有定期否切念長安道上需才最廣凡具一藝一能者皆能遨遊公卿之門揚揚自得矧連城真璧光彩絕倫識者雖稀當必有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者在若謂舉世必無碧眼弟所未信大兄幸毋韞藏太過使搜奇索異之流

求一購而不易得。善價待沽。想亦須作如是觀。弟縱寡交。正不難學曹丘生。逢人說項也。倘獲束裝。從江右就道。更屬快事。不則于燕雲繚繞中。引領以俟。臨風顛望。幸不令惠連氣餒爲懇。

與董向弼

沈 涓 黃 舉

金陵多名勝。又沿六朝風韻。且食物所須。取給甚便。與旅客極相宜。遊覽山川。多有茶坊。可以憩息解渴。遇名花開放。則以蘇碟小飲。相招事事可人。而有不足者。則俚詩惡字。疥滿壁間。非特太白鳳凰臺上。高吟不再見。卽齊梁人花間小詩韻語。亦不復覩。此非但彼都人士之闕典。亦我輩寓客之所差也。明日邀兄遊牛渚。當攜椽筆俱往。聽兄首唱。弟亦奉酬大書于壁。使繼遊者知武林有寓客也。吾兄以爲何如。

答蔡仲安

柴世堂 陞 升

歲行盡矣。風雪蕭然。索逋人魚貫戶外。欲如曩日。與足下踏雪登吳山。作看忙。

人渺不可得。佳篇收好。俟心緒稍定。當盥手焚香于梅花月下讀之。

代復某知縣

謝起蛟睿菴

化雨滿城。春風日麗。正琴堂清暇時也。僕以簡書之役。董理江南。力薄任艱。素絲難理。實籍賢哲。相輔有成。遠辱來章。佩茲存注。刻日舟過花封。便當佇聆清教也。

寄柴陞升

陸寅冠周

別足下。後至秣陵。幾登鬼籙。近乃得保頭顱。重與故人書問。真化鶴令威也。扇頭四咏。清風穆如。病骨沾灑。固遠勝枚生。七發哉。別論云云。督我殊切。自當鑠之肺腑。但不合時。宜性成。自昔讒口齟齬。所在多有。愛我如足下。尙不能信。耽人叔子耶。秋暑逼人。未堪襍襪。重陽左右。當歸與足下。醉茱萸對籬下。黃花耳。

約范端侯姚公偉看桂

羅元繡芥公

紅顏不可不惜。富貴不可不有。嫦娥所愛者少年耳。華廡耳。吾輩髯如戟也。貧如洗也。彼安肯顧哉。昨正賞玩間。而風雨驟至。豈姮娥疾貧已甚耶。不然。何俟杯盤狼籍之後。而天即霽也。如此厭惡吾輩。卽止所行乎。今午後偏老。着臉硬着脚。挨到花下。窺覷一番。看他如何發放耳。

砥礪類

答吳專公諸茂才

曹鼎望 澹齋

寄來去思碑文五十道。領到。僕何人。斯亦堪去。後思哉。諸兄益古道。僕亦增顏甲矣。此記爲去者寫照。更爲留者存體。大費愚山先生苦心。讀斗城謠池魚嘆。淚涇涇不可收。嗟哉。微民何致此極也。浩歎而已。前代諸儒以文字致禍者。往往而有。惟口啓羞。容身以默。諸兄豈未之聞耶。語言文字之間。不可不慎。切切囑囑。

勉劉千士

張雲鶚 文飛

文字妙處多在題外。蓋題之精意不在有字句處而在無字句處也。此中海市出沒能於題外著筆。却於題內取神。氣韻生動。人莫窺其巧者。此畫家所謂神品也。次則落筆須有成見。如畫山水者。先於峰巒層折處取勢。然後烟雲草樹次第點染。而原委畢具。精采相生。所謂盤礴睥睨。意在筆先也。亦可謂之妙品。所貴師心而自得之。求爲意所必至。以無虛其所至而已。

與友論選詞書

王 暉 丹麓

夫歷下選唐詩。非選唐詩也。選唐詩之似歷下者。是以歷下選歷下也。竟陵選唐詩。亦非選唐詩也。選唐詩之似竟陵者。是以竟陵選竟陵也。今之選詞亦然。習周柳者。盡黜蘇辛。好蘇辛者。盡黜周柳。使二者可以偏廢。則作者似宜專工。何以當日有蘇辛。又有周柳。卽選者亦宜獨存。何以舊選列周柳。又列蘇辛。况蘇辛亦有便娟之調。周柳亦有豪宕之音。何可執一以概百也。故操選者。如奏樂然。必八音競奏。然後足以悅耳。如調羹然。必五味咸調。然後足以適口。如執一音以爲樂。執一味以爲羹。而謂足以適口悅耳者。斷斷無是理也。雖然。此猶

爲習尙言之也。若夫交深者。詞雖不工。亦選至什百。交不深者。詞雖工。亦不過二三。愛者存之。憎者刪之。夫選政爲何事。而以交情愛憎爲也。雖然。此其小焉者也。至有資者。詞固不求工。亦可不論交。必列如數。無資者。交且不論。又何暇論詞。必棄如遺。往往以刻資之厚薄爲選之多寡。亦時有以酒席之豐儉爲詞之去留嗟乎。選者貪鄙。若此。其爲書不大可見耶。甚有名登仕版。毋論素不工。詞併不知詞爲何物。亦必多方爲作。以存其名。若韋布之士。毋論詞所素工。且有全稿。或有刻本。必相訛議曰。是非香奩語也。是爲應酬作也。概置不錄。推其心。多列貴人。貴人或恩我。庶可望以周旋。而不知此輩。夢夢焉。雖一部盡刻。貴人之名。彼所喜不在。是初不以爲恩也。是貴人未必知感。而所爲韋布之士。且怨之入骨矣。操選者。恩怨固不必選。然而選政至此。尙忍言哉。雖然。不獨選詞也。諸選皆然。吾見少年。以所選爲羔雁之具。藉此納交于大人。宿儒以所選爲聲氣之媒。藉此取潤於當事。有刻一封。面而其書終身不完。有徧索刻費。而其餘盡充囊橐。比比而是。吾安得起昭明于九原。一登文選之樓。而正其罪耶。足下選詞。冰鑒朗識。自動力矯諸弊。然僕更有進者。首宜選人。海內名詞家。爲數

原不能多人數。果定自無庸惡陋劣之徒。見種種諸相矣。然後取數中人之詞而衡量之。毋以己意橫於胸中。第就本集中孰佳孰爲尤佳。細加論定。則便娟者無失其爲便娟。豪宕者無失其爲豪宕。合蘇辛周柳于一堂。何致如歷下竟陵貽笑後人耶。吾知天下後世必等是書于鈞天之奏。麟脯之饌。豈止五味八音而已哉。

報陳翁兼勉令嗣書

張嗣溥天如

凡語風土人物。鄉不如邑。但以之讀書習靜。似又不然。不佞寥落烟村。棲遲陋室。寒門子弟。自相師友。紛華靡麗之境。幸無從招。奈離羣子處。舍弟輩曾嗟孤陋。適賢郎厭城市而來村落。辱降荒齋。良朋遠來。何樂如之。第外遣負笈。內顧趨庭。未免有情。知翁意不能一日忘也。以賢郎之勤學好問。足慰師友。不佞何贅。惟是處師友之旁。惕惕焉恐負翁意。器識文藝。時相責備。未免有越俎之誚。賢郎諒弗我罪。嘗進言云。貴體弱而責望專。弱則毋勞。專則毋懈。節凡虛費之精神。培所當用之志氣。爰以慰尊大人。先儒謂半日讀書。半日靜坐。格言可味。

今因負芻者戒心。仍然鄉不如邑。賢郎暫停台府。斯言較切。素叨戚誼。敢復附牋。爲座右箴。

與牟輔公昆季

顧玠朗如

從來爲良牧者。多讀三字經。清慎勤是也。今日爲官。須讀四字矣。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於清慎勤之中。添一謙字。不可少也。

東魯子唯

凌一飛秋緒

弟前自傷困頓。所遭不偶。適於悔恨交集之際。口不擇音時。曾寄數行。未免言詞過激。然心知交好。箴規義切。湖海襟懷。想亦不嫌狂悖也。總之賤性坦率。友誼尤真。唯其敬之至。愛之深。故不覺其言之直。戇耳。竅秋間歸棹時。必當載酒問奇。向秋風黃葉之下。與兄細談心曲。泣已後歌。歌已復泣。聯吟分韻。令千秋而下。知吾兩人情事。原不同於尋常泛泛交也。

與琴鶴孔彰

馮夢祖召系

客歲令先尊上賓。未及走燕。咭脫驂莫展。抱歎如何。邇來進修。遠軼吳下。蒙乎否乎。雖儼然在衰經之中。讀禮暇。正堪三年努力。簡練以展冲天之翮。畢令先君。穀誨素志。慎勿以有用之居。諸急急任白駒馳驟也。

與弟峻望書

汪光被幼安

使至。得弟廿一日書。倉卒未報。每懷耿耿。弟年力可畏。非余頽暮者所可同年。而語乃勤勤懇懇。不遑周諮。具此虛衷。人誰不樂告以言者。而况於文乎。而况於余之文乎。然遲遲至今。猶未緘寄者。其故有二。余所作小題不下五百餘首。多爲人所持去。散亂不存。比年以來。所作無幾。去夏手自刪定。僅得一百十二篇。皆用佳紙寫就。筆畫道媚可愛。如或浮沉。追悔何及。一也。俗下文字。靡曼可厭。而此一百十二篇者。皆典雅高潔。猶有書卷之氣。見者羣目而怪之。聊以自娛。不堪問世。二也。以此二者。未釋于懷。致遲緘寄。非有他也。然余之文。戾于時而不足觀。而坊刻之文。尤悖于古而不可讀。向時選家。不過一二人。其人學問原原本本。各有師傳。故天下翕然重之。近則黃口孺子。甫識之。無便操月旦。又

向時傳誦之作。一科止有數人。人止數藝。今一登賢書。必有專稿。非是則忸怩。若不比于人數。于是多借友人窗課行之。或匿其文之美者。以自娛。而以其庸惡軟熟者畀焉。其人急於剗。亦不暇採擇。而天下之人。以其已售也。羣奉爲揣摩之成法。風氣卑靡。廉恥亦由是而壞也。學者欲去其弊。莫如博求六經。左國史漢八大家之遺文而已矣。夫六經左國史漢八大家之遺文。亦衆所共讀。第未全與熟耳。然亦有抄襲六經左國史漢八大家字句。而不可謂之爲六經。左國史漢八大家之文者。亦有不襲六經左國史漢八大家一字。而羣稱之爲六經左國史漢八大家之文者。無他。神氣爲之也。得其神氣。如神龍之夭矯。空中變化。不可方物。不得其神氣。則亦優孟之衣冠。虎賁之狀貌而已。其所爲。叔敖中郎者。不傳也。而欲從事于六經左國史漢八大家者。則其志貴專。其力貴勤。孔子日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專之謂也。荀子曰。跬步不已。跛鼈千里。勤之謂也。與其虛費歲月於庸惡軟熟之坊。刻孰若專。其志勤。其力以求六經左國史漢八大家之遺文。與其虛費歲月湮沒而無聞孰若專。其志勤。其力亦足成一。家之言。而傳於後世。此其得失重輕。必有能辨之者。然孰是說以告於人。其不

爲今之塾師怪且異者亦鮮矣。何則。時之所好。而吾顯然背之。時之所不爲。而吾毅然從之。其爲詆呵固無足怪也。然自有制科以來。庸惡軟熟之文。未必盡售。而奧衍奇峭之文。亦未必盡不售。君子亦爲可傳者而已矣。他又何計焉。以弟之年力。誠能專其志。勤其力。毋惑乎坊刻庸惡軟熟之習。而沉酣于六經。左國史。漢八大家之遺文。遇則不假膺。作天下翕然信從。不遇則亦成一家之言。足以自娛。不然。日月逾邁。稂莠貽譏。其去目不識丁者。亦無幾也。情迫望切。不自知其縷縷。被白。

與毛稚黃

柴紹炳虎臣

近著僭閱附返。大率筆體超超。不寄人籬落。然故避方幅。時作俊語。恐漸入衰鍾織境。如昌黎陳言。務去每造險句。澀調終非大雅耳。此中力持其偏。尙煩留意。

答及門朱璧人論文

鄭尙友

分袂嘉禾。忽有三年之別。相念當有同情。讀來扎如面。恍西湖在座前也。尊章刻意時趨。桔髓去粕。其氣脈清矜。具有古法。視共學時。奚啻徑廷。但深味之。題中神理。似少心得。故能於風氣已開處。擇美而言。若謂妙契聖賢。橫寫豎寫。都成議論。我不傍人。而人皆懾我。則未也。愚意此道自有源流。本末少時。顛力本源。二十歲後。則當本末兼務。本力到末。自暢茂。雖得手不無遲速。終有豁然貫通之日。若本疎而專修枝葉。恐春氣衰。夏力不旺。况秋乎。疑非萬選決科之道。幸勿因一二負才倖中者。二三其業也。不肖考選事。安心靜俟。反得偷閒樂。以補平日空疎之臆。第轉眼易忘耳。然於借理養恬。亦是不俗尊翁高誼。每塵懷想。賀章以枯腹。苦於出手。非敢有外也。

與朱介眉

張正樂

帶水之隔。趨教時疎。以致滿眼榛蕪。填胸茅塞。不堪自問。且涼暄易易。浪擲晨。光夜而計過。安得無憾。昔人有云。士子半生心力。從事入股。而今日得綾紙。明日皆故紙矣。是豈有用之學。然則我輩正不徒章句之務也。今某鉛槧之業。雖

未頓廢。而自返身心。有如茫茫苦海。無所著。蒿弔影競魂。相與爲恨。倘蒙不棄。駕一葦而抵渚。攻瑕滌垢于紅桃綠柳中。庶令落花水面文章。盡成佳趣矣。拙作本嬰兒學語。然亦志趨所寄。敢馳芸齋。賜以好惡。正造就之門頭。幸勿以世俗目之。

與李東琪書

毛先舒 稚黃

讀巴餘集。深嘆清妙。較魚川雖雁行。然覺此中更多邃入。辟之遊名山。一往不足。輒盡如此。醫說謂湖南二僧。九連多指。皆能醫。九連多讀書知脈。善探人病。然藥人多不驗。多指但守其家傳故方。然往輒奏功。以此嘆天下事。窮達成敗。相反類如此。僕謂足下之嘆是已。然凡事有作聰明而誤。亦有守繩墨而得者。固未可以一概論也。余昔嘗聞客論醫云。醫不可以死活人。而辨其工之麤良。麤工雖活人倖耳。其善者卽殺人。固不害爲工之良也。余甚怪此語。夫以麤工爲幸。可耳。儻良而殺人。則何取乎良醫。無定良活人。爲良。故周禮稽事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失二次之。失三次之。失四爲下。儻謂殺人而不失其良。則

周公之立法迂已。客語不過好奇。然使人剛愎自用而不恤多殺人。必自此言開之。推類求之。所傷甚太。項羽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太史公不許之。政爲是也。因足下說併及此。謂立言當慎。若二僧之技。優劣僕固不敢臆斷之也。

與三弟

鄭日奎次公

前過龍灣。時值風波浩洶。帆檣遽倒。合舟並無人色。幸獲平濟。今猶魂驚也。弟念之否。雖然。江湖中之風波。可御平陸上之風波。難防飲食笑語間。而颺風惡浪。與蛟龍之患伏焉。可不慎與。惟能于方寸中。不自起風波。斯履險如夷矣。

上家織造

金成器伯鼎

嚮明出治曰堂。接見賓客曰廳。燕居寢興曰室。若對聖賢而親書史。則名之曰齋。誦讀必期沉潛。講究務須靜密。乃若遊人雜沓。勢必分心。外驚古董之輩。方至清淡之客。旋來珍奇玩好。蕩佚性情。謔浪笑傲。荒糜歲月。况書室非浮談之所。西席非陪客之人。若必使鴻儒白丁。往來如織。何不將四書五經束之高閣。

改學堂爲聚賢堂。一任高朋滿座。易書館爲留賓館。何妨勝友如雲。非敢蹈此素餐。實欲不負明託。幸鑒愚忱。共勵子弟。令諸人裹足而不前。必仰祈出禁絕之示。

答郭九芝明府

王弘撰 山史

尊經閣記大要是衍六經。皆我註脚之緒。茅鹿門謂程朱所不及。弟謂程朱正不肯爲耳。知先生有未忘於懷者。而弟亦執其愚見如故也。朱山輝忽捐賓客。聞之驚悼。彌旬。弟少耽聲色。好雕蟲之技。年近五十始歸正學。今幸寧人先生不棄。正欲策勵。驚駭收效。桑榆但以有室家之累。不能脫去俗務。方自悲悔。無及。先生譽逾其實。祇增赧悚耳。

答王丹麓書

施閏章 愚山

伏承示近詩。屬刊定爲序。親舉玉趾追送。昏黑乃返。忘形故人。不督我過。反厚存我。悚息不敢當。省覽終帙。多確然可傳者。直欲爭座。古人。不揆頑戇。輒爾刪

竄。舩。傾。側。風。浪。中。頭。目。交。眩。又。適。患。寒。嗽。知。必。萬。無。一。當。要。是。朋。友。磨。切。之。益。藉。此。爲。獻。足。下。再。加。持。擇。可。也。徧。觀。古。人。著。作。不。能。毫。髮。無。憾。何。况。時。賢。然。我。輩。志。在。行。遠。決。不。可。自。恕。不。使。痛。自。針。砭。不。審。去。古。人。幾。許。當。今。家。曹。劉。而。人。李。杜。一。邑。之。中。卓。爾。豎。鼓。旗。者。常。數。輩。求。其。鐵。壁。堅。城。無。懈。可。擊。者。難。言。也。酬。贈。詩。不。易。作。老。杜。且。然。七。言。爲。甚。稍。縱。則。手。滑。調。浮。矣。閨。情。綺。語。數。見。不。鮮。且。傷。盛。德。尤。宜。割。愛。僕。終。歲。鹿。鹿。去。古。學。日。遠。鼠。光。螢。火。自。照。不。足。庸。違。及。人。嗟。乎。僕。亦。懲。俗。忌。絕。口。不。泚。筆。久。矣。所。以。云。者。感。足。下。夙。誼。悃。悃。骨。肉。友。生。勉。竭。一。得。之。愚。所。謂。士。爲。知。己。者。用。也。山。郡。寡。聞。時。有。小。作。徧。示。閭。巷。同。人。莫。肯。下。一。語。輒。用。爲。恨。曩。惟。陳。伯。璣。方。爾。止。二。君。間。有。可。否。稱。益。友。而。蘄。州。顧。赤。方。出。其。詩。相。讎。校。嘗。握。手。笑。曰。吾。儕。相。好。也。攻。瑕。索。垢。當。猛。鷲。如。寇。讎。毋。留。纖。塵。爲。後。人。口。實。時。嘆。爲。名。言。時。毛。子。稚。黃。爲。定。二。記。感。甚。且。頭。俯。至。地。矣。古。人。詩。文。以。一。字。分。工。拙。見。于。詩。話。者。不。勝。稱。引。劉。舍。人。云。改。字。難。於。造。篇。故。有。以。一。語。而。腐。脣。斷。鬚。者。矣。率。爾。涉。筆。誠。不。能。悉。當。抑。彼。善。於。此。改。之。猶。賢。乎。已。且。一。經。彈。擿。存。而。思。之。久。之。必。有。工。穩。字。句。如。天。造。地。設。特。患。人。草。草。混。怨。無。從。省。

發耳。此僕所身試者。足下得失冷暖。豈待僕之畢其辭哉。夫神堯之智。不無疇咨于四岳。夷光之美。不免借照于明鏡。不獨文章爾爾也。知旦暮剗。故先歸稿本。倘不河漢其言。嗣當奏薄技于左右矣。歲晏多冗。春以爲期。勿以語他人也。

再答應嗣寅

林雲銘 西仲

足下博雅沉潛。學問品節。皆可爲當世楷模。僕每促膝受益良多。洵吾道干城之寄也。昨承論一脚。踈不得兩船之語。豈非以二氏爲異端。談吾道者不當兼及耶。然僕竊思之三教門戶。不同作用。亦別若論其心性源頭。止筭得共一隻船。儒爲船腹。釋爲船頭。道爲船尾。船腹之形。應方而大。其頭尾之形。應挾而高。此其門戶作用。所以不同之故。但恐學者脚跟俱未。踈著耳。果踈得著。不論中間兩頭。皆可以濟河登岸。若謂踈著中間。便當截去兩頭。踈著兩頭。便當折去中間。則又大不可也。乃世俗之見。輒執二氏之門戶作用。有乖於吾道者。指爲異端。而不知吾道中自有異端。凡舍却心性源頭。徒向外面鋪排。竊湊獵取名。

利者皆是也。彼縉黃者流。又汲汲於修造經懺。誇稱功德。巧圖布施供養。則又二氏之異端。不足貴矣。昔袁中郎云。三教之外。可增鄉原盜跖兩教。究竟三教。是空名。鄉原盜跖。是實事。又不如滅却三教。止存兩教。是語雖似過激。然却切中時病。蓋盜跖爲利者也。所謂真小人是也。鄉原爲名者也。所謂僞君子是也。試問今世學三教者。有不爲名與利者乎。有爲小人不真君子不僞者乎。此乃茫茫大海中。無底壞船。彼此爭先下脚。不顧滅頂漂溺。如魚之吞餌。蛾之撲燈。猶坐待焦爛。乃猶嘵嘵然。蝸角互爭。是明明以異端攻異端也。可不謂大哀乎。僕以爲今日學者。果有志於大道。或出或處。總須先借朱亥鐵椎。破世俗名利機關。專向心性源頭。尋個下落。然後伸出一雙長蘆鐵脚。踩定張老鐵船。力撐渡海。亦不待問古人已渡舊船。或一隻或兩隻。及船之頭尾中間也。足下以爲何如。

與嚴無勅

失名

船頭一宿。光景依依。忽復改火矣。入春况味何似。聞方選刻經義。曾事竣否。弟

選今將竟。但名稿踵至甚多。不覺浮於二函。至選法。則較二函似更精嚴矣。介子有夙約。弟已移書徵之。恐其匆匆束裝。又成畫餅。兄有興能以一言爲前導。否。有則於月內見付。望望。何日再理絳帳生涯。灑脫二字。弟不敢復爲。兄進勇猛二字。則不敢避瑣聒之嫌。蓋若不勇猛。恐終身無灑脫期耳。奴子走候。君常匆匆。勒此外斜文布一端。朱履一雙。引意此布裁之。可作一袍。以見吾輩布衣相與之歡。他日兄卽作朱履客。庶幾無相忘耳。呵呵。

復林孟趾學博

林雲銘西仲

汀水僻在閩陬。往來浙杭。鮮有取道者。每思修數行。問起居。無由上達。故寅冬蒙惠德音。至今猶未能裁復也。茲四月黎宣巖至杭。再頌大翰。感與愧并。所云古人文字之成。多在閱歷世變。似有類於窮愁著書之說。但古人以窮愁而後著書。僕以著書而益窮愁。不足道也。昔稽閒曹正讀書作文之地。乃云爲妻子口腹所累。欲措一詞而不獲。是欲待不窮愁之後始著書也。尤爲不可得之數矣。夫讀書作文。乃吾輩分內事。然僅爲世俗之讀。世俗之作。則無不可讀。不可

作者。妻子。口腹。何累焉。若必斬進于古之讀書作文。如唐宋諸大家。恐又非無。妻子。口腹之累。便可優游坐致也。何也。大家之文。文之至者也。其讀書之法。始各因其性之所近者。取其一而專治焉。以爲從入之門。然後積數十年之力。合羣書而含咀其英華。故其爲文。離奇變化。使人不知其所從出。如韓以揚雄爲宗。歐陽以司馬遷爲宗。老蘇以國策孟子爲宗。長蘇以莊子賈誼爲宗。當其曷有所得。自快于己。雖父子不能相告。其後則各爲一家。而亦不必相襲。此其道如臨池學書。或鍾或王。止取其一帖。以爲法。迨其旣成。亦絕無鍾王之跡焉。今人爲之。其始無所從入之門。猶學書不知有法帖。而漫然自書者也。其後執一家而欲其步趨。略無變化。猶終日臨帖。而哀然自命。以爲己書者也。此世俗之讀世俗之作。所以異于大家者。以此足下有志于古文詞。其入手得手之途。必有所以擇而取之。妻子口腹。以爲累。則無不累。以爲不累。則本無可累。解脫纏縛。總在一念間。自爲主持。何必借禪理以勝之。若論禪理。則語言道斷。心思路絕。又與讀書作文。了無交涉也。俟足下將來撒手懸崖。時道破未晚。

與繆寄園言作文

蔡汝齊賦安

某聞吾兄以諸獲售者。其於文章。日一爲之。不少間斷。遂深自摩厲。庶幾乎熟。而後效。因之構篇益多。欲與吾黨共相勗。某竊以爲不然。凡人才有同異。養之於平日。發之于一朝。其蓄積也久。斯其發也。有勃焉。難禦之勢。若日一爲之。則才將有所竭。而情性不出。不過假諸蹊徑。以勉爲酬應。此甚不可。且古之善爲文章者。嘗通其說于用兵。兵法以萬人爲率。分而四之。以時迭更。則力不勞而氣什倍。故臨大敵。簡練精銳。無憂罷疲。不適于用。苟數用之不息。單師弱卒。轉輒奔走。已不待痛而先潰。故至于敗。所爲衝風之末。不能當魯縞也。文章豈異是哉。或曰。逸以養之。不幾難乃部曲忘乃紀律乎。曰。養之而後試。非竟安於暇逸者也。如文章于讀誦時。備知其步武進退。縱操構運。不必對壘臨陣。勝算在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此道是矣。天地之生物。長以春夏。息以秋冬。四序之內。踰時不凋。則萎是故。貴有以養之也。松柏貫四時不改。猶文章之。以骨幹著者也。然其發榮也。亦以漸。知此。可與言文矣。某初擢管時。日率五六菽。旣而悟其非。與爲易。毋寧爲難。陳者滌之。繁者汰之。離者合之。直者紆之。馳驟者整齊之。棄人之所取。成我之所與。嘗兀坐終日。後飲酒數升。不踰晷而菟奏。此中

頗多有得。然竟以是爲世詬厲。弗惜也。嘗謂諸葛武侯爲入陣圖。纍纍數石。使入其中者。眇然莫測其端倪。韓淮陰夾水而陣。令人人皆疑。終以獲勝。兵之所。以神也。舉世非之。何足怪乎。特亦遂不肯多作。世不無知我者。終不欲效。諸獲售者所爲也。吾兄文章。曩者聯研席時。每出一語。吾黨背遜謝爲莫能及。邇益加進矣。願益蓄之。以時間發。毋爲流俗之所喜。而爲有識者之所鄙。謹白。

答及門陸繁詔

柴紹炳 虎臣

昉思爲足下高弟。前索贈章。僕迺有同生曲之製。沿流濫觴。敢辭其責。然子濯庾公。較之門下。康成稍間焉。其後和者益衆。今足下更爲作序。以張之。僕謂親侍臯比。道唯巖勝。曲終奏雅。終屬外篇。若遙傳聖經。激揚師訓。如此釋難。諦非其倫。豈有顏氏新昏。孔公作賀。南宮拜慶。闕里致詞耶。比者世風波靡。滔滔皆是。砥柱名教。此吾黨之責。幸勿興到忘返也。

責友人瀕女書

孫孝楨 世求

楨交足下久。以爲人若足下。終身必無過舉。孰意告者皆言足下溺女。嗚呼。足下果然耶。楨初不信。久之得其實。始不能諱矣。吾聞父子之際。天性所發。男女雖異。爲父母一也。故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乃生女子。載寢之地。易曰。一索得男。再索得女。苟女子可棄。是有春無秋。有陽無陰。易與詩何以訓。吾知天下之人。必無婚姻之好。室家之配。吾子亦必出于空桑氏。然後可。如不然。朝生于母。夕斃于父。吾子忍爲乎。彼作俑者。象人以葬。夫子且云。無後。足下乃親爲人父。而殘其生。由此推之。雖見孺子入井。吾知必無怵惕惻隱之心矣。夫駟虞稱至仁者。以不踐生草也。今試問足下之女。比于草木。何如輕重耶。或者謂古亦有不舉子者。載之經傳。惟后稷。褒姒。后稷之母。以履迹。褒姒之母。以流潦。然尙不忍手殺之。故棄之路。以得生。足下之女。旣無流潦之怪。乃不得一覆翼之。焉在其爲父母也。今思之。愚夫愚婦。往往有此。然皆貧乏不能存計。無復之耳。足下豈患是乎。縱不遏其弊。而反導之流。是何愚夫愚婦。反爲足下師哉。楨誠不能無議。足下矣。嗟乎。足下事親孝。待友信。臨財廉。取與不苟。可謂篤行君子。乃宜子不子。天必以此告足下矣。幸爲悔之。毋以僕言爲迂也。

與吳寶崖

林雲銘 西仲

昨有老生款門談次。痛詆此間驚名者。屈指數之。皆僕熟識。且掉頭自詫曰。我獨不驚名。有浩然自得之意。僕因察其爲人。亦讀經書。亦作制藝。亦應科試。凡被放黜後。亦怨遇合之數奇。亦訾主司之顛倒。亦晉舉子之倖薦。人有諛之亦喜。有謗之亦怒。初無大異于世之好名者。何以能作是言。旣而知其平日驚名之念。鬱積胸中。如盲者不忘視。瘖者不忘起。自分勢不可得。因欲以不驚名爲名。向人銜鬻。乃其驚名之甚者也。夫太上忘名。巢許務光之風。不可再覩。其次則立名。或生有美號。或死有美謚。或閭有旌。或墓有表。或竹帛有紀。或青史有載。皆稱其實。匪可誣焉。最下則驚名。名如殷深源。房次律。輩始盜虛聲。卒以取敗。驚亦何益。甚至罔知名之可貴。笑罵由人。毫無顧惜。則小爲闖茸。大爲亂賊。靡所不至。此則世道之憂矣。故曰。三代以上。惟恐其好名。以其驚而寡實。無益躬修也。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名。以其罔知顧惜。靡所不至也。今老生以己之修名不立。而訾他人驚名之失。欲自託於太上忘名之風。爲此不由中之言。獨

不。思。有。奪。人。之。力。而。不。屑。方。謂。之。義。士。有。殺。人。之。權。而。不。忍。方。謂。之。仁。人。若。本。無。權。力。致。受。饑。寒。侮。辱。詡。號。於。人。曰。吾。不。屑。於。奪。人。不。忍。于。殺。人。也。有。不。唾。其。妄。者。乎。幸。而。猶。知。名。之。可。貴。冀。以。不。驚。爲。驚。然。亦。去。笑。罵。由。人。之。徒。不。遠。蓋。不。顧。惜。其。名。與。忘。名。相。似。而。實。非。彼。既。憤。憤。僕。又。不。能。不。爲。之。危。矣。足。下。英。年。積。學。宜。以。三。不。朽。自。勉。桃。李。成。蹊。名。不。得。驚。亦。不。必。以。立。名。爲。諱。因。述。老。生。之。言。而。痛。駁。之。爲。足。下。開。顏。噴。飯。也。

示長子國泰

張芝夢 鄒彥

雲間世胄。尙有顯者。獨九槐一派。僻處海濱。書香至今久替。汝祖遷繡以來。雖時歸省墓。究因路遙費重。恆不能繼。心甚慄焉。今所期以遠宗近述者。全在汝身。蓋汝年已長。賦姿又可與有成。勉而學問。有何限量。惟自暴棄。則失之耳。余家從艱難起。德涼祚薄。何敢奢望科甲殊榮。但青雲門第。是余家舊物。汝能體此勤加奮。礪無怠。無荒久將漸。至以此立身。以此承祖。以此格天。三者既盡。而時命不乖。然後可以無愧于心。無忝于世矣。近見汝于讀書事。倦廢極多。非馳

驚于詞章。卽假借于聲氣。非縱意于遊觀。卽留情于玩好。雖無花柳之愆。實負風雲之業。試一不售。輒怨主司。學未到家。便稱名士。與時浮沉。不思刻苦。隨聲附和。罔克改悔。如是不止。其于功名。有日削月蝕而已。將復何冀哉。余自恨遭時不偶。上進無階。故深以克家亢宗待汝。汝叔旣失學。汝弟又孩穉。書香之脈。不絕如綫。汝但清夜捫心。三復余言。卽甚頑鈍。亦應猛省。設不幸而年日暮家日落。一領青衫。徒傷白首。老大之嘆。噬臍晚矣。可不危哉。余代汝籌積憂成疾。古人恥德之不修。而不恥家之屢空。名之不立。而不患數之偶奇。蓋以此也。當以余言時置左右。以資警惕。望甚望甚。

與張履安論性理通解

徐咸池 歲夏

日來伏案閱蔡九霞性理論。識見儘高。不朽書也。又看學蔣通辨。悉其趨向。乃是無業文人。不安本分。誣蔑先賢。顛倒曲直。妄冀流傳。以惑當世。其意牽強。欺誑其爲蔣也。更甚使天下人人。惑於學蔣。豈不訛以傳訛。盲以引盲。相胥淪滅。不可藥救哉。雖然。聖學如日月。經天彼吠堯者。何爲耶。故稍具明眼者。一覽已。

知其陷溺。自棄矣。但彼自棄之累。小拖累。文公之罪。大晤道兄時。當一一指出。其謬。庶彰正學。且欲與二三同志。共將此書。悖處陋處。駁正一番。方見陽明先生存心。長厚提省。後學曲爲成人之美。不若彼徒奉權門私旨。甘作鷹犬。徇欲成人之惡也。此事所關極切。不可不辨。惟留意焉。外紙一幅。斗方二頁。祈致蘇仲老。暇時仿宋元人筆墨爲妙。

與周雨文

汪 蟾舟牒

近日交道寢衰。古人風格。杳不可見。大則聯絡聲氣。爲門庭植黨之事。次則削牘投刺。彼此標榜。以博聞望。下則趨勢附榮。杯酒合歡。自誇光寵而已。求其心同琴瑟。志若墳箴。相規道義者。豈易得哉。昔者廉頗與藺相如。爲刎頸交。羊角哀與左伯桃。爲死生交。雷義與陳重。爲膠漆交。韓愈與孟郊。爲忘形交。陸贄與張鎰。爲忘年交。古入中之道。義不謀而合。卽諷諭箴規。不妨並用。非徒應酬世故。止以諛美爲相好也。僕于朋友一倫。頗欲以古人自待。竊敢望足下爲廉藺諸公之交。未知足下視我爲何等人耳。

與子京姪

陳治平 雅山

東坡云。嶺外俗恬殺牛。病不飲藥。但藉牛以禱。卒之人牛皆死。而後已。吾鄉雖不以之享神。而殺之以充口腹者。在在不免。吾與姪久持此戒。安得不家勸而戶箴也。

薦引類

代某與友

夏 基樂只

違教已久。星霜頓易。懷念舊恩未報。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濫竽一職。日就。短汲長之憂。簿書鞅掌。不勝跋前疐後。年臺倘能伸雲端手。放筆底春。使蒲柳不致立槁。麾下則蒙不褻之恩。皆再造之力也。

簡沈宣子

失名

睽離許久。時興天末之思。吾兄春風化雨。霑拂山城。雖未展素蘊。亦足觀君子之樂矣。弟衰病侵尋。跼伏村壑。鬚白齒落。非復向人。吾兄見之。應不禁撫掌失笑也。鍾子某。弟之姪。情冲襟雅。致卓犖不羣。今得與吾兄同事鈴齋。晤對知有蘭茝之契。其或閱歷未深。仰賴提撕不少。又弟之恃知而私祝者也。率泐附候。不盡瞻馳。

寄王印周觀察

王仕雲 荃如

東山望自高。但聖天子汲汲求鼎鉉之寄。不日建節開牙。噓泰山雲而雨天下者。非長兄其誰歸。某一麾外吏。老大折腰。真令識者咄咄嘆鬚眉化倚門妓矣。愧羨愧羨。令表兄徐霞老。自潮郡抵梅。知長兄明珠入掌。孔老釋迦。互相抱送。手額者數日。令表兄在寒署期年。久而益親。奈以兩尊人缺膳。令表姪未婚之。故曰歸之念。日搖搖如懸旌。某百計慰留未能也。兼之寒暑蕭條。無異浮屠說法。此行徐春糧外。惟蘇惠州。鶴城之風。鶴嶺之月。萬里故人。忽然還里。殊難爲懷。幸弟又謬荷兩臺獎許。如可復邀啓事。脫此苦海。亦復不遠。當於此時捐俸。

金爲入雍倡。此令表兄數年一片苦心。亦我輩誼不能坐視者耳。但聞其家已破薪水之資。不無望於至親好友。昔徐仲車極稱崔華州之恩。曰使我身不勞而親有養。此言正切中令表兄今日情事。豈以偌大江南。竟無崔華州其人者。某請以長兄爲數月之華州。不才如某將起而繼其後。固無望令表兄之感德。如仲車特不令負才之士。夢夢者得而終困之。他年奮翼瀉池。亦我輩一段知己佳話也。敢商之左右。

答曹子顧

失名

疇昔從敦盤之末。得奉清塵。彈指忽二十年矣。先生主持風雅。著作衣被寰區。卽制義一道。挹其膏馥者。皆成藝林之秀。惜時論中更篇章散軼。不得盡窺全豹。爲恨事耳。某頽唐自放。浸尋衰病之餘。舊業日益銷落。猶守三家村中老教書家。當沾沾不舍。直不足當有道之一笑。令倩令姪。問非其人。正抱慚慙。乃先生亦作此過分之推許。不幾令議者并議藻鑑之失耶。華紵隆貺。非所克承。藉完肅謝家刻附政。露白葭蒼。不勝馳溯。

與傅竹君撫軍

釋今釋澹齋

豁大歸。具感護。持成就之雅。已留數行於敝法弟。囑其專使陳謝矣。好友鄒致菴。乃祖秀庭。協鎮幕中。上客秀庭。爲將慈和廉正。弟與交十七年。不見其生一事。害一人。取一非義之財。今貧甚至不能具一馬。致菴亦因之貧甚。其妻孥。僅未餓死。至不能具一衣。頃附貴標之舟。奉謁。倘有可提攜處。幸不惜多方成就。蓋好人可念。亦吾輩平日所存心也。

與李如芳少參

周有德彝初

金臺夙昔。喜洽嚶鳴。宦楫浮沉。遂拘離羣之嘆。老親翁惠文清譽。佇跡中台。國家軫切時艱。載借分藩於全越。登車而懷綏輯。攬轡以奏澄清。當如渤海。穎川立登津。要况德門。宅相公家。且世近璽書乎。弟銜命兩川。坐稽時序。近始秉承廟筭。會剿有期。適敝友姚子叔烟。匆匆南邁。順將入行。託候純禧。其人淑慎溫。和金玉之姿也。與弟契好有年。敢以一言羔雁。見之崇階。知水乳自在。兩賢不

關。嚆。矢。也。此。君。詞。賦。之。暇。兼。善。丹。青。公。卿。得。片。羽。吉。光。輒。嘖。嘖。稱。爲。墨。寶。公。餘。優。遊。帶。鳥。俾。一。一。徐。展。所。長。注。沃。慈。波。弟。且。引。領。下。風。而。歌。采。菽。矣。臨。風。瞻。溯。不。旣。餘。悰。

東友

姚儀長文

弟。方。切。畏。人。避。世。之。想。惟。鍵。戶。荒。園。鶯。花。自。爲。賓。友。耳。乃。舍。親。某。因。北。遊。之。便。道。經。敝。居。自。恨。入。山。未。深。猶。有。問。津。桃。源。者。然。其。人。軒。軒。玉。立。古。道。炤。乎。歲。寒。知。長。兄。當。有。與。點。之。意。幸。進。而。教。之。

答徐山人

陳際泰大士

去。冬。一。友。遊。麻。城。此。友。工。時。藝。能。詩。兼。通。許。負。秦。越。人。術。自。恃。五。技。之。雄。使。弟。作。書。薦。之。弟。與。一。友。書。云。前。遊。麻。城。者。聞。皆。賣。衣。巾。履。而。歸。弟。不。信。以。爲。天。下。無。此。陋。邦。天。下。無。此。歪。地。主。今。弟。薦。此。生。非。有。他。端。用。驗。前。事。耳。其。友。答。書。云。先。生。可。謂。工。於。薦。人。而。不。工。於。變。俗。賣。衣。巾。履。恐。終。不。免。此。生。竟。狼。狽。而。歸。而。

後知遊道之難也。以門下高姿。又狹孫君爲重。其容傲地亦有所過否乎。陳生
日日思一望見而日日未果。門下之憾。陳生翻不如陳生自憾之酷也。豈游道
固然歟。抑傲地之風有偶同麻城者歟。蒙數數到門弟初不盡知。然即使弟盡
知之區區一身爲環而索者所授將亦望見之難則所謂日日未果者可思也。

與李制府鄴園

周有德彝初

長安晤別。稔歷星霜。老親臺以啓正元。臣建牙行省。膚功亮績。久冠友邦。自滇
水播氛。傳烽閩越。重資名德。次第廓清。俾鯨鯢剪其修鱗。入釜待斃。江湖萬里。
佇睹安流。寇公高河內之勳。方叔美漢南之伐。豈僅黃麻紫誥。徧霖雨於九垓。
行將赤社白茅。開屏藩於萬禩。至訖謨坐運。洞切時宜。度支常饒。而民力不匱。
全浙皆戴恩蘇。息頌聲且遠。溢關疆矣。弟蠖伏田間。久甘衰廢。值兩川用武。謬
荷新綸。無補涓埃。徒糜歲月。真覺仰慚。知己俯媿平生。然其中情事多歧。老親
臺自垂炯鑒。今出師伊邇。倘藉台輝。展尺寸之長收。桑榆之效。是又風塵碌碌。
所冀倖於將來者也。適傲友姚子叔烟歸帆之便。藉候崇禧。叔烟系出於秦。占

籍貴屬之仁。和其人醇謹端茂。聲籍籍公卿間。詩古文詞。並稱獨步。居弟幕中。最久。知之獨深。近以營厝隴丘。馳驅桑梓。弟緣數載懸軍。未能厚其行篋。倘得貸恩波以報故人。湛浹隆施。不啻躬親。廈莛矣。更仗宣城憐才。不惜齒頰餘論。旁暨而四沛焉。倚裝瞻悚。統希鑒茹。不宣。

薦繪士入北平憲署

李

穎考叔

頃在丘詞林寓中。偶見淮南布衣馬羲微。解衣盤礴。潑墨吮毫。細染橫皴。無不各盡其致。畫花如欲語。畫鳥如欲飛。真都門寫生手也。且其人迂不及雲林。癡遜於虎頭。倘先生不以庸師目之。則安雅堂中。屏幃盡生光輝矣。

與王丹麓

尤

侗梅麓

契闊之甚。何日不思。每懷元度。輒與兩峰六橋。並縈夢寐耳。比來著述。富有日新。肯發帳秘。以開茅塞否。僕今年六十。偶作四詩。寓呈一笑。潦倒之况。略見一斑。諸公和什頗多。待大篇爲壓卷也。同里陳子石民。夙擅風雅。尤工畫蘭。古人

喻芳蘭于君子。而石民亦君子人也。茲遊湖上。渴欲識荆。祈足下數周旋。九畹香風拂拂座間矣。

東蘊白師

金汝礪用叔

前瞻支座。揮塵玄談。依然風幡在目。敝友屠百齡兄。弈世青毡。秉鐸自是素優。聞精舍來歲西席未定。敢祈鼎致同事。共相贊成。講席課誦。必有可觀。非敢過于掄揚也。

與王丹麓

錢肅潤礎日

數年不通音問。殊切神馳。僕老矣。于世事一切謝却。獨是文章結習。猶不能忘。至今筆墨債尙不了也。足下著書等身。名滿天下。今又不知如何充棟耳。四方友人。輒向僕索尊著。今世說昔年承惠一部。久已爲他友取去。未知肯再惠幾許。以應其所請否。茗上嚴君紫臣。爲存菴先生華宗。其風雅亦復相似。至于繪事之工。直與元大家神似。非今畫師可比也。足下一見。當必與之把臂入林中。

矣。

與曾止山

魏禧休叔

此君雖著百結敗衣。能出舌丈餘。探食人腦。惟足下善遇之。

與聞子將

陳子龍臥子

吾家象先。精岐黃之術。海內聞之。熟矣。其一種神明不測之妙。能決生死。于未病之先。窺吉凶。于無疾之日。其殆醫中之聖。隱中之仙乎。敢告之足下。

與陳書崖

陸慶紹孟聞

表姪章伯輝。星學甚精。從宜老齋過訪。宜老欲作東。先容於台翁。前曾爲李帶如。緩頰。暇間乞進而卜之。預訂飛騰之期也。

與康洲

羅康白水

南都一行。蜚聲藉甚。振頽習。同士風。咸謂歐陽子復出。孰謂章辨體之術。而於古道不重有補哉。流譽窮鄉。已受多賜。何途中又惠文幣。鄙人每勞胸記。過分損福。悚不自寧。所祈久立。清朝爲太平宰。執使得沐浴鼓舞。作盛世一老頑耳。舍親駱某。今年得廁陪貢。幸遇燕老同鄉先生。戚就不量。妄意培植。昨走書四千里。祈一言通門下。鄙安敢以撼山舉鼎拒拒哉。直爲引言。彼於進見之間。可自盡也。挾獎後進。喜栽桃李。公豈范希文哉。故孤寒之士。踵門也。

與王明府

朱 敝弋張

足下縮綬閩疆矣。閩故尉陀舊域也。民頑恐未易馴。雖長才如足下。大約肆應實難。何如得一佳賓。羅致幕下一。爲贊襄甚善。今友某文學如陳孔彰。方正如王仲回。弟爲物色久矣。舉以薦門下。試虛左迎之。必能爲前箸之助。

寄王丹麓

錢肅潤 礎石

比接手教。差慰闊懷。兼讀佳句。如見伊人。快甚。拙選文獻。已于萃古堂中行世。

矣。四方賈人來售者衆。特以刷印不及爲苦。僕今歲爲荆菴先生。招致澄江。設教講堂。頗有得朋之樂。惜不得足下至此。主持壇坫耳。講堂詩呈政。求賜和教。別有徵啓。爲文翁劉鎮臺索詩。貴處諸前輩暨同學諸君子。望一一徵至此。翁雖好武而實崇文。殆古之卻縠祭遵亞也。幸勿泛泛視之。默庵先生令姪龍媒。年翁文章久著于房書。氣誼復徧于江左。茲過西湖。奉訪同志。想足下金蘭簿中又多一良友矣。匆匆發棹。不及細陳。容當續布。

與海昌孫友英

羅 康白水

昔會公於語溪書舍。各以年少稱。曾幾何時。迭嗟矜白首。公雖撫戈扼腕。而披穿楊之利者。種種迭出。令德如此。隱亦何腓哉。故人之子某。館貴鄉朱氏。遇主甚得。獨苦巨細雜陳。進修無地。緬懷風誼。遣登大匠之門。枯木朽株。得就引落。萬獲薦籍。稍於食力之餘。兼藉燈篝。便充然於小人之腹。不敢過望也。病懶疎慵。對筆羞澀。蒹葭白露。殊切依依。百惟順時節調。以膺封錫。

候問類

寄吳梅村先生

馮履祥虛舟

年過四十。尚涉坎壈。數千里外。猶持寸管。以作活計。乍陰乍陽。百寒百煖。此與神駿市肆。鋒稜瘦骨。顧盼任人。何異良夜無聊。殊深惋切。而故貌已非。壯心潛改。又可悲已。緬想先生。寄興烟霞。陶情詩酒。高栖曠覽。爲歡何似。每念清光。曷勝天際。真人之想。晤語何期。寄訊鳴候。

與吳仲容

張雲鶚文飛

木葉橫飛。寒螿贈語。坐斷藜牀。殊難爲懷。爲靖節之息。交絕遊。則不能爲昌黎。空盡日以遲留。又復不可。春中幸挹芳榭。瞻戀之私。與日俱深。時兄翁亦客也。僕不復如山頭雀。剝啄窺書。然十年清夢。似不若執手慰勞之爲快也。乃靜處不能斂神。又欲於動時煉氣。足下其許之乎。扇頭宿句。并燼餘奉郢。越陌度阡。

握晤非遠。

寄郎卜臣

吳相如右廉

聞足下折芹都邑。授室高閭。欣羨之私。形于寤寐。傷予姊氏不克與君子偕老。藿蕪以朝。何命之不淑耶。至于灑掃繕葺。以時薦馨。足下自篤于情。必無異舊之視甥女幼而單視之。如見其母。寒暄飲食。向勞慈父之周旋。言之甚痛。今撫字有人。僕亦爲之心慰矣。

與毛會侯書

方象瑛涓仁

僕自四月中入都。凡四寄書。蓋以契闊良久。藉便通問。并陳抵京月日耳。非有所冀也。乃自五月迄今。秋又將盡矣。由梁達燕。騎遞不過五六日。往來者未嘗絕。竟未得一奉手書。其忘之耶。郵寄浮沉未到耶。抑政務冗劇至極。果不能片時暇耶。亦或僕別有所開罪。而以不報示意耶。私心疑懼。不敢復通於足下。已復思之。足下故善忘。然未嘗頓忘至此也。初寄三書。或因便過浚儀。中道耽延。

迴旋他所。若縣隸之歸。則固令君所遣也。諒赴階墀久矣。祥符巖邑。亦當四達之衝。期會至繁。簿書至雜。伺上官接往來使客。至勞瘁。然以足下之才。據案作答。十吏遞供。則百函俱發矣。不謂尋常寒暄語。遂無半刻可了也。若僕重獲戾于足下。則真無所逃。曷姑無論。婚姻中表。卽二十年筆研至交。亦復何嫌何疑。豈誠有間吾二人者不察耶。然而使者南歸時。又何辱書媿媿也。是皆不然。足下之於此。非忘也。非附書未達而鞅掌。竟無暇也。亦非有所開罪于左右也。直以事無足輕重。吾之使燕者。旣返矣。嗣有所遣。當爲裁答。此時固無煩郵筒耳。豈知千里之外。想望如此。其殷而疑。且懼如此。其不能釋也。是用復有所請。若僕之揭重負。覓冷官。守候一年。尙未得就前路。方遙自顧。迂拙可笑。或聽之。或憐之。是在足下。豈僕所敢望哉。客居炎燭日甚。不能多讀書。每與劬菴先生椒峰西溟衡論古今。恨相距頗遠。間有所作。無人繕寫。不能遠寄。春間見所狀。汪總督逸事甚佳。記語意微有可商。今亦忘之矣。不審肯寄示否。倘有一得。當爲足下論列耳。不宣。

寄候姚叔烟

王世楨 礎塵

客冬江干一別。無日不有一道。範坐我心目間不去。今夏舟度西湖。若有軒軒來過。吾前者欲卽之。則無路。蓋以臨別時未詢珂里所在。遂若十洲三島。玉宇瓊樓。凡夫雖知欲往。則未能至。旣歸里。則知先生以取道之便。車騎曾臨敝廬。室無主人。題鳳竟去。則又爲之悵惘者久之。弟與先生他鄉之蹤近而實遠。故里之遇。值而若避。此中豈有物使之然耶。弟方畢力爲先人營葬。季秋可以告竣。初冬束裝。當復爲嶺表行。實緣舐犢之情。兼獲良朋之晤。兩心之喜。知復何似。見時當共話之耳。道履清勝。錦帆安穩。秋風早寒。伏惟珍攝。

與蔡寅倩

諸匡鼎虎男

元亮移居。無功徙宅。皆卜鄰也。足下不憚三四徙者。豈求素心人猶未得耶。

致王玠石書

曹垂燦綠巖

先生望隆南國。名重西山。文章海內。雖驚車馬。江干不駐。棲袁家土室。聊祭賈島之詩。守張氏蓬門。久絕杜陵之債。譬三山鶴唳。隻影俱仙。似二酉雞談。微言

入妙。某昔遊角里。曾叩高軒。感元禮之披襟。喜中郎之倒屣。吉甫之清風滿座。子雲之奇字堆牀。元方季方。難爲兄弟。羊仲求仲。互作友朋。不意一違函丈。再歷星霜。因乏訪戴之舟。致虛待徐之榻。使脫粟草蔬。何由款客。乃尊羹臚膾。徒切懷人。特遣長鬚。用伸短幅。念牛豹才疎。敢誇窺管。全牛識淺。誰肯操刀。然而黃絹無聞。青箱徒對。豈能寂寂。聊復爾爾。雖然身隱焉。文未免見。獵有喜江鶯。選樹影動。縹囊海燕。梢花香流。細帙瞻李。鄴侯之架。忍忘秘笈。瑤臺遊梁。太子之園。難免採花。金谷譬草蟲之唵。雨砌如布鼓之過雷門。幸而櫛比書倉。典型在望。瀾翻學海。壇坫猶存。仰祈錦字十行。如捧祥雲五色。庶幾湘東三管。映珠玉而增輝。鄴下五言。叶笙簧而並響云耳。

復姚叔烟

王 灃勝時

昔在山左。飫聞芳詢。初擬高賢在望。邂逅有期。不意嶺海歸來。復遊楚蜀。浮沉十載。衰病侵尋。信陵未報。而侯生已老矣。客冬櫟夫兄歸。備述台翁文章氣誼之盛。彌切神交。兼讀扇頭大詠。又不啻親覩紫芝矣。櫟夫方在束裝。正欲一函

通問。而玉屑先頌。一何先得我心也。但愧弟病廢餘生。過叨拂拭。惟增汗浹耳。使旋謝復。諸容嗣音。

與陳際叔

柴紹炳虎臣

別足下又半月餘。體中作惡殊甚。前月晦薄威。遂得肺疾。兼罷劇煩熱不已。連二日五夜。形神俱委。經云一息不還。便同灰壤。僕自視飄忽六易耳。服劑小差。痰嗽時作。步履虺然。衰病之狀如此。憶與足下總角周旋。城東桑下。語恍如昨日。倏爾並作老翁。頭鬚半白。後此光陰。復聽必有幾何。僕已知四大假合。百年必盡。但恨學道未遑。塵勞具縛。自省夢中。主人公尙多鶻突。一旦眼光墮地。撒手而行。正不保歸。著何處念此。可勝哽塞。獨處無可提醒者。聊書此致左右。幸教督其所不逮。絕勝枚叟七發也。望望。

寄友人

裘充琇瑞函

秋風蕭颯。不勝宋玉之悲。鬢絲幾何。與桐葉俱粹。江南此際。鱸魴如玉。蟹匡如

盤。又有丹楓黃桂。舒香鋪錦。兄兩眼。不知何福。修來時得飽看。山色瞻瑤璋而想瑤圃。遙遙吳會。不能奮飛。奈何。

答關中羅美中

陳際泰大士

不接待以來。已三十年所矣。每念夙昔周旋之好。夫豈無懷。而山川修阻。遂成異域。然心期所寄。彌深曩感。昔人所謂每有西風。何能無嘆者也。弟無似。誠不自意。孤行一道。宇宙之大。翕然從之。四海之風。爲之丕變。弟文凡萬首。行世者亦三千首。利彼其似。而弟頭顱如許。始草草一當貴鄉。陳仲謀貽書弟云。海內得大士片紙。隻字。皆已掇巍科躋臚仕。兒孫滿天下。而祖父母尚自留滯人間。是天下極不平之事。此意不知美中謂何耳。豚兒孝威。逸頗好學。能文。俱可一日十餘義。天遲弟如此。弟將以取償之道寄諸兒。而未敢必也。然而老禿翁所藉以娛暮齒者。具是矣。舍甥來。乃得細詢起居。美中卽不作官。已作富人。亦自不惡。其視弟苦逸。何如哉。

與張簞山

李振裕 醒齋

時序更新。風木增感。不孝瘠毀之餘。記問轉不如前。而此道又不可向空處證。入清夜自省。如坐冰淵。幸得老先生暫假湯沐。爲千年絕學提唱宗風。特以百端交集一身。尙不能遂請事之願。念之惟有懔然。所冀痛下金篦。俾得奉爲南車也。拜讀手翰。詢及自得。不覺愧汗浹背矣。

與陳扶九

王 溥性如

君過我凡三次矣。轄幾投。屣幾倒。木屑經幾鋸。思之殊悵然也。不識君近日詩復幾敲。板復幾拍。快雪堂帖臨幾字。賞心傳奇與夫稗官野史得幾種。論斷古人幾事。又不識酒酣耳熱時。豪氣能添幾許。面目語言足爲君斥去者幾俗物。問及此轉而粲然。

與魯梁谿

梅 羹子和

暮年契闊。動便十易星霜。雖曰生離。實與死別無異。每欲買舟一訪。苦爲塵累所羈。回思六七故人。消磨已盡。獨兄與弟尙存此身。雖急急於山水花柳間。秉

燭夜遊亦憂不足矣。奈何咫尺盈盈。兄依棲木石。弟奔走馬牛。不謀一面。真可笑。又真可悲。已弟雖鬚髻如雪。然精力情興尙未大憊。飲酒論文。猶如往昔。不識吾兄近狀何似。殊惻惻也。日下時近清和。漸入長夏。倘步履康強。或過吳門。作虎丘玄墓之遊。誠快事也。若倦於出門。弟當攜酒持柑。爲茗饗聽鶯之計。亦無不可。便中幸示之。或來或往。以圖把臂耳。子唯壯矣。名未成。室未授。拘拘作村莊老蠹魚。或亦計之左也。弟聞求名於都。謀利於市。弟處雖非通都。猶然近市。倘子舍可以少違。當遣之來。縱不能據壟斷稱雄。亦可於蠅頭蛙角中。少爲治生策也。日月易逝。幸早爲計。欲言萬千。臨楮未盡。

與四兄應台書時在山右

王 溥性如

別兄數載。竟忘月日。起居想如意也。但世父乃古稀人。精神比前漸減。伯母亦屢屢抱病。此爲人子第一心事。縱不能倣曾門三釜。亦當學仲氏百里。嗟夫。養親於生菽水。得以將敬祭親於死。牲牢不過餘馨。兄念之。兄念之。兄固宜然而陟岡二句。反又似爲弟咏。瞻望河東。未免有情。誰復已已。時有便鴻。附達片言。

千里相思愧無他物聊以一謹字贈兄何如

東沈春枝業師

繆樹中 恆夫

比來旱魃作惡殊甚。夫子高臥北窗自有本地清涼散治之詎必向峨眉嚼古雪哉。如令名利場中人見此種受用能不羨殺能不妬殺。

答友人

魏 禧 冰叔

足下致身萬里。托交豪俊。弟亦長年出遊。只營營筆墨。如科目人。咿唔咭囉。終日不休。此與老死牖下何異。廿年來好交天下士。然不能交行伍屠沽。此間失却無數真才。足下廣涉博收。入粗入細。夾袋中物。能一一舉示我乎。

上從祖書

黃 容 敏九

某聞古之君子。結廬築圃。鍵戶著書。或買山卜宅。灌園終隱。其高風逸志。豈流俗所能及哉。今叔祖曠懷達節。齒德兼至。爲族之望。而隱居之地。復有園林之

勝。優游歲月。朝夕盤桓。藉人娛老怡情。致足樂也。閉戶讀古。吟咏自適。雖灑灑之墅。韋曲之莊。藏春之塢。當不過此。况乎亭堂館閣。島嶼曲廊。種種畢備。吾叔祖端居高臥。與世無聞。視彼鸞鷲風塵。馳騁勿遑。不啻浮丘逸客。瑤島金僊矣。豈身居樂土。寄跡丘樊。一旦忘初服而蒙塵垢哉。乃愚者不察。輒譁然爭相告語。妄議叔祖有廢棄家園之意。容竊以爲不然。夫廢前人之遺業。棄先代之餘蔭。苟非摧挫蕭條。困窮委頓。勢至萬難自立。莫可如何之地。則不敢輕言廢棄。甘心拱手於人。此在恆情。且然况叔祖學古人道爲族之望。而忍爲此哉。容故有以決其必不然也。向者已廢而旋復。宗族親黨。道路傳聞。無不頌叔祖之仁孝。可曰自我存之不妨自我失之哉。且夫一圃之存亡。宗族之榮辱。所由係也。先公之手澤。所由關也。身名之賢否。所由分也。故存之則有令聞休聲。而身享林泉之樂。所以承先者在。是所以娛老者亦卽在。是非然者一去而難留。一失而難復。念前人培植有年。銖銖而積之寸寸。而闢之布置區畫。日新月異。擲緡錢億萬。然後成茲美觀。後人視之。不甚愛惜。未至萬難自立。莫可如何之地。一朝棄之如棄敝屣。此志士之所深羞。孝子之所隱痛。諒叔祖老成典型。必不忍。

爲此也。然而不知者。轉相傳語。容竊意爲此言者。必有由來。伏願叔祖熟思積慮。篤志而固守之。則存沒幸甚。宗族幸甚。

與友

沈渭璜舉

某兄流寓長安。沿門托鉢。以募功名。至今杳無佳耗。金盡裘敝之况。殆可想見。吾兄欲往就之。不知能挽西江以活涸鮒耶。亦同其索米長安。托鉢於大人之門耶。第恐蕭然客邸。與某兄攢眉相對。回憶在家時。村醪溪鯽。淡飯黃齏。與家人婦人。嘯傲於竹籬茅舍間。不可得矣。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惟兄裁之。

與平湖韓瞻武

謝庭芝荀彩

雁字書空。黃雲蔽墅。先生垂釣東湖。左手持蟹螯。右手把酒杯。樂矣。江東張季鷹。興至懷人。亦念及西湖林君復否。

上張雪書太史

曹之璜中玉

秘閣鶯花與上林競豔。先生從鸞坡視草之暇。部署其間。真足令天顏動色。山
荃鄙人。當何如羨慕也。璜蒙不棄。收之芩木之中。教誨飲食。高厚承恩。一旦跨
蹇出都門。雖歸來洞庭衡岳之間。中夜聞雞。意常萬里。據鞍橫槊。知未當伏櫪
之年。鞭策正有日耳。時因鴿便。肅勒鄙私。知己如先生。想注念殷殷。自不惜齒
牙獎借也。

與瞿永山

羅 康白水

兄以卓達不羈之才。厚積緩發。私謂必享榮名。擅金谷。今果然矣。日尋海康報
續之書。適小孫館回。知遭內變。重以手足之傷。惻惋累日夜。豈造化忌盈少。降
罰以抑損之耶。然亦甚矣。兄固知禮而能節者。幸爲身名惜。貴縣令與弟有知
猛圖一訪。憚老尙在猶豫。日下將有南都之遊。恐回急欲抵家。相見尤未卜也。
小孫苦志力學。旣登荊州之門。便宜留置左右。以備應對。乃類以寒士棄之。使
海鶴向人鳴。兄亦少恩哉。今幸某尋盟。猶在大君子門牆之側。望時賜訓言。不
以敝帚委棄。卽死皆感恩日也。西莊攜手黃浦高懷。日月雖逾。情景猶在。悵戀

何如。

頌揚類

寄王丹麓

沈鎧遠聞夏

別經數載。魚鴻信遠。每於坊間及友人處。得尊刻讀之。如逢故人。益知數年來。著作日富。天地間不朽事業。盡歸之西冷隱君子矣。以視世之拖青紆紫者。曰某也。官尊望重。聲名籍籍。未幾而闐焉無聞矣。某也。權當要路。聲勢逼人。某也。富貴寵榮。時人莫及。又未幾而門庭蕭索。冷淡不堪矣。生徒耀於一時。死無傳於後世。所謂今之富貴人也。何如大君子之隱居一室。放開眼界。作壁上觀。而風花雪月之際。弔古懷人。烟霞入座。山川草木。皆可供我揮灑。每一落筆。足以驚風雨而泣鬼神。名山著述。世世傳誦。此孰得孰失。何下何高。相去奚啻霄壤哉。僕因丑之役。復遭按劍。不得已就館都門。以圖後舉。雖大丈夫處世。文章事業。當勉爲第一流人物。以垂千載。方是不虛此生。何必徒沾沾於一日之功名。

然家貧親老。捧檄之恩。未嘗不形諸夢寐。此又僕之私懷。不能已已者耳。時因
鴻便尺素。修候神與俱飛。

寄及門陳宗召

程文政亦寧

令兄飛御文榮旋。隨馳示翰澤。山高水長。莫與之京。妻孥戴德。友朋慕誼。允矣
君子。萬以報矣。然報施二字。可對時賢言。而老弟今茲之舉。千古爲難。覺報施
猶淺之乎。見也。雖然。君子成人之美。固不責報。而作之自我。佑之自天。天佑令
德人乎。何爲靜言思之。犬馬無日。頌祝徒然。惟三復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兩言而已。來惠卽浼。知己生法。俟明年冰泮。卜聘沐此肅謝。四月元日。攜小兒
詣宅叩飛老。正所以叩老弟也。惟冀順時珍玉。秋風起兮。看嗣君鹿鳴。預賀預
賀。

與陳雅山

程之明敬章

前辱瑤函。并頒寵貺。銘刻銘刻。弟一官寥落。兼以家計紛紜。鞭長不及。多所縈

懷高雅如喬梓。竟不獲詩筒往還。如元白雅事。以此爲快快耳。令郎風氣日上。定然鳳凰池中人也。蒙謙光過甚。以禮先一飯。問道于瞽。不佞雖土苴。然吾黨聲氣不藉是頓。有起色乎。婆心恃愛。僭爲攻玉。亦猶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也。滿懷。電。何。時。一。向。樽。前。吐。露。耶。家。下。頭。緒。如。麻。乞。念。夙。昔。之。愛。力。爲。斬。刈。則。拜。惠。真。沒。齒。矣。

答寧波李昭武將軍

汪 蟾舟牒

前讀蝸廬記。不勝神往。而磊落光明。照人眉宇。直使千古孤忠。透出紙背。不惟寶慈先生。得此以傳。卽石齋念臺諸公。更爲生色。行付棗梨。令諫臣集中。定一大案。雖地老天荒。而節義昭然。終不磨滅也。大父西眉公。文章氣節。孤行海內。身隱山林。以其餘情。流爲翰墨。題畫一篇。以未知交之人。而所言皆深相知之事。大父於身後樂有知己矣。蝸廬之記。山水盟之詩。一寫其直腸激烈。一寫其幽性孤貞。要皆士君子不得於時之所爲。跡或不同。道自合也。蟾年少無學。不敢侈談往事。然讀書懷古。歌泣相生。豈謂後生愚鈍人。敢自外於長者之前耶。

答趙少參書

陳 澤陶 著

某不肖。不能致身上達。重負厚望。恥莫可言。然所傷者時也。命也。非戰之罪也。項籍困於垓下。猶能身當數千人。一呼而漢軍披靡。斬數上將。有三勝之功。豈戰之罪哉。騏驥非不善走。戴軛而耕。不如犢。鷹隼非不善擊。摯維而飛。不如雞。所處之不善。雖力如項籍。不獲施其勇矣。雖然。淮陰不封。曲逆不侯。儀秦不相。而將終其身焉。人徒識其爲餓夫賤士耳。某不肖。敢言他日。不負厚望乎。卽能不負。亦不敢冀執事之深信之矣。韓非嘗有言。富人以雨壞垣。其子曰。不築將有盜。鄰人亦曰。不築將有盜。後果失盜。富人因多其子之智。而疑鄰人之爲盜。也是豈其子之智。出鄰人之上。而鄰人之遂至爲盜乎。信起於親近。而疑生于疎也。今某不能如前日之朝夕侍。而又不能建業立名。歲月易邁。無可以報高厚者。執事雖欲不以不肖待某。不可得矣。而猶眷戀期許。若此乎。然則某亦將何以報高厚者。

與姚叔烟

郭傳芳 九芝

快接冰玉。夏復徂春。物候催人。徒增商陸之歎耳。李天老旋自制府。出所撰年臺築防之文。議論超卓。典核恰當。禮法秦漢。作者有其規模。無其經義矣。非年臺孝思純篤。孰能發此英筆乎。天生口道存問。不啻惓惓。空函附候。以志寸心。

東沈太史

黃始靜御

兄翁入玉堂。幾閱月矣。日來早朝詩。吟得幾首。國史會修。過幾頁。口脂面藥。會剩幾合。蓬池。鱸。鄧水。醪。曾飲。啖。幾許。草麻。潤筆。若何。擬大言賦。若何。龍山海曲。若何。郭熙春江曉。早圖尙存否也。王真。蝸。曾賜否也。金蓮。炬。曾撤歸幾枝。黃盤。雕錦。曾領得幾匹否也。須爲我一一示之。幸甚。

與邵戒三

丁澎藥園

曩者視學江右。冀北羣空。至今江右之士大夫尸而祝之。嗣後卽詔入蘭臺。首膺史任。文章事業。炳耀千古。視弟偃臥長林。遂有雲泥之隔。然采葛之思。無日不依依寤寐間也。

復姚叔烟

楊山松長蒼

長安把帚荏苒三年。知有先生久矣。祇以駕在關中。無緣撮合。縱使浪投漫刺。恐亦猶之陌路相逢耳。豈期錦字瑤函。儼然先及。殷殷提獎。非意所期。盥讀再三。愈增顏甲。弟于夔翁先生。知己之感。不啻浹髓淪肌。此番出山。究與善人在。患何異艱難險阻。薪膽相依者。反不在生平。作養之人。而却在逆旅。相遭之客。古人高義甘讓。先生弟真愧死無地矣。薄倖下流。何敢再言。願見君子。惟足下交果篤。執鞭所不敢辭。老病龍鍾。東下在即。六橋三竺之間。無端而成邂逅。未可知耳。仰承雅注。泐此八行。敬托履吉。暫通姓字。制臺夫子不敢具隻字者。新官舊官。笑啼不易。先生解人。當不俟弟贅也。不盡不盡。

與王丹麓書

張彥之洮侯

士君子短褐荷鋤。塊處天壤。出門而定交。登堂而問字。行貴其高。隱貴其福。誰不思志。凌河漢氣。薄虹霓抗衡。古今睥睨才人耶。雲間之於武林。都邑相望。風

雅相通。壇坵角立。雄峙海內。世所共知矣。然卑者多而高者少。出者盛而隱者寡。雲間自二陸而來。惟有徵君。武林自君復以後。未嘗有人。富春之釣。不作彭澤之衣。誰拂令人懷。昔賢而滋戚矣。某竊忝名祖之裔。豈無高志。生長海隅。菰蘆蠖伏。形不逮夫。中人名不著乎鄉黨。混迹屠釣。放浪江湖。行愁無節。福更衰薄。滔滔皆是。出乏知我。沒身蓬蒿。安能不仰天長太息乎。惟念賢豪之數萬計。英雄之輩不一。而武林有足下者。湖光毓秀。浩氣徵奇。少讀父書。長交名士。六經思輯其全。三立豈甘少缺。慕相如之風。流人服其志。學太白之詩歌。世重其才。慧性天開。瑤情玉立。白水旌信。青松示志。晨夕之內。惟知典籍。著書以外。更無嗜好。軒車至止。樽酒相將。花鳥撻攬於六橋。煙霞嘯傲乎一室。居惟圖史。坐散異香。文章垂之千秋。友朋赴於萬里。隱愈深而道愈隆。身愈靜而名愈彰。海內有如是之人乎。弟之未至武林也。山川迢遞。雲樹縹緲。道義睽於大滌。聲氣阻乎錢塘。其室伊邇。其人實遠。藜火之夢徒切。蕉雨之窗空懷。陳榻雖懸。江花尙邈。緬思玄度。徒滋悵惋。迨弟之過武林而奉謁也。門掩藤蘿。徑生書帶。博山座擁銀管。伴攜竹石。布置鶯蝶。時親沼游。五色之魚。謝宿異種之鳥。四方之友。

集乎金谷。萬卷之書。充於墨莊。披裘而歌。人稱高士。揮麈以談。不愧古人。披韞而闐。若無人入室。而其人斯在。玉軸與茵。芝交麕。牙籤共嘉旨。並輝河清。難俟。人壽幾何。握管而極英詞之樂。命觴而怡白雪之章。天下偕賞其曠情。予懷尤藉其雅量。晤對之下。情深縞帶。燕笑之餘。志堅金石。品不云高。隱豈鮮福哉。僕顧遲遲。以懷歸行行。而心折矣。南窗文略。披誦已久。錦繡襟期。時在目前。文津初集。尙未捧覽。驚驚芳塵。幸肯惠寄。瀕行之時。不遑奉別。違踰浹月。懷想益深。趨侍之期。尙俟秋風。

上沈夫子

張嗣溥天如

不待臯比久矣。時披讀志學萃言。猶不啻耳提面命也。近閱武林會語。竊幸敝邑得教化之先。其間析敬一之旨。闡性命之蘊。未復諄諄孝思。武林士民。今春甫獲一聆其訓於撫軍門。生輩蚤已聞諸講幄。且躬行之化。漸漬良深。非復尋常故事。何幸如之。方學宮新煥。振起頽靡。每遇朔望。兼課文行。邑諸友蒸蒸然。羣沾化雨矣。某雖僻在村野。亦得時被餘澤。乃聞吾夫子有將母之思。誠哉育

英之樂不如庭闈歸與歸與獨惜予小子不知所裁爲之奈何。

東魯子唯

周在延龍客

昨聆教爲快。高談雄論。不數曹劉。令弟神怡心曠。不覺膝之前矣。歎服歎服。

復曹桐暘昆仲

施閨章愚山

歲除前二日。令弟蓼懷枉過。袖出書問。屬以尊公先生銘幽之詞。且稱述尊公平生。謬見采賞。情最悽懇。惶悚交切。已而泫然流涕。憶昔備官郎署。數過陸舫。追隨永日。賦詩贈答。後又獲見於禾中。迄辛亥夏秋。客遊國門。與王宋諸鉅公。爲文酒之歡。因得附名八家。爾時尊公雖不卽還原物。氣甚豪舉。及僕八月初出都。乃蒙執手固留。曰我輩皆老矣。後此相見何時。言畢黯然。寧知同餞酒間。遂爲永訣哉。昨歲聞訃而慟。情不自已。然儉腹枯毫。不足以發揚海內鉅人名德。况尊公文采風流。照耀天下。尤未易更僕數。冗病中草略報命。是惟操寸筵而撞洪鐘也。昔歐陽公有云。作者之言。常不能滿孝子之心。無所逃罪。至末斂。

子女止詳所出。而略所娶入。略仿古法。或不深評。統惟酌裁。或別請鴻筆潤飾。爲鄙人藏拙。是所願也。惶恐不宣。

答俞友良

胡文祥

吾鄉老成耆碩。克膺朝廷鉅典。巍然坐明倫堂。而稱鄉飲大賓。如今先尊先生者。指不多屈也。今兄以仁人孝子之心。俾不佞臨摹大像。以奉歲時。以昭示子孫。其與野老散人寫幅小小行樂圖。徒作山林中烟霞泉石觀者。正自有別。矧又托家萬青兄諄諄致命。不佞其又何說之辭。卽異日者。仁兄高擢科第。致身崇階。受聖天子褒錫之典。榮贈所生。不佞猶當執五色管圖寫尊公峨冠博帶儼然朝紳氣象也。惟留意焉。

寄余兆可

揭重熙
萬年

弟于衆人中。逐隊而趨。未有所異。獨吾兄一見有暱弟之色。亟聞有賞弟之音。弟何修得此。兄固千秋人。弟荷千秋知矣。端蒙造歲。得吾兩人。自當以文章意。

氣傾天下。何暇與瑣瑣較勝負耶。兄歸遂不我顧。每爲悵然。至尊寓輒淒其而返。饑鳳悲鳴。誰以剖心當口實也。

與顧子含

馬文燦含英

弱冠與君遊。今皆成皓首矣。弟曩因親逝子幼。跬步不出。坐困至今。而吾兄蕭然陋巷。琴瑟靜好。利名子嗣一切淡却。且不禪不玄。生平寤寐寢食者。惟有詩文翰墨。素友石交而已。詩文清逸秀婉。不吝珠璣。翰墨真行草隸。揮應無倦。更所難者。家徒四壁而急死友之喪。貴顯納交不踐朱門之閥。古高士中亦罕其儔。茲皆日追崦嵫。弟如不爲吾兄表揚萬一。使潛德不彰。是蔽賢也。意欲及吾兄古稀之辰。合知己數人。賦詩以志不朽。吾兄其勿厭名而亦辭之。

寄王望如明府

陳衍虞習公

僕自客歲奏書記室。嗣後支離憔悴。老况日添。目所披閱。掩卷輒迷。偶爾撚髭。苦吟。伸紙成字。及隔日翻閱。疑是他人篇咏。慧業銷忘。廢書坐嘆。屢奉父臺錫。

我金繩。又聞倡學梅江。心乎慕矣。卽不能裹糧七日。竊効榮述。依帷三年。遙待高足。乃帶水雙魚。縮鱗已更。亦不違佈之冰署。師舟之老善忘。嵇生之懶負德矣。去冬梅放時。期際生申。弟因染疴。亦失封祝。老僮聾曠。一至于此。玉劍尊聞。何時賜弟。搜獵俾得釀花爲蜜。稍成全書。然授梓無資。卽成亦終淪之荒烟。蠹腹而已。還山拙詩。借光玄晏。可謂芝生糞上。慚感慚感。

寄王農山侍御

王仕雲 荃如

客從南方來。無不嘖嘖我農山先生者。曰。先生望重東山。一切熱鬧場置不問。惟閉戶讀古人書。與一二布衣交。閒評盛中晚諸名人詩句。邑之中有待舉火者。三黨中有待乘車者。待衣食者。待無凍餒者。指不勝屈。某慨然曰。此我家晉公再見也。適是年除夕。徐遐老至。捧讀手書。如與我長兄白門晤對。握手論心。時因詢吉履。慰積思者累日。因嘆遐老以曠代才。淪落數載。卽經年在寒暑。冰蘖共守。絕無一語及家人筐篋。豈有如此志操。而長貧賤者。恨弟坐苦海三年。今雖極荷兩臺獎許。如可復邀啓事出谷之期。料亦不遠。遐老又以兩尊人缺。

膳一子未婚。言旋之思。至忘寢食。只得聽其南歸。但弟目下既不媿范萊蕪。選老又愛我深。留之以俟他日。雖曰花州明月。梅嶺清風。爲高人所賞。然而苦矣。因嘆古交道中。如子敬之於公瑾。指困相贈。傳爲美譚。然此在困約時。爲難耳。若兩人俱富貴。雖歌鐘一肆。女樂二人。又奚足爲子敬多。弟生平謬負氣誼。敢以此言聞之長兄者。料遐老意氣殊絕。而長兄又今之古人。決不令其鼓吳市之篋。巧木蘭之飯也。

寄徐檢討

俞美英

某昔者獻詩賦于梁明府。大爲稱賞。一時謠議方起。幸遇先生力請于明府。遂得始終着愛而去。是某于先生固。有知己之感。而與梁明府同爲二天之戴矣。彼時豈不欲望見顏色哉。特以嫌疑之際。不得上通耳。然私心嚮往。心與神馳。每謂生平之所以阨處窮巷。事業聲名。都未成就者。以不得遇知己之人。力爲振起。使之卒學也。假使遭遇所天。而力爲拂拭。某之學問文章。豈猶不足與成乎。故某今日無論能自立與不能自立。必欲謁公于門下。而後畢其想望當世。

賢豪之心。前公在京師。已託舍弟一奉手書。舍弟歸。備述公惓惓愛某之意。某方在鄉塾。遙聞有大人先生爲某掄揚上國。此猶如鯉伏穴。覬覦見日光于爛土中。雖未得驟致青旻。亦不自覺其蠕蠕欲動。欲殊于鰈鱣矣。今歲因故疾復發。託于友人家。遇有吳縣人來。知公在里。用敢布聞于左右。

與友

陳鳴鸞翼蒼

足下紀遊詩。情緣境會。語從情生。寫抑鬱之思。吐沉埋之氣。當與少陵秋興八首。並垂天壤。非諛言也。

答徐竹逸

黃始靜御

春杪從靈巖歸。遙望菰蘆中。寶光四射。深怪寒家有何靈瑞。抵舍。家人出徐先生手書。及新著種種見示。乃知文章光氣。能令屨人生色。莊誦再四。心目朗然。至今猶寤寐百城也。屢擬裁答。而鴻修雁阻。郵寄無憑。然落月屋梁。輒思元度人遠精神。近得無爲。今日咏耶尊慈之變。弔唁闕然。旣乏猶子執紼之誠。復失

良朋磨鏡之義。罪戾山積。沉重以珍。賜下頒。瑤章寵貴。知兄翁蓼莪雖廢。南陔尚存。名山大業。正于讀禮時。彌足千古耳。蓬使言旋。愧乏瓊琚之報。秋風載道。不盡依依。

與姚叔烟

王 雲勝時

前承錦字。遠自三秦。匆匆報章。愧無青玉。殊未盡懸企之懷也。老社翁以金馬石渠之才。暫屈而磨盾作露布。所謂龍欲騰。翥先階。尺木也行。當飛聲天衢。高步雲路。以紹開元。宗袞之烈。不亦休乎。弟年既垂暮。兼以目瞶。無由一望光儀。惟有寤寐依馳耳。

與涂宜振

魏 禧冰叔

弟自笑胸中學問。如賣雜貨。郎色色都有。然富人出一金。便并兩耳。小鼓都被賣却。觀兄博奧。何異盜入龍宮。珍寶狼藉。直無著手處耶。

與陸梯霞

汪 霽東川

正疑此數日何魚書寥寥也。齋頭秋蕙。忽發一枝。自賀必爲佳兆。旣而先生詩文至矣。讀之鮮妍如花。淡冶如秋。青翠如山之色。明媚若水之光。林和靖陳無已不足道也。

與李觀察

姚是龍叔烟

曩歲蕪城夜月。蒼茫分手。離愁別緒。黯結萬端。至今精魂猶若在。江天疊嶂間也。近日世事翻覆。人情險巇。較前彌甚。交遊一道。方之古人。無復存什一於千百。殆由富貴者日益驕。貧賤者日益諂耳。然人情莫不喜順而惡逆。故習俗之尚多有窺辭。已探意旨。工語言以迎合爲能。事趨之者靡靡成風。以爲不如是不足以納交于公卿之門。嗟嗟。欲求世道之不衰且壞者。奚可得乎。獨先生心事。聲華卓絕千古。昔未爲令時。卽辱下交。迨後赴官蒲色。受知愈深。蒙愛愈篤。芻蕘之言。無不採聽。間有愚戇過激之語。亦笑而領之。未嘗少動顏色。至顧復寒暄。解推衣食。以迄情之曲折。靡不周盡。戊午春。某以營治先人丘隴。馳還鄉里。先生名日加重。位日加尊。今且擁旄列戟矣。私心揣測。前之如彼。如彼者。寧

可復得耶。乙丑冬。再上燕臺。會先生以太夫人服闋候銓。重獲聚首。歡然道故。而禮遇之隆。有加疇昔。於是始信先生非鮮克有終者也。竊嘗思士之得遇於大賢者。必其德足以配顏丹。才足以媲曹劉。乃可無愧。能不責其人之賢否。虛懷下士。而欲概締縞紵之交。定車笠之盟。夫豈易得哉。大抵居盛位。顯當世者。必有休休之容。於人不求備。樂道人之善。喜成人之名。故相與有成焉。如不肯某者。行能殊無可觀。於他技藝。一無通曉。又不善詭隨於俗。中夜起坐。揣己度時。必作溝中瘠耳。詎意先生相須之殷。相遇之密。有如是耶。近有客自江南來者。凡知與不知。皆曰。先生總憲入郡。專掌邦刑。多所平反。人自以爲不冤。某聞之。喜舞欲狂。益見名實相副。久而彌光。不惟譽於都人士之口。且譽於行道之人行道之人。能譽於閩越。又安知不譽於齊魯燕趙。以達於楓陛之上。用爲黃閣首參。以霖雨蒼生乎。某之觀先生。譬猶江河之水。浩淼漭漭。不萬里不止。固已早卜之。不俟今日也。感知己之恩。因以托交之始末。及聞見之實事。告諸同人。以見先生之生平大略。如此。亦可想見其人矣。向有拙詩百餘篇。請繩糾其失。於王徵君。倘投之記閣。幸爲藏拙。收之篋笥。嗣容走領。某之爲詩。原未識風。

雅之體源。殆如蠹蟲食木。偶爾成文。非敢求奇自衒。卓然思存不朽也。尤望鑒此區區。

與張箕山學士

魏裔介 崑林

讀義利之辨。知提撕之心切矣。昨接大疏。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義蘊宏深。敷陳王道。賈山至言。司馬長卿諫獵。何足道哉。爲之舉手加額。容鈔完壁上。

與施惠山觀察

張貞生 箕山

赴補初非鄙懷。况以抱憾終天之人。止宜臥影烟霞。稍全廉恥。迺復仕途混迹。闇於出處。抵京見長安道上。窮年累月。守候監司。缺出者不一其人。獨不見我。施惠山亦可以見公之高矣。君子難進易退。吾儕所講求者。只此一句。終身行之不盡。在明眼得無以其高者笑纍若之躁進奔馳乎。

寄觀頤叔父

沈聖岐 千秋

拜違顏色。已五六年所。今日踉蹌而來。理宜趨候左右。徒以去家久矣。一切世法。已如蒼狗白衣。入手俱無頭緒。故遂一拜。母孺人于吳閫舍中。便爾北轅。事同浪迹。情由苦心。唯我叔父。或見憐察耳。不肖今日。所有七尺而已。自頂至踵。皆叔父所留。以暨我先人朽骨。寡母孤兒。猶得闔門而食。此德此恩。九死難渝。不肖困躓幾不能強顏。而圖報之心。深於骨髓。且猶未能間執讒慝之口。謂之何哉。悠悠之人。都難告語。昨邀六兄于白門歸舟。兩夕晤言。如面叔父。六兄才資穎敏。十倍于姪。以姪之險阻。當此數窮。尙頃刻未忘擊楫之志。亦願六兄折節讀書。屏息外務。而叔父爲勸勉之。其振起自可日計矣。然今之科目。徒爲免死之計。原於門風。名行了無干涉。六年之別。喪我兩兄。羣從凋殘。晨星不啻。獨叔父如魯靈光。而遶膝諸孫。風氣日上。則叔父亦可以觀天之報施矣。幸益葆養。以膺遐祉。姪不勝祈禱。姪亦在甸內。解維渡江。一見二弟。便策蹇北去。不審叔父有意教之否。無任顛埃。

東魯子唯

鄒志弘 毅人

捧讀令高徒近作。藻采高翔。如雲中丹鳳。可望而不可卽。令弟頰首拍案。嘆服。嘆服。行見一鳴驚人。爲絳帳生色矣。公門桃李。不愧古人。謹此謝教。不盡欲言。

答錢右玉全學

繆樹中 恆天

讀思母詩。當苴經席薪時。展不過半。不覺嘔血數升。見之而興孝者。吾不知幾許人。足下直大有造于斯世矣。敬羨敬羨。

與陳舒野

沈 白 天庸

尼山高弟。惟端木先生築室墓旁。方之舒野先生。可謂後先輝映矣。令師遺像。敬題上法眼。以爲何如。

與前輩陸龍吟司馬

汪 蟾 舟傑

當事者舉鄉飲。正賓興大典。向來所舉。多名實未稱。有負敬老重賢之意。今合郡紳士交口揄揚。必欲舉閣下膺此選。而里中齒德兼高。又無有出其右者。揆

紳士之意。以爲如此。則名實可以相稱。若得俯就輿情。一則盛典不虛。二則實行可崇。三則公論益快。居之者不媿薦之者無羞。旣取重于當事。又增輝于鄉邦。亦何有不可。乃必逃名斂跡。堅辭而違其請。何也。其亦欲然不自滿乎。夫不自滿者。閣下之謙也。然因之激勸後輩。爲人心世教之範。則又謙之無可謙耳。敢達愚忱。力爲勸駕。真吾道之光。非止爲風化之幸也。

寄戴丙章殿撰

陳昂書崖

梅里一別。轉盼五載。閣下姓名居多士之先。雅望出羣公之上。某時時舉手加額。北向稱賀。自輦下來者。每傳足下志益謙。讀書之念益切。選選購書江南。惟恐不獲。是何等襟期也。昔羅文恭公臚唱之後。日從湛甘泉先生講學。不輟。至今傳爲美談。閣下殆其人歟。益當稱賀不置矣。某年來沉頓如昔。無可爲知己道。惟于先世遺編。考據得失。訓詁異同。作人間老蠹魚。或有餘耳。足下其何以教之耶。

復淮揚直指代

謝起蛟睿菴

年翁正直忠誠。驄馬行處。寬嚴得體。清霜之餘。無非陽春。常見按部者。往往爲山岳動搖之說。所誤不知紀綱之第法在澄清。非止隆御史之體貌也。捧讀條示。無不中窾。卽老吏不能竊意。年翁從木天轉。不習外吏。何洞燭利弊。若此。真天授也。弟北面事之矣。吳中去淮僅一衣帶。實分南北。弟如入暗中。正不知何所稅駕也。

與陳葑石

羅 康白水

令兄老相知。踪跡反闊。辱吾翁教愛種種。反出令兄之右。此情何可云謝。謝家寶樹。幸接芳鄰。跂望之餘。時切瞻炙。懶性倦出門。一涉應酬。真與械繫無異。

上車與三給諫

曹之璜中玉

先生以鼎台重望。暫寓東山。霖雨蒼生。直指顧間事。某自束髮受書。卽從鴻篇藻翰。服教已深。滿擬一覲龍光。獲瞻色笑。不意仙槎遠泛。鄙人緣遇何慳也。璜以淺陋之才。雖攻苦半生。未由少光先緒。副堂上兩尊人責望之恩。自顧碌碌。

無能于時命何憾。然每從中夜一念及先父母。日以成名責不孝。則感慟交深矣。古今事蹟推闡德者最多。獨揚母儀者絕少。璜欲著賢母輯略一書。不論其子之賢不肖。祇從選籍中于賢母有一二語紀載者。悉爲搜入。以闡幽微。璜自念伏處草茅。不能顯揚其母。又令古今之母德不傳。是古今賢母與先慈母有同憾矣。璜敢令先慈母與古今賢母同憾哉。惜家世藏書焚逸。見聞既隘。搜索爲難。俟書成後。方求訂正。鄙刻四種。自知貽笑大方。先生南國晨星。或不以蕪陋見拒。故敢縷悉鄙私敬呈。鄙削道範未接。不宜冒昧通書。在先生或冀見宥耳。

與何鳳渠

羅 康白水

屢承嘉惠投贈。略無報李之私。豈屢人行巧日投羨門。知飫而不知恥耶。古人慕義傷離。雖一日猶三月。况轉眼數年。闊闊如秦越。係戀心熱。更當何如。邇來金谷繁華。遠出季倫之右。且蘭芽桂茁。日森秀於庭堦。正如萬斛之舟。載愈重行愈平。不自知其容受之多。而坐致千里也。鄙人桑榆影短。謀生計拙。惟濁酒。

三行東窗一覺守此生。涯以逝耳不足道。三月間康洲過我。欲乘此扳會。自量寒陋中止。聞前月東過。坐不知而不及。迺俱屬多罪。統惟照亮不宣。

辭謝類

答友人求政壽文

林雲銘 西仲

文章本樂事。一涉應酬。便落苦海。僕之文成矣。又以字數無多。買菜求益。獨不思文以氣爲主。每篇中或多至數千百言。少僅數十言。其氣一也。譬人之一身。有長爲防風氏者。有短爲僬僥氏者。其耳目口鼻手足大小長短。靡不相稱。若合數十僬僥之體。作一防風氏。豈復成得人身乎。今文之湊泊補綴者。何以異是。僕實不能幸諒之。

答姚叔烟

陳恭伊 元孝

秋暑杜門獨坐。日盼驕從南來。得一晤語。以破寂寥。而不知台旌已到署中也。

捧讀翰教。聞中途有衣袂之戒。益用惘然。身外皆可。不計不知。乎生著作。得不沾沒。否此心血所存。最爲可惜耳。委篆先呈二方呈教。比年逢秋。卽有臂腕酸疼之疾。往往不奈勞劇。餘容俟便再繳也。嘉惠種種。受之逾涯。却則不敢。肅此并謝。臨筆懷仰。

與沈喬瞻

吳農祥慶伯

身是吳蠶老。不作繭拙文。馳正恐非上駟耳。故人無幾。愛我如長兄。真銘刻不忘。金鑄絲繡。豈虛語哉。

謝李笠翁惠扇

沈澤畏只

去家百里。滿目潛然。對鏡談心。笑啼自止。舟行風浪忽湧。知爲神物在握。謹什襲藏之。留以待進署之後。展對如見故人。并示不敢輕易前輩筆墨也。

與陳書崖

程珩鶴天

昨吸郁廚南釀。味不可忘。委篋卽書。佳句繳到。別論擬表。弟最苦此。亦煉水。以不爛。四六固辭。學士之比也。無以應教。并及。

復表弟茅于純

計 東甫草

連宵諸公處雅集。得追隨後塵。領益匪淺。嗣走路河。不獲再親玉樹。覺鄙吝復萌。采蕭雖賦。未足盡我懷思也。纔抵寓。始知雲牋惠及。天涯骨月。開緘如覩。令儀喜何可喻。道表名重繡虎。而猶倦念故人。若期之殷。真令清松減色。感且不朽。

謝龔岱生明府

林涵春 弈善

使君廉吏也。日僅飲禹航水。於今七年矣。雖行道之人知之。獨是從來廉吏多皎皎自好。卽親識窮乏者。亦不能邀解推之惠。况無平生之素。邂逅于逆旅者。耶。涵春自計放佚不羈。逢迎技拙者。在今日實無有二。使君以英年登仕籍。旦暮優遷臺諫。視恂愁老朽。百無一長。宜若中廢病駒。道旁苦李。卽高踞百尺樓。

而臥許汜於地下亦未爲過不意以家弟介紹片言遽損清俸以資荒詞災木且持贈至再直與古人宦橐別無長物僅存一龍尾亦不吝惜者同稱千秋韻事也嗟乎令人席豐履厚金玉堆積不顧親識死生緩急且謂文章一道饑不可飯寒不可襦輒以泥沙瓦礫視之而不知文章之士亦視之如圈鹿欄牛徒享芻牧懵然無裨於世而已昔杜少陵持長鑱于窮谷不能以詩歌博一飯而嚴武韋臯嘗欲殺之以爲快韓昌黎居長安無緼袍糲食之給而羣怪聚罵指目牽引挈挈東歸春亦嘗謂此輩倘知二公文章能行世而傳後慨然予以當厄之惠未必不與並傳不朽但彼圈鹿欄牛之見必不及此春何許人敢言文章然以使君之約已待人視文章爲性命論之則二公不能得之於古而春反得之於今不覺自慰且自慚也集成當買棹詣謝且以告別若得如椽賜序編首尤荷華袞之榮不敢以閔貢猪肝再累安邑也

答憲章叔

曹鵬 校錄

姪性僻好遊每聞有名勝山川雖跋涉不憚修阻也以是任意所之鼓棹追尋

猶遙烟浪之湖。登踞崎嶇之石。載筆留吟。把盃嘯傲。匝月經旬。到處生涯。自覺一番真趣。不知我意致者。或目之爲迂。嗤之爲狂。皆謂天涯外一怪異曹生也。姪唯是率吾天真行吾樂事。笑之罵之。隨世所置。乃獨荷尊叔格外留青。貯之夾帶。若將以爲爨下之桐。鹽車之馬。起而振之。其誤耶。抑信然耶。太史公云。駑駘附驥尾而力百倍。伯夷得孔子而名益彰。正姪與叔今日之謂也。閱邸報知尊叔鶯遷定遠。可勝雀怵。復命姪追從蓮幕。深荷提攜。敢不竭厥從事。緣子舍塵冗。老父春秋。旣高烏烏私情。不克遠違。膝下告我尊叔。當亦聞而垂注也。

候某年文

丁 澎藥園

不肖鳩拙無能。賀監之狂。顧癡之癖。併於一身。可謂人間棄物。不意荷蒙青睞。拔之稠人中。而進教之。真不啻暗室之仰燈。而百川之資筏也。浩恩年深。一年心版日鏤。一日但不知御報於何地何年耳。

與沈喬瞻

徐林鴻 大文

落魄襟懷。所難堪者。虛知已屬望耳。酒盃撥悶。兼得奉教君子。良所深願。但破帽青衫。恐衝貴人馬首。俟異日後遊。何如。

上周制臺

李因篤天生

歲華初轉。星曆一新。憲臺山斗在躬。坐駢純嘏。奏殊勳而膺茅胙。四座賓僚。競戴恩輝。卽關疆散處。譬之春曦所至。羣歸照臨之中。自不以地闊人遐。有分煦育也。頃者馳來岐下。省侍戟門。蒙涵濡慈波。有加無已。遂使追風駿足。蓬華聞聲。卒歲椒盤。舉宗拜賜。當時仲宣作賦。前賢許以依劉。司馬憐才。舊史稱其得阮。吾生有托。彼美猶存。山榛隰苓。不隔曠代矣。跂須表弟荆原之役。卜日聯鑣。展叩崇階。待傾懷抱。不宣。

寄玉峰徐夫子

曹鑑平桐陽

客秋聞赴闕之信。正值閩軍北還。攫船甚急。小舟至禾郡。竟躑躅難前。嗣後少解。而星輅已進發。不獲望顏舒款。抱罪良深。某以樗櫟謏材。公車困頓。未能仰

副洪造之恩。又遭先嚴大變。痛不欲生。於苦由中接舍弟家郵。備道我夫子新故交情。雷陳莫及。伏讀賜書二通。稟經酌雅。緣情輔性。主持風會。扶植綱常。真令歿存感恩。幾於一讀一淚。使舍弟得奉典型。禮儀合度。豈止郭有道人倫領袖。程夫子理學淵源而已哉。遙想榮補在卽。竚看黼黻皇猷。鼓吹盛世。垂大文于天地。樹不朽於古今。調鼎卜甌。直旦晚間事矣。薄申芹悃。聊引葵忱。惟冀淵涵幸寬輶瀆。不勝瞻戀之至。

答江度邁書

失名

虞廷咨牧伯。白茅寵錫鄙。漢殿重循良。紫綬先騰湘。澤愧未修賀。猥辱翰頌。回憶少年時。兄以范公自任。弟亦竊附同心。今老矣。用舍行藏。各惟所適。念顧廬一別。轉盼間耳。乃驂熊軾於谷陽。潛握麟符於漢水。獲展偉抱。洵快事哉。弟唯是徜徉山水。邀泉石烟霞。以樂天年。政事堂中。非所散步。諒年翁猶是爲宰之言。偃弟仍然。非公不至之澹臺子也。小兒邇來不欲爲制舉學。文章事業。何日慰厚望於萬一。伏願孟浩亭畔雅誌。高風莫愁湖邊。咸歌樂土。越西高節。復

挺堅於磐石峰頭。雲中惠澤。且流溢於溫湯泉外。其爲交遊光寵也孰甚。

謝沈喬瞻惠蘭

徐林鴻大文

餘酣未滌。殘夢方回。忽接芳蘭。倍增旖旎。但鬢髻蕭疎。愧無可人。消受耳笑笑謝謝。

與張日生

王 壘子安

春草淒淒。王孫之懷。與日俱積。一春風雨。殊爲淹人。時念知己。未由破浪。徒望吳山明聖。而神違耳。適接手教。并新詩見懷。故人情重。霄漢爲低。而小孫叨惠。屢屢兼金數辱。莫知爲措矣。以長者遠賜。未敢拜卻。但藐孤煢煢。不知何以爲報也。

與吳伯成

丁 澎藥園

昨昌亭雅飲。基枰酒擘。逸興遄飛。不減竹林嵇阮之豪。惜弟不能少拔鷁首。以

繼勝遊爲悵。沾渥榮光。布帆東返。感佩與流水俱長矣。

謝陳在茲

揭重熙 萬年

重貺忽臨。私衷爲震。顧先賢有不恭之議。大聖敦不拜之風。謹烹諫議之茶。爰草蔡侯之紙。佩香以潔。夙穢茹丸。以清肺肝。并及豆乳之腴。用附橘懷之誼。若迺朱履。譬彼錦鯨。素非貧士所宜。敢貪公子之慕。完璧以上。斷金爲盟。

與李不夜

失名

扁舟風雪。出明月而弔寒。帖雅意何極。卽古人素車白馬之誼。以篤友生。未有榮及水木之源。重繭百里者。恨苦次倉皇。不敢以衰經把臂。兼褻從者。耿耿寸心耳。弟等除夜抵家。百事未遣。然私冀掩關息影。已不啻如暍者之望。陰足下。或亦同此。竭力奉訊。來日以便迎迓。唯幸的示。日出事生。流光彈指。弟輩翻藉足下來。可以謝絕酬應。若必了諸緣。始得聚首。則無了日矣。率爾附布。啣感之私。非面莫旣。

與友

李成輅

羈人寡侶。有似楚纍。既覩光儀。喜爲不寐。古人云。空谷而聞足音也。徒以行期。匆率。雨雪天涯。遽焉分別。心殊悵悵。接讀郢句。不啻吹律回春之感。第青鞋布襪。不足當齒牙耳。

與金子凡

裘充佩 次章

拙撰蒼蠅聲耳。謬惠獎詞。無亦昌歎。羊棗之嗜。有不可解者。君家瓶有幾。曾盡覆耶。秋色滿齋。言念君子。我懷如何。

謝汪羅遠惠爆竹

胡宗鐸 天爲

迎春正苦寂寥。忽蒙震雷之惠。明年思作驚人鳴矣。好音烘耳。擊破餘寒。可當蟹谷之吹。足敵怒霆之響。弟何幸而獲叨此。擬當爲君探春來好事以報也。

謝永平趙獻清惠贐儀

李 穎 考叔

弟。鑿。翻。甘。泉。飄。蓬。龍。塞。承。台。兄。連。轡。孤。竹。日。挹。清。風。將。一。派。旅。愁。刷。洗。殆。盡。徼。惠。真。不。淺。矣。來。朝。判。袂。行。李。蕭。條。又。蒙。腆。儀。頒。惠。誼。不。敢。領。謹。遵。子。輿。氏。教。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也。謝。謝。

與陳書崖

包爾庚 宜鑿

爲窮愁所積。不知時序。忽承腆貺。媿汗交浹。歷叨惠愛。又不敢自外。惟有銘鏘而已。辰老經藝弁言。一過端陽。定草完請教。日坐牆面。正如邠老重陽詩。不免爲催租人。敗興也。一咲。

東惠元師

魯 曾子唯

僕素不善飲。又拙於事。而短于應酬。未能迎合高陽。啓迪來學。內觀慚阻。如何可言。但聞古人立教。必須循循善誘。開其覺識。醒其冥頑。而夏楚樸作。不欲驟施於初學。然變化氣質。是讀書第一義。溫故知新。講解明澈。是學者第一義。慎言語。謹容止。又是今日諸生第一義。縱不能日就月將。步趨往哲。而浸灌既久。

自有種種得力處。譬之五穀熟後。自知豈特冰生于水。青出于藍而已哉。彼昏不知。欲速銳進。操先生之權。雌黃滿口。如青盲老牴。舐犢呻吟。多見其不知分量。諺云。近寺不重僧。意亦類此。况目鮮之無。近不遜而遠有怨。西河舊案。同歸一轍。當奉先人遺訓。蹈東海而去耳。安能鬱鬱寶房。折腰於半菽耶。唯進而教之。

答郭郡丞

張貞生 黃山

前以病體具呈請詳。焚香默禱。引領金批。乃蒙過愛。仍將原呈擲繳。使臥床殘喘。愈加恐惶。老公祖篤摯之意。惓切有加。非不知仰體玉成。勉力駑驅。先賢有言。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愚於今日。正自當斟酌。而決諸己之時。疴弱微軀。元氣既損。何能久長。溝澮立涸。蒲柳先零。憶往年看書。尙能多記數行。今則今日不記昨日事矣。前尙一食再食。今則不能飯矣。前此臨事。或能自主。今則微有所聞。便方寸怔忡矣。且以酷暑之時。弗離絮絲。其爲弱症可知。甌茶之頃。屢苦喉乾。其爲火症可知。昨於

定巖偶登小坡亦非險峻。無故仆地。逾久始甦。一時同遊者。驚惶莫措。似此種種情狀。日深一日。知爲命縷所不能續。膏肓所不能去者。尙能出而走數千里外。以望聖明之顏。以逭臣子之罪乎。此終夜思維。自爲斟酌。以決諸己。而知其斷斷有不能者。君恩罔報。臣罪難逃。望闕引涕。魂夢弗安。伏望慈腸照察。垂念情真。非敢藉口推託。批准呈詞。蚤賜轉詳。尙可藉庇安心。丘壑調理危軀。則犬馬餘生。少延歲月。固沐帝天之恩。皆感老公祖之賜矣。

與陳書崖

程 玠 翰天

名醞佳品。以兄翁風味。倍極難忘也。日來靜氣。當發奇光。覺照乘不足珍耳。小詩贈政。惟冀郢斤。

招杜仲義

張之綱 正三

秋水平湖。復起伊人之想。客有問奇於足下。而索介於弟者。弟揣俗塵日甚。并忘之無。尙敢望元禮門。昂首吐舌耶。還望足下。自過剡溪。共剪西牕短燭耳。

與陳書崖

包爾庚 長明

承昆玉惠顧。不能烹一韭。深媿荒野。又辱蒲觴之賜。汗更如沐也。令伯壽言。容于午日外。草就馳正。日爲燕中楊太史。索其尊人六十鉞。坐守醉里。故不暇。即撰然亦不遲也。損惠無乃過渥乎。謝謝。

與鄭法先

揭重熙 萬年

不肖年登強仕。道媿無聞。未能盡爲子之歡。敢冒當知己之祝。小言附佈。業荷亮原。高韻傳來。殊深惠注。率勒鳴謝。不盡。

與張履安

姚是龍 叔烟

違教四百餘日。鱗鴻罕便。想有同心之悵。正懷念間。適尊紀遠臨。辱承手諭。兼副雅贖。不覺感慰交并。但弟馬齒徒長。老大無成。每逢此日。追念劬勞。傷心。迸血。殆不堪言。過承慈注。彌增慙愧。佳詠藏于懷袖。時出一覽。卽如親瞻光霽。欣

快當何似耶。弟入秋以來。兩經重疾。幾登鬼錄。復遭種種奇變。不特回祿而已。得存此身。便爲大幸。餘不足道耳。陳簡兄偶道近事。稔知長兄甚不愜意。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獨我輩非不如意三字。可以總括。更有甚而又甚者焉。此真不可解也。天也。當奈何。

謝王儕松惠拄杖

李穎考叔

承惠青藜。顛危無慮。傲先生扶持之惠。真不淺也。謝謝便呈拙句。鄧正一時豪放。戲謔捉筆。幸勿笑。蕭然曳杖。從無長者之言。付之楚炬。

與檀豹文

曹鵬發楚

天中節屆。正欲與二三知己。擊楫中流。把杯弔閭。說古今得失不平事。爲一時佳會。緣家叔命往鷺臺。不獲把臂追歡。計同志諸人。呼盧浮白之餘。獨少曹生一座。臨流賦詩。波臣有知。寧無鄧禹笑人耶。

答友

柴世堂陞升

僕不善詩。尤不善諛。德政頌非所長也。足下欲強爲之。正如關東持鐵綽板。乃欲效紅芽按拍。縱極調聲。終露慙態。魏公藏拙。是所望于足下。

辭友索文

朱 啟 弋 張

劍在堪酬諾。囊清不賣文。古人之意。大約在自待不薄之意。居多。詩古文詞。今日濫觴極矣。有賣菜傭。亦知咏園蔬。燦爛輝閒事。遠異漁樵伴。日曛矣。今日人文。重乎輕乎。何苦敲金戛玉。反借大帽頭一罩耶。

謝柴虎臣夫子

陸繁昭 拒石

辱教見歸先子遺文三篇。伸函啓讀。儼接儀型。鑽仰之餘。涕零雨面。繁昭生媿伯魚。早失趨庭之訓。井慙馬服。不能讀父之書。自非情深宿草。誼切焚芝。載在緜緜。寶茲琬琰。將何以式光家乘。輝映全編。昔者孝標報秣陵之扎。未聞收錄。其文字桓集。應劉之作。又不聞歸之。其子先賢復生。負慚斯舉。此身未殁。長誦餘恩。

辭友招飲

羅 康白水

僕出門遭蹶。動輒自忌。私謂。惟利達之途。則然。餘皆坦道也。昨弗慎復蹶。致傷左股。乃知躡太華。陟衡嶽。行萬里無回互者。真天授也。妨命之罪。幸諒。

臨金賞類

東金用叔父母

張瑞圖 二水

踰伏野人。雖無從搨芝宇。慰識荆。而時從楊舍甥。歛聞厚雅。若身受之也。接壤之邦。一彼一此。然瀕海之邑。一水盈盈。休感共之。然則老父母數年澄清之績。野人之雞犬桑麻。食庇已久。更爾遠荷鳩慈。踰涯存貺。銘鑄之私。何以爲喻。敬謝鼎資已隆。計事伊邇。承明禁闥。虛左以待。朝丹暮霞。雖欲久淹鸞羽。固不得矣。鄙人近善病。筆硯荒疎。舍甥傳尊意。尙有葑菲之採。敬附四緘。四紙奉政。貴鄉翰墨。湯許諸君。爲政已久。僻海老夫。意造無法。率堪唐突。一粲之外。所冀藏

拙臨楮瞻邈。

與暉正叔

諸匡鼎虎男

覺菴先生謂足下旅舍炎蒸。無能消暑。特攜十洲子虛上林圖。欲僕同過竹下。觀之。纔一披展。覺林風動。窗海水湧。案車麟馬馳之聲。彷彿盈耳。稍可爲足下招北窗微涼。尙冀以麗句咏之耳。

再柬兄錫嘏

劉祿耀百荷

以元少文爲不怪。吾必唾其面。以元少文爲至怪。吾又不屑唾其面。惟于不怪中。見其至怪。于至怪中。見其不怪。可與論元少文矣。

與王璞菴

周穉廉冰持

人有敝巾敗刷。不肯與人共。至於詩文。則千人同聲。必不肯自出機杼。何也。惟足下乃可稱獨步。

致岸黃又姪

胡文祥 檇菴

老姪孫翩翩佳公子也。負俊才。蛾子時術之餘。輒喜伐中山。禿赤眼。子葵學張思聰。作鳳凰翻身故事。每一落紙。凡茲馳驅文翰。差次點畫者。莫不交讓。岸黃出一頭地。迺復以作書之理。卽以通作篆之意。執寸鐵。攻堅城。印泥劃沙。五體具備。凡俗自詡。兄頡籀而弟邈斯者。又莫不袖手咋舌。交讓。岸黃出一頭地。因思篆刻小道。心神寄焉。便駸駸乎日進。意不至駕秦軼漢不已。則夫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意不至鐫名仕版。縮銅章。佩金魚。俾諸印纍纍者。莫不拱手交讓。一頭地。斷斷不已。蓋可知矣。岸黃以我爲知心否。

答楨菴弟

胡樂胥 羽鶯

承示西子湖題咏。彼美圖百絕。真不減詩中畫。畫中詩。捧誦不忍釋手。因思西子當年區區一女流。能沼吳宮爲內應。偕范少伯扁舟以往。此豈脂粉中人哉。至今香魂塵土。而弔古冢。猶敷文苧蘿之片石。披藻語水之清波。使讀者千載。

下如觀西子生面。則知美人匪能不朽于世。文章能不朽乎。美人也。吾弟才擅雕龍。文能泣鬼。流寓西子湖頭。情之所至。因以綺語之手。寫百美人。旋以綺語之口。咏百美人。試讀一過。若無數妖冶。羅而致之。几案間。不知一西子美人。能使人目眙心招。作如許觀否。至其圖淪落於何人。是猶薄命紅顏。偏遭磨劫。終當遇惜玉才人。如泛五湖樂事。不獨畫上瓊枝。可呼而下也。

復野鶴惠書帖

王嗣槐 仲昭

文與字同體。其工者皆足傳。而字爲難。文以篇章音節。載其精神。自非祖龍烈炬。與天壤同弊。字則不然。鐘王妙蹟。一經臨摹。神氣去而萬里。而世無不刊之木。不磷之石。可以歷灰劫。而煥然舊觀。伯喈去。晉逸少去。唐纔百有餘年。真蹟已不可多得。太宗掩取于僧舍。鍾繇盜掘于塚間。其他可知也。李陽冰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其言雖誇。亦未可概薄之也。昔張旭之繼伯英。鐘紹之法元常。如薪傳火。光燄相續。懷素古叙脚。魯公屋漏痕。褚河南印泥畫沙。張長史公孫劍器。莫不變化神明。極才盡致。字不易傳。如此承惠孟津書帖。披玩不忍釋手。

來教云。世知其書。變幻莫測。不知其一準于法。可爲孟津真知己也。孟津詩。古文亦自成一家。其書則必傳無疑。世論瓌瓌不足輕重。此書數紙。尤爲佳絕。安知千百年後。不有劫之江波。搥胸嘔血而索之者乎。陽冰誇語作者。自信願吾子雅相珍重之。

與李長蘅

失名

粗扇本意。求李先生小楷。今以贈行。不願報以他物。願途中經歷山水。奇妙事蹟。輿感意致。所在書之。小牋以賚小子。爲生平宗仰。所賴以不遠型望耳。所執者。小所求者。大先生得毋笑其妄耶。然後輩知倣發於真心。諒不忽之。

與葉濂峪

石龐天外

柔綠染烟。微黃着雨。舞困西子之腰。愁描妃子之黛。流鶯百轉。最高枝。曉月漸飛。千樹裏。深柳宜人。每欲神往。然此等佳境。必於漢苑隋堤。遇之不意。讀濂峪詩集。亦使人歎客舍青青也。金聲玉振。直欲彈指長鳴。張緒當年。呼之欲出矣。

答友人

柴紹炳虎臣

來教欲鄙著家誠。汰歸心一篇。謂非儒者正訓。僕以君子立言。但期不背於道。何必拘儒。今此中諦信可質于聖。而友人之論。互有差池。或斷斷不可。或小模稜。足下似於此有契。而顧欲秘之。夫家翁作活。必傳與兒孫。得驪龍頷下珠。勝籛金幾許。乃肯棄置路隅耶。又慮畫虎不成。反致負下。顏黃門一書。爲士大夫楷模。寧以歸心流敝。其後忠孫相承。代有聞者。詒穀之徵。亦旣不誣。曾子固作魯公祠堂記。譏其學問文章。往往雜于神仙浮屠之說。彼稱說備於儒。莫如揚雄。馬融。而以揚馬視顏。其所立則必有辨。使子弟人人得學。如魯公於道也。幾矣。昔晁文元自序法藏碎金。有云。東於教者。或以迦談見誚。亦無憚焉。不能以外妨內也。僕於斯存而不芟。意亦若此。古相知深者。安能同異。足下倘終有所難。卿用卿法可耳。

與臨海洪虞鄰

汪 蟾舟牒

大集已成。流布海內。讀其書者。望風尋訪。互相爭識。亦如李邕之眉目衣冠。都感異人處也。而况蟾之素識閣下者。獨不可一誦其文耶。仰冀欣然。以慰夙慕。昔董廣川揚子雲著書于漢。在當時公卿士大夫中。已有信其必傳者。苟於時並無一二能決其可傳。而專待于後世。吾不知後世諸公。何以能寓目于此書耶。今閣下書在今日。則人人信其必傳矣。豈不快哉。

與歌者

沈玉亮 瑤岑

盼望莫車。遲暮始至。得聆幽韻。遂覺方牀竹几。茗椀爐香。足傲黨家羔酒矣。猶憶疎簾漾風。叢桂篩月。餘音嫋嫋。遏雲繞梁。惜無李暮一聲桓伊三弄耳。

與友論儒佛

章玉琳 羣如

程子云。聖人本天。佛氏本心。此乃灼然之見。萬世不易之論。儒佛異同。實判於此。是故天敍有典。吾則從而惇之。天秩有禮。吾則從而庸之。天命有德。吾則從而章之。天討有罪。吾則從而用之。克綏厥猷。本於上帝之降衷。修道之教。本于

天命之在我。所謂聖人本天者。如此其深切著明也。以慈湖之聰明。宜若有見乎此。何忍於叛堯舜湯孔。而以心法滅天地。又任情牽合。必欲混儒佛於一途。是何其不思之甚耶。

東吳用修

韓 敬求仲

昨奉晤。值兄已發舟。僅留姓名於茅寓。積欠蘊結。百未罄一也。快讀妙藝。如弟城居之人。忽脫喧隘。而遊蘭山桂水之間。不覺心目洞然。弟嘗謂文隨時轉。而真文則必不變。夫不變之精光。必有勝善變者矣。何少年之足畏耶。尊教領悉。宗公固自具眼。今日案已在途中矣。弟豈敢借薦稱以爲重耶。容明晨仰詢太公祖以報。

復李生書

趙貞吉

足下兩書。暨文二篇。問余曰。可以名世否。噫。此時舉業體式之稍變耳。然筆鋒亦未甚振也。以此逐取青紫。則易矣。欲駕于作者之門。則未也。夫世之取青紫

者何限。得此又奚足泰哉。由生之言。充其意。豈止于薄青紫而不取。將不作希文。已上人物。直欲追古之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其志大矣。乃徐察其量。則似以虛爲實。以少爲足。而已安于卑近矣。此又何說也。夫步象跡者。不由免徑。恢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之業。必遷于岐山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必處于定陶。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其取財蓄德。當何如耶。乃若足不出于百里。目不接一勝友。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操舉子活套。疊疊不休之管。以雄長于目不識一丁。腹無一滴墨汁之輩之中。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汨于秋水。又迺嘆溝澮之盈于屋。鬻人以爲媿矣。生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聞生年甚少。頃嘗習靜山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蓋吾鄰郡丹山之雛也。豈不愛念。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憂老將至。世事易纏。糺光陰易懨懨。忽忽淹留。壯老逼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蓋士學道而無師。承祇以文字相誑誘者。畢竟墮此耳。予老矣。嘗思得一佳士。而寓意焉。所以珍生者。甚至生母索高價于吾之門哉。韓退之。又將三沐三薰于子。

須謹避之耳。聊復一笑。

與陸孟聞孝廉

陳治平 雅山

文湖州遺東城畫竹。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丈之勢。昨遊橋李。得梅沙彌短幅。頗讓此。幸過一觀。以辨真贋。

復毛稚黃前輩

汪 蟾舟牒

讀書爲文章。貴開闢。不得隨人步趨。掇拾餘唾。必欲規規焉守一說。而師之。而法之。縱神似亦流亞也。安得空千古傲一世哉。伏讀巽書中有一則。曰今人論文。每云某家格調。不知古人開山。亦是自創耳。其初紛紛同異。後乃論定。又曰文以精神所至爲主。而格調不可盡拘。此真獨闢之見。開後學無數膏肓。僕于展讀之暇。心忻然不勝起舞。

復吳孟展仲閑叔才昆季

張雲鶚 文飛

咫尺山川。覲光不易。非必世諦漸疎。鄴下風流。亦邈不敢追也。拜瑤集。亟挑燈展讀一過。光芒已尋丈。不可逼視。飢虛之餘。會當衝破腹子耳。弟資器闇退。又復偃抑空林。學殖墮穢。輒或風蟬。雨蚓。妄意呻吟。然大率汗漫無似。異時當和肝嘔出。供君昆噴飯也。

與友

陳鳴鑣 啟蒼

家君從武林。獲宋元人集數種。僕時時侍側捧閱。如吸甘露。醍醐。覺他書俱人間味。故房稿填案。未暇點定耳。

與宗梅西

馬今達 象瞻

近日騷壇掩旗息鼓。無復壁壘相望。山老尙肯爲之。可謂不隨風氣轉移者矣。先生固此中飛將軍也。拔幟樹幟。能使人耳目一新。然兩君子謙讓弗遑。豪無驕吝。始知真風雅。原非淺躁叫號之人。所可幾謹私淑之矣。詩成梓完。乞郵寄一部。江聲浩渺。黯黯予懷。

與東陽許芷仲

朱 倣弋張

暑曠中讀令嗣扇頭佳什。清新俊逸。不減庾鮑。數十年塵漬。嗒然頓消。及閱闡牘。知刻意求工。如老女粧嚴精曉。尊璋鑒之。妙媪睨之。俱井井有條。而後君子安焉。至於遇與不遇。直如夢中。婉變醒後。茫然耳。何足爲異。然持此利器。猶如二八嬌娃。容光輝耀。異竟有施襦結紉時也。何愁乎遇之不早耳。

寄柴虎臣

陳子龍臥子

君家才名輩起。如王謝烏衣子弟。而更得足下爲之後勁。何其盛也。所擬諸樂府。逸而不縛。工而不襲。昔人模擬刻畫。形神不屬者。足下纏綿宛側。而古趣彌多。其爲千古絕唱無疑。但才如足下。不卽令起草。明光給上方筆。扎尙爾。抱膝苦吟。得不爲英雄短氣耶。

與柴虎臣

錢喜起 武山

足下文以精到爲理。以雅贍爲法。有體驗。有綜覈。有層次。有首尾。其掩映姿致之妙。亦時見之。此如史氏之有孟堅。大家之有永叔也。祥麟德驥。自爲物寶。何必驚游龍。乃稱絕塵者耶。

答柴陞升

陸 塔 梯 霞

讀近著。頗有矯厲一世之概。足下方五六齡。尊公見背。又未十年。更失所恃。殆殆孤露。克自樹立。乃爾。真可謂能讀父書者矣。僕無他長。而時文粗有所得。後有所作。幸續付覽。目力近已衰。茫然在足下。則不知其疲也。

與柴陞升

王國泰 靖公

文章家最忌蔥弱。囁嚅。噉。淹淹。不振。便如曹蜍。李志了無生氣矣。足下偉論宏詞。高文壯采。真足拓心胸。而推智勇。那得不嘆爲絕世文豪。

感憤類

與友

王暉丹麓

荷承厚愛。若以人不足。我爲惜。不知乃如之人。僕固願其不足。即使足。我亦何益於僕哉。昔太白人皆欲殺子瞻。不容於時。豈二子亦有遺行歟。司馬君實兒童父老。皆知爲正人。而蔡京獨籍之於奸黨。朱晦菴居敬窮理。得道統之正傳。而王淮陳賈輩。相率謂假道學之名。以濟其僞。迄於今。司馬光朱熹之名。炳如日月。彼蔡王陳諸人。每不屑舉其姓氏。可知公論自在天下。後世初無關於一時毀譽也。况仲尼毀於武叔。孟氏謗於臧倉。聖賢且然。何論其他。僕自愧學行遠不逮古人。然非有道不敢近。憶先君子嘗訓僕曰。人固不當爲賢士大夫所棄。亦不當爲庸衆人所容。終身佩膺斯語。惟恐見稱於庸俗。今幸爲此流輩所惡。顧足下乃爲僕惜耶。張謂詩云。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安足論。旨哉言乎。敬表素懷。伏惟垂察。

與諸虎男

茅兆儒子鵬

昨出城舟中獨坐觸目感心因思天地寥寥須有窮愁落莫之人位置其間以答蕭瑟寒澹之氣若造化不生我輩是四時止有春夏而無秋冬不成歲矣木葉已脫蟲音淒然秋聿云暮歲且近冬則陽春之期亦行不遠但東風所噓恐終不及吾與足下爲之奈何

寄總憲徐立齋先生

曾孫瀾公整

某。陬。海。豎。儒。行。能。無。足。取。曩。者。獲。承。矚。眄。禮。遇。有。加。自。揣。匪。材。何。以。得。此。虞。翻。有。云。天。下。有。一。知。己。足。以。不。恨。矧。如。某。者。得。一。明。公。焉。爲。之。師。豈。不。幸。歟。居。恆。每。自。淬。勵。以。求。上。副。所。知。而。學。術。淺。陋。文。詞。謬。蕪。屢。進。屢。削。其。拙。劣。無。能。不。足。採。錄。大。抵。如。此。矣。嗣。值。閩。中。變。起。身。陷。網。羅。三。載。顛。連。屢。蹈。不。測。賴。王。師。底。定。始。得。再。覩。天。日。聖。恩。洪。大。使。枯。骨。再。肉。殘。骸。更。聚。鼓。舞。重。生。已。出。意。外。復。何。敢。更。有。求。望。哉。然。竊。自。傷。自。束。髮。受。書。頗。知。自。守。雖。不。敢。望。如。古。人。樹。勳。建。業。功。德。可。紀。亦。願。修。身。潔。行。爲。鄉。黨。自。好。之。儒。次。或。窮。研。經。傳。博。稽。子。史。習。爲。文。詞。以。自。表。見。今。則。已。矣。數。載。以。來。閉。戶。不。通。人。事。卽。有。故。舊。未。嘗。以。書。自。達。何。則。

疑覺未解。語言取憎。尙安望有大君子憐而宥之。鑒而拔之。污泥之中者。以此平居忽忽。常若有亡神昏氣結。肌肉內消。雖強顏視息。生猶死耳。邇者趙子覺生從都中回。述閣下俯詢下走。垂意殷殷。某聞之不覺撫膺感泣。某於閣下。非有親交之故也。非有根柢之容爲之先入也。又非有文章行誼足邀一日之知也。乃於羣焉擯棄之中。而爲之咨嗟感念。撫慰收卹。某又何以得此耶。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故士有懷才負謗。或爲庸衆人所憐。而未爲大君子所擇。未足自解。今閣下居總憲之尊。任阿衡之寄。振肅百僚。垂聲千古。天下之語德業。語勳名。誰踰閣下者。而乃於羣焉擯棄之人。獨爲之咨嗟感念。撫慰收卹。是必可容其湔洗。許以被濯者。某無以臨餐嘆息。中夜起舞。如盲之獲視。如痿之獲俾。膏盲沉痼。復有爲人之望也。竊觀古人亦有遭禍患。嬰刑僇。而能改節立名。卒光史籍。故管子囚臣。終成霸業。陳平亡命。迺建奇勳。其餘乘時際會。立功往往出諸幽穢。甚有起盜賊之中。而自拔功名之路。矧如僕之不得已乎。然無古人之才。而妄希古人之遇。不可得已。乃若遷史腐刑。作成史記。柳州放謫。肆力文章。窮愁著書。亦君子之所貴也。某雖無能竊亦慕此。而驚魂喘魄。神志荒頽。伸

卷展紙前後茫然。加以飢軀爲累。餬口不遑。雖欲下帷却軌。其道無由。誠恐日復一日。歲復一歲。汨沒無聞。土負所知。此某之日夜刻骨刺心者也。倘得脫洗辱累。復爲堯人有儋石之儲。無內顧之憂。殫心載籍。上下古今。或作爲詩文。以咏上德。以紀太平。亦不虛爲當世之士矣。興思及此。有懷莫告。昔張籍與李浙東書云。去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若某於閣下。相去萬里。一在天之涯。一在海之躋。復何緣一訴出胸中塊壘哉。感閣下惓惓意厚。不敢避自進之嫌。謹傾一言。以獻於右。伏惟鑒其忱而略其禮可也。不宣。

寄及門陳宗召

程文正亦甯

今歲兵荒未已。天行時氣。知己多故。概不忍言。而貞復先生亦以時疾。是月初九日考終矣。可知世事恍如春夢。不第悲差無從。良可令人發深省也。而今而後。吾知四大非吾有。營營亦奚益。附聞一慨。

秋日與友

夏基樂只

修竹嘲風。疎籬引月。鳴蟬韻急。過鴈行多。一陣涼風。擲下所謂一分秋。添一分憔悴者也。元龍高引眼前多少才人。如風剪葉。暗指蒼松挺秀。如君者幾人哉。沒屈英雄。天工不管。不知大造夢夢何時醒也。

與某觀察

王 暉 丹麓

某譴劣無善狀。荷先生不棄下交。已十年於茲矣。復蒙錯愛。時辱齒牙。某雖甚愧。不敢當。然謂獎成後學。爲大人先生者。應如是也。近有客忽傳先生毀某之言者。意必忌我者也。不則其挑釁者也。謝勿聽。旣而循蜚先生亦傳先生之言如客。某猶謂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在先生必不出此也。已菌次先生又述先生之言於內兄。蓋思高仲且加詳焉。某於是大驚失色。跣天踏地。幾不能以自容矣。我罪伊何。乃令先生怒深。怨積致斯極也。意先生愛憎任意。毀譽因之無定耶。反復思省。顧自交遊以來。並未嘗妄開罪一人。他人且不敢。况大人先生乎。假令某一時失檢。或致開罪他人。尙望相知如先生者。爲掩蓋之調護之。乃於先生寧不能曲宥之也。縱某罪大矣。過重矣。先生容之。至不能容。忍之亦無可

忍矣。馳檄責之可也。呼名而面折之可也。俾某恍然負罪之故。以深服先生教誨之心。卽天下後世亦共見先生愛人以德。古道復行於今日也。而先生不然。遇一人則曰。王某不肖。詆之極。其醜見一客。則又曰。王某不肖。詆之愈極。其醜某固已矣。倘所云厚者。不毀人以自益。先生其何以自處耶。且聞先生罪某之言曰。旣好名。復不周旋人。嗟乎。周旋蓋難言之矣。古之最善周旋者。莫鄉愿若同流。合污舉世。非不悅之。而孔孟獨同聲而指爲德之賊。夫人之周旋。至一鄉皆以爲愿人焉。亦可以止矣。而稍有不及。遂終身蒙垢。萬世莫贖。况乎其不能爲鄉愿。萬萬耶。是以周旋人人。而一人失周旋。周旋無益也。更就一人論之。周旋事事。而一事不周旋。周旋亦無益也。至好名者。乃以周旋而得名。名固可羞。若號之曰大人先生。亦必受人之周旋。而始成人之名。其大人先生爲何如也。故某之論交。平生以一淡行之。不徒爲甘易壞。而淡有成。蓋實見夫大人先生必不可以周旋。動而終身之名。必不可以周旋得也。君子之交淡如水。某與先生亦相期共爲君子而已矣。或又有言曰。先生索酒不應。故多煩言。某益心非之。以古之人與人。非有大故。不至絕交。交絕不出惡聲。索酒何事不應。又何事。

遂乃垢置日至乎。昔先生建牙粵東。廉介自持。餽遺多不受。今乃以不餉酒之故罪故人耶。某故知其斷斷不然者也。解之不得。謹冒罪奉書。惟明以教我。容踵門負荆以謝。

寄何年丈

陳衍虞 闕公

僕被歸里。見江山如故。井里全非。綠林荏苒。祛篋雲起。向以夜刦爲奇。今以一夜不刦爲奇。向以夜刦數鄉爲奇。今以止刦一二鄉爲奇矣。邇遭以外。白晝殺人。附郭之田。暴客徵餉。近且睥睨丘隴。索及長眠。青衢白骨。盡成畏途。語云。遊子思故鄉。如此頽風。是石頭水終不若武昌魚也。况弟袖只有風舟。並無石歸來。向平婚嫁。數月並舉。城未必堅。藏燈必卜。居止容膝。稍費經營。坐是貧鬼。扣門。魔君踵至。我家有檄。莫止頭風。仁祖方饑。無計乞米。追憶諸兄。聚首飲懷。了不可得。

與關查度

諸匡鼎 虎男

讒言之興。無風而波浪。十丈。世路如此。良可畏也。昨乞足下者。曾緩頰相致否。悠悠之口。何能聽之。

與同人

陳衍虞園公

昔有受人殊恩者。矢糜肌骨。願來生爲公父母。以報其人。愕然報我者。將父母乎。我君乃願爲我之父母乎。曰。公獨不見乎父母耶。呱呱墜地。遽納之懷。乳之。卯之。無間晝夜。迨能語。能步。能指日月。能認之。無二人眉揚目歡。如拾異寶。稍長。卽重趼以尋師資。聽鶯而求好友。俾破其蒙城。燃其智炬。田是下。漢不登於。秀室。非侖。兔不入於眸。聘名門之淑姿。備掃洒之臧獲。懼修名不立。則多方培植。其風雲及簪組。榮軀。又輾轉慮其覆餗。時或採薪一夜十起。刀圭問之。橋井妖鬼。賽之。村巫。殷斯勤。斯亦云至矣。假令爲公嗣。息卽曾閔之孝。心存寸草。春暉幾何。縱羞滌瀆。曷若含飴。縱勤溫清。何如顧復。且誠分於妻孥。念馳於竹帛。以稱純孝。殆難其人。况絕裾而去。分羹而膳。下此。又有不堪言者。爲子與爲父母。孰重孰輕。與其人瞿然曰。誠厚矣。不肖反覆斯言。劬勞抱痛。願爲子若父母者。

識之。婚嫁未完。向平之力已竭。偶舉似此。質之道翁。度必輟然。

寄父執陸巽菴學博

汪 蟾舟牒

世態澆薄。全以賄交。桓譚譬之闐闐。林回喻於甘醴。蓋有慨也。然道義相合。則如墳簞之和。如蘭蒞之香。要非悠悠輩所能望及。獨不見龍蛇之蟄。以藏身乎。蟄者暫屈。而後大伸也。故人於未遇之先。而顧盼之。而披拂之。使其有知己之感焉。則是因其屈而預養其伸。庶乎爲墳簞爲蘭蒞之交矣。而何復有桓與林之慨耶。

與王丹麓

汪遺秉 稽塵

人生迂癖。世事皆非。欲得避藏山麓。永隔塵埃。苟有數椽容膝之地。旦晚饘飩。可以餬口攤書萬卷。任我神遊。亦已樂甚。但空乏者。志氣孤高。未免艱於時命。雖無所屈抑。而資生之策。旣疎。卽布褐藜藿之需。亦有難者。則欲讀書論古。其於世或有少藉矣。然古來非常之人。每有非常之遇。如陳仲弓受知於鍾皓。禰

正平受知于孔融。以至王子師識荀慈明。陶丘洪識劉正禮。此數人者。固不負薦託。而知己之遇。千古爲昭。彼司馬長卿借援內寺。王摩詰鬱輪袍一曲。終屬遺玷。似乎急欲進身。將隱忍曲就以往。亦所不顧。豈非富貴之願重。而名節之志輕乎。或者抱負既宏。不肯自甘埋沒。時會可圖。思得大快生平。又若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然其情亦良苦矣。此僕所謂非常之遇。當爲天下非常之人。揚眉吐氣也。僕自分庸劣。非敢妄擬古人。然家計荒涼。置之度外。亦欲躬耕田野。築廬山中。以守獨善之節。邛須我友。并不望有鍾孔諸君者。因見古來非常之人。每于資生無策中。讀書論古。究未嘗少貶于世。是時命所限。能空乏其身。不能空乏其心也。又何爲向人間世謀生活哉。惟先生決之而已。

與王丹麓

曹 溶 秋岳

詞場射雕手。必推陽羨老。歲月不居。雅奏中失此傑作。弟屬草罷。未嘗不三嘆也。遵命依韻奉教。乘車鼠穴。局促奈何。

與徐孝績

朱 達 可人

年來絕意人世。欲買山雲岫。構茅屋三兩間。爲卜居計。若志遂時。當脫帽峰頂。濯足湖頭。遠眺海日出。沒于煙波萬頃之內。一寫其胸中之奇。豈非快事。否則閉門高臥。頭枕素書。手撫孤桐。聽山鳥歌得過。且過。弟不知雲岫山靈遺白雲。謝逋客乎否也。

與丁儀部

吳百朋錦雯

憶少年時。帶假面具。以帕覆首。與兒童相鎮壓。此樂如曩日也。而今自視。已成老翁。但未抱孫耳。每見羣少年。核服陌上。跨好馬。蹀躞弄影。輒飄然有相從之思。殊不以此相許。又聞歲冬春無事。喜作綺詞。燒燭夜半。不能自己。今年此意。亦復都盡。但見春花始發。流鶯初動。一往思三十年前事。歷歷可數。小園西牆脚下。有垂楊一株。自弱冠時。見其樹植。今已婆娑。其枝掩映池上。桓宣武云。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此言正復可念耳。

與陳雲襄

周稚廉冰持

尊文絕妙。獨奴隸人之至賤也。一句不妄。今世達官貴人。多是奴隸作主。故奔走要人者。先自要人之奴。隸始士子十三歲以前。父兄教之心慕而手追之。乃紙上之孔聖人。十三歲以後。父兄教之心慕而手追者。卽朱門之大叔矣。此輩之權。幾與聖賢等也。而猶謂之賤乎。

東巖伊石

魯 曾子唯

前相晤時。不過于知己前。披露肝膈。尙未知設局陰險。離奇變幻。至此極也。及新剛兄過我。始知痘亡一語。竟屬子虛。蜃樓海市。愈出愈奇。行路之人。聞之。髮指。况弟身受其愚者乎。夫風聞二字。與莫須有三字。何異。且天下無兩是之人。亦無兩是之理。曲在此。則直在彼矣。弟生平。經經之信。頗以敦倫自負。而猶以朋友爲性命。不意比之匪人。遭此酷阱。兩個如之。何三句。必自反。皆無所用。其推敲矣。胡文定公有言。刑戮戮民。以怨報德。弟自傷貧賤。甘受其欺。然在秦鑑之下。益冤可雪。憤懣不平。語多激烈。知我罪我。知己其熟察而深思焉。

答毛會侯

王 暉 丹麓

世俗以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此皆淡于所見。甘于所聞耳。管幼安云。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人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今世說一書。寧爲惡少所唾罵。勿爲管幼安所悲也。

與舌如上人論海藏書

佟世忠

僕已酉之夏。道經濡須。泥以鎮。舟子云。鎮之南有菴數椽。有僧海藏者。坐化於此。五十餘年矣。因泊舟登岸。入菴之西廡。頽屋蕭疎。樹木蒼鬱。見僧端坐龕中。耳目畢具。座設香花。嗚呼。焉用此爲哉。夫所爲不死者。功德及于蒼生。仁澤遍於後世。立非常之業。建不拔之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也。如此僧者。或得方外之術。而徒存朽骨于此。其得謂之不死耶。且鎮之人曰。僧素不檢好狹邪。其所謂齋心靜業者。無有也。乃一旦留此軀殼。其果永證無生耶。其果立地成佛耶。夫旣無絕德於生前。復無遺徽於死後。徒留此不死不活之身。以惑世誣民。且相與奉之。亦誕甚矣。芻蕘之見。其是與否。惟惠教焉。何如。

與友人

孫岱曾魯瞻

君子不入市。此言固是。然市之所成。隨在皆然。卽如某居。牆側蛇市。澗側蛙市。檻側鼠市。堦側蝨市。簷側蛛市。樹側蟬市。窗側螢市。砌側蟻市。花側蜂市。燈側蛾市。梳側蠟市。以及廚側蠅市。床側蚊市。皆市也。而某書室更有蠹市。但遊蠹市者。不失爲君子。遊他市者。則爲蛙鼠蚊蠅之類而已。

復姚叔煙

張纘孫宗緒

初夏幸得班荆數夕。便爾分袂。伊人秋水。時切於懷。想有道注存。亦復相同寤寐也。於子威案頭。兩接芸函。必及鄙字。落月屋梁。真非欺我。弟以垂老秉性。慙直。謬荷無知之引。得効他山之攻。撫心自問。竊謂無愧。然不能同心委曲。不能逢迎。下人終屬老人之短。子威昆仲。幸荷心原。實亦罪過不少矣。次豚於夏間。亦荷嚴顥兄延之課。子便得痢症。抱恙入棘。秋風鏗翻。愁鬱而亡。凡我親朋。靡不酸鼻。仁人君子。如叔子。定爲我泫然流涕也。秋初接手教。尙蒙慙慙屬望。知己之感。刻骨鏤肌。但弟日晷西傾。不便羈留。天末來春。擬附舟南去。以遂首丘。遙望秦關。紫氣切切企懷。正未識此生得再覲芝光否也。外前瑤翰。中有俯賜。

相賀之重。啓函拜讀錦字。未見其他。恐係洪喬浮沉。伏祈查照。五中昏曠。筆不能詳。願祝加餐。不盡瞻泐。

復友

胡宗鐸天爲

被放後。仰天大笑。以耳爲目者。盡以我爲狂。兄獨不鄙夷我。多方慰藉。我知己哉。盛意拳拳。真在古人而上。然弟思此時毀譽。有何足憑。悠悠之口。都不必問。大丈夫立身。磊磊當置諸光天。皎日間。恩怨是非。有所不顧。若欲人人見賞。口見稱。竊意非逢迎勢利之小人。卽同流合污之鄉愿。少有氣骨者。寧肯爲之。夫人情善變。物謗易興。合則躋。踞爲聖賢。不合則曾史爲匪類。故一言投分。不難援青天。指白水。慷慨激烈。誓同刎頸之交。若片語睚眦。則入室之戈。起不旋踵。甚或愛憎生于頃刻。善惡任其狂愚。論交則始密終疎。言文則前予後奪。南箕貝錦。肆意譁張。彼自鼓舌搖脣。謂可顛倒人才。品題傳類耳。豪傑英雄。豈從此輩齒牙間。站脚跟耶。僕落拓自安。熱于心而冷於面。篤于義氣。而拙于逢迎。故迂疎寡合。常與同我者爲戚。異我者爲仇。見夫欺世傲物。恃才揚己者。負高

氣竊義聲。博豪爽直諒之名。以驕語當世。文非匹俗。卽比迹于歐蘇。詩未驚人。遂抗顏于李杜。叩其實學。則空疎弇鄙。幾同無字之碑。一入權門。則俯首低眉。益工闖媚之術。雖使擁盛名。據津要。僕惟有望風而馳。恐識面之爲羞耳。欲其引爲同調。萬萬不可。如此行徑。安得不遭此曹之唾罵乎。雖然。其忤予心也。寧忤于世。與其違吾行也。寧違于人。與其見擯于大賢也。寧見絕于宵壬。苟使僕自顧無慚。卽百口交讒。千脣共喙。僕尙且不畏。何況一二人舌劍哉。告曾參以殺人不嫌其罔。訟馬援之受賄。寧礙其廉。公論昭昭。僕當持此以告千載耳。

與休寧金龍友處士

汪蟾舟牒

倘此生不遇。則感憤之中。嘗欲焚書投筆。不事吟唔。而陶情騷雅。又欲鏤秦柳之柔腸。剗辛蘇之豪骨。向風前月下。緩歌一曲。則有色有聲。嫣然欲絕。古人中如琵琶弟子。曲子相公。僕將賴此以逃。瀟瀟洒洒。俯視時流。其致固已高矣。然民生疾苦。竟不念及。則又非上天好生民命。降任大賢之本意耳。豈敢因不遇而遂忘所遇哉。

與陳雅山

程之明敬章

承高誼。每飯不忘。某之遇甚奇。而亦甚寒。家報中詳言之。可述而知也。令郎輩宜努力前進。長安黃日。操三寸管。少通文理。略修儀容。便入木天妙選。以弟素願。不得讀中祕書。而一行作吏。豈非命耶。續當作歸計。把晤時。當一罄積忱也。

與連生雲倩兩姪

柴紹炳 虎文

閑家之道。必以正身爲第一義。每見士大夫勢處可爲。不自檢飾。唯是聲色貨利。以鳴得意。于是門客借籌。舍人武斷。漁利及于市廛。舞文行乎鄉曲。致使風節無餘。子孫不肖。故家喬木。一旦掃地。豈不哀哉。乃知清白所貽。正自無涯。而蕭相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甚有味乎言之耳。

與甯波陸鈺侯

汪 蟾舟 撰

兩次接談。頗稱痛快。其間褒貶人物。商榷事理。亦見高明者。獨具識力。不苟同。

時輩如此。此真士林中大獅象也。僕爲浙人。所見于浙者亦不少矣。由公卿大夫下至韋布之士。其以富貴爲事。置功名道德于度外。此種人固不必論也。頗有善讀書。法聖賢。奮然自立于上流。方其未仕時。則高視闊步。深文執見。染書院講師之習。騁秀才筆管之談。不諳世務。不近人情。及其仕也。又復爭門戶。立標榜。樹私人。黨同伐異。報復恩仇。於國家之治亂存亡。百姓之安危利害。何曾計較于心。此種人以爲世上莫我若矣。以僕揣之。似與權奸悖亂者。雖有清濁邪正之分。其爲己營私。以至害國害民。寧復有輕重哉。予每言朝廷用人。流品難別。用一喪公道之小人。與用一不曉事之儒者。流毒天下。原無二轍。此其故何也。緣近來儒者。自平日師友講究。全在自尊。以卑人一味迂闊。薄有用之事。功尚無用之道。學橫議虛譎。養成惡態。一旦身任民社。毫無措手爲海內不讀書者之笑。又何怪耶。然能始終如此。尚無大過差耳。最下者以勢利作講學之梯。以險惡濟執拗之用。憧憧往來。且徧滿目前也。不知足下又將何等人待之也。語皆狂悖。實出肺腸。卽唐突時賢。亦不暇顧。惟我深相知。分外相亮耳。中有未合者。不妨大加批駁。益見相知之深。

與友人

羅 康白水

耐寒怯熱。貧士本相。弟誠有之。是以日周旋於甕牖之中。而不欲越疆。故一步誠畏寒熱。交侵故也。兄反汲汲若與貧士相反者。豈其終身不知寒熱所在。而貿貿焉錯亂投之。至於老疲而後已耶。傷離慕義。老懷更甚。舊年秋月。令壻指我仙源。三叩不見。自歎漁舟誤入。今且逾年矣。近又不知作何狀。大抵惡形息之於陰。惡貧守之於靜。勺水自甘。摘花不實。水窮山盡。今正可回頭矣。恃愛進狂言。恐亦季孫之惡也。

寄顯公叔

羅元繡 芥公

令值新秋朝爽。佳景滿空。想老叔新句必盈囊矣。姪不能朝夕左右。殊深痛恨。如此秋色。正是一番美景。離人得之。倍增腸斷之悲。總有吟咏。無非痛悼之句。朝則望雲長嘆。暮則對月涕泣。此重寃案。未知老蒼與我何日判斷耳。痛極痛極。

遊覽類

與家弟未先

尙觀法維則

坐危樓。聽泉響。鬪茗傳杯。吟詩分燭。名勝之樂。唯我輩共之。莫謂西園獨擅風流也。

寄石埭姚邑侯

曹復祖石城

遠睽龍光。幾踰歲月。聿懷雲誼。矢竭靡從。比以抑鬱無聊時。向小窗拈弄。或遇一二得意處。惜不獲持獻左右。如平昔稱奇叫快。卽此一段。知己固難寬于旦晚。矧夫惠愛過多。鏤結更匪可言狀。昨驅車渡河道。經滁境。爲訪醉翁遺跡。由此涉江而南。多有稱今令尹賢明。輒嘖嘖首推姚公。行將聲流江左。指日內召無間矣。某擬一鞭趨貴治。共談巴山第。不審陽風景。亦有如豐樂琅琊者。得邀先生游覽。令予小子挾筆墨。從事寫山川風物。留爲異日佳話。風流當不減也。

盧陵愧予小子。未可爲令尹賓也。用遣下役。先布區區。白蓮步韻。謹供一粲。固知君夫人之對邢夫人。不覺舌本木強。唯波斯尊者。以慧眼照之。指點迷津。我當頂禮無極。

與邵翼飛

馬文燦合英

無端浪迹吳門。攜得春風兩袖。所幸遇一二舊知。相與暢遊虎丘諸勝。弔古尋幽。俯仰觀感。更快者於婁東。閱王煙客太常東園。百畝內山樓溪閣。曲徑迴廊。無不領略。石橋朱藤。花不及見。而藻野堂前芍藥。二三畝紅翻素綻。何止千朵。芬芳豔冶。香復媚人。登堂下望。直似滿沼芙蓉。目中所僅見也。弟時口占一律。安得吾兄歐陽秀筆書之。因願語兒子曰。此來非無故。當是花神暗中期會耳。爲之撫掌一笑。吾兄以爲此行之得失何如哉。

與江水佩

張雲鶚次飛

越水吳山。勝流所豔。探禹穴。發石匱。考求所謂赤珪如日。碧珪如月。因以弔文。

苑之故蹟。慨當以忼。偉人不當如是。耶。片帆江上。或有擊石巖臺。歌朱鳥如臯羽其人。僕偃仰空林。不獲溯游。以從爲悵。憾世兄遊覽之餘。所以發其奇宕者。爲名山藏耶。爲行祕書耶。僕飢虛安思。麋脯非若過屠門大嚼。亦且快意者。徒臆語耳。聞聖湖非復舊觀。恐六橋花柳。不卽酸死。亦將有焚琴之懼。此間名士淵藪。以二十載蒿徑豆光。無復逖搜遠覽之致。諸幸慰教何如。

復孫靜紫

林雲銘 西仲

札到知湖光山色。爲足下數日領略殆盡。想佳章亦必盈篋也。前承教烏喇紀遊大篇。刻劃寫繪。光怪陸離。非從荒驛沙磧中開拓心眼。未易得力。爲此乃知司馬子長遊名山大川後。方撰出史記大文字。非虛語矣。然考漢都關中。子長雖好遊。禹穴龍門。亦不過西北提封以內耳。烏喇去燕三千餘里。且聞遊時備極苦趣。而足下了無倦色。昔人有遊黃山者。言黃山險絕。不可攀躋。遊到可笑。處猶未盡其奇。必遊到可哭。處方能盡其奇。茲足下又能於可哭處轉而爲笑。吟嘯自如其爲壯。尤加人數等也。今天下幅員寥闊。非漢代比。足下遊蹤既至。

西湖何不從此鼓興南行。取道吾閩。駕一葉直抵臺灣。恣觀巨浪。插天萬怪。惶惑奇景。再成一篇遊記。傳示寓內。則自極北以至極南。皆足下奚囊中物。毋論司馬子長。卽博望侯。乘槎牛斗間。其爲壯亦不是過。僕又不能不以千古未曾有之遊。與夫千古未曾有之奇。爲足下勸駕矣。

報霍門人書

林璐

別後兩辱寄書。并示和章。促僕歸棹。意良厚。歲月居諸。還憶臘鼓聲中。梅花殘雪。襲人衣裾。猶在念。忽已仲夏。汝曹讀書。光陰宜惜。聞近作新詞。與少年相唱和。無益古今。唯文章足千古。昔王子安作滕王閣序。賦詩于後。而昌黎又爲之作記。僕每讀其文。從紙上作遊觀。想今年過豫章。取道嚴陵。遡祁門。西上。泊抵南州。卽入官署。荒涼滿目。不復登眺。嗚呼。頻年戰伐。江左豪華盡矣。僕從筠州走臨川。又從臨川渡盱江。涉上饒。到處戰場。斷骨青蒿。頽垣灰燼。城郭丘墟。天陰鬼哭。祇婺婦殘黎。鵠面鳩形。相率拜於馬首。隸卒指某山曰。佳。某水曰。佳。而高臺旣已夷。曲池旣已平。求所謂遊觀之勝者。卒無有。嗚呼。余何忍復言游觀。

耶夏五歸自南州。尋孺子亭。已不可復問。州有萬壽宮。許旌陽鎮蛟處也。鐵柱泥窪。我不敢知。署近百花臺。婁妃粧樓。已成瓦礫。談者猶豔稱之。客曰。曷出郭登滕王閣乎。遠而卽之。了不異人意。拾級而登。弘敞可監。廚請客。樓不甚高。而又蔽其楹。舉首矚大江。闊二里許。黃泥濁浪。望西山童矣。嗚呼。使王子安韓退之之文不作。滕王閣之不傳也久矣。吾讀其文。而使滕王閣忽失其美。倘吾不遊滕王閣。則滕王閣之美固在也。子安退之不藉滕王閣以顯。而滕王閣猶賴其文以傳。則是子安退之究無憾於滕王閣。而滕王閣之美自若也。嗚呼。山川有變更。人事有代謝。文章嘗流于天地間。能文章者可以思矣。足下其就余言思之。

與范文白

王 暉 丹麓

比過河渚。如入武夷。溪流愈曲。愈自引人著勝。古梅夾岸。翠竹週遭。蒹葭蒼蒼。露侵衣袂。遙望人家野寺。隱隱在烟樹間。日色漸曛。悠然忘返。安得卜居其地。采新茶。剝鮮笋。與一二高人如先生輩。日領世外之言。頓忘人間之累。

復張覺四

胡宗鐸天爲

兩脚綿延。殊阻入林之興。正不知西子湖邊。省却幾輛游屐也。然溪雲乍湧。山翠忽來。正於空濛烟雨中。另開生面。僕乃杜門以謝。足下將毋見笑于蘇白耶。邇日堤上桃花。漸吐顏色。湖邊柳線。已放柔條。俟春日之遲遲。聊逍遙而容與。當思詣高齋一圖良晤。足下幸毋作北山移文也。如何。如何。

與毛稚黃

諸匡鼎虎男

東園之遊。足下所創爲也。憶前十年除日。招我偕行時。枯桑未苞。凍梅著蓋。斑斑殘雪。如北苑畫中景物。村夫薄酒。小婦新衣。叩古剎。啜香茗。微日漸黑。疎星挂城。渡橫河橋而返。恍然一日千秋也。曾幾何時。又逢今夕。

答杜湘草

王暉丹麓

翰教具悉。冒雪泛湖之樂。不減承天夜遊。卽此數行。疎疎落落。亦絕類子瞻。乃

知文人興之所至。事遂可傳。偶爾涉筆。便成妙諦。歲暮勞人。以視足下。何異孟昶籬間之窺王恭也。委序或俟。守歲時乘閒了此一段佳話。日內實無佳緒耳。

冬日柬友

夏 基樂只

老夫白首尙兒戲。一杯聊泛霜前蕊。此從來佳話。但雪骨霜筋。歷盡許多寒楚。恐松鬚已槁。梅臂難堅。驢背吟僵。臥漢無人識。取奈何。

復李調御

張正樂 御天

林臯伊邇。乃不與會。心人共之。每切緇衣之想。蓋語桃花於流水。坐楊柳於春風。庶不爲人事奪光陰。豈曰蕙榮。曠俗自致。雲霞之意。弟未能截虎平川。呼鷹古壘。僅守一介之志。塊處全拙。固所宜爾。我兄負終賈之年。抱曠遠之致。將出其家學。以絃歌斯民。正如百尺竿頭。進步未可輕爲較量。但百花洲中。不識何時復醉臥其間。望兄藉東海之行。一遊河渚。作數日小遊仙。以爲異日佳話。豈不甚快。至於世俗牽累。此固入世恆情。倘得半日偷閒。亦是人生樂事。如弟操

寸管而仰青雲於天際。日賒一日。將若之何。是以鬱鬱滿懷。欲向知己一露肝膈。

約友遊山寺

朱大年

飛來峰丹峰一片。宛如簇錦澗。西左右亦有芙蓉隔水。澹豔依人。然而秋來靜氣。仍滿山寺。不減靈山道場。此中沙門未必無可者。如孤情絕照。有類生公。吾將攝衣從之。與之話無生也。兄肯同往否。

訂友觀潮

李穎考叔

夜來東北角上。忽然聲析江河。勢奔雷電。屬耳正襟。乃伍相國怒濤也。悲哉相國比之曹娥。又挾一目比之三閩。更多飲銖千秋。怨恨難消。一片忠魂不泯。豈獨千山滾雪。萬馬馳沙。供游人耳目玩哉。詰朝當事畢集。布奠傾觴。吾輩鬚眉亦當親炙。素車白馬。

與陸近鷗

張之綱正三

東風撩人。羣卉爭秀。草綠裙腰。一帶斜矣。敬移小舫。遲君於雲山深處。願言今夕。不醉無歸。笑看梅花月上也。

與邵遶士

王 溥 性如

名遠來。反覆述君雅意。云小園梅花漸吐。又得居停主人。移植數木。使我數十年。詩狂酒癖。一旦勃然。聞之。非不欣欣欲動。但束於兩巖。君命奈何。目下數英。擢秀枝頭。復將闌珊矣。遙思愛日烘晴。明蟾凍夜。時彷彿見君微吟。殘醉狀也。所恨弟肺素畏寒。不能和雪吞數百片。以沁之。惟晨起讀宋廣平賦。臺兩遍。午後與兒曹輩課書。得暇卽擗管伸紙。研墨放梅道人筆意。任寫幾十幹。抵晚共老親。暨山妻幼女歡飲。飲半酣。輒細味中峰百律。連浮十大白。不覺酩酊。隨升小樓。投床少憩。而枕上恍惚。所遇儼然如趙師雄故事。目中口中。手中夢中。俱可作此。想逋仙何遜而後。肯遽讓君。獨占風流耶。

與越辰六孝廉

王 暉 舟麓

時近清明。春光將半。園林織錦。堤草鋪茵。水碧山青。鳥聲柔滑。試與足下緩步。東郊淑氣晴光。定應撲人眉宇。

東王丹麓

杜首昌湘草

昨晨起大雪。因念西湖最宜。遂飽餐早飯。攜瓜子炒豆。肩輿至湖頭。約舊居停。姚叟沽一壺美酒。叢火一大盆。偕上湖舟。破浪至湖心亭。六花亂飛。鬚眉皆白。登湖心樓。四望滿目畫圖。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恨不得我丹麓共之。抵暮從西。冷經放鶴亭出。斷橋至昭慶上岸。疾馳到城。錢塘門只罅一縫矣。書奉先生肯。爲作序。此事何慮不千古耶。

東友

江鵬凌健

江流無聲。故人欲別。戀戀燕磯百尺。遂爲千古銷魂之地。而知己情深。覺桃花。潭真淺矣。渡維揚。觀隋堤柳色。猶有當時錦帆歌吹。否過塗山。尙有專車之骨。枕荒草而淒淒否。以至歷瀟湘。思二姬望九嶷之雲。尙有琅玕之上。帶淚痕。而

斑斑否。凡天下之奇形異狀。周游歷覽。知年翁弔古興懷。佳句定滿奚囊也。

與張祖望

毛先舒稚黃

人生足不出里門。與目不睹眉睫政同。然則歷遍九州。即可當上下千古耳。

與凌秋渚

馬今達衆瞻

放生池社集。草草一篇。匆匆一飯。顯者升輿先去。吾徒落落。各自星流。殊無謂也。宜乎未久。雞壇塵蝕。無復過而問焉者矣。別後饑驅塞上。出長城。訪李陵碑。拜楊無敵廟。每一憑弔。思得壯句。輒恨不與道翁同遊。近聞寄跡任城。想高咏太白樓中。俯矚南池。直欲李杜隨行。彼沙河門畔。白板僧廬。當又無足繫念也。耶。世會波靡。古處自珍。

與友

沈渭黃舉

掃墓後。乘興遊蘇堤錦塘。當事遍栽花柳。以待宸遊。不減河陽矣。弟向有嘆西

湖詩云。可憐柳盡桃俱盡。猶喜山殘水未殘之句。今日不圖見舊時風景。屈指數年後。茂盛可觀。第恐轉瞬間。復爲爨下物耳。天下事盛衰倚伏。如循環。電光隙影中。每作長久計。可笑亦可憐也。

與周聲宏

謝庭芝 荷彩

吼山玲瓏巉削。因採石而成。年久漸泯斧鑿痕。所謂已雕已琢。復歸於樸也。水宕僧居。而旱宕尼佔。爲可憎耳。然旱宕巖溜四注。簷端如散珠。如瀑布。則仍以水勝耳。下山復令舟子操舟入水宕。飲酒。有鄰船載樂部至。鼓吹既作。聲繞巖腹。不能出。嘈啞啞。如奏樂咸池。大魚亦驚。擲水面。致足樂也。回舟一路。遠山送青。醉眸頓豁。此遊實藉年翁爲東道主。小詩一首。附呈志謝。

錢別類

別門人連雲柱

尙觀法 維則

一載忘形。忽肆劇談。炙香臙茗。秋已云三。當此靜夜。蛩悲何能。不輕言別。耶絲竹情深。醉心不已。

送吳令聞北上

李穎考叔

足下行旌已北指矣。僕誼屬葭莩。漠然不祖。豈不令萬里橋頭。笑人寂寞耶。歸謀諸婦。並無斗酒之藏。苦索諸懷。聊有下酒之物。爰抽短思。用作離歌。臨風洋洋。以壯行色。

與林确齋

魏禧冰叔

居旬日。去輒恨。恨別一二日。相見未嘗不欣然。自得素心二三人。娛老消憂之具。以游亂世。真佳物也。昨相送日出。輒不及溪上。乃以惘然。

柬友

朱徹弋張

接報。責弟曠年無一魚雁往來。似也。往愚在平昌。家聞季弟。數日不晤。卽長篇

累牘。寄候問安。及至相違。仍如膜視。可見古人書。下有加飡飯。上云長相思。足矣。足矣。愚懶不敢辭。若欲事浮文。非我輩素心人所敢出。若云疎曠。能如我輩交情。卽疎曠亦何妨。足下見字。當如演盧生事。此時正值黃梁夢醒時候。否。

與某候書

陸夢龍 曠武

後車之載。是所不圖。適館之歌。亦非敢望。頃成郊勞之際。謀以卽次之安。遂辱執事。命之館人。所假一椽。未盈十笏。舉足入門。輒有面牆之嘆。側身履國。慮聞近市之譏。恐陳仲舉下榻之側。無地容長者之車。卽劉魯風名紙生風。終難覓登雲之路。客豈德公窺戶。便呼廚下人。皆噲等排闥。直至床前。昔子猷驛亭種竹。一日須有此君。縱思光上岸。牽舟陸處。自來無屋。乃道經三隱。杳然精舍之松梅。山號五奇。不見壺中之日月。蕭然高車羸馬。允矣圭竇。葦門非馮生。甘爲食客。豈能彈鋏。而歌抑蘇君。預戒舍人。故便拂衣而去。便當門題凡鳥。率爾迴車。至如亭號柏人。豈宜信宿。悔不留延平之刺。將漫滅于懷中。徒此慙又注之冠。煩叱呼于門下。翻然高逝。聊以長辭。

與陳書崖

程 玠 鶴天

年。翁。九。轉。丹。成。飛。升。在。卽。曷。勝。羨。企。知。詰。晨。移。寓。意。欲。策。蹇。一。送。恐。反。滋。酬。應。惟。傾。耳。捷。書。看。新。郎。君。平。地。登。仙。也。同。寓。諸。公。皆。弟。所。屬。望。祈。爲。我。道。及。荷。荷。

寄友

陳德裕子厚

一。日。三。秋。古。人。爲。別。久。而。言。也。吾。兄。此。行。近。輒。數。千。里。別。經。三。兩。年。每。逢。酸。風。苦。雨。之。時。其。能。禁。伊。人。秋。水。之。思。耶。倘。稍。稍。遂。意。宜。速。掛。歸。帆。毋。令。杜。宇。聲。聲。空。喚。也。

別莫魯巖明府

史鑑宗 蓮公

別。來。四。載。歡。晤。一。朝。初。謂。君。服。官。既。久。雖。曰。廉。吏。必。且。豐。而。頤。預。而。泰。也。昨。晉。接。之。次。訝。然。如。失。不。意。憔悴。黜。瘠。翻。愈。曩。時。憂。勤。乃。至。是。哉。意。內。庭。日。習。者。竟。不。之。覺。耶。竊。觀。今。之。爲。吏。者。頤。養。驕。適。賢。者。不。免。君。歆。然。若。虛。惶。然。若。不。逮。忡。

然。若。有。所。憂。其。器。深。且。遠。矣。有。吏。若。此。民。亦。何。幸。初。因。欣。握。亦。未。暇。念。別。後。旋。思。不。禁。怦。怦。然。心。動。悵。悵。然。若。欲。淚。下。也。嗟。乎。盛。德。感。人。過。客。且。然。况。于。民。乎。是。何。忍。人。尚。欲。吸。冰。壺。之。水。分。齋。馬。之。粟。吾。不。信。矣。弟。生。平。迂。拘。從。不。能。作。茂。陵。之。客。卽。平。居。鄉。國。二。十。餘。年。未。嘗。以。折。簡。有。干。當。事。頗。類。憂。時。魯。女。倚。柱。歎。獻。人。誰。知。者。邇。聞。蒼。生。嘉。氣。注。在。江。東。擬。向。湖。上。行。吟。一。覘。隆。盛。便。道。得。觀。三。異。心。已。快。然。自。此。揚。帆。東。去。一。望。浩。浩。白。水。擊。楫。長。歌。豈。不。壯。哉。昨。少。留。者。近。擬。新。詞。百。首。意。欲。就。正。公。餘。并。慕。曹。顧。菴。先。生。之。名。願。得。一。鐫。真。聖。今。亦。不。暇。爲。矣。還。歸。向。南。山。對。烟。雨。銅。峰。作。拘。韓。陵。片。石。耳。所。依。依。者。數。載。寤。思。一。旦。釋。去。能。不。耿。耿。然。有。友。若。君。亦。復。何。憾。天。涯。比。隣。豈。虛。語。耶。

與沈巨山

諸匡鼎虎男

湖頭言別。風雨忽來。中流泛艇。恍在天腹。三人痛飲賦詩。更唱迭和。可謂一夕千古。足下揚鞭躍馬。直上金臺。或當風月之會。忽念故人。雖欲奮飛南來。恐天路遼闊。徒向吳雲而悵嘆耳。

東汪凌遠

沈貞起元復

霖雨雖佳。恨斷吾相知。往還耳承駕。過舍弟急趨出。不意爲朦朧障蔽。無由蹤跡。寶舟轉瞬間。遂成黃鶴弟。竦立河干。踰時幾欲蹈尾生之轍。奈爲秋陽所慕。悒快而返。竊嘆咫尺蓉江。尙成河漢。使我兩人對面難逢。何況千山萬水。良晤豈易得哉。

寄張忍齋

王仕雲望如

憶昔舊京聚首。座接荀香。樽傾北海。蘭芬樾蔭。繾綣倍常。自秦淮握別。卽攬轡沙江。閱道清風。蚤屈指梧垣一座。何意錦旋珂里。遽養靜山水間。如蒼生何。徐遐老至。備悉吉履。殊慰積思。兼極道高情。知公卽舞勺。已遊鬢序。異日芙蓉境。下披柳汁衣。而唱高名者。豈伊異人不勝手。額遐老都門訂交。十年一日。近在寒暑。相得甚歡。又以兩尊人缺膳。一子未婚之故。心如懸旌。弟慰留之。則迫於省親之義。念子之情。欲出微貨。勸駕則於陵井李。菜蕪甑塵。故人竊知之。深而

憐之久。不得已。訂于出谷之期。爲仰辭之日。恨萬里。蹇裳經年共事。三月之糧。不聚年臺。其謂我何。若宦途苦况。弟閱歷已深。毋論再造餘生。決宜懺悔。前舟行至十八灘。稔知粵中風俗非惡。程邑又兵燹後。劇賊盤據。刁瘠尤甚。爾時卽以吳隱之清操自矢。幸三年冰蘖。遐老竊有同心。今蒙兩臺謬列薦疏。或可邀啓事。脫此苦海。亦復不遠。想年臺家居。養重清風。明月對天上。神仙潑雲間。翰墨絃琴。促坐玉瀝金翹。此種清福。那得不令弟羨殺。妬殺。至葵拱微枕。日侍左右。遐老自能道之。

上李閣老

張貞生贊山

孤臣一葉。鴈促行程。恐勞動履。不及登堂。何時重立程門。續聆孔鐸。雖孤雲野鶴。從此偷閒。而依依聖明之想。與戀戀師範之思。未嘗不縈結寤懷。某行矣。烟霧沉迷間。所藉數千里外。作童蒙指南。惟老師是期。惟福曜是祝。但某爲老師首拔士。韶光蹉跎。不知努力。氣質乖違。不知陶冶。至玉成之德。酬報罔從。內省有疚。不堪自問。奚以立千兩大間哉。臨行再啓。不禁秋感。可在孺依。

與曾庭聞

魏禧冰叔

不及別足下。役作酷急。韓公子所謂以積怒御積怨。則兩危舟中人。皆敵國矣。勉思鄙言。

與友

謝庭芝荀彩

硯席相依。不覺晨夕之樂。忽焉判袂。不禁黯然。啓行又不能祖帳。河干北望。行旌馳戀。何已。長兄以琬琰之品。挾夜光之筆。所過自應倒屣相迎。但恐曳裾侯門。挾策求售者。亦復不少。如未遇望氣而識干將者。則且歌風易水之旁。擊筑金臺之側。從荆軻高漸離。輩痛飲燕市。猶足以舒其壯氣。慰其牢騷也。若炫璞求售。枉尋直尺。兄傲骨稜稜。必不屑爲弟。亦不願兄爲之。倘無知己。彈鋏歸來。春山可玩。茅舍猶存。與三四舊交。分韻唱酬之爲樂。藥石馳寄。幸勿吐棄。固知兄非鹿鹿索米長安之人也。

東友歸武林

王完趙紫巖

同客南中。晨夕奉教者幾歲。載週矣。一旦分袂。離情鄉思。不禁黯然。于懷偶成一絕。以誌一時聚散之感。幸教之。

與友

朱 啟弋張

別子幾時。偶記玉茗堂詩云。猶憐入夜蕭蕭雨。常在西冷第幾橋。此時欲飛無翻。欲騰乏雲。唯有向寒窗。誦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而已。鴛湖去會城不數百里。而艱于一晤如此。離懷終日。逢春不盡。逢秋更長。奈何奈何。

與蓋臣叔

羅元繡 芥公

五年別恨。半月之聚。未得罄吐。值此上元佳辰。姪又風塵歧路。落落窮軀。悲咽萬狀。一腔情怨。惟對長天。號泣而已。薄命之人。安得故人如優孟哉。想老叔榮行。必在浪暖花明時也。姪隔以山水。未得祖道。俚言一律。預壯行色。明歲欲托跡荊州之門。洩淳之才。言實有愧。老叔駐旌時。乞一言爲介。若得所遇。皆老叔之恩也。

高尚類

與方虎

失名

弟障案難消。黑風吹逼。五火沸騰。血如泉湧。度此病日深。浮生無幾。遂於紙上削髮爲僧。從此屏謝一切木葉蔽影。得苟延數年。完一兩本無用之書。願望足矣。但恐造物小兒見惡。未許留連光景耳。世間紛紛。總不涉病僧覩聞甲裏人。謂一笑付之。猶多此一笑。弟病不能笑。亦無暇笑矣。足下知愛最深。聊復及此。他無足道。疾小愈。入山爲把茅計。或得過從一話也。

與豁堂和尚

諸匡鼎虎男

鹿苑獅林。竟爲柴虎窟穴。宗風掃地。至今日而極矣。幸得和尚佛法爲之振起。忽接來旨。避迹入深山。眼前迷途。誰復棒喝爲之悵然。

與某憲臺辭薦書

游藝子六

恭惟閣下才高北斗。氣亘天河。會際風雲。星煥文章之彩。標隆柱石。璧聯經緯之光。是誠朝廷所恃爲金湯。黎庶所望爲山嶽者也。某以蓬華之委材。久老岩壑。自分天地棄民矣。何幸重沐薦剡。推揚登龍。價倍元宰。休容寸技。咸甄而下體。葑菲覆餗。日虞已二天之戴。三生永矢。某竊惟求諸己。而有本者。方歷隱顯。而咸宜。攷諸內。而克裕者。斯閱身世。而無愧。故才必真。才然後可以效用。學必真。學然後可以兼善。若夫一切虛聲浮譽。正未敢輕言一試。以自蹈欺罔之罪也。但念先慈十指紡紅。茹荼撫藝。六十寒暑。幼孤失學。長貧且賤。卽躬耕之餘。少有涉獵。亦惟是一切談空說渺之言。月落風雲之句。若子史經籍。聖賢奧蘊。治平之要略。概茫乎其未有得也。日來筋力旣衰。貧困益甚。于是不獲已。爲人作選書傭。以糊口是計。豈敢以釣名爲念。乃不意虛譽之來。謂某爲博學者。有之。謂某爲知天文者。有之。蓋所謂博學者。必留心經史。遍覽篇章。二帝三王之何以理。後先三代之何以興。軍政之何以指揮。克敵糧儲之何以轉運。不窮禮樂教化。何以設施。制度典章。何以措置。無一不精詳。周悉古人。必居恆先裕厥。修然後眼官無曠。乃職如非然者。以吟風咏月之句。施之于戎馬倥傯之場。蹈

空。襲。渺。之。言。用。之。于。禮。樂。刑。政。之。地。其。不。至。于。僨。事。而。廢。實。也。蓋。亦。鮮。矣。則。某。此。種。學。問。詹。詹。蠡。測。無。俾。訐。謨。在。今。日。正。宜。束。閣。也。至。于。天。文。者。問。天。之。度。經。緯。之。星。行。雖。不。同。各。有。定。法。千。古。長。存。百。代。不。易。其。間。之。躔。度。過。宮。分。至。候。節。不。過。欲。冬。寒。夏。燠。之。不。愆。斯。春。耕。秋。穫。之。不。爽。性。異。之。書。月。令。之。文。昭。昭。可。攷。使。人。人。玩。其。辭。自。人。人。能。其。事。未。可。謂。幽。奇。玄。渺。索。隱。鉤。深。也。然。捫。心。自。問。于。兵。刑。禮。樂。漠。如。未。爛。天。文。博。學。實。無。一。得。誠。不。知。操。持。何。策。爲。拜。獻。之。資。敢。晏。然。肩。鉅。勝。任。哉。是。以。兢兢。誓。辭。者。恐。片。長。罔。效。或。負。閣。下。汲。引。轉。爲。知。己。辱。也。不。然。人。誰。不。欲。富。貴。豈。矯。情。而。逃。之。亦。曰。各。有。能。有。不。能。也。若。者。非。某。所。能。也。惟。垂。憐。曲。全。俾。草。野。無。文。之。子。得。以。藜。藿。終。老。感。擬。不。朽。矣。寅。陳。薛。楮。用。佈。葵。忱。臨。啓。懇。望。佩。切。之。至。

與澤萌遇大師

釋今釋詹歸

不。見。不。聞。絕。妙。古。方。不。特。卻。病。延。年。亦。足。坐。登。聖。果。曩。來。亦。曾。合。了。卻。被。同。行。分。喫。去。輪。不。到。愚。兄。一。粒。今。當。藏。之。荷。包。私。自。服。食。耳。

與吳日干

周穉廉冰持

聞魯公造訪。人或爲先生榮。此等見識。與疑許由。偷冠孟子。竊屨何異。瑁湖之東。有花有竹。有琴有書。天子不臣。諸侯不友矣。何太守之有。

復翁渭公銓部

林雲銘西仲

九月二日。令姪義若。賚到大翰。語語皆至情關切。且割清俸爲賜。感與愧并。所云生平惡爲浮薄之事。是今日第一等人品。弟在下風久矣。海氛蕩平。首丘堪念。但計在閩。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卽歸鄉。亦無異作客。而此地又以萍梗孤踪。犬馬齒索。稚兒無依爲慮。可謂進退維谷。乃蒙鑒諭。暫留曲圖歸計。此意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知弟何幸得此也。奈弟拙於謀生。入杭以來。口不問戶外事。卽當事諸君。無論相識不相識。俱不敢輕投一刺。人或嘲以爲迂。顧念丈夫處顛躓困阨。無可告語之時。旣不能一笠一瓢。向青山白雲中。乞一片蒲團地。遯跡人間。世猶規規於入口之累。逃死四方。以不祥姓名。往來於親故間。坐受炎

涼。輕。薄。已。可。賤。矣。况。復。奔。走。公。庭。蠅。營。狗。苟。冀。博。嗟。來。噉。蹴。之。食。且。不。可。必。得。
耶。在。今。日。當。事。諸。君。未。免。以。異。方。來。謁。者。多。不。肖。干。澤。之。人。畏。客。如。虎。勢。所。必。
至。吾。輩。既。無。干。澤。之。事。乃。使。人。先。待。以。不。肖。之。心。不。幾。於。無。病。而。自。灸。乎。惟。有。
確。守。愚。分。而。已。若。徹。省。延。建。許。公。向。蒙。推。愛。下。交。弟。一。拜。外。不。復。再。謁。一。啓。外。
不。復。再。通。然。所。以。感。激。不。能。忘。者。丈。夫。重。意。氣。以。顛。躓。困。阨。無。可。告。語。之。時。舉。
世。無。知。我。得。一。人。焉。可。以。不。恨。不。待。學。虞。仲。翔。徒。期。於。死。後。以。青。蠅。作。弔。客。也。
令。郎。續。絃。勢。不。可。已。先。後。之。間。自。當。曲。諒。亡。女。櫬。在。荒。垆。鬼。猶。求。食。不。識。歲。時。
鬯。臭。能。仰。體。庭。訓。以。浮。薄。爲。戒。否。舍。親。入。都。輒。有。不。情。之。擾。弟。盡。知。之。前。書。已。
詳。茲。不。復。贅。

答陸麗京

柴紹炳虎臣

辱。翰。示。垂。注。慙。披。紙。三。復。不。勝。欣。慰。近。間。皈。心。最。決。異。香。特。聞。足。徵。鼻。根。圓。
通。攝。受。非。誑。然。弟。以。比。日。佛。法。向。衰。坐。狂。褻。肆。應。故。須。仗。老。實。修。證。信。願。力。行。
則。龍。舒。居。士。上。行。先。生。自。可。古。今。合。轍。事。理。雙。顯。耳。若。弟。之。業。深。障。重。所。恃。善。

友提攜。他日未審容帶。或西歸否也。臨風寄聲。千萬努力。得道應須慧業。此大兄優爲。廬山遠公。卽雲棲鼻祖。杖履所經。風流不可心挹。耶附報不盡。

與家完山司馬

張雲鶚次飛

風波萬里。再下樵子之拜。而慰我永懷者。天假之矣。乃風起狐鳴。徒枯萬骨。使修士淪於中露。雖典型非遠。不獲從杖鳥班。草盡心實。增勞軫美。鬚眉讀楚詞。亦有如海外公孫。杜景賢其人。爲先生地者乎。客秋僅於華嚴牘中。附訊居起。而此函卒不見答。今夏復遣小子過廬源。又不悉霞踪所止。念先生潛居守道。而不忘鏃礪問學。其於古人。可謂食膚而取液矣。然歲月不居。熱血有限。顛毛種種。得不興嗟。遲暮耶。切松煮朮。量腹而進。古高士往往有之。使子房公。不報韓。亦未卽休糧人也。筆墨之外。幾許肺腸。唯冀攝養休適。他日乘白驪。大笑入嵩華。弟雖退墮。猶當執筮策以從矣。佳履近遠。未審費我懷思。

答友

李穎考叔

當日邵虎菴先生家居厭俗。拂衣入山。親友中仍有踪跡之者。乃大書於壁曰。一客至則留飯。二客至則留茶。三客至則山人不在矣。弟僻處東園。門庭閒寂。并此數語。亦不必借重管城。足下云絕人逃世。有古隱君子之風。則吾豈敢。

答丁弋雲

吳百朋錦巽

韓昌黎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此言青出于藍而青勝藍也。僕志昏菽麥。目昧馬牛。何敢妄擬楊雲。方駕南郡。但以一日之長。兼附比隣之末。而足下謙讓過當。譬以汝南太守而北面執弟子禮。于短布單衣之士。亦太辱矣。然僕貧同仲蔚。自守蓬蒿。性類梁鴻。不因人熱。若欲僕偃仰金穴之門。邀光霄燭。奔走銅陵之側。冀渥餘波。辱人賤行。所不爲也。足下將來聯翩應運。方將執海門月旦之評。通上國車騎之客。何物吳生。敢放言高論于華宗之座。但孤雛腐鼠。如僕者一曳落河治之。有餘何必紛紛。假外兵以相誅。僂乎僕苟堅子貞之節。慕元亮之風。則吹簫吳市。乞食杜陵。藐王侯而不爲。棄青紫如脫烏埒。淘白貲巨程。無所加于僕也。倘蒙面容頭。改柯易節。同登傀儡之場。共入利名。

之藪。則富貴我所自有。足下又不當曰安國爲死。灰呵夜行之李。厲矣。昔灌夫飲酒。語侵田蚡。溫嶠持觥。力排錢鳳。僕豈其人。迺蒙厚貺。豈曰東方諧謔。便自比于邊孝腹。便便之嘲耶。張儀不云乎。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今諸丁在。僕寧能渠乎。死罪。死罪。

致程靜坡

查宗淑 秋萍

吾輩不遇。乃理之常。何足深惜。家園松菊猶存。當亟圖歸計。發奮著書。俾名山大業。脛翼人。竇此乃真。不朽經濟。視彼馳逐名利之徒。未幾而宿艸已衰。墓門生棘者。何啻霄壤之別。君其然之。

再與澤萌遇大師

釋今釋 詹歸

藏願既完。卽放出舊日迂板面孔。不似做化主之圓融。以此到處落落難合。却以此自喜也。承示料理後山二百餘松樹。五百年箕踞其下。白眼看人。不妨添作寶掌。千年爲吾弟自受用三昧也。出嶺之計。亦且收起。滿鍋小米粥。夾些大

米。早。是。挨。擠。得。不。見。徒。辛。苦。耳。今。釋。順。風。游。戲。住。卽。不。行。行。卽。不。住。望。七。之。人。時。時。作。死。想。而。不。作。死。在。何。處。之。想。再。回。嶺。南。不。再。回。嶺。南。亦。無。處。更。著。此。一。想。矣。

報鼓山爲霖和尚

林雲銘 西仲

承。示。淨。土。旨。訣。謂。可。了。生。死。大。事。復。舉。王。龍。舒。爲。文。度。化。一。段。公。案。仰。見。婆。心。殷。切。但。弟。每。自。校。勘。平。生。染。著。最。重。結。習。未。忘。憧。憧。擾。擾。此。心。緣。不。能。到。休。歇。地。位。求。向。上。工。夫。若。徒。事。朝。夕。禮。拜。冀。生。西。方。仍。是。忘。心。用。事。安。知。臨。終。見。佛。非。嚴。楞。所。謂。五。十。種。魔。境。耶。至。於。爲。文。度。化。尤。所。不。敢。蓋。自。揣。平。日。指。東。話。西。造。出。許。多。文。字。塵。障。譬。如。說。食。求。飽。難。免。於。饑。今。欲。一。總。付。之。東。流。到。此。心。休。歇。時。了。却。自。家。生。死。大。事。然。後。自。度。度。他。可。以。惟。所。欲。爲。也。管。見。如。是。敢。以。相。質。

與陸麗京

柴紹炳 虎臣

炳自月翔病肺。兼以罷劇。數作煩熱。頃養痾館舍。日彊半伏枕耳。側聞過存。竟失良晤。彌增悵結。如何三令叔終有二豎之酷。老成凋謝。流涕曷追。足下急難至誼。踉蹌走數百里。從兵艘中。爲竄蛇伏。而歸。勞苦倍萬。體中幸無恙否。前從道信所見一札。知頗留意淨業。大爲欣企。遺民公則。皆是蓮華社中人。篤志西歸。自屬吾輩。况年俱半百。正當水落石出。少年場名心。盛氣都且放下。不於斯道。究竟徒驚。蠶學韓歐。面孔向人。恐性命在剎那間。繫籍聖賢。全難著力耳。僕媿中歲媮玩。病間作苦。如颶風駕舟。舵工時欲撒手。以是蓋信臨命。堅定。須平日預辦之也。書此代面。唯教之。

東友 迴文

李 穎 考 叔

弟惟迂拙。情性淡薄。世人眉攢目瞪。慮遠愁窮。寵辱徹驚魂夢。耿耿逐逐。何如神怡意適。踽踽涼涼。閒人樂境。詢之同志。志同之詢。境樂人閒。涼涼踽踽。適意怡神。如何逐逐。耿耿。夢魂驚徹。辱寵。窮愁遠慮。瞪目攢眉。人世薄淡性情。拙迂惟弟。

復範圍上人

張貞生 寶山

隨境浮沉。何足輕重。回藉後養。疴深山。毫無聞知。僅與農圃量雨較晴。忽捧慈顏。兼承獎引。可勝感激。然愚學儒者也。學儒之人。止可言儒。終日戰兢。抱疚尙多。倘混入法門。脚踏兩邊。愈失之矣。至論山遊。深中鄙願。近以迂拙。擬諱姓名。不爲人識。倘得半間茅宇。彷彿禪林住靜。未知西陽脚下。可容人卜隱否耶。

與王丹麓

巖允肇 修人

前過牆東草堂。與足下翳佳林。坐磐石。名花翠篠映帶左右。不知人間第幾洞天。竊想古稱避世牆東。今足下著書盈篋。才名籍甚。安得如君公高蹈岩穴。耶。爲之一笑。

與偃公

魏 禧 冰叔

湖心亭月下快談。真勝十年讀書。豈是博物之謂。世法愈險。世事愈平。知足下

沉冥愈堅。要如鹿門水鏡。不可羈騎而桑陰牀下。造就如是。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聞三和尚目疾頗甚。然安知無適清時耶。

寄鈍木上人

汪

蟾舟牒

世人以禪爲寂滅虛無之學了不可解。此真黑漆一燈。千年不亮者也。清淨比丘。逃城郭居山林。舍父母妻子。受戒參禪。就形跡觀之。似屬渺茫。無可問其消息。究之。靜力全在性根活潑。以復還我圓覺妙明。不染塵垢而已。突地醒豁。徹上徹下。便可登選佛場。遶總持樹矣。故釋氏真詮。步步向內鑽研。不帶纖毫。影似與儒者謹幾慎獨。何以異哉。止不過人倫一道。撇情太甚。然斷魔絕障。要是直捷痛快耳。僕于釋學留心有年。未敢謂眼眼皆天。却已覩破浮光幻影。人而我師。得無喝曰。饒汝二十拄杖。

代與某知府

謝起蛟
書

初意共事一方。藉得飭領教益。舟抵激水。忽見抵抄。始知年翁受此屈抑。張合

弧沙殊不可解。爲惋惜者久之。承翰已知解組出疆。此時徵調頻煩。二千石襟肘俱露。固不如綵袖承歡。板輿侍養之爲樂也。

寄陸麗京

柴紹炳虎臣

使者歸。傳足下有披襜之舉。飄然去世。詎非烈丈夫事哉。顧曹谿有訓。修行在家亦得。又如龐襄陽。王龍舒。更未嘗決棄眷屬。今湖山南北。不乏七寶須彌座。足下歸而駐錫。旣無礙大事。因緣而我輩亦得間從方外。如遠公蓮社。亦足美談。正不必作趙州行脚。日費草鞋錢也。

東學頓

趙飛鵬扶搖

碌碌風塵。別經兩載。殊難爲情也。每于煩囂之際。憶茂林修竹。與師月下披草對坐。煮茶夜話。拈花共笑。時頓覺神爽。得便當買棹相訪。以慰積想。何如。

閨閣類

致翁夫人

閩秀錢馮嫺 又令

花光增麗。烟景日新。緬懷夫人。暨令玉起居。清悅欣慰。殊多。奈終朝碌碌。加以賤體。櫻恙。未能一接光儀。每每憶及。但增闐然。上元之候。蒙惠漳柑。朱實離離。珍苞燦燦。色香俱美。令人齒頰。間至今猶津津也。惟是尊盒久稽。抱媿滋甚。刻下偶得松子數握。香梨四雙。聊以伴盒。希哂茹之。

與玉峰女史

陸次雲 雲士

僕非曲子相公。卿是記歌娘子。紅牙豔友。綠綺知音。索我新詞。不敢爲卿惜也。第春來小病。重積文逋。參朮方停。踵戶追呼者。急勝官稅。俟稍一了之。當爲撰十二紅一曲相贈。囑卿不必值絹酬金。期於花明月媚時。對僕一歌。絕勝貽我。彤管。僕笥中猶有宋錦一端。攜作纏頭之贈。然須興會所至。方得濡毫。杜少陵有云。能事不受相促迫也。

與凌郎

閩秀彩 雲

把玩詩畫。逸致遙情。詩中有畫。畫裏傳詩。令人尋味不盡。先生真摩詰虎頭矣。妾苦薄命。人遠天涯。不得追陪巾櫛。時一焚香。一煮茗。常侍于風流才子之側。輾轉愁思。唯有對菱花而太息。倚朱欄而神注耳。手帕一方。漫云瓊報。亦謂鮫綃拭目。奉君見之。點點皆妾淚痕也。春閨二首。慚非蘇女迴文。唯情見乎詞。知峽上哀猿。夜半聲楚。當不忍以章臺柳膜外視之矣。短牋莫訴長漏。爲仇書來。應鄭重。莫作等閒看。

答陸蓋思

諸匡鼎虎男

女兒經奉去。此中雖是常語。實爲閭教之履端也。稚黃序云。閒有家而達乎邦國。必自教女子始。斯言旨哉。婦翁夢記。頗覺新幻。聞丹麓已錄入文津。莫爲之後。雖美弗傳。斯文之有待於丹麓也。重泉知感矣。

與內

汪光被幼闇

出門大雨如沐。至餘不城。已下鍵矣。徐氏妹亟呼酒勞余。差勝潯沱。河豆粥麥。

飯對竈燎衣則猶未免作光武倉猝狀也。

與吳未晞

查宗淑 秋萍

戴才女課餘詩籍不事雕琢如國色美人蓬鬢荆釵天然圖畫且時有卓卓英杰語不墮入香奩惡套足挽頽風特付梓行世使倚門獻笑之流見之俛伏石榴裙底弗敢仰視不佞第學拙才疎不能丹黃大作惟借此冷淡生涯聊消窮愁歲月而已幸毋曰此子鬚眉如戟毫無丈夫氣也

諭妹

閨秀 唐若玉 荆潭

嘗讀徐澹止韻史序云女郎拂錦箋著紅題綠品月批風自是天地一種韻物人生一種韻事乃常使之不得其偶或偶之不得其人否則窮苦困頓終身鬱鬱此何以故豈其香心麗質藻慧研思即造物亦復妬之耶或曰紅顏薄命四字古今惡讖也故從來佳人無一不受此缺陷余益三復斯言不覺心楚涕零也夫古來女子具有才調而所生非時所遇不偶往往落于貧苦微賤者正自

不少。慍極則咄咄呼天。怨甚便絮絮問影。照鏡自憐。念芳葩之易落。敲釵飲恨。寫鴛字以生悲。振古如茲。于今爲烈。余則謂此有數焉。非人所得與也。世間離合動止。無非天定。况婚配之大哉。我故諷斷腸而傷其不貞。誦薄命而滋其感悼者也。賢妹然乎否耶。

與沈甸華

孫治字台

世事紛拏。此不足說。獨是士君子以名教爲己任。淫詞豔曲。比比皆然。此豈可令昔賢見耶。又其甚者。閨閣中自有禮則。無端褻越之辭。鬪麗爭妍。連軸響載。其可以爲訓乎。雖才如誦椒詞。同賦柳尤。無取焉。至於丈夫矜誇。婦作兄弟。豔稱姊妹。文人盛述。母製非形。管之女。誠等比里之宣。淫波靡相。扇不至流。爲桑濮不止。吾每見此等。不覺張目短氣。想在吾兄亦有同情。禮義干櫓。願執鞭以隨後。

與倪次淳

王蔚章約采

昆陵堵夫人。進士歷城令女也。幼工書畫。雅擅詩歌。其叔祖權關吾郡。曾拔余於童子之科。某與夫人通家世誼。今遺孤流離。資筆墨以糊口。聞之惻然。恨某年逼桑榆。不能效先右軍師李矩故事。使之增重。足下交滿天下。幸極爲掄揚。想亦不靳齒芬。樂爲說項也。

與夫子

閩秀 芮貞素

自君之出矣。三見燕子飛來樓頭。楊柳飄我愁思。秋山絳葉。擬我血淚。何時一鞭驕馬出皇都。令老姆慰倚閨之望。穉子致牽衣之娛。懸切懸切。

寄內 迴文

繆樹中 恆天

縷縷之懷。罄匪墨楮。苦是秋深時。遠離人。值淒風冷雨。聲浙浙。景蕭蕭。杵鳴砧。蛩吟砌。極恨驚魂夢。半地北天南。耳卿與愚。惟此肺肝同然。千萬寵珍。寵珍千萬。貧家景暮。遣慰賴有秀慧女兒。杪冬擬必歸旋。曰余慘悽境遇。遇境悽慘。余曰旋歸必擬冬杪。兒女慧秀有賴。慰遣暮景家貧。萬千珍寵。珍寵

萬千。然同肝肺。此惟愚與卿耳。南天北地。半夢魂。驚恨極。砌吟蛩。砧鳴杵。蕭蕭景。浙浙聲。雨冷風淒。值人離遠。時深秋。是苦楮墨。匪罄懷之縷縷。

答內

張國泰履安

潦倒二十年來。不止成都壁立。而先人敝廬。亦復轉售他姓。家無斗儲。釜中塵日積。傷哉范叔。竟一寒至此。此愚所以違北堂之旨。甘忍西河之隱痛。淹留嶺瘴。冀升合以資貧也。分手頻年。時接遠問。勸慰殷勤。深以傲慢爲慮。骨肉關情感。且愧矣。獨是性執而劣。不喜圓通。雖當貧困之餘。不改孤方之癖。一言相觸。故態復萌。半禮不周。怒形於面。寧甘人棄。不受人欺。若肯稍自貶損。毋以貧賤驕人。和顏以媚俗。屈己以迎人。則何地不可以投荆。何時不可以擁篲。何人不可以締縞。仰其鼻息。亦足濟我饑寒。藉彼齒牙。不難渥我枯槁。奚至九食三旬。一鶉百結哉。雖然。貧可歎也。時可惜也。勢可趨也。金可利也。而區區俠骨。必可矜而不可抑。蓋欲留此剛大以還宇宙耳。此又愚生平所與共磨勵者。豈至今日。顛髮盡白。而肯婢伏奴驅。一朝改節乎。所願孰并白之堅操。樂布荆之寒色。

奉菽水咽糟糠甘之若錫而守之若松柏視清貧爲可貴知濁富爲非常則順逆皆安怨尤盡泯矣稍需歲月行當歸老蓬門效梁鴻逸事或歌衡門而舒愁或借眉案而將敬以娛天年以消塵劫庶不使老孟光獨占千古高風也他非愚志切勿以瑣瑣絮言徒令風塵旅人重增一番浩歎所得不既多乎

致林亞清夫人

閩秀錢馮嫺又命

比來赤輪射目幾成亢旱方抱杞憂昨賴甘霖微降炎威稍減稔知夫人沉酣墳典無間寒暑茲披拂清涼諷詠之樂更何如矣素箋附上俟夫人臨池興逸餘瀋及之俾予出入襟袖間如對清光也

與又令妹

閩秀李淑昭端明

城南城北相去匪遙總緣家累不得一親顏色快伸積愆爲悵耳邇來貧愁交集絕無善狀可爲吾妹告者惟新春又育一孫稍爲稱意復因兒婦乏乳重煩尊价嫂在舍多日不安殊甚深情厚德何日忘之尙欲再款數旬知宅上有事

不敢強留先此鳴謝容當趨叩不盡

與柴季嫺表姑

閩秀錢馮嫺又令

憶。違。芳。範。不。覺。星。霜。暗。易。咫。尺。天。涯。令。人。不。能。不。興。室。邇。人。遐。之。嘆。所。喜。聞。聞。時。通。無。魚。沉。雁。杳。之。慮。耳。昨。銀。鹿。見。過。披。諷。朵。雲。恍。聆。玉。屑。當。炎。敲。蘊。隆。之。際。驟。覺。謾。謾。風。清。則。松。濤。在。尺。幅。間。也。欣。快。何。似。

與甥女

謝起蛟睿菴

人生缺陷世界焉得事事如意惟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入字爲處世之善術非不知甥女無夫苦止一女夭亡更苦然屢求自盡則又不可蓋竹隱親翁既棄世有孀姑在堂身爲冢婦其責甚重夫義在爲其夫死謂之烈義在終身安節謂之貞烈近於忠貞近乎孝然爲烈易爲貞難蓋決於一旦者無反顧之勞而矢於終身者有百折之苦吾願甥愛亦勉爲其難者而已天之愛松柏也甚於桃李而其困松柏也亦甚於桃李惟以雷霆風雨摧之霜雪凌之歷千百

年而後凋之節見。則今之以多艱歷試甥愛者。正欲以明恆久之冰心玉骨。使以節而見其孝。更因孝而表其節也。然則惟有順受其正。不必以烈聞矣。况自紫臣之變後。甥女縞衣茹素。皈依大士。願將一切綺語。怨辭。盡屬子虛。惟日誦六如偈。種西歸果。若一日見性。則併前亡後化。眷屬同證菩提樂境。現前又不止爲苦節完人也。心經金剛經解二部。楞嚴經一部。奉寄惟望因解得悟。因悟忘解。方能自度。度人。虔切不盡。

復舅父書

閩秀趙許氏

曩日不卽從紫臣甥壻地下者。以有菊女呱呱在抱。今又夭亡。是女身同黃蘗。惟有苦懷。故決意自盡者數矣。乃高堂大人。又責以不奉姑。反殉女之罪。真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兩無所可接。舅父書解慰百端。感刻無盡。然人云未亡終不如早亡之爲得也。所寄心經諸解。俱已拜領。法寶慈雲。垂庇不朽。憶昔先夫子自杭回紹。署見貽買愁集一書。不意秋間遂成書讖。至今日坐愁城。今舅父以般若諸經見賜。或得仗大慈力。亦成書讖。得證生天之果。未可知。但恐昇天。又

入。離。恨。天。耳。睽。違。兩。地。吳。門。竟。同。異。域。望。鄉。關。如。在。天。上。惟。望。惠。存。以。慰。嬾。獨。
架。有。殘。書。可。觀。宅。後。海。藏。菴。老。僧。可。談。禪。引。領。以。俟。苦。悵。無。盡。

與湯廷颺

陳德裕子厚

女。士。堵。心。如。錫。山。吳。元。音。夫。人。也。蕙。心。紈。質。特。工。書。畫。詩。亦。清。蒼。秀。麗。不。染。纖。
塵。昨。見。吾。兄。扇。頭。遊。魚。點。染。盡。致。下。有。落。花。數。片。皆。以。淡。筆。抹。之。雅。趣。橫。生。此。
扇。可。值。百。緜。兄。素。具。賞。鑒。之。識。當。什。襲。藏。之。恐。爲。造。物。所。忌。他。日。風。雨。驟。至。一。
旦。化。龍。飛。去。奈。何。

答同社諸夫人

閩秀錢馮爛又令

茲。辰。青。鳥。飛。來。知。可。以。採。胡。麻。而。餐。玉。屑。方。慰。調。饑。之。望。又。何。忍。言。辭。奈。爲。塵。
鞅。所。縛。自。春。迄。秋。彤。管。未。拈。胸。中。之。茅。塞。可。知。重。九。喜。晴。見。籬。菊。舒。黃。欲。擬。陶。
韻。至。今。尙。未。成。句。益。知。江。淹。有。才。盡。之。譏。而。况。我。輩。乎。加。以。外。賦。遠。遊。老。姑。臥。
恙。不。能。少。離。左。右。惟。有。遙。企。玄。亭。見。五。綵。繽。紛。處。卽。是。諸。夫。人。口。吐。白。鳳。之。時。

敬當揚袂舉觴以酬珠玉也。

與又令嬸夫人

閩秀林以寧亞倩

昨接五雲書。未及裁荅爲歉。新春擬過高齋。適患齒痛。未能也。西青畫冊奉到。得佳翰揮洒。可稱雙絕。來示云擲還表二首。發緘無有想青鸞之誤。耶。所覓毛字。大者偶邇遺失。當另索報命。

寄妹

閩闈朱若樸

姐於妹。自幼相離。幾三十稔。吳月燕雲。渺不相及。憶念之苦。真難告語。每恨身屬女流。不能千里命駕。使天親重聚。一識連枝形。似爲歎耳。姐自作婦。朱門復從遠宦。睽違慈膝。頻換星霜。兩地關心。淒其欲絕。幸接郵筒。知妹治裝北上。入奉二親。娛膝下之歡。結門楣之喜。姐雖不獲親與其會。亦從此恨稍釋矣。願妹永衣色笑。慰二親將暮之年。無若姐淹蹇他鄉。徒學楚人掩泣也。幼兒在侍。二親素所鍾愛。故不攜之沅。欲代酬反哺於百一耳。然撫育之者。祖父母之恩也。

教訓之者。母姨夫之德也。深念姐心。時一提省。不令嬌癡失學。謂姐能沒齒忘耶。衡陽雁斷。音問難通。偶遇便鱗。獲修片楮。殷殷之意。戀戀之私。溢於紙背。妹試驗封印。重重尙餘。淚脂否也。外具土物數種。皆蠻俗所製。無足珍惜。宦况蕭條。觀此可見。如相念定有一行遠及更念湘潭者。帝二女之所在也。悠悠我思。不禁長往。妹其能棄之若路人耶。

與武林某生

閩秀潘意珠

入春來殊冷冷。聞足下攜冷襪入南屏。望冷湖吟冷詩。參豁公冷禪。亦憶及冷。閨中人否。小窗冷梅破額。刻下烹冷泉。煨冷芋。期君冒冷而來。說幾句冷話。萬勿以冷却之也。

邀林亞清夫人

錢馮嫻 又令

連辰雨雪。令人如在冰壺。縱目遐眺。雖不似夫人千里樓之大觀。然徹居籬落。間五花堆積。頗饒野趣。詰朝剪水芹。烹雪茗。願衝寒而至。亦佳話也。倘雲儀夫

人尙未言旋。是天假良晤。并望拉之同來。更快心耳。

乞友梓小青遺集

張國泰履安

香奩集中。以能詩文。風標彤管者雖多。然稍爛題詠。便訛若蘭之錦未工。略解詞章。遂誚道蘊之絮未當。其他眉號遠山。顏誇膩玉者。又止西子南威之亞。俱未可以卓冠羣姝。流芬弈世也。小青以維揚弱質。聘歸別業。含恨西冷橋畔。毀容處士亭前。飲泣惟餘。花露半杯。殉葬則倚梅花。幾樹小星。空賦薄命。堪憐。是以景遡流風者。莫不諷雅音。而謂巧奪天孫。感遺容。而共情深香骨。每從幽谷。覓芳蹤。徒向空山。悲夜月耳。吁。有才如許。有美如許。豈眇識涼福之紈袴。所能燕婉百年耶。即使河東不吼。亦將形瘁魂摧。遽歸仙苑。况逢柳媪再生哉。所著諸篇。香豔入骨。吟哦一過。如食哀梨。涼沁欲絕。惜咸陽一焰。僅存吉光片羽。爲之悵然。吾兄方操香閣妙選。甚希爲之流布人間。以成千載逸調。使當代文人。深閨名淑。遐想重慕。同悲不偶耶。或并一時感慨弔輓之作。彙而成帙。想在同志。當亦不笑人不韻也。

與嬖母馮夫人

閨秀錢鳳綸

聞尊體違和以一城之隔不獲遣人頻候正憶念間忽青鳥啣丹青飛墮始知雲駢已至西隣不勝欣慰承雅愛病中染翰墨龍飛舞雲中黃鳥爭鳴竹裏小屏得此神筆光爭百倍但恐破屏飛去每遇風雨晦冥自當著意護持耳

東錢三嫂

閨秀柴靜儀如光

分袂以來忽忽兩載懷念之私時在左右適來尊體安吉佳兒佳婦朝夕承歡樂可知已小兒隨衆觀場學植荒落有負長者期望奈何

與又令嬖夫人

閨秀林以寧亞倩

炎暑逼人殊爲煩鬱未審興居何似不勝懸懸况育麟在即倍宜調攝因得句云莫更嘔心同李賀且從高臥傲羲皇舉贈夫人以爲當否

復李端明

閨秀顧妙

久企林風。無由良晤。自分空成夢想。瑤絨忽墮。何殊親接丰標。兼荷名園之訂。極欲樞趨。奈以病魔難却。不克如命。抱歉良多。臨牋九頓以謝。

與錢夫人

閩秀翁筠倩

俗冗倥偬。久疎聞問。殊覺悵然。比承瑤翰下頒。恍聆玉屑。兼貽妙墨。不禁空谷伊人之想。快慰無似。復蒙駢錫多儀。本不敢領。然恐虛雅。意謹拜嘉。以誌明德。

與嬾母

閩秀錢鳳綸

白帝徂秋。金風頻至。黃花將蕪。桂子飄香。夫人玉軸盈筍。牙籤堆几。時而吟咏。時而臨池琴瑟。在左丹青。在右徜徉。其間樂何如哉。可望而不可卽。能不令人企慕耶。玉體珍攝。定平復如舊。城堙尺五。問候時疎。所懇如椽。想已寫就。緣借光小屏。裱工以望前告成。故爾奉促。惟諒之。

與又令夫人

閩秀顧 姒

蘭亭重會。辱承相招。奈以驪駒在門。不及如命。有虛雅意。卽一薄躡。不能裁答。負罪良深。勝游大作。并諸夫人。令稿俱未請教。乞檢發一觀。以快心目。何如。

與表嫂

閩秀陳擘永

數年闊別。至今未獲一覲。芝彩咫尺。千里信非誣也。頃辱瑤章。讀之光映四座。令人嘆服。何敢捉筆耶。勉作苦雨一律。請政弄斧班門。殊增形穢耳。幸勿哂之。

致馮夫人

顧妣

前以抱病。致阻良晤。悵焉心飛。復辱垂念。捧讀瑤緘。頓蘇病骨。何異孔璋之檄。少陵之詩哉。且慰誨殷殷。有逾骨肉。感佩之餘。因成俚語。惟賜郢斤爲望。

與又令錢夫人

李淑昭 端明

鮮蟹一筐。家君自茗川寄歸者。特貢吾妹一箸之需。想持螯把盞時。定多一番佳詠。第恐快於口。未必不冷於目也。一笑。

寄內

趙飛鵬扶搖

汝天資聰慧。又曾讀書。是一生受用處。但作事躁急。大小含容。是一生受病處。能化其所短。而忘其所長。則病去而受用無窮矣。

技術類

致醫士書

金成器 伯鼎

醫爲九流之首。范文正公云。不爲良相。則爲良醫。以其濟物之功。與燮理陰陽者等。已。粵自俞跗桐君以來。操此術名家者。無慮數百人。言人人殊。究竟起病。疾於膏肓。挽劇症於瀕死。要有二緣焉。在病家曰病緣。在醫家曰藥緣。二緣相適。有如杜戴之遇童子。秦氏之值崔文正。不必神樓仙劑。自然空谷生春。倘緣與藥違。或功敗於垂成。或論同於築室。或十羊而九牧。或一瓢而衆飲。諸事紛紜。非止一端。及至服藥罔効。不曰醫術之疎。卽曰禁方之謬。夫亦誰任其咎。

醫之不可無緣如此。不學無術者固無足論。若良醫負名當世。尤有難者。病家相延。大率篤病危症。衆工難療。因而謀諸有望之醫。不知扁鵲亦有不治之病。倉公亦有不起之人。虞淵墜日。何可揮戈。病家哀求。參朮醫人。勉製經方。迨至湯液不靈。終成畫餅。彼方號呼以莫救。此亦腸折而曲迴。當斯時也。追思曲突徙薪之輩。反作焦頭爛額之儔。中心如焚。無可言喻。更有公卿大人之門。昏夜召醫。勢如索負。使者相望。急若催科。至稱藥量水。責備滋大。惟冀瓦全。未容甑破。正如探龍頷而入虎穴。興言及此。芒刺在背。則後之習斯業者。可無廣稽靈素。精業岐黃。以肩重大之任。副一世之望耶。

東盧不遠

李流芳 長蘅

晤後卽入山寫經。殊以未得與兄翁周旋。領教爲快。何時得暇。期山中一快晤耶。敝友潘方孺。篤行好道。於軒岐家言。頗有宗承。今日欲棄儒而精專於此。向嘗與言及兄翁。傾注之極。知己相見。當遂把臂入林矣。兄翁有枕中祕。幸勿吝一示之。

與逕西道者

陳洪綬章侯

數月不得見吾道丈。懸懸。今日偶爲酒債促去。道丈來不得數語。恨恨。賤造虛美。何能自信。卽刻歸。就燭下寫得竹數竿。聊致懷念。

與陳際叔

孫洽字台

兒病幾不能起。私心以爲世無越人。安望更生。迺過蒙診視。吹枯肉骨。三月之間。蹙者能伸。吾子之不爲廢人。而得良於行。實明賜也。張長沙殷中軍。固世有其人。而吾得之於好友。尤非尋常慰藉。

與琴僧

章玉琳羣如

昨座碧梧修竹間。靜挹妙理。覺廣陵未散。高山流水。去我不遙。胸中萬斛塵。不知消屏何地。始知上人能移我情也。僕耳媿中郎。識慚叔夜。知音非鍾子期。慮上人斷柱碎琴。不輕爲我彈者。何圖揮素軫。撥涼絃。如聞鈞天而聆廣樂哉。異

日借一二賞音客。造蘭若。再思滌耳一聽。能不厭其多事否。

與習岐黃友

馬文燦含英

以儒習醫。曩以爲易。然必多講究。遲行道方可。愚嘗不勸人習刑名。以筆底操生殺也。不勸人習堪輿。以目中操生殺也。亦不輕勸人習岐黃。以指下操生殺也。足下如能專志虛己。望聞問切。不敢或忽。則濟人功德。又與良相侔矣。若夫刑名堪輿。二家亦能體此。則當權方便。易於手援。救貧造福。大於分財。其功能安可勝道。况岐黃本仁術哉。

東郁石麓

胡文祥橫菴

篆刻有八體。猶繪事有六法。稱繪品之神雋者。不曰意見越俗。則曰體格超羣。不曰筆未到而勢已吞。意方定而神已動。則曰寄妙理於縱放之外。出新意於變化之中。若工篆刻者。方圓適宜。屈伸維則。增減合法。中之法疏密得神。外之神稱爲神妙。至品亦誰曰不宜。然求諸當世。實難多覩。不謂登禱斯之堂。入秦

漢之室者。乃有石農先生也。先生章法典逸。刀法圓勁。正如周昉寫真。兼得其神情。笑語。今印正行。而斯世始獲覩正面目矣。

與友

汪志瑞

何須青囊。早辦槎石。某固其人也。盍試而問生平乎。願與足下俱。但恐青丘秘授。昨晚雷雨擁去。又未能知人休咎也。

與友

顧之璣

穎客某者。所製甚佳。頗稱神利。足下正在應試。幸進而試之。援筆疾書。風雨蛟龍奔走。腕下未必非資於某生也。况渠懷器而來。得藉江郎。當拔不致沉淪。當亦無恨。

復友人索書

吳殿元殿升

以書爲傭。不能也。以字作貨。僕又不肯。惟見坐青山白雲間。好友披襟。名花接

席興至則撥墨疾書煙雲滿室則僕所大願至若書美人之歌扇寫名姬之練裙令婢子焚香侍兒捧硯卽援毫竟日曾不言勞若強作應酬則憊矣屬人督促抑又僊矣挾三寸不律以供無盡之求竊謂元常逸少何苦貽此孽根使人役役不已雖然猶未惡也最惡者尾後有顯者之爵牋末書俗客之名則僕數年來恥不爲此今足下所委正最惡之事也欲書則負己不書則負人兩者權衡均屬未善不若姑置几案間勿限以時日俟僕大醉不省恥辱時展筆迅書了此一段惡趣庶心不致與十指作訟足下以爲何如

東徐幼直以畫簞見惠

迴文

陳德裕子厚

公名轟耳已久畫之奇特真筆寫生手隨處布景飛鳴宿食則鳥風晴雨露則花峰迴徑曲湧泉雲飛幻態奇情心賞目悅神絕之技古今無幾幾無今古技之絕神悅目賞心情奇態幻飛雲湧泉曲徑迴峰花則露雨晴風鳥則食宿鳴飛景布處隨手生寫筆筆真特奇之畫久已耳轟名公

與胡克生論字學

迴文

李穎考叔

得心應手之書。技進乎神。專心習學。在要。古。秀。生。動。用。筆。由。法。晉。在。義。獻。唐。在。柳。顏。宋。在。蘇。米。明。在。文。董。流。傳。古。今。共。相。師。法。議。擬。揣。摹。勞。心。竭。力。惟。兄。與。我。我。與。兄。惟。力。竭。心。勞。摹。揣。擬。議。法。師。相。共。今。古。傳。流。董。文。在。明。米。蘇。在。宋。顏。柳。在。唐。獻。義。在。晉。法。由。筆。用。動。生。秀。古。要。在。學。習。心。專。神。乎。進。技。書。之。手。應。心。得。

致蔡聖希

胡文祥 楨菴

寫照以供歲時祭祀。此爲人子者。一點仁孝之心。獨程伊川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鬚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弟謂此語單要掩抹畫工耳。當世畫工。卽有周昉其人。工於寫照。極得神情笑語之姿。正難免於一髭鬚之相似也。矧弟之筆。極平常。而令先尊道貌。極古異。以平常手。摹寫古異貌。幾何而不見擯於伊川之門乎。特推兄仁孝之心。姑以是塞責。則亦有徐文貞先生苟一髭鬚相似。便是吾親之說。聊以藉口云耳。承諭惠我以寶籍。幸於牙籤緗帙中。檢發一二種。有益神智者。

與張履安論星緯

鄒元臣 無技

昔夫子五十而知天命。傳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子顏冉一則曰：天。一則曰：命。其理甚微。儒者多不欲深究。然以七政十二宮詳之，覺人生確有一定之數。善參之，蓋十而九矣。弟與兄交，且有年，以恆情相質，似不當淪落如此者。而長兄所歷，竟大異於世之碌碌者。何也？豈其中真有命在耶？乃就星格細加繙閱，不殊絲黍。宜窮厄久不偶也。然過此一度，轉塞而通。雖不敢云大器晚成，而歲寒松柏，亦不減蒼蒼勁色。爲快。子星入太陽，應得佳兒，以續宗緒。大約花甲一週，不期自合。未可過信。天道爲不可問也。昔鄧伯道絕嗣，千古所歎。恨弟偶見雜誌，中有因亂畜妾不及卜姓，故子生，諱不言。非天果薄於善人也。兄雖貧，當急圖其大者先者。萬勿視爲泛常，委之以數。不然，卽鬻垢中，亦有宜子者。豈必謂東家施非俊物哉？弟力不能創義舉，相周旋，惟以五星決其不孤。若一言涉誣，非人也。勉之是幸。

與友

張國泰履安

昨於友人案頭。見所設紙器數種。精巧特異。不獨取錦全得。宋製而款式亦極。

雅極潔。當不數近日所稱名手也。及詢所由來。云係雲間友人所惠。而未詳其爲何許人。大抵此君必博雅蘊藉者。蓋胸中無濁塵。故腕下方無濁氣。眼底無俗氛。故世間方無俗器。譬如繁英舒放時。忽使叢蘓互植。列棘不除。卽號習家園。固已敗人清興多矣。仁兄幽窗位置。皆屬珍玩。所少者似太濃豔耳。古人一石一木。必須安頓天然。紙器雖微。何可無一二以助逸韻耶。頃向華亭親識訪之矣。若遂所慕。容分愛相貺。必不靳也。

寄海昌宋修齡

胡起芳植

闊別幾秋。邈隔河漢。弟十年方寸。載得窮愁千斛。季子裘敝而攢眉。西華披葛而感額。真有不堪告語者。吾兄日坐安樂窩。研盡百家諸子。至星學一書。久駕袁李諸公之上。幸賜指迷。倘果遇合難期。亦當早撇癡腸。冀向清閒中。笑指晴峰。遙看山月。彼世外逍遙。頗多樂地。奚必逐隊成行。徒爲青雲客。作嫁衣裳耳。

與藍田叔

謝起蛟 睿菴

向得蘭石數幅。每當冬春之交。懸之壁間。把酒相對。覺蘭葉栩栩欲動。清芳滿室。某之依依左右也。久無間然。今聞應蘇州太守之請。想舟行數日。甚暇。賚到綾紙數幅。或卷或條。一惟興之所至。蓋舟中夾岸桃花一棹。春水西湖。煙景虎丘。山色盡舉。而收之目中。意中知下筆有化工矣。不腆之儀。以犒記室。畫畢。煩爲藏寄。不然。恐有力者負之而趨也。

東相士豐笠菴

朱 做 弋 張

昔有人善相術。每曰見俊人。能令自品俊。見癡人。正自轉癡。余癡人也。得君一鑑。恐轉癡矣。不幾以弟誤君癡乎。噫。非癡也。形與神欲共親。然後能辨之。明耳。君之鑑失之太親。奈何。

恢諧類

與涂鼎也廣文

吳宇鳴鶴亭

春日上下陪祀文廟。竊見有豕無羊。心以缺典爲憾。昨觀殿廡牲牲儼然。具少牢矣。意此番餼餘。必叨頒惠。乃竟無一肩及焉。何也。雖曰告朔之禮久廢。然弟之愛禮。有甚於年臺之愛羊。此物尙存。當弗以弟爲饒舌也。冰署岑寂。借博一笑。

與方瓶菴

徐菊如簪止

晝長景麗。足下捉評詞筆。就而畫眉。韻甚矣。窗外花影。鏡裏粧影。枝頭鶯聲。簾內笑聲。兄坐而擁之。宜其數月猶作束萊也。

與沈朗倩

周穉廉冰持

岳墳之遊。足下以主人而逃席。豈朱欄繡閣中。亦有金牌十二耶。今夕有花有酒。無歌童無舞伎。清談半日。諒無莫須有二字之疑也。速速。

秋後戲貽徐友

張嗣溥天如

仇。滄。柱。論。棘。闈。中。式。歸。權。於。鬼。赴。闈。者。競。以。遭。鬼。爲。願。弟。此。番。遭。一。病。魔。偃。臥。寓。中。不。能。訪。一。親。知。不。能。窺。一。熟。識。困。頓。三。場。竟。勿。獲。晤。足。下。一。談。則。奈。何。遭。茲。病。鬼。適。以。拂。願。也。後。閱。題。名。錄。驟。覽。及。西。安。二。字。輒。喜。曰。徐。子。中。矣。忽。睹。徐。字。更。喜。曰。果。中。矣。旣。見。爲。徐。子。諱。觀。仍。喜。曰。雖。不。中。不。違。矣。蓋。徐。子。觀。其。賢。昆。也。其。爲。文。素。可。觀。者。也。文。章。有。據。文。運。有。徵。伯。也。先。仲。也。繼。之。固。其。所。耳。天。其。或。者。將。留。諸。俾。親。某。得。追。隨。函。丈。以。無。荒。此。三。冬。弟。亦。得。時。親。規。誨。以。相。砥。此。三。載。則。足。下。所。怨。之。鬼。人。且。德。之。矣。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退。而。問。鬼。鬼。將。許。諾。

與夏介爾

胡文祥 橫 卷

得意哉。未有若兄也。喜事重重。朝而入試院。手握兔毫。雕龍繡虎。夕而入洞房。影搖花燭。跨鳳乘鸞。仙乎爾也。爾真仙乎。日間試藝三篇。不問而知中試官矣。請問夜來幾篇。可中新人意否。今三朝矣。四五相知。正儼聯袂。踵門賀新郎。適聞宗師出案招覆。惟恐新郎應接不暇。姑俟異日來連聲道恭喜賀喜而已。茲

有要言私囑。明日進院覆試。不必十分早。且恐不能得早而出院。切計不可不早。早則好從容入內簾聽候覆試。

寄劉孔亨

揭重熙萬年

一別。滔滔草木。已移孟夏之陰。淒淒王孫。彌深永日之嘆。未既見而心癢。有所思而莫言。何其處也。子之耽兮。應折珮於細君。方鼓琴瑟。遑定舍於長者。更事詩書。筆露墨花。久矣寂寥成寡。和醒途夢語。何堪索寞憶相知。在追琢而已。金玉其章。夫善事者誰先。利器因以成。謔知必莞然。薄言中心好之。不啻如自口出。

與潘酉黃

諸匡鼎虎男

師道日衰矣。獨先生絳紗東巷。使一時諸子文采葩流。僕幸托比隣。每過問字。無侯芭之載酒。反大嚼於屠門。愧負何如。

與塵異但大師

釋今釋詹麟

去夏得病。日久日深。頃承當湖諸公相留。每月認供米二石。銀二兩。且可不憂餓死。乞兒見小利。欣然聽之。入秋再作計較也。老人座下。候問闊疎。蓋自行既難。遣使亦不易。窮境界。病境界。時時煎逼。有人憐我老。困風塵。有人怕我終無著落。只堪付之一笑。若遇事便厭。乃是老年本色。某近來尤甚至喚一峰作無常殺鬼也。辛苦一生。極思休息。仁義道中。往來候問。皆不耐煩。閻羅王拿趙情。錯拿了債精。喝令放回陽間。債精曰。此處卻好躲債。愚意亦若此矣。

與友

戴之煜

有客見詢居址如何。曰。不知東西南。畝何若。曰。不知南北。做秀才乎。援例乎。曰。園利無幾。苦不能自給。若弟者。可以應客否。一笑。

與鄧廷珩

李之澎靜淵

小神仙欲醉蓬萊。僕當傾杯樂之。弟恐聽黃鸝聲。慢而玉漏遲耳。何不向疎簾淡月中。奏琴調相思。引耶不然。行六么令。共醉花陰。亦不減竹林逸響。興來。

爵無算也。兄長莫以三蕉爲度。頓思避席。

訂友二頁戲

吳景融開先

適有客乘興而來。欲作角阮之戲。但人數止於香爐脚。計非四金剛不可。老兄具奪錦標妙手。定能掘藏逢金。請以出手貨。納之花肚兜。速來湊作四肩。幸毋拗一爲望。

答山止道士

鄧錫璿廷珩

僕素不善飲。而最善飲茗。盧仝七椀。較之尤勝。但聞清醉。不聞清醒。豈古之逃於酒。而吾不逃於茗耶。然亦須佳者可飲。若色赤而未濃。則又求免而不得矣。所惠香而細。僕受之不當。然僕自知之。僕自嘗之。他人則不解此也。

與吳叔昭乞藥兼晚告急隣翁

胡宗鐸天爲

邇來不知造何孽。日爲四豎所窘。其二豎者。一名膏。一名盲。又其二豎者。一自

稱大官人。柴一曰我南宮苗裔也。米嗟嗟今日英雄逼死哉。先生國手高天下。膏肓癰疥耳。而大官人等輩似非先生門下客。雖然先生有一點石丹不在南山南。不在北山北。只在先生隣右間。先生果能辦慈悲心。吐廣長舌爲我作說客。借援兵。朝至則朝。愈夕至則夕。愈痼疾。霍然生機。立起異日當贈先生一扁額。曰內外方脈兼理開門七事科。

與劉功定

魏 禧 冰叔

人老則鬢樹老。則怪先生老矣。毋使老樹笑人。

謝王以寧惠粟

李 穎 考叔

日來西山薇竭。彭澤瓶空。廩人不繼。餓眼望將穿矣。頃承精鑿之賜。一室狼戾。塵甑生光。隨命長鬚。樵蘇而爨。三咽之後。聞見依然。始知從者病。莫能興。端少此起死回生物也。惠生有賴。飲德無窮。今鋪鼓腹九頓以謝。

誕辰謝友惠扇

姚廷桂 月珂

念及懸弧。頗深劬勞之恨。復有何心緒。飛越觥觴。洋洋鳴得喜也。承足下不以套拘。慨惠便面。弟無力戒庖。卽以便麵奉答。乞卽惠臨。幸勿鄙弟爲掂。勛播雨也。鵠候。

謝朱仲宣

胡文祥 楨菴

承賜白粲。不敢虛大君子之惠。亟命家人釋之。釋之而其聲叟叟然。童子不知。驚而問曰。此何聲也。不佞則告之曰。此之謂惠聲。洋溢旋看家人烝之。烝之而其氣浮浮然。童子又驚而問之曰。此何氣也。不佞又告之曰。此之謂淑氣。充塞尊使還。媿不能措詞以謝。家人告予曰。盍卽以是語謝之。不佞欣然曰。有是哉。淑氣充塞。自今得免於菜色也。惠聲洋溢。大異乎嗟來之食也。謹拜渥澤之施。庶免在陳之厄。

復友

張國泰 履安

昨有二客。獻媚貴人之門。各極巧妍奇。求所以中其歡心者。而不可得。幾忘寢。

食偶窮一想。輒自喜曰。我如是神鬼且不測。况人乎。今始可以大快吾志。而蒙異數矣。及往登堂。竟有五色輝煌。更精妙奪目者。其人色沮。惘惘自失。痛悔其機之不密。其計之不工。退而益加探索。遂至心疾不起。噫。貴人之門如此。其勞求貴人之人如此。其多得貴人之心如此。其難我輩踽踽涼涼。霜眉鐵骨。禮貌稍衰。往往拂袖遽去。或大聲強顏刺刺不已。宜貴人之畏而莫前薄而勿接也。雖然。俗陋風頹。何足三歎。故當世患無真士。并患無真貴人耳。若有真士。必不爲貴人所輕。若有真貴人。必不爲士所鄙。潔芷明心。一言千古。豈區區較諂諛之合不合。餽遺之盛不盛哉。我輩宜早自樹立。無爲旁觀者所訕笑。并爲貴人頤指而器使之可矣。乃更有慮者。貌端方而胸僉壬。衣冠中亦多有人。反不若二客明目張膽。甘作趨炎附焰伎倆也。承諭縷縷。瀆筆以復。願默觀其意。不宣。

與友

謝起蛟睿菴

昨偶步蘇堤看桃。陡遇小雨。急趨而歸。雨絲風片。飄滿衣帽。燈下顧影。獨酌六十老人。忽興杜麗娘樓上花枝。照獨眠之感。爲可咲也。

贈言

周冰持

諱穉廉華亭

文旌惠然。失迓罪甚。近日詩文名家。麟萃雲集。求其不脛而飛。無翼而走。紅女圍夫。茶商木賈。無不傳誦於口者。吳則尤悔菴之西堂雜俎。浙則足下之留青集耳。不審何修而得此。

章我朋

諱易昌化

舊自落魄來歸。經年無一可人心意。不知足下襟懷。自能超脫。否風雨寒窗。天涯間闊。思欲促膝談心。邈不可得。不日歲試。老書生業債未完。嗣容再晤。因風修候。不盡所言。

張履安

諱國泰錢唐

山園桂子大放矣。遊人烹羔設醴。覓侶呼朋。朝往暮歸。亦自以爲看花同耳。抑知爲哺啜使然。我輩寒酸。雖不爾爾。何致株守半椽。一任天香零落耶。儒家風味尙堪作。竟日主人有興往。觀諒婆娑。桂影定不可無我輩。一種冷淡氣象。稍爲幽圃洗囂也。

戴汝諧

諱三甲杭州

臥聽淅颯聲。宛似鐵甲軍。啣枚夜渡曉。起視之。見玉樹橫堦滿。眼遞尋梅消息矣。期過山樓飲團茶。烹雪水賦曹風一章。縱使黨姬笑人。亦自清興勃勃也。

潘尹交

諱張仲仁和

暑甚矣。驅之無計。日對胡彥老爲拙劇寫生。涼亭水榭。疎柳高槐。筆蹤所至。頃成佳境。且冰雪風霜。奪化工於腕下。幾不知門外尙有揮汗人矣。吾兄何不暫辭熱客。來作半日臥遊乎。清涼國在指顧間。毋厄坐揮扇徒憂雲漢爲也。

潘儼思

諱兆珪仁和

弟於天下事物。性不喜留。而筆墨尤甚。間一揮毫。卽隨手棄去。屢辱見索。將何以塞責耶。贈答數函。皆在此旬日內者。尙不落烟灰一刮。祇堪爲北窗齒冷也。幸進而教之。

高玉山

諱士朗奉天

高軒枉顧。荒署生輝。第以羅雀之庭。未能爲知己潤色。愧赧何如。不腆之將。聊供長途舟騎之需。惟冀莞存不盡。

程子美

諱道。撫建甯

先生才名望重山海。浩然有其千古。真錢唐江上名士也。某僻地鄙人。則蠓蟻不如矣。偷息以來。閉戶焚香。靜披留青全集。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清風朗月。輟思玄度。千里神交。洵非虛語。今春有客自武林來者。詢知先生爲湖山主盟。詩文領袖。羽儀一世。實所宗仰。某明年定欲買舟過訪。以慰渴思。兼受教無窮也。茲僅郵拙句數首。不過猿嘯鳥啼。蚤啾鼠泣。自舒鬱懣而已。聽傍青雲而

直上哉。懇乞抹削一二首付梓。則攜之萬幸矣。外拙染一幅。特求大教。毋噴餘也。

談震方

諱九乾德清

武林距清溪不百里。而帶水阻修。知交遙隔。停雲落月。時塵五中。想有同念也。年來著述定富名山。千載斯文。攸寄爲吾道。干城視弟。碌碌家居。作人牛馬。奚啻霄壤耶。弟自先君之變。以來。草土中兼有米鹽瑣屑之苦。勉強矜持。稍得頭緒。而今歲夏初。視帷抱痛。未克莊生之任。達空憐。潘岳之秋風。兒啼女號。人亡帳冷。傷也何如。辱在鮑子。故敢以愁緒相告也。冬初擬至湖頭。握手細悉耳。臨書神。不勝依依。

吳鶴亭

諱宇鳴錄唐

匏繫江臯。久違道範。卽盈寸之緘。未獲一展記室。此衷不無歉然也。吳位中來。荷尊翰遠問。意旨過殷。使弟慚感交集。幸藉知動履清嘉。爲天地立言。日伐西

冷之梨棗。昭示寓內。傳誦無窮。誠不朽盛事。側聞嫂夫人之變。不免扼腕。然以道兄錦繡肝腸。涵泳今古。定不因鼓盆之痛。悒悒於懷也。弟愧菲才。遭逢不偶。年來風塵碌碌。俛首俗吏。筆硯久荒。只因此心未放。猶作醜媪效顰。不揣鄙陋。漫錄東遊小草一帙。就正大方。或中有可採。祈郢削一二。收取留青之未得。附品題。榮施多矣。司馬公因在省值季。刻間方歸。隨將書信上投。今有同扎并文集八本。耑附報命。統冀查收。千里神馳。臨楮無任惓切。

劉百荷

諱祿耀山東

品到極高處。名到絕盛時。多不屑與鹿鹿者接。非才大驕人也。譽望既隆。海內之讀其書。而略辨之無者。咸思登堂問字。若必盡與周旋。恐石渠天祿。竟作喧闐之場。揖讓送迎。豈有寧晷。名士之杜門謝客。亦其宜耳。僕譴劣無似。聞聲相思。浪遊珂里。雖大雅提撕。實所竊冀。而名山其人。又自分非乳髮未燥者。可驟見顏色。意登龍門。鮮有不遭點額者。詎料片刺初通。即蒙倒屣降迎。略道寒溫。遂殷勤指示。如夙曾受業者。然不知孺子有何可教。而相愛之深至此。此等高

誼。每與同人道及。無不思之若渴也。潘令親應聘花封。蓮花幕裏。得奇人共勦其事。雖此邦之人。羣頌陽春有脚。而絕代天資。爲他人理嫁衣。亦芋蘿女子。浣紗負薪時興言及此。亦大無聊。僕於書肆中。聞近有左傳必讀一書。指日問世。經今年餘。徧搜不得。想剞劂已成。但石室之藏。不可玩忽。僕積誠未至。自應遲逢。然文光燦爛。上應斗星。尋當蹤跡得之。客冬曾具寸奏。想投記室。茲孟則寧先生旋里。道經賁地。敬修片言。仰候福曜。則老古道高標。沁人肺腑。每發一議。定悚聽聞。無可厭倦處。基枰酒盞間。更有恬靜深致。無可狎昵處。與年臺的是。一流人物。其尺牘駢麗諸體。應手成篇。言言珠玉。夙耳雷名。特詣文壇。懸知水乳自合。兼出其行笥所貯。可備雞林大選也。

黃友蓬

諱大菴新安

佳刻流播海內。膾炙人口。行見殘煤剩筆。皆得附青雲而聲施不朽。如僕以區區。不敢忘先人之意。蒙諸公贈言。方慚纖末微詞。未足遽呈冰鑑。昨承瑤翰。允以碑文詩章。採附佳選。令人感媿無地。其存歿頂戴。爲何如耶。再者立命俚言。

亦僕之竊見。世情如是不自度量。欲以螳臂當車。稍維頽俗。向曾郵寄呈政。未蒙金諾。今復進以求斧教。未識能附集末以存一得之愚於永久否。如螢火而依日月。是在先生一顧盼間也。

俞卓人

諱雲章紹興

素切瞻韓。未遂執鞭之願。雲山修阻。徒深懷想之私。茲有小集名石中藏。具蕪詞二紙呈教。求先生作一玄晏譬之。無鹽女得西子調脂抹粉。差可掩其醜劣。未審肯慨賜如椽否。俟桃李爲春時。當晉謁龍門。飫聆提誨。并鳴謝也。

曾公望

諱孫瀾福建

初夏抵武林。獲挹高蹤。不勝欣幸。第恨握手未幾。遽爾分袂。江雲野樹。都增離思。每讀大選。時令齒頰皆馨。捧佩之私。如何可旣。茲接華翰。曠然復面。佳刻台詞。業陳家叔。備悉委情。隨將來呈。批令該縣嚴示勒禁。并按月取各書坊甘結存案。諒若輩亦不敢仍蹈故轍。以取罪戾也。

錢介亭

諱

采

久仰道範。未遂登龍之志。惟時捧讀留青諸選。益切相親於異地耳。聞有明文及國朝文合選。敢以先世遺文數首。并拙作四篇。錄呈採擇。伏乞俯賜評隲。載入尊集中。使得藉以不朽。則殘編荷表章而益顯。芻蕘蒙郢削而成文。銘佩之私。不容言罄矣。

張天如

諱嗣溥開化

千里雲山情殷附驥。三江萍水喜洽登龍。相期並奮秋高。豈意均需晚就。擬攀鵬翼。忽感嚶鳴。先生鼓吹六經。搜揚百代。唾棄玉屑。層聳驚嶺。詞峰筆瀉銀濤。倒湧縮江文浪。果有英名驚海內。由來車馬駐江干。某澤國菰蘆山城樗櫟。遙千古相與馳驅者誰歟。落落一家自分孤陋也。孰甚思域中道誼近推浙滸清流。天下文章不數黃河泰岱。爰停子由之轍。屢造蘇公之堤。猶憶弱歲知文解誦名公雅集。披其篇丰標玉立。宛對繆湘芷之題。肯圖探其學道脈淵源。欣

覽孫楚欽之撰壽序久矣。晤言一室。幸哉傾蓋千秋。鄙吝焉消。黃叔度汪洋。賦我謙光。何似樂彥輔。恬雅怡人。夫仲宣曾見賞中郎。子瞻且追踪永叔。所望蓬心是啓。遠獲明師。幸叨蘭譜兼收。旁呼小友。常仰昌黎之北斗。光照西湖。俾交安石於東山。聲和南澗。舊覩徵啓。謹獻俚篇。縱然勸箴之書。難爲雅俗所賞。郵呈鄧削。用登棗梨。伏願抽掄月旦。慎獎風流。博採春華。微探秋實。倘不我遐棄。幸俯察邇言。行看長江波上下。頻催尺鯉。閒往來。臨楮無任翹企之至。

又

春初雲亭一晤。倏經半載矣。旣領清誨。復承隆施。銘佩多多也。而臨岐握手。雅愛殷殷。所謂文章之交。性命共之。非尋常投贈者比。弟自維揚登陸。適屆二月中旬。撲面吹來。只有黃沙馬蹄。踏去更無芳草。飽北地之塵埃。想南天之風味。渺不可得。况復西湖春色。東國人文。與絲竹管絃。飄渺於飛來峰頭。宛如蓬萊方丈。雖萬戶侯。應不以相易。胡區區雞肋微名。而來此。每想我道翁之文之品。爲世所需。公車在卽。則又將離所謂方丈蓬萊。而作登瀛之客。爾時相迎北道。

上慰勞風景較之高齋晤對共賞奇文又當何如也夫文章自有天然位置不必另趨旁徑遇合亦如之迂疎之性與聲氣之場似不相宜但於車塵馬足間得一林泉幽趣不減西湖駕到當以爲贈不卜肯樂此否耶翹切翹切

羅二千

諱

賢陝西

花漫桃園不啻武陵洞口敢屈車從共醉花前毋使避秦者不知有魏晉也詰朝掃徑以候預啓

方渭仁

諱象瑛嚴州

西冷獲親教益別來又六七年矣寤懷高雅何日忘之比聞高臥鍾山往來吳會文章詩酒極文人之樂未審高寄之頃亦頗念故人否耳第一官拙守絕無善狀迴憶舊遊宛如昨日明年史事獲竣當乞給假南還爾時與諸君共數晨夕也昨晤吳右老知有全集之選漫錄近稿詩文共一冊希附品題之末弟固願之而不敢請也冗次率候臨風馳溯

張次飛

諱雲鸞撫州

弟離索山中。守息交絕游之志。卽文房四友。往來絕少。所可託以情愫者。唯廷瑞宗兄耳。又家居輒如逆旅。故經歲稀一見也。雁牋裁於秋仲。因嘆吾鄙翰墨之事。乃有阻而不通。况弟之易感善懷者乎。扇頭佳咏。洵爲五言長城。法書如武帝好道。憑虛欲仙。豈夢以江水灌腹者耶。何墨痕皆籀文也。坡公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僕將從不學處求之。或少有近焉。道翁以爲何如。向拙集猥承許可。復不自揆量。輒成斧政。蓋輕於取名。而重於感一人之知也。如稍備采摭。或得附見部尾。幸甚。千里馳函。莫申積愆。附上武夷巖茗一瓶。磁甌十具。祈鑒而存其菲忱可耳。

又

客秋貶損教答。循省非稱。忻愧交懷。拜孟公書。不啻弄以爲榮。且爲之輟翰矣。先生讀盡天下奇書。而鼓吹風雅。一字陽秋。雖古人未免聽命弟所爲廢卷而

嘆恨不與之上下其論也。嘗讀鄉先正之書。有志於歐曾之學。而磊砢道側。徒以酬應牽率。蒼萃小篇。不足邀軒輊於文章鉅公。又人情耳。傭目僦聞。楚騷之音。不以爲狂駭。則以爲病子耳。非道翁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其能免於兩者交譏乎。至謂捧身水火之外。而略無濡熱。則何至如牋教所言。蘿月菰煙。衰遲屏廢。以眡道翁簪筆視草。弘長風流。奚止雲泥之適耶。輒讀鴻裁巨章。深得漢魏骨法。所謂滄溟之波。非涔蹄之可追矣。名選何日。可有流布。亟望惠教。若乃懷文抱質。結隱長林。名聞未彰。必非一流之業。所能雱霽。尤冀留意蒐蘿。不至如唐之孫可之。吳武陵。宋之穆伯長。文采湮沒。使操觚之家。可想而不可挹。當亦表微闡幽之素心也。憑穎溯瞻。不次不備。

裘遜公

諱多藝台州

從識字後。見古人書。終日效法。不盡其妙。輒歎古人長才。及玩其詞意。不過隨事書懷。恰合人情。乃恨自己性靈。故終日論文。欲如古人。天下之好古人。莫弟若也。然終日論文。究不及古人。天下之不如古人。尤莫弟若也。在古人與今人。

雖有工拙之分。而今人與古人。本無性情之異。敢以不如古人者。學如古人。古人其許我哉。難以逆知。使得擇取之古。今人卽不相及。後之視今。未必非今之視昔也。吾兄操衡鑒之權。是否今文得無然乎。便鴻附候。無任主臣。

許潛飛 謹 蛟海窟

蛟稽首奉簡老友兄足下。頃披留青二集。以蛟鄙瑩。顧辱品藻。慚汗之甚。蛟懶惰無成。洊罹大故。質非松柏。橫遭霜霰。幾何而不摧頽。獨抱此耿耿。思答良友。必重加二十年之攻苦。乃或有造不爾。是終身談龍肉也。尊選行天下。高下皆賞。蛟私謂引入入勝。不妨就衆耳目之中。漸導以淵古。冲淡脫盡畦徑之妙。是則應世卽可傳世。此如尋常山川行處。忽轉入桃花源。異境衣冠自古風物。自淳愈爲人。跂羨不已。豈必憂其問津者之寥寥乎。蛟有奉姚江黃太冲先生一書。聊見大意。特此奉政。黃先生斯文山斗。其令嗣主一兄。能世其學。近多古文詞。真鳳毛也。輒採數首。并附諸名構。萬望補入尊集。公之同好。幸甚。久不見老兄。獨仗音驛往復。慎毋金玉爾音。望之不盡。

沈凝峙諱

琰華亭

弟貧甚。如留青諸選。欣賞至矣。紙貴洛陽。終未得讀。但已蒙頒賜尺牘。將毋笑弟得隴望蜀否耶。倘先生曰。此子好學。姑與之頒一冊。幸甚。

茅于純諱

熙歸安

夏五。振晤。倏已新秋。君諸荏苒。懷思陪深。想兄高臥百尺樓頭。著書垂世。近况自佳。恐妨靜業。不敢頻叩。知荷鑒原也。大刻已成。未何日發行。望望聞文宗按臨越郡。不識將來仍往上六郡。抑至嘉湖耶。兄翁必悉其詳。幸一一示知。遠懷無以將意。聊具鷺扇二握。鴻毛薄敬。歉與慚并。惟莞存是荷。

又

闊別以來。懷想山積。前承見存。得聆霏所。差慰渴塵。正擬再叩問奇。忽接瑤牋。知道駕卽有白門之遊。可見友朋聚首不易。多得曷任悵然。辱惠大刻。披卷讀

之珠璣奪目。兼錫佳品珍羞。色香俱備。出自知己見頒。竟爾拜嘉。謝何可喻。無可報瓊。聊借中書君以任驅使。惟莞。

馬遵素

諱

銓杭州

闡後知己寂寥。悶己益以霪雨連綿。傷禾敗稼。悶懷填積。今得稍晴。便大歡喜。幸禁屠不禁沽。適有友人遺我桑落。願與二三知己共之。午餘屈過小齋。破積悶。慶新晴。豈非快事。

林西仲

諱璽 銘福建

久未聆誨。覺咫尺天涯。皆弟疎懶之罪也。曩歲有刑名拙稿數篇。頗不成語。渴欲求教。故將原稿呈閱。未有副本。近擬刻損齋續集。幸卽檢發。以便點竄。并祈鄂削付來。尤感台愛也。

茅于純

再見

相違日久。倍切懷思。睇引蘭芬。徒塵采葛。前將赫蹏。冀得琅函。以慰雲樹之思。何雁魚杳然。豈前東竟作石頭浮沉耶。茲特再佈。毋金玉而有遐心也。

阮又宣

諱

修錢唐

炎威逼人。遍體如被桎梏。連朝喜得噴火法雨。不覺兩腋風生。如坐秋夜。令人神氣俱爽。因憶良友快談一切。炎涼世味。對之冰釋。頃聞鱗魚正美。擬解杖頭。覓片鱗。期子偕坦君作不速客。乞過嘗之。毋以不誠拒我乃幸也。

李元行

諱思孝金谿

仰慕先生名教久矣。其樗櫟庸材。蹇羈下里。未獲躬親函席。徒踏坐井窺天之誚。奈何如之。嘆先君子事丹黃者二三十年。落落竟以明經老。丙午秋。先君子偕某遍游三吳。如王惟夏蔡九霞諸先生。時日接晤。於先生則拜風無由。徒切伊人之慕。年來於坊次。得讀留青集。諸美畢具。獨江右名家之文寥寥。不能無時地之感。茲因羽便。命兒輩敬錄先君子遺集。詩文窗藝共計三卷。仰求刪正。

雖未敢希續貂於國門之選。然得經名公巨目。置之笥中。又奚啻價並連城璧哉。惟異採錄二三題。附入留青之末。以誌不朽。則先人固增榮於地下。而某輩亦拜德靡涯矣。倘弗遐棄。佇望德音。以慰飢渴。

徐素書

諱其捷仁和

將別之頃。值兄抱西河之痛。過晤清齋。未及把臂以道離緒。隨匆匆就道。車塵馬足。馳驅於邯鄲道上。雖泰岳勝遊。頗能領挹山靈之秀。然雞聲茅店。撲面塵沙。殊抱遊子長途之嘆。抵署後。幸與敝東君意氣相孚。每於簿書之暇。青燈明月。回憶故人。未嘗不迴腸九結也。別來勝致益佳。常咏薊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之句。每興千里相思之念。兒輩在南望垂青。盼羽便率候臨楮神逕。

張慎高

諱道升錢唐

季春榮行時。弟適之越。比回而征帆已北指矣。不及折柳言別。罪甚悵甚。入夏榴紅欲吐。芰綠將舒。時詢好音。或云漕艘見阻也。或云閘水告乾也。猶足慰數

千里外故人也。而不意黃河之阨。驚我親友也。雖然猶足慰河之勢。洶湧澎湃。奔瀉千里。無論卿相之尊。肥堅之富。籠千敵萬之智。勇當其險。如大海浮一粟。呼吸間。卽長卿之所謂。烏有何能向魚腹求之。今幸飄淺流。尊體無恙。豈非天相吉人哉。而况抵燕後安焉。若故挺然見王公大人。豈復有溺河之容者哉。又豈區區舟攜之物。足繫其懷。而問諸水濱哉。諸同人咸曰。大難之後。必有大祿。自古爲然。於兄益信。然弟之信。非信於旣溺之後。早信於未溺之先。何則。以兄之孝友忠信。與人樂善不倦。弟素所期許者然也。加神之夢。示運弁而信益堅。耳行見筆花文苑。連滄海而注天潢。黼黻皇猷。迴狂瀾而砥駭浪。自史載河清而黃河爲之帶矣。涼颼初動。念我知己。便鴻附候。均致萬安。

又

邵貽老。茹素樂善。善人也。有以覲覬見饋者。璧之恐戕其生。特留而送之。吾兄大德會中。幸勿作頻顛之容。致有出而哇之家風也。一笑。

周櫟園

諱亮工河南

作客湖干。過蒙至愛。歸來數月。魂夢尙依依左右也。寫心大選想已告成。幸多惠數冊。拙選四集。以刻資不繼。明春始能卒業。然見大選。則此集可廢矣。一字寄李東琪兄。便求親爲付之。萬勿浮沉爲感。

又

雨中解纜。不能再一握手。但有悵悵尺牘爾音。一本壁上。此本選擇頗有苦心。但中間錄治政甚多。恐不宜於案頭耳。高明以爲何如。

又

金牋不堪作書。克老大壽。容到金陵。爲一詩另書寄上。此時實無暇。且爲期尙遠。可及也。

又

讀留青諸選。衆美畢陳。不啻饑歲之糧。渴時之飲。凡具波斯胡妙眼者。如見多。

羅寶藏。真足衣被無窮。承教僕一轉盼間。不獨留於目。且留於心矣。敬謝。

李笠翁

諱

漁金華

時時欲晤。而刻刻不聞。是以咫尺雲亭。邈如江漢。懷念之切。想有同然耳。弟歸心勃發。不日脂車。吾兄厚弟有素。今將行矣。必有字報平安。弟當爲作寄書郵也。且弟行囊羞澁。藉兄一紙家書。壯我半肩行色。祈卽封擲。佇候束裝。

繆德深

諱樹胤杭州

齋中芙蓉盛放。而青橙復爾纍纍。彼此交映。亦頗可觀。聊具一卮。奉屈過我。爲竟日談。同人不能遍訂。止邀陸師暨履兄而已。唯卽惠然。不敢再速。

胡克生

諱

慎仁和

梁隸妙絕。誠可寶也。其最佳處。悉已摘出。入我奚囊矣。謝謝。

王宓草

諱

著江甯

語來螳螂秋。蓼一種。雨窗塗抹。未識開一笑否。嚶嚶。三章皆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行臺心何所寄。耶呵。呵。贅絕一首。爲盧翁賦。幸教之。種種草率。不禁慚媿。

張樞侯

諱建績奉天

六載宦途。一官匏繫。近奉新綸。計俸遷擢。苦海浮沉。何所底止。承齒芬所及。愧弟碌碌。無所短長。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

聞蜚英

諱則徵餘杭廻文

景佳乎。愧無句以酬。相招之雅。大爲竊笑。同人故與足下。嬌花媚月中。閒情逸思。適興酣歌。平生願足。

馮子京

諱之圻杭州招看梅

庭梅不幸。大半摧枯。猶幸寥落殘枝。及時開放。連朝風雨。尙未侵壞。此梅不幸中之幸也。敢訂同人共集花下。以吾輩寥落情。鑒彼寥落狀。俾梅得知己。則又

幸中之幸矣。倘擯棄不前。使彼寂寞寒窗。終不獲幽人一盼。則仍幸中之不幸矣。欲覘梅之幸不幸。唯在兄輩之聚不聚。爾祈勿以盛衰負梅花。庶不爲梅花所笑也。

王左車

諱

輔秀水

旅窗咫尺。數日來又阻著屐。今春木失其性。厥罰恆雨。不意竟至於是。吾兄坐臥百尺樓。早指郭外爲沼矣。白鷺洲頭。投書渚畔。如許井竈。十八夜盡爲陸沉。殊苦也。昨聽雨挑燈。督雨兒各塗一篋。博雨窗一咲。幸教之。

尙維則

諱觀法杭州

新歲概不出賀。更以五之日。偶爾感冒。至今猶在床席間也。想吾弟亦竟下帷杜足耶。鄱陽君諒在初夏可離任。及春猶可一擾。老弟去歲有過往之興。今尙可鼓否。乞示知。

胡天爲

諱宗鐸錢唐

晚明百家尺牘

寫心二集

三二七

兄多才人也。然不無小癖。曰緩甚。弟辱過愛。敢忘切悝已乎。但兄耳風甚疾。恐非口舌間所能醫也。茲特進以頑石。望一琢磨。看此番緩急。何如。便知以鄙言爲弦佩否。

徐野君

諱士俊杭州

拙作并友人詩詞數葉奉正。萬祈垂青。推愛多刻幾篇。足感知己之誼也。

黃無傲

諱

輝錢唐

承委不敢藏拙。率意而言。大都此等文字。若求實用。必須親歷其境。細爲講求。今係懸揣。止可論其情理。大概然。究屬風影。未能有當高明之採擇也。

王安節

諱

概江甯

有以觴政相避炎暑者。河朔酒徒是也。有以攢齒自謂羲皇者。劉毅博徒是也。弟昨兩有所見。更見道兄直避暑於著作之林。任其揮汗如雨。聚蚊若雷。處之。

等。冰。雪。窖。中。浣。花。赤。脚。清。煩。不。讓。相。對。之。於。赤。日。下。尙。覺。寒。生。凜。凜。視。彼。酒。徒。博。徒。真。是。嚙。沓。有。類。滾。油。鍋。裏。然。又。安。知。渠。輩。不。以。滾。油。鍋。裏。相。視。爾。我。耶。笑。笑。大。選。留。青。實。妙。歸。卽。如。命。將。麓。底。所。積。者。稍。銓。次。合。成。一。冊。揀。呈。大。覓。

吳玉林

諱國籍全椒

日。前。不。得。面。輒。於。尊。大。人。致。詢。今。幸。同。時。同。地。却。以。病。疥。止。飲。將。人。休。囚。斷。送。不。能。出。門。一。步。其。如。渴。憶。大。雅。不。獲。頻。搥。少。年。英。華。用。啓。昏。憤。豈。非。道。緣。之。礙。乎。容。再。調。息。數。日。當。勉。摳。文。案。前。細。細。作。竟。談。何。如。

李考叔

諱穎錢唐

八。十。年。來。瀚。海。長。江。五。湖。三。柳。縱。志。遨。遊。從。未。載。濡。及。溺。不。意。閭。里。間。偶。爾。失。足。幾。與。汨。羅。之。靈。均。采。石。之。太。白。把。臂。九。原。肉。眼。凡。夫。能。無。笑。自。經。溝。瀆。乎。幸。而。波。臣。不。吞。臨。難。苟。免。嗣。是。上。躋。期。頤。未。必。不。邀。天。之。幸。也。承。慰。謝。謝。

黃碩膚

諱敏生錢唐

踏雪叩辭。征衣凜冽。蒙知己酬以春酒。爲煖離腸。閱今半載。肺腑之頌。高誼者不少。寒也第京塵萬斛。奔走爲勞。入夏始獲煖席。而攬鏡自窺。已非當日面目矣。如晤南旋。親知詢弟近狀。定當一時絕倒。秋闈伊邇。揣摩必已極精。佇候好音。預聽報錄。人口中聲聲喚惇黎也。

潘尹交再見

詩非弟所長也。而友人日索我於枯魚之肆。因想曾子固當時何以過活。恨不向此翁詢其良法。適有數牋。已倩他友捉刀。而有詩復無篆矣。貧兒拮据如此。奈何頑石一方。欲求鐵筆。使弟得集衆腋爲裘。亦拙人應有之癡福也。勿吝。

又

伍祠握手。殊恨倉皇。然飲周郎醇。迄今猶覺醉心也。嚮聞椽筆。無不入妙。至隸書尤屬上乘。敢以片牋。求賜數字。床頭捉刀。更見英雄本色。得卽臨池。勿以代作嫁衣。爲嫌則幸甚矣。

又

蒙委已欲勉爲塞責之計。而小僕隨報蓋臣。乃弟病勢危篤。刻下已將屬纊。不覺神情震動。百念俱灰。雖百萬軍容迫我於金鼓之下。亦不能強舉毛錐矣。唯蚤自圖之。

盧鯤陽

諱元培仁和

昔人云。酒渴思吞海。弟始以其言之迂而笑之。昨宵與二三知己。倒榼傾樽。狂飲大醉。夜來渴甚。雖寒家七椀。何足以濟。方信吞海之不誣也。至今猶眼如迷霧。足似乘船。反而思之。恨不囚酒星於天獄。荷蒙招飲。何處借量而來。况座多。劉阮寧不笑人。謹避席不敢前。

王允璿

諱琦順天

吳山把臂。迥隔人天。每念文壇角藝。邈不可追。弟潦倒燕山。幸與胡克兄相距。

咫尺。庶可不時晤語。而愁病相乘。兩人亦復相等。乃慰克生者。效柳守風流。遂使禪心。逐絮時克生有出世之願。而菩提已數著矣。不審老兄亦遙作此見否。弟欲仗子慧力。一棒猛然。足下其許我乎。笑笑。西子如故。倦飛無期。惟望仙鞭北上。庶幾一悉離悰也。白雲雖間。錦字可傳。幸毋遐棄。

王左車 再見

昨二兒自城中出。云屐塵至矣。且云幾誤認作季方。弟大笑。二難原各臻其勝。正不必以肉眼分別。無著天親。兩家纓絡耳。正擬率兩兒過候行次。適爲一友解維之別。不得不於江上祖之。歸時知累道駕出郭。空虛無人。罪失倒屣。珍既注及坐參玉版。昨燈下已得味多矣。彩毫種種。光怪陸離。爲筆傭者。恐執此等耨鋤。四體雖勤。折福不淺。愛我者自識此言之不誣呵呵。

張履安 再見

椒花催臘。江柳回春。漢眼流光。復起芳草。王孫之嘆。遙憶祥徵。定多佳勝。弟每

念鬚眉如許。不能建立。尙汗顏爲人作門館先生。以求微利。揆之貧士本懷。豈得已哉。更以相如壁立。破裘典後。別無可爲。朝炊計者。徒令老母寒荆。坐憂鵠面人。雖鐵石不無動心。矧弟也耶。滿腔愁緒。觸目淒然。真有不堪道。隻字者。知已如我兄。又不知宜作何策。以相慰也。南歸之志。時切五中。秋以爲期。或可把臂一悉離緒。

林西仲 再見

范中丞當藩變後。被羈藩府。三年不改節。此人所知也。其弟承譜。臨死從容就縊。只第一人目擊。不可不爲表揚。獄中祭范公文甚不佳。但道其實。幸年翁潤色點竄。入留青集。何如。鄴架中有宋元文集。乞借閱。欲添數篇入選也。范公畫壁自序一冊呈閱。唯檢入。

又

連日爲較讎所累。寢食俱廢。不及晤教爲歉。聞有新科小題佳選。敝及門鄭君

諱冕者。舊冬入都時。留有全稿存弟處。特錄呈上。倘可採取得附大選以行。是其幸也。

揭憲武

諱貞傳豫章

恭唯閣下木鍾理學。正字文章。留青諸集。紙貴洛陽。洵爲後學津梁。千秋楷模也。先大夫諱重熙。字萬年。崇禎丁丑。以五經聯捷。進呈御覽。向艾千子張爾公諸社伯各選。俱入稿什一。今顧莪在定待刪。示蒙選錄。弟不孝。每泣念先大夫幼草五經制義。每夕十餘首。輒不留稿。惟是忠孝血性。見知於蔡忠襄。蘭坦生諸先生。其冠於北雍。盡焚五經文千餘。泣血上書。誓報君親。辛卯成志。承胡二齋禹王谷當事。請祀學宮。立傳郡邑志中。卽敝鄉李石臺太史。已同諸太史。先生載入明史。而生平著述。索亡不孝。傳泣血購求。僅得古文三四百篇。奏疏二百篇。詩千餘首。復蒙胡禹二公。捐俸助梓什之三四。而散佚尙多。如時文。則生平少刻。以故文名。或爲陳章所壓。今僅存五經鄉會全場。併文集窗藝。崇祀錄。共十一本。跪呈鄴架。拜求仁人君子。廣賜表章。不遺幽隱。或歷科墨選。或五經

彙集。或古文彙選。俱乞留神。附登目錄。補入大部。則先大夫。雖不得齊文山之。鐵石猶幸。同睢陽之風塵。皆先生澤及九京。秉彝好德之施。併乞廣致。同操選政。諸君子撥寒灰於既燼之餘。則千秋之感。先大夫死且不朽矣。今因山中乏楮。尙容錄寄各種。恭求大序。增光日月也。傳亦手訂。廣文體明辨。廣詩體明辨。二書苦於家貧。末由繕寫。請正大方。伏冀德音。曷勝仰望。感激待命之至。

劉百荷 再見

春風坐了一個月。僕少時卽見此語。心竊不以爲然。天道有四時。猶君子有三變。使獨存所謂溫者。而盡蠲夫儼與厲。非儒者之所以自命也。不意武林獲覲龍光。覺一派和藹。布滿四座。而詞氣之間。又具見嚴正。是儼溫厲一身兼備。遂祇見其溫。而不見其儼與厲。且所謂溫者。在年翁發於性。見於面。在僕接於目。醉於心。爾時又悟。四時皆是春。嚮特未坐春風中。遂不敢信。昔人云耳。僕於此處。獲名流之益已多。何心別尋受教地耶。瀕行蒙賜尊選。并惠法書。遂使小舟爲多寶舟。感感旅邸更長。挑燈不寐。偶錄小札數則。伏求斧削。乃荷裁成。雅意

不淺也。

張天如再見

與先生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矣。那須頻餒。郁廚乃爲飽德耶。北還蒙召。心領雅意。客冬修數行馳候。兼申謝忱。匆匆未竟所懷。茲啓士之相知。貴相知心。心期古處。落落於時。可爲知者道耳。弟入都竊見曳裾奔走。固恥不爲。彈鋏碎琴。亦非其時。大丈夫顯晦有數。聲氣有真。毋容強也。去秋闈中見首題。伏念三年何學。來此何心。爲穀一念。未能掃除。掩卷太息。苟且完場。拙草置敝。寓案頭。偶爲仇滄老獎閱。許可。自分違心之談。或能欺試官。難欺鬼神。果然。今歸臥烟村。雖無捧檄之榮。尙免絕裾之誚。青山碧水。聊與爲侶。先生其謂我樂乎否耶。况若先生一堂怡聚。四海欣瞻。行且拔幟文壇。蜚聲華表。固非山中迂儒所能擬也。邇來未審有大選否。願効參訂之勞。正不欲附名以掠美耳。弟有古文讀本。爲國門先生鑒定。尙容校閱詳細。以俟就正有道。并求作元晏也。承徵尺牘。錄呈記室。望採入一二。切囑切囑。

張履安 再見

客夏小齋話別後。捧讀瑤函。知金陵遊興頗不甚豪。甚爲抱楚。旣而荆闈再放。觸目蕭條。忽作北遊計。適遇便友能爲行李資。卽匆匆束裝。不及候駕旋里。一樽相慰。迄今瞻顧河梁。不禁落日遊子之感。雖於家牘中悉知近祉。尙以未接朵雲。不免益增旅人楚懷。弟之所圖。前書已布。茲在京遲遲者。耑候粵文。便卜行止矣。弟恨一身落魄。雖孟嘗之門。不煩彈無魚之鉞。而五月披裘。未能效啓期之樂。所以日事杜門。坐愁掩涕而已。嘗念古人敝裘緼袍。旁若無人。然在今日。恐爲皮相人嗤死。是以顧影自憐。慢惰不出耳。聞兄復有選政之役。如可附名不朽者。唯冀留神。曷任倦切。

馮子京 再見

時雨驟過而炎威稍退。月盈幾望而雲氣多峰。况節屆中元。街衢拜禱如蟻。金吾不禁。絕勝元宵嘉會。屈駕過我。碟酌暢談。乘月咏歸。笑看愚夫膝行祈福。亦

一大觀也。目前境界。誠恐日後又不可多得。幸勿錯過爲祝。

張御天

諱正樂仁和

高賢密邇。竟未執手徘徊。故欲借梅花而屈台旌。或於暗香浮動時。一慰調飢之渴。豈期鄙遺。莫我肯顧。頓使一春芳景。空見綠歸紅退。爾趨訊道履。知復有尺牘之選。此誠廣揚藝苑。領袖文壇。矧以絕俗手眼。當今木鐸。其集一出。令人有觀止之歎。弟蚤吟蟲響。祇合與草木同腐。奚堪附傳不朽。但夜燈雞曉。匪朝伊夕。雖寸管所及。是亦心曲之發。未嘗輕付丙丁。一聞盛舉。忽生見獵之思。偶檢奚囊。錄呈大教。倘蒙不棄。則藉榮豈淺鮮哉。小詩數頁。不過效楚囚之泣。欲作窮途之贄耳。乃敢厚顏上瀆。謬辱獎借。益復汗淫不少。

鄒有容

諱元臣山陰

今日方知筆墨之妙。始知前所書者。猶有作意。此真中郎矣。方鍾太傅師伯喈。右軍師太傅。長兄擬弟。若右軍妙墨。真吾祖矣。寶之寶之。

張聖符

諱

岐奉天

髫年獲侍函丈。猥以謏劣菲材。未能欽承。渠誨至今。阿蒙如故。曷勝媿悔。拜違以來。瞬經十有餘載。南北路遙。鱗鴻莫便。未遑修候。疎節之愆。真無似也。岐備員鄴下。困躓多年。緣首領一官。仕途不齒。而職任卑污。莫可言狀。今雖歷俸九載。妄冀量移。尙無影響。辱蒙獎誨。過情愈增。顏甲矣。家兄遠仕粵東。老師惠然枉顧。得藉指南。裨益良非淺鮮。慶幸之私。有非不律所能罄也。率泐奉候。台禧臨楮。瞻溯不既。

詹子餐

諱

英錢唐

駕過洪都。備聆塵誨。自覺神清氣爽。鄙吝頓消。始知晉代風流。邈不可及。年翁超然塵表。讀盡天下好書。作盡天下好詩文。此皆多生福締。所結令人望之。如蓬萊真人矣。別後雖依依之念。一日九迴。然未修青鳥之函。徒積丹衷之歉。反承翰注。殊深媿赧。惟以得悉近履。康嘉大慰。離索耳。至來翰云。親老子幼。誠舉

頭明月。難禁遊子故鄉之思。所幸賴有知己。留連歲月。則客居猶同家處。無足介介也。但江雲嶺樹。未審何時再與年翁杯酒談心。聯床訂古耶。鴻便率復并候不旣。

李枚臣

諱世詹杭州
訂卜館雲居

杭城古剎。隨處星羅。但地近市廛。遊人雜遝。且晨鐘夕梵。動皆不入耳之聲。抑粉黛翩纒。易犯非禮視之戒。卜雲居一剎。占地清高。楓葉松濤。無非助人文興。昨宵上人掃徑。儘可藏修。倘不棄連床弟。當虛左以待。

張履安

再見

半生作客。天涯足跡幾窮矣。驪駒掩袂。祖帳消魂。真不止江郎黯然別賦也。乃若遊子未歸。尙是他鄉之侶。故人先去。忽賡渭城之章。羨飛鴻之有托。悲飄絮之無依。其爲離別之態。更覺可傷。人孰無情。能無悵恨耶。憶自客齋晤對。誼比壘。箎相與校論。魯魚考訂。篆籀挑篝。夜話達旦。言懷雖在萍踪。亦稱樂事。每當

抑鬱。又復既感且歌。一唱三歎。頓令愁魔退避。三舍。數載以來。所以逆旅忘貧者。賴有此耳。今吾兄急理歸帆。弟尙言旋無策。欲附蒲帆。追陳仙李。而貂敝金消。季子減色。不知何日稍愜鄙懷。使風塵遊筴。不至久滯天末也。嗟乎。已矣。臨岐。把酒。冀行色之稍遲。折柳題詩。望征雲而動魄。此中情緒。視尋常餞別者。奚啻霄壤萬萬哉。幸歸與寒舍言。鄙人雖落拓。頗健飯。過歸不遠。庶安老母心。勿徒倚閭長望也。

又送之嶺南

東粵之行。聞已擇吉。乘江上之長風。鼓中流之壯氣。豪可知矣。但朋友思深。雖未及河梁。執手時而神情慘淡。頓增離色。爲之奈何。雖然。士生斯世。懸弧矢以志四方。山水中自有奇觀。風塵內不無人物。豈堪抑抑爲子陽井底蛙耶。况粵地山水所在都佳。崇巖翠嶂。碧澗回瀾。入眼便能領略其勝。何足多贅。若屈翁山之高致。梁藥亭之清華。陳元孝之孤標。王蒲衣之峻采。文章人品。儘可論交。他若石蓮宗風。振動一時。亦可作方外盤桓也。茲數人者。豈止嶺表重其聲名。

海徼望若山斗已哉。以吾兄赫赫聲價。過而訪焉。當盡挹其汪洋。共暢其傾倒矣。弟浪遊雖久。每覽粵圖。未嘗不神遊其際。願一懷刺而前。親聆塵霏。以消塵鄙。未遑也。吾兄相晤。款洽必殷。幸致弟嚮往之誠。并代乞所著大作郵寄之。不負數千里神交之素。快將何如。贈別小咏。愧不成章。舟中岑寂。或賜披閱。一過亦足以解懷思。破煩悶也。餘悰縷縷。當容祖別以悉。

又

鄰苑牡丹。今春倍妖豔。逼人欲潔小觴。遲二三良友。酬酢而品題之。庶不爲金谷詞流笑我輩寂寞太甚也。乃檢匣蕭然。無足典質者。若徒以清茗作供。又犯花下啜茶之誚。雖注中冷。煮陽羨雪。瀟綠穎香。泛冰甌。亦自覺大殺風景矣。更可歎者。塵襟幸解。客屐潛催。韶光幾何。轉瞬便成過駒。渴欲迎請老母。展萊衣。扶鳩杖。稍娛一夕之歡。而老母極念弟貧。堅不俯允。嗟嗟貧之爲物。竟至於此。謂弟能汗顏忍恥。凝竚花前。強舒老眼。耶。曾憶吳門袁重。其背母看花圖。真是大孝人。天倫樂事。那得不傳頌千秋哉。若弟今日不媿死。定當恨死矣。故寧鍵

戶獨坐。甘若檻猿。任名花之開放。惟我愁之勃蒸而已。此種苦衷。可與知己道。不堪流俗聞。吾兄四十餘年肝膽。至交固不妨罄底言之。弟恐滿紙淚痕。反增無限淒楚。掩卷而起耳。外小詩二首。并錄呈政。又覺字字啣悲聲。聲是痛。也不知吾兄何以教我。

謝睿因

諱起蛟錢唐

承諭復於敝篋敗紙中。雜錄二十二首請政。但弟疎懶成癖。又復拙於書寫。如蒙採擇。付梓後。不知舊稿可得擲歸否。羌螂愛其糞丸。欲留其醜。可笑也。

羅斧公

諱元鑣諸暨

昔太白未識荊州。作書爲介。今某欲望龍門。獻拙爲贄。貧士之態。先生得毋笑其迂耶。某貽寧陋士。僻處窮鄉。交鮮仁人。且性疎慢。不合巧令。不同妍媚。遂覺於世疎闊。而又貧甚。無緣置書。眼目不廣。近於友人處。見寫心大刻。乃知海內有先生者。昭明再世矣。不揣鄙俚。錄請大教。但雕蟲之技。無當品題。得邀月旦。

何萬戶侯之足尙哉臨穎神劬。

答語類

邀李考叔先生看紅葉

日來潦盡潭清。烟凝山紫。西冷一望。樹樹皆秋。只恐蜀望帝吐不出滿林血。韓夫人題不盡滿懷。詩始知綠瘦紅肥。不全在杜甫遊春時。而偏在宋玉悲秋日也。先生芒鞋未掛。願載杖頭以從。

林西仲先生曰題極凄清語亦悲壯

訂張履安看牡丹

龍華牡丹大放。遲兄同往一觀。但我輩寒酸風味。所畏者富貴之氣逼人。奈何。

張履安曰寓意深遠

復建寧程子美

久耳雷名。末由一覲顏色。千里神交。時塵秋水。伊人之想。辱台翰達。頌情詞懇。摯。枚何人斯。過蒙獎賞。自問寧無愧心。兼賜妙染。千巖萬壑。懸置案頭。令人作。濮上觀也。唯有臨風九頓。以誌明德而已。讀佳篇。敲金戛玉。如聆大雅之音。自當什襲藏之。奉爲拙刻弁冕。但集中所載。應酬居多。如有新構。幸傾篋以示。枚竊有厚望焉。

王紫巖曰
筆有餘妍

與姚亮公

笠翁以惠泉見貽。不敢私享。願與足下分甘。特攜少許。以佐清談。水功德。知不獨在弟一人也。請以雨前新茗試之。

湯式如曰趣
語足解人頤

與張樞侯御史

晚明百家尺牘

寫心二集

三四五

張履安。做鄉佳士也。人品才華。各擅其美。求之當世。實罕其儔。辟若祥麟威鳳。卽三尺孺子。無不知爲瑞物。年臺素具。物色賢豪之識。若張子者。豈非意所欲見。而不可得者耶。晤時幸拂拭之。

毛稚黃曰。薦剡中無此剴切數陳。

又

一曲驪歌。唱出雲山萬疊。舉頭明月。其能禁遊子。故鄉之思耶。此時此際。弟唯有怕聽啼鵲。愁聞滴漏。旅人情況。可爲知己道者。止此而已。

李笠翁曰。語多酸楚。動人無限離愁。

復胡天爲

弟落拓半生。性懶成癖。每笑運臂陶生。祇覺僕僕多事。頃拜知己。良箴頓加。猛省佳石。雖未捉刀。所幸弟手。尙存及早爲之。未爲晚也。

姚叔烟曰。能受切磋之益。虛懷雅度。足令友朋生色。

與馮子京

弟貧日甚。弟愁日深。弟之擔荷益重。寒毡坐破。半老蠹魚中矣。年華虛度。竟不知何所適從。知己如我兄。寧不爲弟作一送窮文。自慰兼以慰人耶。今而後誓與愁魔貧鬼杯酒話別矣。兄毋輟然曰。貧賤之交。胡遽可忘哉。

丁藥園先生曰語
近諧謔意頗牢騷

與棲霞上人

金陵乃帝王都會。名勝甲天下。而棲霞牛首。尤負奇觀。上人棲息其間。令人作天際真人想久矣。某雖肉眼凡夫。渴欲策蹇來遊。一覘蓬萊瑤島之勝。祈不吝指示。毋謂桃源深局。未許外人問津也。

王安節曰
姿致嫣然

復張履安

晚明百家尺牘

寫心二集

三四七

弟性不喜弈。既無坐隱之僻。復少制勝之具。蒙假柯枰。卽欲乞隣應命。弟與吾兄素稱直友。若多此文飾。是媚交也。弟所不敢。

朱弋張曰兩人
心事歷歷如見

與盧以菴

硯田久冷。刻下急搬火溫之。便覺心手俱忙。同人雅集。台召實不能摳赴矣。成事敗事。勿貽蕭何之罪。罪我。余首倡字會。是集適逢試期。故云。

王丹麓曰善于詞
命出筆便有可觀

謝李笠翁先生惠泉酒

尋台惠者屢矣。未獲一芹將意。每倩毛穎致辭。未免見笑於數數也。頃以名泉佳釀見貽。語云滴水難消。况酌以大斗乎。某當飲水思源。醉酒飽德矣。

毛會侯先生曰
妙語從天而下

與表弟朱御九

姑母一生苦節。不欲人知。然世亦無有知之者。所望吾弟奮垂天之翼。亟起而表彰之。庶數十年冰雪之操。熊丸之苦。不致滅沒無聞耳。慎毋優游歲月。坐失時機。自謂計之得也。如不時加猛省。其何以振家聲而光泉壤乎。

俞清只曰仁人之言藹如

與張逸菴

讀王大家手選詩緯。品隲精詳。網羅盡善。誠一代巨觀也。閨閣中具此才識。我輩鬚眉。能不對之色阻乎。

張覺菴先生曰善頌善禱

東王安節宓華兩昆季

二兄筆底煙雲。爲朝爲暮。胸中丘壑。或淡或濃。三寸枯毫。何乃作幻如是。弟嚮慕久之。而未敢請。恐染翰亭勞。勞未暇也。今日諒少暇。特上數箋。求一潑墨。幸加意點染。庶寶君翰墨。不與山俱高。水俱深乎。

周傑園先生
曰點染自佳

與繆次典

春和矣。握手之歡。杳不可得。何潛修之密也。昨見鄴架有經書論題一帖。久爲
枕秘。弟方遵新令。無從問津。吾兄夙有共賞之雅。不識肯卽授我。俾窺全豹否。
倘蒙慨俞。弟當并日拈出。雖勒限索還。止有戴德誓無怨心也。可否惟命。

談震方曰
陳人聽聞

與胡漫園主事

弟在都與賢昆季抵掌快談。流連詩酒。析疑辯難。雖握諸微戲。亦有神采可觀。
卽今未嘗忘也。

茅于純曰。解之漢魏
諸牘中。相爲伯仲。

奉慰李考叔先生

昨者薄暮。轟傳先生捉月河濱。五內驚裂。旋聞衫袖淋漓。頂踵無恙。始笑河伯。未必解修文也。臨深不溺。履薄無虞。異日必如渭濱白髮。隨載尙父之車。或爲桐水羊裘。竟博故人之臥事。正未可知矣。舒懷爲上。

吳右廉曰絕大議
論不同慰同虛詞

與吳右廉

今日之尺牘。卽他年之古文也。不獨才華競美。亦須有裨世道。方可傳之。無窮讀。尊著尺牘。清超流逸中。每多持世之論。寧第風雲月露之章。已哉。行當駕蘇黃。並垂不朽矣。

周冰持曰毋謂尺牘數言
無關心性讀此可作金鑑

與張履安

迴文

別離興感。雲朵下頰。維時屋梁落月之思。時覺戀戀魂夢也。遐思故人。黛遠峰青天寒渚碧。正嶺桂花開。手攜長兄同往湖西。憶今地北天南。爾我深情腸迴。

九轉玉露金風居起珍重。

余子閱曰迴文尺牘此諫子創格也。展卷讀之洵有天孫織錦之妙。

又

重珍起居。風金露玉。轉九迴腸。情深我爾。南天北地。今憶西湖。往同兄長攜手。開花桂嶺。正碧渚寒天。青峰遠黛。人故思遐也。夢魂戀戀。覺時思之。月落梁屋。時維頰下朵雲。感興離別。

江幼闇曰語極自然巧思慧口

與李倬西

別後數日。尊體何似。深以爲念。弟與兄交三十餘年矣。每以文章道義相磨礪。雖風雨晦明。終始無間。迥異世俗狎昵之朋。燕樂佚遊。貌管鮑而心吳越者。我輩所恃。唯一種冷淡之氣。意味悠長。久而彌篤。或數日一晤。或累月一見。情投意合。相得甚歡。未嘗以形跡爲疎密也。入春來。聞抱小疴。奔趨候問。吾兄方在

伏枕靜攝之際。因弟至。力疾驚起。急呼家人。招至臥榻。歡然道故。不厭煩劇。晤對間。微覺神色稍減。因思我輩召疾之由。悉爲境界所苦。遂致神疲力倦。氣血潛虧。骨瘠形銷。寒熱交迫。大率愁從境生。病因愁起。吾兄豪邁性成。視人猶己。凡有所爲。必竭蹶心力。而後愉快。此在壯年。神完氣足。雖勉強猶裕也。今漸老矣。多言則耗氣。多鬱則傷神。更兼拂逆。頻加勞煩。疊至肺虛火盛。肝何由蘇。血何由斂。雖欲勿疾得乎。至於醫藥一道。猶在可信不可信之間。昔人以醫治病。今人以病試醫。如果服之而効。則藥餌之靈也。否則當守古人不。服藥爲中醫之說。寧心靜慮。息事寡言。以默運其精神。旋轉其機竅。尤宜開拓心胸。屏棄一切。凡百應酬。暫以浮雲視之。自當勿藥有喜。倘徒恃刀圭。仍役役於米鹽瑣屑之務。恐非旦夕所能奏功也。弟之境界絕類吾兄。而一身善病。亦復相似。敢以不經之語。聊當藥石之投。幸加留意。肉桂一兩。鹿脚草數莖。奉備藥籠之需。希存用。

伍芝軒曰。是一篇治病良方。人人宜服。簡侯于朋友之誼。可爲關切之極。

復鄒無技索書扇頭

拙筆不堪便。而大膽濡毫。縱刻劃無鹽。終覺形穢。况當右軍之前。尙敢持布鼓向雷門作響乎。雖有意求工。刻鵠類鶩。且位置不倫。章法未善。幸日來蚊蠅方熾。塗鴉在前。用以驅除。望而却走。若台翰過爲褒譽。致令後面此君頓成焦夢。宜哉。宜哉。

張天如曰。文生于情。情生于文。

上張覺庵先生

楊子談經。淮王載酒。詩人豔稱其事。先生說詩騷壇。枚寒士也。慚無斗酒。過元亭而問字。不審函丈之側。能容鄙人屐齒否。

徐野君先生曰。不卑不亢。想見才人氣度。

答江寧馬衆瞻

高賢在望。不能踵先世遺風。座懸徐榻。悵何可言。辱承瑤華下逮。詩文兼廋鮑之長。翰牘擅蘇黃之勝。拙集得此藉以壓卷。光重多多矣。走筆奉謝。暇時幸過。

做齋。作竟日談。何如。

王雍書曰
情詞懇摯

與友論醫

世上非無醫國手。但未肯將岐黃遺書。究心到極微處耳。然今日之名重一時者。又人人頌以爲岐黃再出。而起死回生之術。終不數數效者。豈方書雖在。而今之人。獨與古人異。故今之醫。亦與古人異。耶。向聞醫者。意也。得其意。而通之。神明生焉。紙上陳言。久矣。難刻舟求劍也。道兄去程朱。而事盧扁。其心在蒼赤。真仁人事。第學問不精。究無以參酌陰陽。調和主使。太拘。則不能觀變。太奇。則易致不經。所謂學醫者。人費不可不加。猛省也。道兄其何恃。而無恐。要當援經。以合權。思過半矣。弟雖不知醫。而頗識其理。故爲兄預下一針。

潘尹交曰。談言微
中。何異法灸神鍼。

復張履安

晚明百家尺牘

寫心二集

三五五

捧瑤函。咏佳什。淒楚欲絕。真堪一字一淚。花神有靈。必令羣芳減色矣。倘彼終以妖豔自矜。占魁金谷。我輩雖處困厄。不妨向熱鬧場中持歲寒松柏之心。作貧賤驕人之態。縱千嬌百媚。薰燄逼人。孰知富貴浮雲。此物其如我何。稍霽擬過高齋。散步隣園。試以冷眼覷之。看彼榮落。有幾。今我兩人氣誼相同。遭逢一轍。卽一玩賞間。頗可寓達觀想也。逢場作戲。正在此時。冷暖由人。何必介介。

汪東川曰。寓意良深。不可作遊戲觀。